



南京中國史學會叢書

六藝後論

行署



六藝後論目錄

陳序

自序

卷上

開宗明義 一

載籍原始 二

宣聖訂修 三

及門紹述 四

漢儒傳授 五

建學設科 六

論議 七



識緯流行 八

古學大著 九

通學代興 十

承制定經 十一

魏晉易制 十二

南北異學 十三

音學大明 十四

注義畫一 十五

卷下

宋學變古 十六

朱學窮理 十七

心學末流 十八

清儒復古 十九

改制駁議 二十

孔傳定讞 二一 此篇另印

異文炫奇 二二

研經方術 二三

儒效引義 二四

六藝後論 目錄

四 藝 聞 錄

序

太史公孟子荀卿列傳。於孟子荀卿之箸書。皆明著其當時之環境。於孟子則曰。當是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於荀卿則曰。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箸書數萬言而卒。而又附著當時箸書者曰。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爽之徒。各箸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又曰。自如淳于髡以下。齊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云云。夫於孟荀則或曰退或曰嫉。而於當時之諸子則或曰以干世主或曰尊寵。然則孟荀之書。乃以之匡時救世。而當時之諸子乃將以之求寵。其相去不亦遠哉。然而至今孟荀之書。秦半具在。而當世之紛紛以求寵者。乃反泯焉無存。人之箸書。傳與不傳。固有幸有不幸。而亦貴夫卓然有以自樹立。不因循者哉。今之箸書言學者。亦紛紛盛矣。而要以新奇趨時。

尙者爲衆。是以人尙龜學。家究金文。擊一字之形。則古代明堂之制。儼如目擊。詰一字之誼。則秦近君三萬言之說。猶恨其少。漢宋之爭不已。進而爲今古文之爭。今古文之爭不已。進而爲僞經之辯。僞經之辯不已。進而有僞堯舜僞禹湯之說。近且老子屈原亦無其人矣。浸假不將孔子孟子而僞之乎。不將劉邦項羽而無之乎。古人譏數典忘祖。今人乃數典疑祖矣。又進而數典無祖矣。或者又尊墨子爲聖人。而譏孔子爲國愿。高談諸子而芻狗六經。凡此之徒。蓋難指數。皆足譁世取寵。高門大屋矣。於此之時。乃有人焉發憤箸書。召學者而告之曰。六經不可廢也。古文尙書尙不可疑。況堯舜乎。龜文出於奸人之手。國尙可賣。況龜文不可以僞乎。今江湖賣卜之流。務求敏捷。所書多僞體別字。藉令龜文雖真出殷商。亦不足以爲典要。其書務求匡昔儒之六弊。掾近人之四失。其言辯而博。其辭精而奧。淺學所不能卒讀。辟儒或病其逆耳。斯豈非卓然有以自信。不阿於世俗者之所爲乎。於乎。此吾家益陽天倪先生所箸之六藝後論是矣。其苦心孤詣。豈特遠紹高密。袂袞辭維聖學。其時則孟荀之時。其心則孟荀之心矣。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北流陳潛敬序。

自序

昔先聖發藏石室。籀繹寶書。溯繇邈於皇初。網散失於窮裔。蓋非獨以藩屏華胄。實欲衣被垓垓。故纂述六藝。同文同倫。大義微言。若揭日月。自梁木萎。顏卮言日出。辨生末學。覺起同門。於是外則六家紛馳。內則八儒異趣。罔惜道術之裂。不察古人之全。夫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明於本數。係於末度。莫備於經。秦黥城旦。不能燔孔壁之藏。漢溺儒冠。不能廢絳叢之肄。斯文未喪。天意較然。自江都伸一統之議。茂陵黜百家之言。然後燭火熄於大明。聲教迄於絕域。宣元之代。進而彌文。經立博士者十。四士習矩步者三千。聖學重輝。此其嚆矢。爾後學者。或主家法。則有今古之分立。或主通學。則有許鄭之兼綜。或主立異。則有二王之別傳。或主伸釋。則有孔賈之義疏。或主窮理。則有朱學之守正。或主談空。則有王學之披猖。爰迄清初。經儒篤學好古。考詁据逸。發疑正讀。兩漢師說。微而復明。然物盛則衰。說窮則遁。繼此以降。雖審音辨形。信有發明。而標目炫奇。得不償失。提要經部總敘。列舉六弊。衡量前修。可云切至。余校論近今。復有四失。其間短長。可得而言。自

姚考偽書。閻攻孔傳。自云灼見。實爲寔言。崔述考信。罔有忌憚。莊劉妬真。彌肆狂辭。後生因利緣以馳逐。司馬溫公論風俗。劄子云。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識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識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識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今則甫聞經名。卽爭今古。未親簡冊。便語僞真。肆口謾詆。百倍曩初。吠影吠聲。俄徧天下。是曰盲瞽。述而不作。無取受命之符。信而好古。甯有改制之義。末學擬宣聖於瞿曇。齊四術於十字。謂事皆創作。道匪憲章。於是託古之說。由春秋而及尙書制法之談。推王制以至儀禮。其始欲以尊聖。其繼乃以滅經。猖狂黃吻。土苴琬琰。匪但疑堯舜爲一人。直欲等夏商於大素。是曰眚祥。冢墓之文。沿於晉代。金石之錄。著自宋人。遜清諸子。踵事增華。雕琢殘軀。擷摹餽餅。家藏影本。戶侈拓文。夫閻師傳錄。豈敵秘閣之儲。冶匠范形。甯有斯籀之學。卽非贗器。亦屬駢枝。今則唐鈔而外來。墜簡於流沙。周銅以前。出甲骨於洹水。欲藉以刊禮堂之定本。黜濠長之古文。飾智驚愚。是曰窮奇。格致誠正之術。大學首挾其微。學問思辨之功。中庸明立其目。導源者千聖。會極者尼山。故言學則文章。與性道兼行。成材則德音。偕政學俱備。乃或者謂智周。

萬物爲玄談以結集羣經爲至詣於是大成之元聖遂夷於七略之國師論雖賢於傳燈識實同於窺管是曰溝沓凡茲四失俱足亂經而反道敗常前二爲烈若非辨章絕業何由盪滌褻氛自記述經解以還總論羣經者官書有石渠議奏白虎通德論私家則劉向有五經通義及要義曹褒張遐均有五經通義劉輔有五經通論許慎有五經異義而高密鄭公擷擇羣言爲六藝論總論以綱全經分論以明各學最爲士林津梁今行世者獨白虎通義餘皆不傳僅時時見諸別籍夫索隱行怪當世有述而譁衆取寵儒者不爲是用紹述高密辨惑鉤元雖崕嶮難擬泰山而細流實資江海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乎

六藝後論 自序

四 尊 閣 室

六藝後論卷上

益陽陳鼎忠天倪甫述

開宗明義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蓋以吾國之興年逾億萬。一言一事之微。皆莫能究其原起。古聞之。昔昔聞之。先民固不能定其爲何世矣。余幼聞鄉閭之俚語。見兒童之戲具。以爲凡近。迨考之各筆記志乘。乃知多見於唐宋之時。其所始不得而詳也。長理清儒經詁。見其於宮室之圖。衣服之制。禮文度數之節。朗若列眉。服其考訂之精。推求其源。則多襲宋儒之說。而諱其名。而宋儒又受之於前人也。瀛海棧通。異族制度學說。輸入內地。而以故籍徵之。則其制固封建之餘。習其說亦多中古之譌。言今人目爲新奇可喜者。前人之所謂熟爛而可厭者也。玉檢金泥。久成灰燼。山崖屋壁。莫覓遺文。三古之書。存於漢者。千不逮一。以漢徵之於今。亦百不存一。後起之英。未見往籍。有所論述。自詡新知。余以隋志證之七錄。以七錄證之七略。其新著之書。與前之亡佚者。名目

性質多相符合。謂之續補則可。謂之創造則誣。乃知老彭之述而不作者。蓋以守藏之黃耆。遍讀金縢石室之書。實見其釐然大備。無可再作也。六籍之道宏矣。下走夤陋。無能爲役。惟平生之所兢兢自守者有三要義。一曰信古。二曰尊經。三曰述聖。謹述於左。

疑古者曰。山經標名伯益。而有漢時郡國內經。撰自岐伯。而有秦時言語。其他古籍亦然。是皆後人僞託也。周秦諸子多引黃帝顓頊之言。其文不雅馴。必非故訓也。應之曰。凡屬

古書。皆有後人增補。其曉然可見者爲真。其毫無間隙者反近於僞。今以其中有增補者。

遂並其真者而疑之。則史記有褚少孫所補亦可云。非史公作耶。補書自署名、自少孫始、以前有此例、不得以

未署名爲辭、且往日雕印未行。書之流佈不廣。而諸子所引五帝之言多相符合。知其必有所

受矣。愚以爲諸子之引軒頊者。固出於軒頊。其不引軒頊者。亦出於軒頊。譬之唐宋諸子。

其引孔孟者。固出孔孟。其不引孔孟者。亦出孔孟。蓋周秦諸子之於軒頊與唐宋諸子之

於孔孟。其揆一也。余少時最服周秦諸子、以爲學雖不同、皆有聖人之才、及細閱之、惟老子詞約義

該、不引證據、誠能遍讀古籍、求出公例、其餘皆前後錯雜、瑕瑜互見、始知諸

子皆普通人、不能自造學說、其精者皆古聖之言、莊子云。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

風而說之。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云聞而悅之。則非其自剏矣。道術之上。冠以古而不名。蓋歷年。繇雖莊周不能知其世次矣。至言不雅馴。則上古之書固不能以孔孟範。軒頊也。使皆雅馴。孔子刪書不始堯舜矣。更以詩徵之。十五國之地相距甚遠。而其詞句多同。同時之人必不相襲。蓋周詩詞句多取夏殷。如唐宋人之學六朝。時取六朝詞句入詩。故不期而合也。日新潮頃刻流布全國、由交通便而印刷行、人心若狂、古時無是、考呂氏春秋音初篇。塗山女作候人兮猗。孔甲作破斧歌。有娥二佚女作燕燕往飛。而毛詩有候人破斧燕燕等篇。則知三百篇名皆爲古譜。周人接譜而爲之。如今人之填詞然。如雨無正全篇、不見雨無正字、尤爲切證、呂氏言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蓋二南之節奏、皆從此出也。準是而言。欲求吾國文化之源。固巧歷所不能計也。夸毗者流。依附西人。西人古無歷史。故探索混茫代。以掘地石骨銅鐵之期。由此而出。據其一端。非無偶合。而泛觀元會則背。戾滋繁。章氏信史言之綦詳。今迷信西人之臆測。毀棄故府之策書。證因頑石乞靈。枯骨其蔽一也。交通之廣。後盛於前。土宇版章。以次漸拓。依理推測。詎不謂然。而按諸實蹟。則未可概論。淺人必援部落兼并之例。執爲神皋啓疆之漸。謂堯典南交。非必越裳。禹

貢黑水不流。南海則何以漢拓西域而晉後僅存。江左唐極朔漠而宋末至保海航。

華族三代

以前、時盛時衰、領土廣狹、至不齊一、與後世等、

考之內地多前通而後塞。

如四川之地、虞夏時爲梁州、商周復成化外、故爾雅職方無梁州名、而蜀記有蠶叢

魚壘等神話、宋章惇所平荆南諸蠻、四周皆文物鉅縣、惟中彈丸之地、獨爲異類、蓋唐末政令不行、黠者雄長其地、遂至於此、貴州之水族、雲南之蒙氏、亦同此例、求之西史亦

古合而今分。

如馬其頓羅馬等國、古連跨三洲、今分爲多數國、與古分後合之說正相反、

不識朝菌之晦朔、妄論冥靈之春秋、其

蔽二也。人類演進誠有往例。然在物質爲多。在哲理爲少。卽論物質亦或遞相消長。互有

得失。

說詳章氏信史下

至於文野殊趨。彼此異致。同十卽有區分。異洲猶難比數。

如苗族先於漢族、而終古不進化

、不能因苗族未進、謂漢族亦未進、

今以希臘文化起於晚周。遂謂子商以上華人亦猿狝無文。是稚子而非耆老。舉暴富以例世家。縱可夷神洲於三島。豈宜等新陸於大秦。其蔽三也。

因西歐文明起於晚周、遂謂周以前中國之文化、皆係僞造、不如據同洲之日本文化、始於李唐時、謂中國李唐以前之歷史、俱係僞造、且新大陸之美國、歷史不過二百年、亦可據此爲歐洲二百年以前文化、皆係僞造矣、某氏言歷史、以詩爲主、謂毛詩所無者皆僞、不知毛詩三百篇之於周、猶唐詩三百首

之於唐、唐詩三百首無高祖太宗、亦可據此謂唐無是人耶、其陋若是、洵可歎也、

吁欲爲類彼之螟蛉。先爲毀室之鷓鴣。不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卽謂他人父。亦將莫我顧矣。

惑經者曰。周官晚出。林孝存譏其瀆亂。何劭公詆爲陰謀。易之繫辭。永叔疑焉。至明梅鷲

攻古文尙書。清閻百詩加以疏證。孔書之僞。幾成定讞。是經不盡真也。疑古惑經。劉知幾

攻古文尙書。清閻百詩加以疏證。孔書之僞。幾成定讞。是經不盡真也。疑古惑經。劉知幾

首先發難。爾後蘇軾譏書之盾。征顧命。王安石詆春秋爲斷爛朝報。元王柏且有書疑詩疑矣。是經不盡可信也。應之曰。楊子雲云。羣言淆亂。必折諸聖。聖人之所以述經者。卽爲折衷羣言之故。今反以羣言淆經。可乎。子玄未窺碩意。子瞻未諳禮制。指譏顧命燭火之熒。無傷大明。安石忌孫莘老之書而爲是言。原非本意。王柏小兒。乃敢議經。唾天適以自污矣。至疑經中有僞。雖意與此殊。而失亦相等。如說卦三篇。隋志云得於河內女子。義誠未醇。歐陽子乃並疑繫辭過矣。林碩之說。鄭君已辭而闕之。今不復辨官禮之與國策。文辭高下。旣隔天淵。體例流別。亦如冰炭。辨方分職。有何陰謀。諂爲戰國之書。直同戲論。若謂漢儒所作。則西漢言禮。首推叔孫。綿蕞所肄。止及朝儀。其他經儒欲草一明堂封禪之制。而不能就。烏有餘力以造周禮一也。彼作僞者。六官已造。其五何獨憚於冬官。且獻王固購以千金矣。挾策而往。輦金而歸。豈不甚快。而欲造考工記以補之。考工之難。過於冬官。旣乏籟金之樂。而有辨器之苦。人非至愚。孰肯爲是。二也。清儒汪容甫周官徵文云。逸周書職方解。卽夏官職方職文。據序在穆王之世。云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證一。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

大宗伯之大司樂章。證二大戴禮朝事。載秋官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儀四職文。證三禮記燕義夏官諸子職文。證四。諸庶字通內則食齊視春時以下。天官食醫職文。春宜膏豚膳羔。獾以下。庖人職文。牛夜鳴則瘡以下。內饗職文。證五。詩生民傳。嘗之日蒞卜來歲之芟以下。春官肆師職文。證六。凡此諸職。官世守之以食其業。周衰官失其守。而師儒傳之。繫之於六藝。傳習甚明。陳澧於汪氏六條之外。又得四條。一禮記雜記下贊大行曰云云。鄭注云。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孔疏云。周禮有大行人篇。舊作記之前。有人說書贊明大行人之事。謂之贊大行。二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疏云。此一節記人總釋周禮司尊彝沛二齊及鬱鬯之事。三攷工記賈疏云。此記錄衆工。本擬亡篇六十而作。四大司馬中冬教大閱。羣吏聽誓於陳前。鄭注云。月令季秋。天子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摺扑北面以誓之。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賈疏云。呂不韋以爲此經中冬。爲周之中冬。當夏之季秋。是失之矣。據此四條。周禮若非周室典制。作禮記者何必贊之釋之。作攷工記者何必擬之。且呂不韋作月令。本於周禮而猶有失。則周禮必遠在呂不韋之前。此皆足徵周禮是周典制。三也。其制度間與諸書不

協者。鄭樵云。孫處言周禮之作。在周公六年居攝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也。蓋周公之爲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唐人預爲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待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職。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預爲之。未經行也。愚則以爲匪。但未行而書實亦未完。蓋周公攝政必因革殷制。草具臨時之法。其後欲整齊畫一。更爲一制。冬官未成而公薨。漢代購之不得者。非民間故匿之原無此篇也。然由此愈可證其非僞矣。古文尙書出於孔壁。而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承詔作傳。雖未立學宮。然其傳固未嘗絕。漢書儒林傳云。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又倪寬亦安國弟子都尉朝授膠東庸生。譚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王璜。平陵塗暉。暉授河南桑欽。此其授於外者也。按安國初受經於伏生。今古文俱通。古文未立學宮。其爲博士未立學。故傳古文者多不顯。胡常爲博士。以明穀梁春秋故。至平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暉等始皆貴顯云。後漢書孔僖傳云。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按安國生邛。邛生仲驩。家語世敘云。仲驩子立。善詩書。與劉歆友善。嘗以清議貶師丹。歆欲立古文。爲丹等所距。故立以清議貶之。連叢子又載僖子季彥云。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

可爲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賴吾家世世獨修之。與傳言合。此其傳於家者也。魏晉之際。皇甫謐鄭冲傳之。未知其所受虞書題篇正義。引晉書云。非今行世晉書晉太保

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卽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汝南郡守子梅賾字仲真。又爲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夫以帝王經世之典。宣聖刊定之書。外遭焚燬。內經蟬蠹。掇拾補苴。僅存其半。而又一罹巫蠱之厄。運再遘博士之排。擯至終漢之世。湮沒不彰。可云酷矣。幸而梅仲真上其書。孔穎達疏其義。遂以大行於世。稍知經術者。應如何保存護惜。而宋以下。陋儒復從而詆擊之。吳棫首發難端。朱子弗能辨。而附和之。吳澄梅鶯歸有光。郝敬羅敦仁。父子之徒。淺陋不學。以妄飾愚。射日答天。亦固其所。然井底蛙鳴。聞者猶寡。迨清閭若璩。強挾朱子之勢。簧鼓天下。顧亭林朱錫鬯黃太冲。初雖不信。久亦漸爲所惑。後生紛靡。莫知適從。姚際恆錢煌程延祚。惠棟江聲王鳴盛段玉裁孫星衍劉逢祿龔自珍宋翔鳳陳喬樞丁晏魏源諸人。紛然而起。拾百詩之唾。餘蔑三古之彝訓。見他書文義與經同者。則曰作僞者。剿襲其詞。文義稍異者。又曰故歧出之。以泯其迹。取塾師評文之態。訶詆典謨。用酷吏鍛鍊之。

法誣陷聖哲。江藩至謂不知古文之僞者不入漢學。小人之無忌憚。至是極矣。然乾坤不熄。經終不燬。朱子固晚覺。其非陳季立亦明斥其妄。清儒如陸隴其方苞齊召南趙佑王

植翁方綱趙翼張九鐔林春溥陶銳等。咸能力持正議。以挫邪鋒。但未能窮流溯源。峻其

墉郭。阮元輯經解、雖收尙書後案尙書集注音疏等書、然實不信僞古文說、其傑然衛經。成爲專箸者。首推蕭山毛奇齡古文尙

書冤辭。八卷踵是而興者。會稽茹敦和有尙書未定稿。二卷巴西王劼有尙書後案駁正。二卷丹

徒張崇蘭有古文尙書私議。三卷丹徒謝庭蘭有古文尙書辨。八卷黃岡洪良品有古文尙書

辨惑。十八卷及析疑。一卷商是。一卷剩言。一卷三書。三書均冠古江夏吳光耀有古文尙書正辭。三十

宏農張諧之有古文尙書辨惑。二十二卷、據倫明續書樓讀書記、言未見者、又有江根據經

傳。句櫛字比。邪說設辭。破除無遺。而光耀良品。尤能批卻導窾。譎然理解。積年翳障。一掃

而空。遺經大明。如日中天矣。諸家學說、略見孔書定讞篇、此外如崔述考信錄。時有悖語。康氏僞經考

專肆狂狷。惟庸故妄。等諸自檜以下可也。

傳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今之非聖無法者。一朝成市。悠悠之口。祇以自絕。固非君

子所屑斥矣。其近理者復有二說。章學誠原道云。自有天地而至虞夏商周。跡旣多而窮

變通久之理亦大備。周公以天縱生知之聖。適當積古流傳道法大備之時。是以經綸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創制顯庸之聖。千古所同。集大成者周公所獨。若孔子則不過學周公而已。周公之外無所謂學。蓋緣唐初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之意。而爲此言。其校讎通義。次原道以宗劉。章太炎氏亦云。孔子沒。名實足以相抗者漢之劉歆。又云、書布天下功由仲尼、其後獨有而已。二章論雖少異。而其謂孔子之功不過整齊故事。則一此一說也。自莊存與劉逢祿

倡公羊之學。素王改制。遂爲學子所豔稱。吾湘皮錫瑞氏起而張之。謂王制爲改制之書。六經皆孔子所作。孔子以前不得有經。猶之李耳既出。始著五千之言。瞿曇未生。不傳七佛之論。踵其事而增華。則有附益讖緯。旁證夷裔。而以孔子爲教主者矣。此又一說也。夫作者效實。述者儲能。方其儲能。卽爲效實。靜翕動闢。互爲因果。非有等差。嚴言之。卽巢燧。羲軒皆有所因。述而非作。寬言之。則九家者流。皆有所明。亦作而非僅述。六籍之始。統紀不明。義例未一。迨尼山修訂。成一家言。傳諸名山。布之天下。始煥然大明。前章泥於述而不作之言。而不知述卽爲作。蔽於官學之說。而不知私學愈於官。此其所以失也。後章云。自老聃寫書徵藏。以貽孔氏。然後竹帛下庶人。六籍旣定。諸書復稍稍出金匱間。民以昭

蘇不爲徒役。九流自此作。世卿自此墮。朝命不擅威於肉食。國史不聚殲於故府。故直諸夏覆亡。雖無與立。而必有與斃也。不曰賢於堯舜奚可哉。其申明私學之善。識過前章遠矣。然孔子之道。固不外夫六經。若其開物成務。彰往而察來。範圍天地而不過。放之四海而皆準者。實有精義入神之妙。用參贊化育之功。能識大識小。存乎其人。徒玩章句。而以部次綴緝。尊孔氏是猶未免於藩鬪之測。天井蛙之語海也。西裔所云宗教。吾國上古誠有之。自重黎分職。絕地天通。九黎巫風。斬焉不續。後若墨子之敬天明鬼。稍具此儀。孟子推其流弊。斥爲禽獸。是宗教固儒家所能絕。惡者今乃欲以此誣孔子乎。請略言之。夫宗教儀式。雖家自爲方。而共同者亦有數端。一教所由創。直受於天。或稱單生之兒。或云主祀之僕。神靈首出。前無所因。侈談瑞異。以神其事。其尤黠者。則等視人天。自詡獨尊。如是我聞。主一無適。二詭設天堂。廣闢淨土。誘人以來世之福。永生之樂。三建立法嗣。統一徒衆。總持教權。橫行天下。若吾宣聖。誕降緯書。所紀洵多祥符。而經傳所明。絕無怪異。其爲道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非由自創。其稱天也。取以證道。而非用爲救主。其教人也。始於格致。終於治平。獨善兼善。修己治人。而非藉以求生。天之福。免輪迴之苦。雖兩楹夢奠。游

夏之倫欲立有若近似法。嗣然終格於曾子。議不得行。今試舉六經所言與創世記。涅槃經。相較。稍識字者皆能判別。彼利用孔教之徒。自欺欺人。其情固可睹矣。或曰。孔子既非宗教。然則與希臘七賢同乎。曰。東西二土。民族不同。歷史迥異。西方民智相若。雖有賢哲。絕無聖人。其文化循序漸進。有跡可尋。學術旁壇不成。直系中國不然。含生雖同。度量絕異。泰山邱垤。未足以喻神聖。挺生修道立教。師表萬世。曲成不遺。一系相承。蔚爲宗國。固不可以常理論也。吁。世衰道微。邪說並作。荒經蔑古。浸至非聖。剝廬之懼。忤怛於心。然碩果不食。終必反下。偷風雨。君子惠然肯來。則匪獨斯文之幸。亦神明之胄所倚以託命也。

載籍原始

春秋元命苞云。天地開闢。至春秋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分爲十紀。一九頭紀、二五龍紀、三攝提紀、四合雉紀、五連通紀、六鉞命紀、七循蜚紀、八因提紀、九禪通紀、十疏佗紀。夫十紀而得二百餘萬年。則一紀當得二十餘萬年。而據丹壺書所稱。歷世多者不過數十。如因提紀六十八世、禪通紀八十八世是。非其實矣。蓋元命苞之所謂紀。猶釋氏之所謂劫。釋氏言過去四劫、今賢三劫。一劫云者。民族文化自爲起訖。與他劫絕不相通。

橫言之如八大行星然
人民禽獸莫能相通

邵氏皇極經世謂之一元元紀劫三其實一也一大劫間又分無數小

劫循環往復周而復始譬之歲時小劫猶一晝夜也大劫猶一寒暑也如中國義皇以前文

劫之前、在本準此爲例循元命之意黜丹壺之誣丹壺書由蒼頡至於無懷屬禪通紀自黃帝至於

別爲二紀今斷自史皇氏始訖於文化消滅之日同屬疏佐紀則載籍之始有可言焉中國自史皇作圖即有初文蒼頡有二、

一爲黃帝左史世本言史皇作圖圖即象形指事單文在伏羲前丹壺書列於禪通紀之首所云蒼頡一

世即史皇蒼頡也後黃帝左史紹述其業亦因其號爲蒼頡世本言蒼頡作文字荀子好書者衆矣

而蒼頡獨傳者一也即左史蒼頡也說文序謂黃帝史蒼頡始造書契非秦李斯作蒼頡則蒼頡又爲字書之通名矣伏羲畫卦稍具哲理易傳言庖羲氏作八卦

萬物之情其爲最高哲理可知宋楊萬里乃謂八卦爲初形文字近今據之以擬巴比倫鏤形文字認極神農教稼穡修城郭盡變畋漁游牧之制

始易野而文歷八世至黃帝尸子神農傳七十世春秋命歷序及通鑑外而制度大備弓矢舟車

宮室衣裳之屬增華加厲勿俟論矣其精者如造南針以定準望釐六書以統文字取蠡

竹以正律呂爲內經以究息脈作渾儀以齊歷象鑄貨幣以利交易凡所以察百官而治

萬民者無乎勿具拔山通道方行天下東至海西至崆峒南至江北逐葷粥華族版圖之畫

十世劣能自振。

史記謂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相繼、按左傳言高陽氏才子八人、高辛氏才子八人、世濟其美、以至於堯、則非相承可知、命歷序言黃帝傳十世、少昊傳八世、顓頊傳

二十世、或云十世、帝嚳傳十世、較為可信、從之、

堯舜有作、創制顯庸、繼以大禹、三聖同揆、建學明倫、緝禮、裁樂、

內立九官、庶績畢舉、外奠九州、府事聿修、巍巍成功、煥有文章。此文明之第二期也。孔子稱堯

煥乎其有文章、又言周郁郁乎文、知唐虞文明、與周正等、夏商不得擬、夏啓嗣位、文德浸衰、商湯革新、僅堪守府、繇延千載、闡焉

寡聞、爰逮文王、公旦始宏、作述布在、方策郁郁彬彬。此文明之第三期也。此三期者、文物

聲名不相上下、而後儒論世、輒謂後盛於前、斯何故歟。蓋前之二期、文藏史、未有好古

之聖、與為傳、佈簡帛、蠹壞不可復識。荀子所謂文久而絕、法度久而滅也。就其散見百家

者言之、伏羲有十言之教。左傳定四年正義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伏義作十言之教、炎帝有禁篇。羣書治要六韜虎韜、有數、管子有法、

文子有教。漢食貨志、開元占經、有占、同有經。博物志引有頌、焱氏為之頌、黃帝之辭、見於萬機論

者一。主失其國、六韜一、道機於神、呂氏春秋五。應同篇芒芒味味、去私篇聲禁重、圖道篇帝無常、

子新書二。宗首篇日中必慧、修政語道若川谷之水、列子二。形動不生形而生影、又告天志、於伯高有問。管子黃帝問、於

北門成有答。莊子北門成、於顓頊有誨。呂氏春秋序意、嘗得黃帝、其別有銘、一巾幾銘、見路史疏、於

帝作巾機之法、即此、一金人銘、見說苑敬慎篇、嚴可均云、此銘舊無撰人名、觀太公陰謀太公金匱、知即黃帝六銘之一、金匱僅載銘首二十餘字、今取說苑以足之、有戒。一意林引

、武王問五帝之戒、太公曰黃帝云、一路史疏佐紀、黃帝用作戒於丹書云云、韓非子揚權引末五語、有占、御覽八百七十二引、春秋考異郵、黃帝將與類聚、引作有法、漢書胡建傳引、一兵法、開元占經五引、五行大義第五篇、引黃帝用兵黃帝占、有法、黃帝用兵要法、八二十一、二十二均引黃帝兵法、有訣、開元占經十一、引黃帝用兵要訣、御覽三百三十八、引出軍訣、此外尚有數條。莊子黃帝問廣成子一條、見大隗一條、知問黃帝一條、秦一雜子黃帝召天老一條、則史記所謂摺紳難言者也。顓頊之道。傳夫尙父。大戴禮、武王踐阼、召師尙父而問曰、在丹書、嚴可均曰、昔帝各本作黃帝、今從聚。齊俗訓、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珍本、學記疏云、檢大戴惟云帝顓頊之道、無黃字、其法述於淮南。男子於路者、拂之四達之衢、賈誼新書述顓頊及帝嚳之言各二。其論至精。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一條、功莫美於去惡一條、帝嚳堯舜之言。述於賈子者各一。堯曰吾存心於先古、舜曰吾盡心以事吾上、問答之辭。見於莊子者二。一如一條、吾欲伐宗膾胥教一條、又荀子。二人情如何一條、尸子。一事天云云。呂氏春秋上農篇。又兩述后稷教農之辭。上農篇、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御覽八十、引尙書中候。淮南子人戰戰兢兢也一條、子能以望爲突乎一條、其別則堯有辭。堯刻璧東沈於洛之詞、有戒。間訓、引堯云、其民有謠。衢之謠、有歌。擊壤之歌。舜有南風之操。見尸。祠田之辭。文心雕龍祝盟篇。鸞軒之詠。見尙書大傳、舜倡卿雲一章、八伯進明。文采益斐然矣。呂氏春秋以普天之下見於賈子。賈誼新書修政篇引。民無食也一條、禁令著於周書。禹之禁、其別有箴。容利民乃外次一條、小人無兼

年之食一條、又引開望土廣無守一條、嚴可均據北堂書鈔編於夏箴後、有銘鄧子夏禹爲銘於奠簾、有祠六沚之文尙書大傳引、其衰也帝相有源

水之咏古琴疏引、亦夏聲之遺也。湯之興也有解網之祝書七、桑林之禱荀子兼愛下、於見諸

侯有誓周書殷祝湯即天子位與諸侯誓云云於嫁妹有辭困學紀聞一京房引湯嫁妹之辭、有如日似火之論賈子湯曰學聖、有藥

食藥言之訓賈子湯曰藥食啓於事條、而與伊尹問答尤多。如五味三材之辨呂氏春秋本味篇、素王九主之事

見史記、九主名見劉向別錄、視水如形之喻史記治身齋寶之理若何、伊尹答云云、以因地正四方之獻

周書湯問伊尹諸侯來獻云云、以事宗名百官之務說苑湯問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一條、相

子有湯問夏革之言、恐係寓言不錄、所語至博。五十一篇之佚文漢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得此可知其略、以上所述單言片

義皆爲瓊寶。斷自湯止以後、不著、不勝著也。紀事之文、不著、以其爲後人所撰也。載於經

傳者、不著、佚經亦然。人所共習也。晚出之書、不採、以其僞也如三墳之類。此外若伏羲網罟之

歌夏侯玄辨樂論、駕辨之曲楚辭大招篇、葛天之八闋呂氏春秋、神農之豐年夏侯玄辨樂論、黃帝鋼鼓之曲釋史引、渡

江之歌水經注、明台之議文心雕龍議對篇、管子祝邪之文文心雕龍詛盟篇、龍袞之頌夏侯玄辨樂論、引見御覽五百

黃世竹簞之謠、吳越春秋、古孝子彈歌、帝嚳之九招呂氏春秋、帝嚳命成墨作舜臣之八謠尙書

斷竹續竹、飛上逐肉、今以時難確定不錄、元祀八伯、啓之九辨九歌楚辭注、九辨九與夫呂氏春秋所述之東南北二音燕燕往飛、始

分猶、始爲南音、則名存而辭亡矣。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左傳左氏倚相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今不可考。其名之僅存者。有李法。漢書胡建傳引丹書。尙父所傳顓

襄四年夏。夏箴。周書文傳引夏箴夏大訓。顧命大訓在東序道經。荀子圖法商、太史終古考圖法奔開

訓有之。夏箴小正書今在不錄。望。周書文傳引開望、孔連山。桓譚新論、連歸藏、有啓筮鄭母經齊母經本筮等名、本草。神農本

望。晁曰、開望古書名、連山。山八萬言、歸藏。有啓筮鄭母經齊母經本筮等名、本草。神農本

於隋志、漢志不載、然漢書平帝紀樓。禹本紀引、夏殷春秋。史通云、汲冢瑣語、記太其見於漢志

者伏義書一。神農書六。黃帝時二十六。顓頊二。唐虞二。夏商各三。通古之書六。古封禪羣祀

古以來年紀、帝王諸侯世譜、今存者有內經素問陰符經握奇經山海經等書。其中誠多僞

撰。然僞之云者必先有其書而後佚好事者因造是以售欺不然亦必根本占訓參以己

意則亦未嘗無一二真者存。至墨子釋經。爰有經說。其本經決非自創斯尤古經之最可

據者也。按墨子學本夏禹、經上下多言聲律章句之事、恐係禹所作、夫七十二代之遺文其藏於名山副在史牋者固非可

以數計。故墨子稱周公朝讀書百篇。幾歷剝蝕。以至周季。尼山發篋。猶得三千二百四十

篇。書缺有間矣。其軼見於他說者。應自不虛。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

道也。

宣聖訂修

古之圖書。總於國史。史官既博。極羣書。故周知興廢。國有亡徵。有載書先遁。以免俱燼。夏之衰。太史終古考圖法。奔商。商之衰。太史向摯考圖法。奔周。改代不改史。故史籍相承。勿替而一。王受命。又必崇封三恪。俾統承先王。存其故物。其愛惜文獻。至矣。然皆藏諸故府。而未播諸民間。以數千年剝蝕之餘。重以流離轉徙。損失必多。而守府之胄。又往往不能自振安望。其史無闕文。足備徵考。哉。其見採錄而授於國學者。謂之四術。大抵所取至約。觀左傳所記博物君子。不過數人。偶有異聞。必詢之史。則未獲睹祕府者。固難語夫淹通矣。孔子生周之衰。睹王道微缺。禮樂崩壞。深懼家絃戶誦之朝。復返於汗尊。杯飲之列也。古史不存。則愚人必謂周以前無文化。於是求書於周。史記世家、魯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行年五十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天道篇、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閉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按孔子適周、水經注以爲年十七、則請魯君與乘之敬叔尙未生、莊子謂爲五十一、則爲定公九年、是時孔子爲中都宰、無暇適周、據曾子問孔子從老子助葬遇日食、是歲並無日食、江永謂爲昭公二十四年、孔子年三十五、是年五月初日食、按本年二月、孟僖子卒、敬叔居喪、不應適周、二十五年、昭公奔齊、以後無由復請命於魯君、竊謂適周當在二十一年、是時孔子年三十

一、敬叔蓋請命僖子求於魯君也、天道篇所云徵藏史、名不可通、藏書尤不可解、一老子年長於孔子、孔子成書在暮年、老子未必尙存、二書成卽傳授、無須再藏、若云預知有秦火而藏之、則周亡後書歸於秦、被焚尤速、竊謂徵藏史之徵字、當在藏書上、云孔子西徵藏書於周室、子路曰由閉周之藏史云、徵考也、猶杞不徵之徵、孔子所讀之書、皆當時傳習之本、恐有脫誤、欲得中秘本校其是非也、
下云夫子欲藏書者、欲得其藏書也、刊定而訓釋之、傳諸其徒、而布之天下。

一傳述。周禮儀禮是也。皇氏云。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太乙。禮事起於燧皇。禮名起於皇帝。虞禮修五禮。修之云者。非其所自創也。馬融云。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孔疏云。典朕三禮下疏。舜典

類於上帝。則吉禮也。百姓如喪考妣。凶禮也。羣后四朝。賓禮也。舜征有苗。軍禮也。嬪於虞

嘉禮也。證以皋繇謨。五禮有庸之語。是舜時禮制大備。其命伯夷云。典朕三禮者。蓋古重

神祀。從其重者言之也。三禮卽祀天神地祇人鬼之禮。官名秩宗。故以祭爲重。夏忠商質。代有因革。至周曲爲之防。事

爲之制。其日益繁。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注謂經禮爲周禮。曲禮爲儀禮。孔疏羅列

二禮別名。至於五六。蓋單舉通謂之禮。對舉則隨時立名。孔疏、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有七處、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

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

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又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說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下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

並承三千之下、故知是儀禮也、按周官儀禮之名、皆後人所加、古無是名、通謂之禮、對舉則隨時立名、故名不劃一、又據疏周禮亦止六名、謂有七名、非、中華以禮立國。故一

切法律政治。通可名禮。此廣義而周官爲之綱。故稱周禮。左傳仲孫湫謂魯猶秉周禮。卜

偃曰。周禮未改。史克言先君周公制周禮。克引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今周禮無之、蓋佚文也。韓宣子

曰。周禮盡在魯矣。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周矣、易象春秋而謂之周禮、不可解者、蒙上文而省句、按文當作見易象與魯春秋周禮曰。盡在魯矣、言此三書盡在魯矣、不復出三書法與盡在狄矣同。魯司鐸火。子服景伯命宰人出禮書。卽此書也。周禮統六官。而六官又

各有專書。如儀禮則春官之掌也。司馬法則夏官之掌也。刑書贊大行。則秋官之掌也。考

工記則冬官之掌也。其他如冢宰所主之典法職賦。六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貢九賦九式九兩司徒所掌土地

之圖。人民之數。亦必各有冊籍。今不可考。周用文治。故抗曲於經。儀禮與考工記司馬法、同爲周禮之節目、而儀禮得

與周禮并稱者、以周偏重禮之故、賈疏云。周禮儀禮。發源於一。理有始終。分爲二部。并是周公攝政致泰

平之書。又云。周禮言周不言儀者。取別夏殷。儀禮言儀不言周者。欲見兼有異代之法。本疏

此篇有確用殷、土喪禮有商祝夏祝、是兼夏殷、威儀三千。非魯所能備。故孟僖子使二子學於孔子。而孔子又乘

敬叔之車。適周而問於老聃也。觀曾子問記老子言四條、知孔子所問者皆儀禮之事、世家云。凡單稱世家者、皆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追跡

三代之禮。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董仲舒曰。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尙同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

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董仲舒曰。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尙同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按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孔子有德無位，故於禮但傳述而訓釋之，不敢改制。曰：禮記自孔氏，則謂孔子作禮經者，誣矣。

一編校。尙書是也。尙書緯璇機鈴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據此則刪去者三千一百二十篇矣。夫大訓寶貴，同符弘璧，信好元聖，寧忍妄芟。蓋歷世繇邈，簡編爛絕，玉檢文字，代各殊形，間可推擇，難明條貫，得書雖多，可讀蓋寡。故定著百篇，其稍可理者，又輯爲佚書四代，蓋皆有之，以無傳習，遂致失周書七十一篇，其僅存者也。漢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曰：周時諸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世家言序書傳，是孔子序書兼錄其傳。班固云：書之所

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迄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宋林光朝則謂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爲書之總目。按序文爾雅，前後一律，非出衆史，灼然可知。且遷固書未徧敘羣篇，曾是望人，而勿解此。至書之有傳，則寶與經相輔而行，其來甚古。章炳麟云：故莫先於太誓。單襄公論孫周曰：吾聞之太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說曰：故故事也。書春秋者，記事之籍，是以有故事。太誓有故，猶春秋有傳。馬季長以書傳引

太誓者。今悉無有。誠知所引在故。則可與理惑也。諸故事亦通言傳。墨翟說武王將事泰山。此蓋書之經也。次引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惟予一人。此則書之傳也。又說以尙賢爲政之本者。此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賢哲人。以裨輔而身。次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此距年者。則湯誓之傳也。其引甘誓爲禹誓。文亦增多。明其在傳中。孟子對湯放桀。武王伐紂之間。卽曰於傳有之。傳者書傳。及諸完廩浚井。仇餉之事。皆能明徵其狀。非書傳何所據依焉。又云。婁敬引泰誓。有伏生所不著者。敬猶習書傳。得徵其故。以其故傳具在。遭巫蠱未施行。非獨要之書傳。素多族類。自孔子時已有數種。孔安國所以無記錄者。逸書二十四篇亡佚。雖書傳亦竄敵。按尙書闕略無年次。不能成爲史。意當日必有傳以詳其所略。世本年紀之書。蓋從此出。而古經殘文不能成篇者。錄書之時。亦或存其義於傳。觀禮記中有殘經餘文。則知齊之傳亦有此。故云書傳自孔氏。自書殘而傳亡。古史遂無有能明之者矣。伏生大傳。爲尙書所無者。必古傳文。但與史學無甚裨。

一訂正。詩樂是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之初起。固全爲樂歌也。孝經緯云。伏羲之樂曰立基。神農之樂曰下謀。祝融之樂曰屬續。有樂必有詩。詩固遠起於羲

皇之前矣。

網罟歌駕辨曲見前篇

其後又有無樂之詩。如詞原以合樂、元明以後

詞不可盡入樂而曲與、廣之至於箴銘繇誦

卦繇

人詞、誦如與之誦等類

其流益繁。故史記稱古詩三千餘篇。及周太史錄詩以作於周者爲限而樂

正所掌。又以可被之絃歌者爲節。於是什不存一。毛傳言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

舜之。

子衿傳

墨子稱誦詩三百。絃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蓋教國子者止有此數。史公

謂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非也。其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合於韶武之音

則是也。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蓋訂詩與正樂并行矣。

一贊釋。周易是也。六藝論云。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人

皇卽燧皇。淳于浚云。包羲因燧皇之圖而作八卦。

見三國志

是易起於包犧之前也。易大傳言

宓犧氏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

其中。剛柔相推。變在其中。淮南要略亦云。八卦可以識吉凶。禍福矣。然伏羲爲之六十

四變。是伏羲畫卦之後。卽自重爲六十四也。

重卦有四說、王輔嗣以爲伏羲、鄭玄之徒、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等以爲文王、按輔嗣

說是

有卦無辭。是繁然者且莫知所謂。杜子春云。連山宓犧。是宓犧重卦之後。卽作連山

繇辭也。乾鑿度。垂皇策者犧。是作辭之後。卽用以占筮也。至連山取義。說者不一。淳于浚

謂連山似山出雲氣連天地。固屬望文生義。皇甫謐謂其卦以純艮爲首。山上山下。是名連山。亦猶未審。何則。天統首乾。地統首坤。其理固然。人統首艮。於義安取。據于寶周易注。羅泌路史發揮。說卦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實爲連山之次。陳搏邵雍、以爲文王後天八卦、別造一乾一兌二之式、帝卽伏羲言伏羲所列之次如此。帝字自爲一句、疏謂帝爲生物之主、按下文萬物出於震、則是生物之主、與萬物同時并出矣、說非、震爲長男。主持匕鬯。爲人統之宗。故始於震。伏羲以木德王、蓋終則有始而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名連山、厥後神農述連山之業、而夏人修之、皇甫謐謂夏人因炎帝曰連山。黃帝創歸藏之文、而商人演之、杜子春曰、歸藏黃帝、賈公彥曰、殷人因黃帝易曰歸藏。連山傳世久而演繹者衆。故其文繁。歸藏較近。故其文簡。桓譚所謂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也。及文王厄於羑里。思危慮深。別制繇辭。與古相嬗。周公繼之。大易以成。孔穎達云、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謂卦辭爻辭、並文王作、鄭學之徒、並同此說、一謂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如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又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數爲周公之德、皆其證據、至三聖不數周公者、父統子業故也、然當時祇與連山歸藏。掌於太卜。用備占筮。非有當於性道也。迨孔子索隱探賾。綴以十翼。孔穎達云、十翼上象一、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範圍不過。曲成不遺。由是易始與天地準矣。

一曰、著作。春秋是也。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者，編年之通名也。墨子明鬼篇所引有周、燕、宋、齊四國春秋。又言吾見百國春秋。史通引墨子佚文國語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楚申叔時言教太子以春秋。明晉楚之史，其名皆爲春秋。其別名乃爲乘、檮杌。故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董仲舒云：周道衰廢，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閔因云：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

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

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按孔子適周，在昭公二十一年。

前已證明，孔子年方三十一，修春秋尙非其時，以後又無再適周之事，闕說爲當，左丘明當在子夏等十四人之中。

九月書成。蓋自是而百家之春秋

廢矣。陳壽祺曰：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孔子書之曰衛侯衎出奔齊。晉侯召王。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卒曰孟子卒。孔子書孟子卒而不書夫人吳。此其增損改易之驗也。晉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齊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魯春秋記晉喪曰弑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孔子於春秋無異辭。此循舊不改之驗也。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之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

能贊一詞。蓋夫子有言。載之空言。不如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故作春秋以當一王之法。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要在撥亂世反之正。固非諸史所敢擬也。

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蓋孔子編訂六經。用以垂教。而發其歸趣如此。莊子又言其本義云。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太史談申之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紀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生。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淮南子亦云。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讖辨義者。春秋之旨也。以上皆述孔子通論六經。惟揚雄法言云。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義者莫辨乎春秋。獨不言樂。蓋樂亡。而其名漸隱矣。此外有以五常分配諸經者。如七略云。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

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智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需而備。而易爲之原。白虎通則云。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書信。與七略頗異。要之。經於五常。兼綜並貫。強爲分析。原自兩非。而白虎通去春秋。其失尤甚。又劭懿辰云。樂寓詩禮之中。名爲六藝。實止五經。欲知樂之大原。觀三百篇可。欲知樂之大用。觀十七篇可。初非別有樂經也。先儒惜樂經之亡。不知四術有樂。六經無樂。六經之名。特自四術加以易春秋而名之耳。按樂雖無經。而禮經有二。則無害於其稱六矣。

附論經名

釋名曰。經。徑也。典常也。言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文心雕龍曰。三極彝訓。其書曰經。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此主引伸義言也。說文云。經。織也。章炳麟本之。謂經者綴絲聯屬之稱。異於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猶浮屠書稱修多羅。修多羅者直譯爲線。譯意爲經。蓋彼以貝葉成書。故用線聯貫。此以竹簡成書。亦編絲綴屬。此主本義言。

也。按經字見於經傳。無有用本義者。易拂經。書寧失不經。詩匪大猷。是經左傳。政有經矣。禮王之大經也。孝經天之經也。孟子反經而已矣。注皆訓爲常。經名起於晚周。當不追用本義如術者。邑中道。王制。謂詩書禮樂爲四術。必用本義。謂四者皆邑中道。可乎。要以引伸義爲當。

管子戒篇曰。澤其四經。尹知章注。四經謂詩書禮樂。此言經之最古者。其次則禮記經解。又其次則莊子。天道篇稱十二經、天運篇稱六經、漢書揚雄傳。諸儒或譏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

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此以經爲聖作主德言也。近世章學誠氏以經皆官書。不宜以庶士僭擬。故深非揚雄王通。此以經爲帝製主位言也。祇認勸撰御纂爲經說者謂國

語稱挾經秉枹。兵書爲經。論衡謝短篇。五經題篇。皆以事義別之。至禮與律獨經也。法律爲經。管子書有經言區言。教令爲經。律歷志序包犧以來帝王代禪。號曰世經。譜牒爲經。是經不必聖制。墨子書有經上下。賈誼書有容經。桑欽有水經。韓非爲內儲外儲。先次凡目。亦揭署經。是經不必官書。按東周之時。誠有以律書兵書爲經者。故莊子天道篇有十二經之目。至孔子修訂始正六經之名。而十二經之號廢。莊子云孔子繕十二經者、在未修訂之時、

則謂經爲聖製。可至水經容經之屬。乃後人慕經之名而襲用之。不得據此謂經非三極彙訓也。

及門紹述

史記世家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儒林傳云。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旣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蓋自私學旣建。教統下移。古者君師合一、教統於官、創私學而立師統、自孔子始、百派分波。流演遂廣。有文字以來。於斯爲盛矣。漢書儒林傳云。自魯商瞿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注姓橋名庇字子庸、他皆類此、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注馯姓也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田何子襄。此易學傳授之大略也。史記弟子列傳、商瞿魯人、字子木、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

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與此不同、釋文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

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此詩學傳授之大略也。釋文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

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據前說則子夏四傳至大毛公、據後說則六傳至大毛公、按毛公去子夏時甚遠、六傳爲允、後漢徐防云。詩書禮樂。定自孔

子。章句發明。始於子夏。宋洪邁曰。子夏於諸經獨有書。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於禮有

儀禮喪服一篇。於春秋受諸孔子。而傳於公羊穀梁。今按易傳似非子夏作。唐開元時、詔

易傳、劉知幾云、漢志易有十三家、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傳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是先儒不以爲卜子作也、此外議者甚多、不具列、家語云。漆雕開

習尙書。既無傳授。難據爲實。具哀然成書。以次列於經者。春秋有三傳。禮有記。別行有論

語。有孝經。有爾雅。儒家有孟子。列述如左。

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

決。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抑損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

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劉歆亦謂左

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是傳春秋者。左丘明也。自唐以後。異議紛起。趙匡陸淳。謂

丘明爲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焚書之後。學者見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引以

爲丘明。劉敞頗襲其說。王安石列十一事。鄭樵舉八證。均以左氏爲六國時人。馬貴與亦云。左傳末記智伯反喪於韓魏。在獲麟後二十八年。去孔子沒亦二十六年。不應年少後亡。又其書稱虞不臘矣。及秦庶長。皆戰國後制。此以左氏非丘明也。朱子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爲詳。郝仲輿又謂傳出三晉辭人。故其說往往右晉。項安世又謂爲魏人。此疑左氏非魯人也。葉少蘊云。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作左氏。而國語爲左丘氏。則不得爲一家。此又分左氏左丘氏爲二人也。按臘卽大腊。始於伊耆氏。但秦人祭期與古稍異而已。不更庶長。故秦官名商君。時誰有之。而其官非商君所創。猶之漢有司徒。司空。而此官非漢時始有。以此爲辭。誠爲謬論。若謂傳末所記後於孔子。疑非同時。則子夏全戰國時。爲魏文侯師。二十六年。夫何足異。若以曾爲孔子所稱。不應其年反少。則顏淵亦屢荷褒嘉。年果長於孔子乎。嚴氏公羊大師也。所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正義引沈氏說。則經之與傳同時並作。共爲一書。桓譚新論云。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相持而行。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得也。太平御覽學部而謂邱明爲六國人可乎。左史右史。

列國皆有之。不獨楚爲然。若云以官爲姓。則當爲左史氏。不當爲左。若以載事詳略。定作者里居。尤爲戲論。且左傳詳者。非但楚國。黃楚望謂左傳載晉楚之事。多予晉。而抑楚。尤足證其非楚人。至以辭多右晉。定爲晉人。則春秋褒美桓文。孔子爲齊人。耶。抑晉人。耶。太史公稱魯君子左丘明。漢志謂丘明爲魯太史。使非魯史。孔子何由見魯春秋。史書非史官無由見。孔子亦必得於丘明。使非魯人。未必能與孔子偕。適周杜預謂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躬爲國史。其言允矣。班固云。孔子作春秋。左丘明論輯其本事而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王充曰。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尙略。故復撰國語之辭以實之。是國語亦丘明所撰也。傳玄則云。國語非丘明所作。故有共說一事。而二文不同。劉炫舉左氏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爲。楚語云。雍子之爲爲證。不知傳錄異辭。不害爲一人之作。如史記劉濞發兵。誅諸呂。澤傳與悼惠王傳不同。酈生見高祖。酈傳與朱建傳不同。是也。陸淳曰。國語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爲。不知其文。則史列國之史。學有厚薄。才有淺深。故文不能一例。如史記夏本紀之文體。與項羽本紀不同。是也。但左氏既撰本傳。又重出此本何爲。司馬光曰。先君以爲丘明將修春秋。乃先采集衆史。因別分之。取其精英者爲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稿。

因爲時人所傳。命曰國語。非丘明本志。按是說近似而未甚當。蓋周語起於穆王。而春秋則起於魯隱以前。嘉言善事。非無可存。卽在同時。亦有不能入於傳者。因掇擇而別存之。與本書相錯綜。內傳爲著作之書。外傳爲編錄之書。故文辭不能一致。其出於左氏則一。知其爲一人。則葉少蘊之誤自明矣。至稱左氏而不稱左丘者。朱彝尊云。應劭風俗通。丘姓。左丘明之後。是左丘爲複姓甚明。春秋止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子旣卒。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爲弟子者諱其師名。故稱左傳而不稱左丘傳也。至書中後人增益。則古傳記多有之。公穀旣然。左傳固亦難免。王應麟云。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其田氏篡齊後之言乎。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其三家分晉後之言乎。其處者爲劉氏。其漢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其言似矣。然攷左氏所記後事。亦有不驗者。讀書記云。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而至於孝公。天子致伯。至始皇遂並天下。季札聞齊風。以爲國未可量。乃不久而篡於陳氏。聞鄭風以爲其先亡乎。而鄭至三家分晉之後。始滅於韓。渾罕謂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滅於宋王偃。在諸姬爲最後。僖三十一年。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而衛至秦二世元年始廢。歷四百二十一年。不驗者真。則驗者亦未必盡僞。

以處者爲劉氏語爲增文。孔氏正義已言之。何焯云。使爲劉歆輩所附益。班固去歆不遠。肯著之。高祖紀乎。案公羊家睦弘亦言漢家堯後不獨左傳爲然。其非增於歆決矣。漢志有左氏微二篇。不著撰人姓名。有鐸氏微三篇。虞氏微三篇。史記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劉向別錄云。虞卿作鈔撮九卷。授荀卿。是左傳在戰國時已大行。諸說紛紛無須置辨矣。

孝經鈎命訣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屬。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漢志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及後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本注公羊齊人。戴宏曰。子夏傳於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是公羊子夏之傳也。本注穀梁子魯人。應劭曰。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顏師古曰。穀梁子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傳孫卿。卿傳魯申公。申公傳瑕邱江公。是穀梁子夏之傳也。公羊隱十一年。引子沈子。注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按冠子者。自子公羊子子沈子外。子沈子引凡三條、隱十

一年、莊四年、定元年、又有子女子。閔元年、子司馬子。莊三年、子北宮子。哀四年、皆爲公羊家本師。蓋其著

竹帛甚後故本師甚衆也。其不冠者子有魯子。莊三年、公扈子。昭三年、漢表魯子公扈子均列

中中。郝經謂魯子爲曾子之訛。公扈子語見說苑建本篇。云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

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繁露俞序篇。又有閔子子貢公肩子子石子池世子公肩子即公

堅定字子中。子石即公孫龍。均在七十子中。子池無攷。世子世碩。漢志有書二皆他師之流

也。穀梁所引亦有沈子。定元年、而考仲子之宮。又並引穀梁子尸子。穀梁本師不冠子與公

羊異。而其傳非穀梁子自著。則無異也。鄭君云穀梁近孔子。公羊正當六國之亡。王制疏引

是以穀梁在公羊先。釋文序錄。則云公羊高受之於子夏。穀梁赤乃後代傳聞。是又以公

羊在穀梁先。陳澧云。宣十五年。公羊傳云。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此用

孟子語。公羊當六國之亡。此其證也。僖二十二年。穀梁傳云。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

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此亦用孟子語。則不得先於公羊也。且穀

梁不但不在公羊之前。實在其後。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邱。公羊云。邾婁之邑也。

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耳。穀梁云。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

子病矣。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劉原父權衡云。此似晚見公羊之說。而附益之。澧案更有可證者。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公羊云。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穀梁云。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此所謂其一傳。明是公羊傳矣。宣十五年。初稅畝。冬。螽生。穀梁云。螽非災也。其曰螽。非稅畝之災也。此穀梁駁公羊之說也。公羊以爲宣公稅畝。應是而有天災。穀梁以爲不然。故曰非災也。駁其以爲天災也。又曰。其曰螽。非稅畝之災也。駁其以應稅畝而有此災也。是在公羊之後無疑。按陳氏以傳爲公穀自作。故有先後之分。若知其爲後師。附益則無此疑矣。至公羊高五傳而至胡毋生。穀梁三傳而至瑕丘江公。乃由傳授脫落之故。穀梁隱五年。引尸子與穀梁子相參。尸子當卽尸佼。爲商鞅師。麋信因疑穀梁爲秦孝公時人。夫引用學說。何必同時之人。甚哉其固也。陳漢章云。應劭風俗通作赤。論衡案書篇名真。阮孝緒七錄作名叔。字元始。穀梁傳疏引七錄作叔。顏師古注藝文志云喜。閩木漢書注又作名嘉。一人之名。不應若是之多。無亦如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之世相傳。而傳之者失其次歟。至公羊穀梁。出自卜商。而不題卜氏傳者。徐彥云。子夏口授公羊。至胡毋生。乃著竹帛。胡毋生題親師。故曰公羊。不曰卜氏。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也。按同出一師。而其說有異。則傳者題其分門之師。此與施孟梁丘之易。皆出田何。而不云

田氏易等矣。又鄭清之云。稗官有紀公羊穀梁。並出一人者。其姓則姜。蓋四字反切。卽姜字也。羅璧曰。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泰謂皆姜字切韻。疑皆姜姓假託。按周代姓氏。後不復見者。至夥。卽左丘亦然。且公羊高傳平地敢壽四世高赤二人並列。漢書人表四等何謂無其人。若反切起於孫炎反切隱姓始於韓愈。軒轅彌明、或云軒轅爲韓字反切而謂周代卽有此滑稽之題。署殊爲不經。且公穀義多相違。若出一人。何自乖異。左傳與國語所異者事。因傳聞不同。可以互存。義則不宜有此。而周漢姜姓並無經儒無稽之談。君子弗取。漢志鄒氏有傳而未著其名。夾氏有錄無書。其微益甚。又公羊穀梁皆有外傳。錢大昕曰。其書不傳。大約似韓詩外傳。今人稱國語爲外傳。漢志却無此名目。沈欽韓曰。公羊外傳。其董仲舒玉林蕃露清明竹林之類歟。據此則外傳非周人所作也。

史記世家書傳禮記自孔氏。禮疏云。禮記之作。出自孔氏。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斯記。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禮履。或雜取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也。王鳴盛曰。說文自敘。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壁中書。卽有禮記。河間獻王傳。敘王所得書中。又有禮記。是禮記之名。其來甚古。按漢志古經。較今經多三十九篇。謂之逸禮。其書不傳。王應麟

云。奔喪投壺。釋文引鄭氏云。實曲禮之正篇。此外若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殆亦其類。此經之存於記者也。史記夏本紀云。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小正卽孔子所得之夏時。禮運孔子曰。吾得夏時焉。此古書之存於記者也。如武王踐阼帝繫等篇。亦古書。後人增益其文。恐其他多釋經之書。亦

未著撰人姓名。舉其略可考者言之。儀禮喪服傳。疏本題卜子夏名。說者謂儀禮記中有

孔子曰。是作記者在孔子後。而傳釋記文。疑非子夏撰。元敖繼公亦云。漢志言禮經一記。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作傳者當在作記者

之後。按文王世子學記引記是記前有記也。服問引傳本傳亦引傳。子夏喪服傳中。是傳

前有傳也。傳記之作。有在孔子前者。如太誓故及墨子所引傳。見上篇。有孔子自作者。史記言書傳有門人述

孔子之言。而作者。喪服之記。若非孔子所作。則在孔子之先。至傳則賈疏云。人皆言孔子

弟子。子夏作師師相傳。必不虛也。邵懿辰云。大傳爲喪服之通論。而問傳則附論其餘。意

疑皆子夏之徒爲之。孔子問居篇。殆亦其所錄也。胡致堂云。檀弓。曾子門人。檀弓。作禮運

子游。作今按檀弓載襲裘而弔。是子游而非曾子。則似非曾子門人。邵懿辰云。子游特受

禮運精微之說。其徒又爲檀弓上下篇。記行禮節目甚詳。檀弓。魯人。或卽子游之門人。禮

運自稱言偃。則全篇皆子游所記。仲尼燕居。疑亦子游之所記。又曲禮。玉藻。及禮器。郊。特

牲亦疑子游之徒傳之。大同者治之成也。不同者禮之別也。禮經通論沈德潛云。檀弓上下二

篇。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議禮弗決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爲輕重。共一十有四。而不足於

人者。惟縣子汰哉叔氏一言。則其畢生之合禮可知矣。曾子之書。今存於記者。有曾子問

小戴第七曾子立事。大戴第四十九、以下九篇均冠曾子二字、皆屬大戴禮、本孝第五立孝第十一大孝第十二事父母第十三制

言上第十四制言中第十五制言下第十六疾病第十七天圓第十八十一篇。朱子謂大學一篇。蓋曾

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其體大思精。信非曾子不能作也。史記世家。子思作中庸。鄭目錄亦

云。中庸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漢志別有中庸說二篇。蓋釋中庸者也。舊

唐書載沈約之言云。中庸坊記表記緇衣。皆取子思子。黃以周曰。文選注引子思子。民以

君爲心句。及詩云。昔吾有先正四句。今皆見緇衣篇。且小戴輯記。以坊記次中庸前。表記

緇衣次中庸後。與大戴類聚會子十篇正同。又坊記表記緇衣。皆以子言之發端。其文法

尤相類。傲季雜著所謂子者。殆卽子思。孔子言稱子曰、不稱子云子言之又按困學紀聞云。坊記引論語曰。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論語成於夫子之門人。則所記稱子云者。非夫子之言。休文所明。益信而

有徵矣。今人陳漢章云、意林引子思子云、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不能者愧人、今表記篇有其文、又引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今表記篇有其文、亦可以證休文之言、此

外有功於禮者。厥惟公孫尼子、荀卿子、王史氏、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勰云：緇衣、公孫尼子所作。胡致堂謂樂記子貢作。王葵園曰：初學記引公孫尼子論云：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意林引公孫尼子云：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語皆在今樂記中。沈約說是也。至緇衣子思作。而云公孫尼子者。蓋劉勰誤樂記爲緇衣。孔疏不察也。謝墉曰：荀子生孟子後。最爲戰國老師。孟荀並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法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立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於大小戴者。尙多。本書或反缺佚也。漢志禮類。有王史氏二十一篇。本注七十子後學者。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沈卿韓曰：廣韻王史複姓。隋史作王氏。史氏誤。其名今不可考矣。月令之作。世多以爲呂不韋。杜君卿則謂出於管子。不韋篇爲十二紀之首。路史餘論云：君卿此說。蓋以管子有幼官四時之篇。不知周公已有周月時訓二篇。見於周書。此蔡邕所以謂爲周公之作。以今考之。孟冬祈來年。則建用子矣。是周正也。正歲合諸侯。若諸侯之所稅。非秦事也。此以月令爲周公作也。三禮論則周月令之書。或以爲周

公作。不過曰罷侯置守之世。豈有所謂諸侯。焚書坑儒之世。豈有所謂視學。慘夷赭衣之世。豈有所謂德惠。月令之所稱。皆周制也。不知太尉秦官也。而命贊桀俊。郡縣秦制也。而大合百縣之秩。芻建亥之月。秦正月。而季秋爲來歲之朔日。不韋秦人也。月令爲不韋所造明矣。其所謂諸侯視學德惠者。安知非慕古制而言之也。此仍主不韋作也。戴埴云。月令蔡邕王肅以爲周公所作。先儒以贊桀俊。遂賢良出祿。非太尉之職。太尉秦官。決非周公之書。按尚書中候握河紀云。舜爲太尉。緯書不可信。余謂不然。太尉固秦官所命。冢宰司徒司空。與太史樂師樂正澤人虞人四監之類。皆周官也。余意不過改司馬爲太尉耳。蓋贊桀俊。遂賢良。與司爵出祿。雖非太尉之職。而設儀辨位。進賢興功。制畿內封。則大司馬之任也。大率周公增益夏小正。不韋曾益周公之書。是又以爲周公與不韋合作也。按月令之制。無論何王。均不可行。如天子春居青陽、衣青衣、食麥羊、夏又須居明堂、衣赤衣、食菽雞、其苦不亦甚乎、而其時亦非周。非秦。蓋孔子有用夏時之言。其後學者。遂參稽時訓。夏正。附以典禮。自爲一家之制。呂不韋賓客。少加點竄。以冠書首。不必以爲秦制。猶淮南子之時。則訓點竄。月令以成篇。不必其爲漢制也。王制一篇。盧植謂漢博士作。據漢書郊祀志。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項安

世曰。王制言爵祿取諸孟子。其言巡狩取於虞書。其言歲三田及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官。則皆取於公羊氏。其言諸侯朝聘之節。則取諸左氏。其餘皆必有所受。王應麟云。西漢惟有五經博士。未有六經之名。郊祀志言刺六經。蓋班固生於後漢。追爲此論。而不計其實。況孟子公羊左氏。皆不在六經之列。謂爲刺六經亦誤。史記封禪書索隱。引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並無王制。何焯王鳴盛陳壽祺沈欽韓。均據此以正盧植之誤。按王制之非周非漢。不可盡行。與月令同。亦七十子之徒。知周不可爲草具儀法。以待王者之起。所言皆封建時之制。知其在秦以前矣。許順之云。禮記或云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正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語。見文獻通考總之。記中諸篇。有純有駁。有得有失。要皆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述。其不出於漢。斷斷如也。

經典釋文敘錄。引鄭康成云。論語仲弓子夏等所撰定。論語崇爵讖云。子夏等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傅子云。仲尼之徒。追論。柳子厚云。孔子弟子。曾參最少。是書記曾子之死。則非孔子弟子明甚。又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有子曾子不然。蓋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爲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蓋孔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故

嘗有師之號矣。程子本其意而少變之。以爲有子曾子門人合撰。宋永亨云。孔子語及門弟子。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獨子騫終此書無指名。意出於閔氏之徒。胡寅云。子思檀弓皆纂論語之人。檀弓亦曾氏門人。朱子集注。先進篇疑閔氏門人所記。憲問篇疑原憲所記。何異孫云。公冶長一篇。多論人物。恐是子貢門人所記。按公羊舊例。弟子稱其本師。姓上必冠以子。今但稱有子。曾子無以決其爲門人。且冉求曾被鳴鼓之攻。亦時稱冉子。冉退是稱子不足貴。中庸爲子思所撰。而首稱仲尼是稱字不必賤。姚鼐云。檀弓最稱子游。似子游之徒所爲。而於子游稱字。曾子有子稱子。似聖門相沿稱皆如此。非必以子與字爲輕重。若不稱名爲尊。閔子如孝哉閔子則論語多言丘。丘何爲是栖栖者歟豈得謂不尊孔子耶。名論語之由。釋名云。論倫也。有論理語敘也。敘已所欲說。文心雕龍云。聖哲彛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羣論立名。始於論語。楊泉物理論云。論語聖人之至論。何異孫又謂論爲討論文義。以上所云。皆未暇備。漢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此以論纂語言釋論語。以書爲受業於弟子之門人所撰。顧亭林云。親受業者謂之弟子。受業於弟子者謂之門人。而不言

其主名最爲允當。又論衡正說篇云。孔安國授魯人扶卿。始曰論語。按坊記引論語。則知門人論撰之後。卽定名論語。非後人所定名也。

孝經鈎命決云。孔子曰。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鄭玄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匯之。白虎通論五經篇云。孔子已作春秋。復作孝經。何欲專制正於孝經。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劉炫述義云。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士有百行。以孝爲本。本立而後道行。道行而後業就。夫子運偶陵遲。禮樂崩壞。名教將絕。時感聖心。因弟子有請問之道。故假曾子之言。以爲對揚之體。諸章以次演之。本經序疏云。經之創制。孔子所撰也。前賢以爲曾參雖有至孝之行。未達孝德之本。偶於閒居。因得侍坐。參起問於夫子。夫子隨而答參。是以集錄。因名爲孝經。尋繹再三。將未爲得。何者。夫子刊輯前史。而修春秋。猶云筆則筆。削則削。四科十哲。莫敢措辭。何爲重其志而自筆削。輕其行而假他人乎。此以孝經爲孔子作也。史記弟子傳。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漢書藝文志。孝經者。孔子爲曾參陳孝道也。此以經爲孔曾合作也。晁公武曰。首章云仲尼居。曾子侍。非孔

子所著明矣。詳其文義。當是曾子弟子所爲書。胡寅曰。孝經非曾子所自爲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受而成書。何異孫曰。論語是七十子門人所記。孝經止是曾子門人所記。淮棣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是又以孝經爲曾氏門人所作也。陳澧云。四庫全書總目。謂孝經與禮記爲近。又稱魏文侯有孝經傳。王應麟曰。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則孝經確爲七十子之遺書矣。仲尼居曾子侍。與仲尼閒居。子夏侍。仲尼燕居。子張子夏言游侍文法正同。自注大戴禮主言篇。孔子閒居曾子侍。文法亦同。其書言孝道乃天下之大本。中庸立天下之大本。鄭注大本孝經也。故自爲一經。此經是孔子之言。其筆之於書者。但可謂之述。不可謂之作。故鄭君以爲孔子作也。則是經固門人所述。卽謂爲孔子作。亦無損矣。

郭璞爾雅序。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邢疏爾雅之作。經傳莫言其人。時世相傳云。周公作之以教成王。所云相傳。莫知其所自始。西京雜記。郭威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所制明矣。余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爲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

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西京雜記、人多謂葛洪僞撰、不知洪誠有撻入之處、亦必有劉歆本文在其中、如此章稱見楊子雲、稱家君言、斷非洪所僞爲此劉向據舊傳。謂爲周公所撰。而揚雄則以爲孔子門徒也。鄭玄駁五經異義云。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劉勰云。爾雅者孔子門徒之所纂。學術之襟帶。賈公彥曰。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文。高承曰。爾雅大抵解詁詩人之旨。或云周公作。以其文攷之。如瑟兮憇兮。衛武公之詩也。猗嗟名兮。齊人刺魯莊公也。而文皆及之。則周公安得述。當出於孔子刪詩書之後。此皆從揚雄之說者也。宋歐陽修云。爾雅非聖人之書。不能無失。考其文理。乃是秦漢之間。學詩者纂集說詩博士解詁。葉夢得云。爾雅訓釋。最爲近古。其言多是詩類中語。而取毛氏說爲正。予意此但漢人所作耳。此又一說也。考魏博士張揖上廣雅表云。昔在周公。贊述唐虞。宗翼文武。尅定四海。勤相成王。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意義。傳於後嗣。歷載五百。墳典散落。惟爾雅恆存。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傳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春秋元命苞。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率斯以降。超絕六國。越踰秦楚。爰暨帝劉。魯人叔

孫通採置禮記。文不違古。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云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足。或云叔孫通所益。或云沛郡梁文所補。皆解家所說。既無正論。疑不能明。此雖未能確指所屬。而其始於周公孔子以後。遞有增益。則可推知矣。張懷瓘曰、周公相成王、申明禮樂、又造爾雅、宣尼卜商、增益潤色、釋言暢物、略盡訓詁、孫星衍云。張揖意蓋言古本爾雅。合釋詁以下爲一篇。後儒附以傳注。廣爲三篇云。三篇者卽藝文志之三卷。是今十九篇中。皆有周公之說也。釋詁等十九篇。蓋後儒所分。陸德明乃以釋詁篇爲周公所作。釋言以下爲仲尼等所增。疑其誤會張揖一篇之義。陸氏釋文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論其詳矣、邢疏釋詁云、此篇相承以爲周公作、晁公武曰、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通增補之、皆爲所誤、自唐以來。無有信釋詁以下。皆有周公之說者。無有舍陸德明之言。而深求張揖之說者。星衍以爲爾雅所紀。皆周官之事也。釋詁釋言釋訓。則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及訓方氏掌誦四方之傳道也。釋親則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釋宮亦小宗伯掌辨宮室之禁也。釋器其饗器謂之九罭云云。則獸人掌器田獸辨其名物。肉曰脫之云云。則內饗辨禮名肉物。黃金謂之盪云云。則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之戒令。辨其名物之燬惡。金鏃翦羽謂之鏃云云。則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也。珪大尺二寸謂之

琬云云。則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一染謂之繅云云。則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也。釋樂則典同掌六律六呂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也。釋天則眡覆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又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辨其吉凶。又甸祝詛祝之所掌也。其旌旗則司常掌九旗之名物。巾車掌公車之政。辨其旗物而等敝之也。釋地釋丘釋山釋水。則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又山師川師原師之所掌也。釋草以下六篇。亦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山師川師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又土訓道地。廋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也。又倉人掌辨九穀之物。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皆在也。釋畜則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牲。辨其名物。其馬屬則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雞屬則雞人掌共雞牲辨其名物也。昔哀公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孔子告之爾雅。其意在是。是周公之著爾雅。爲在周禮前。周禮之名物。必以爾雅辨之也。邵氏晉涵云。周公作證法解。其訓釋字義云。勤勞也。肇始也。怙恃也。典常也。庸虛也。惠愛也。綏安也。考

成也。懷思也。均與爾雅同義。是周公作爾雅之證也。孔子作十翼以贊周易。彖傳云。師衆也。比輔也。晉進也。遘遇也。震者動也。聖義闡敷。式昭雅訓。是孔子增修爾雅之證也。儀禮喪服傳。子夏所作。其親屬稱謂。與爾雅釋親同。又鄭公曉曰。爾雅蓋詩訓詁。子夏常傳詩。今所存者大小序。又非盡出子夏。然則爾雅卽子夏之詩傳。此子夏增益爾雅之證也。至於釋地八陵云。雁門是也。釋獸鼯鼠下云。秦人謂之寸驢。此則出於漢儒。張揖所云。叔孫通。梁文所補也。然亦罕矣。至其命名之意。張晏云。爾近也。雅正也。釋文云言可近而取正也。劉熙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王充云。爾雅五經之訓。故張揖云。七經之檢度。學問之階路。郭璞云。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陸德明云。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蓋治學者。舍是無由以達矣。

史記本傳。孟軻騶人也。受業於子思之門人。道旣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是孟子爲子思再傳弟子。而其書爲自著也。後儒有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者。列女傳師事子思。遂成大儒。漢志風俗通趙岐題

辭並同。漢志儒家孟子十一篇、本注名軻、鄒人、子思弟子、風俗通窮通篇、孟子受業於子思、題辭長師孔子之孫子思、而僞孔叢子且造思孟問答

之語。郝敬云。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予未得爲孔子徒。又言魯繆公時。子

思爲臣。今按孔子生伯魚。伯魚生子思。而伯魚先孔子卒。則是子思猶及親事夫子。夫子

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又十一年哀公卒。悼公立卅七年。元公立廿一年繆公乃立。上距孔

子沒時已七十一年矣。而子思爲繆公臣。計其時年已老。據此則史記云子思六十二歲誤、故告繆公語多

質直。蓋年高爲繆公所嚴事。故曰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孟子譜謂孟子

卒于周赧王二十有六年。則是魯文公之六年也。上距魯繆公元年。凡一百廿一年。去子

思時遠矣。然則謂親受業者誤也。有謂孟子書非自著者。吳姚信云。孟子之書。門人所記。

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見。非惟教辭。韓昌黎云。軻之書非自著。旣沒其徒萬章公孫丑記

其言耳。林慎思晁說之均本昌黎說。而晁說尤詳。云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諡。如齊宣

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諡。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

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見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

平公之卒也。故予以愈言爲然。林之奇亦謂孟子之書。乃公孫丑萬章諸人之所錄。其稱

萬子曰者。則又萬章門人所錄。蓋集衆人之聞見而後成也。按此等異說。起於後儒。漢時無有論衡對作篇。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風俗通窮通篇。孟子去齊之魯。臧倉沮之。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而與萬章之徒。作書十一篇。趙岐題辭云。孟子自知遭蒼姬之訖錄。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利。退不能信三代之遺風。是故垂憲章以貽後人。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諸家所論。並同史記。朱子云。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得謂軻死無傳。吳伯豐問韓子說與史記不同。先生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處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於第四章決汝漢處。注曰記者之誤。不知如何。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輯所爲。非一筆文字。郝敬謂論語章法簡短。故是後人記錄。孟子文章長展。非他人可代。蘇明允謂孟子之文。不爲巉刻嶄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斯爲知言。方中履謂諸侯之諛。安知非後人所加。閻若璩謂孟子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赧王之世。卒後書爲門人所敘定。故加諛焉。陳澧云。孟子書諸弟子問而孟子答之。多客主之體。乃戰國文

體也。原注如卜居漁父之類。如萬章謂今之諸侯猶禦。其持論之嚴如此。則其間不託諸侯不見諸侯。

爲客主之辭矣。李榕村語錄云。萬章好論古。大抵雜取一切野史而不知其人。至大禹伊

尹孔子。皆加疑惑。此不知孟子文禮故也。萬章篇所論唐虞三代之事。閒遠深博。非問答

之文。不能暢達之。讀書豈可不識文章之體乎。詳稽諸說。則雖門人或有記述。而必經孟

子自訂。至諸侯王之稱謚。則年譜謂孟子卒於赧王二十六年。魯平梁襄均已前卒。無須

門人加謚。若弟子之稱子。如公都子樂正子屋廬子。則孟子原與論語不同。論語弟子於師稱子。師於

弟子稱名。孟子則稱弟子爲子。如子來幾日矣子以爲有王者作之類。弟子稱師爲先生爲夫子。先生何爲出此言也。外人皆稱夫子

好辨。趙氏章句。固明云子爲通稱矣。又史記稱孟子七篇。漢志云十一篇。趙岐云有外書四

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人依託而作

也。

韓非子顯學篇。孔子之卒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

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公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聖賢羣輔錄云。居環堵之室。壘門

圭竇。褻牖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子思氏之儒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

僞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潔淨精微之儒。按八儒之別。今不可考。羣輔所云。尤乏旁證。七十子史記。有不具述。漢志儒五十三家。其屬於孔門者。約十二人。一曾子。十八篇。王應麟曰。今十篇。自修身至天圓。皆見大戴禮。晁氏曰。視漢亡八篇矣。一子思子。廿三篇。沈約謂禮記內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已見上。御覽四百三。引子思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卽表記語。三百八十六。引子思子曰。中行。穆伯手捕虎。五百六十五。引子思子曰。繁於樂者。重於憂。厚於樂者。薄於行。君子同。則有樂。異。則有禮。初學記引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雁行。而不拾遺。耕耨餘糧。宿諸畝首。孔叢雜訓篇。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云云。此其佚文也。一漆雕子。十二篇。注漆雕啟後。王應麟曰。史記列傳作漆雕開字子開。蓋名業德輝曰。說苑引孔子問漆雕馬人。論戚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之賢。家語。蓋名好生篇。引作漆雕源。疑名憑字馬人。漆雕啟之後。他無所見。或卽馬人。一宓子。十六篇。注名不賤。孔子弟子。師古曰。宓讀與伏同。葉德輝曰。韓非外儲呂覽新書淮南。齊字子韓詩外傳說苑論衡家語注引宓子賤。皆治單父時事。當在十六卷中。一景子。三篇。注說宓子語。似其弟子。一世子。二十一篇。注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王應麟曰。論衡本性篇。周

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春秋繁露俞序篇。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世之德。莫大於世。故予言春秋。詳已而略人。則世子蓋治春秋者也。一魏文侯六篇。文侯子夏弟子。葉德輝曰、樂記引魏人文侯問子貢樂、魏策引魏文侯辭韓索兵、及疑樂羊烹子、命西門豹爲鄴令、與虞人期獵、呂覽期賢篇引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樂成篇引與田子方論收幼孤、自知篇引問任座君德、淮南人間訓、引魏文侯不賞解篇東封上計、韓詩外傳引魏文侯問狐卷子、說苑君道篇引魏文侯賦鼓琴、復思篇引樂羊攻中山、尊賢篇引下車趨田子方、及觴大夫於曲陽、善說篇引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反質篇引御廩災、文侯素服避正殿、新序雜事二、引魏文侯出遊、見路人負芻事、雜事四引與公季成議田子方、刺奢篇引見箕季問牆毀、其言皆近道、當在六篇中、

一季克七篇。注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據釋文則子夏再傳弟子也。說詳下、王應麟曰、韓魏文侯問李克、文選魏都賦注引李克書、一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注七十子之弟子。卽傳樂記者也。王應麟曰、似

欽韓曰、荀子強國篇稱公孫子語、葉德輝曰、北堂書鈔引公孫尼子云、太古之人飲露食草木實、有聖人爲火食、號遂人、爲飲食以通血氣、文選沈修文三月三日詩注、引公孫尼子云、衆人役役以忘情、據此則其書唐時猶存、故稱引獨多也、一孟子十一篇。內書七篇。已列於經。一孫卿子三十三篇。注名况。趙人

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史記本作荀卿。謝墉云。荀孫二字同音。語遂移易。如荆卿又爲慶卿。顏師古曰。本日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謝墉駁云。漢不諱嫌名。荀淑荀爽、俱用本字。左傳卿也。荀息以下、並不改字、何獨於荀卿改之、蓋荀孫二字同音、語遂移易、如荆卿又爲慶卿也、胡

元儀云、荀姓卹伯之後、以國爲氏、又稱孫者、蓋卹伯公孫之後、以孫爲氏也、潛夫論志姓氏篇、王孫氏公孫氏、國自有之、孫氏者或王孫之班、或孫之班也、是各國公孫之後、皆有孫氏、王先謙曰、荀書議兵篇、稱孫卿子、自著其氏也、汪中曰、荀卿之學、出於孔子、而尤有功於諸經、經典釋

卿者尊美之稱、蓋若今人自稱甫矣、文敘錄、毛詩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

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毛詩荀子之傳也、漢書楚元王傳、少時嘗與魯

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鹽鐵論云、包丘子與李斯俱事荀卿、包

丘卽浮丘劉向敘云、浮丘伯受業爲名儒、漢書儒林傳、申公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

受詩、魯詩荀卿之傳也、韓詩之存者外傳而已、其引荀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韓詩荀卿

之別子也、經典敘錄云、左左明作傳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繹椒

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况、左氏春秋荀卿之傳也、儒林傳又云申公以詩春秋

授、而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穀梁春秋荀卿之傳也、荀卿所學本長於禮

儒林傳云、東海蘭陵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劉向敘云、蘭陵人多善爲學、蓋以荀

卿也、長老至今稱之、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荀卿、又二戴並傳自孟卿、大戴禮曾子立

事篇、載修身大略二篇文、小戴樂記三年間鄉飲酒義篇、載禮論樂論篇文、由是言之、曲

襄之禮。荀卿之支與餘裔也。按劉向又稱荀卿善爲易。易者商瞿受於孔子而授於馯臂子弓。荀子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每以仲尼子弓並稱。楊倞以子弓爲仲弓。云子者著其爲師。按荀子與仲弓相距甚遠。不得爲師。韓昌黎以爲馯臂。蓋弟子尊其親師。故奉以次孔子也。卿於經信無所不通矣。一芋子十八篇。注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顏注芋音弭。王念孫曰。史記孟荀列傳。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索隱吁音芋。別錄作芋子。芋子是齊人。阿又屬齊。恐卽吁子。音弭誤也。此外引於詩傳者有仲梁子。定之方中毛傳引、檀弓亦引之、鄭志答張逸云魯人、蓋卽所謂仲良氏之儒、高子。周頌絲衣篇小雅小弁篇並引、孟子趙注云、齊人、孟仲子。孟子趙注云、孟引於記者檀弓有縣子瑣祭義有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保傳篇有青史氏。漢志樂家有王禹。二十四卷其散見於孟子者尤夥。雖純駁不一。要皆洙泗之羽翼也。

附論經數

莊子天運篇。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六經之目始見於此。漢亡其一。於是滅六爲五。御覽六百八引白虎通論云。五經何謂也。易尙書詩禮春秋也。古以易書詩禮樂春

秋爲六經。至秦焚書。樂經亡。今以易書詩禮春秋爲五經。白虎通五經篇、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

詩信、有樂無春秋、蓋言古之五經、西京所立五經博士是也。其六經之目。或改爲六藝。周以禮樂射御書數爲六藝、史記孔子世家備王道、成六藝、弟子身通六藝、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伯夷列傳猶考信於六藝、滑稽傳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所稱

是也。亦或名爲六學。漢書儒林傳。六學者王教之典籍是也。史記六藝以此缺焉、漢書作六學、其稱六經者。或係述古。如司馬相如封禪書、言三五六經、或以頌莽。王莽補作樂經、故揚雄劇秦美新云、制成六經、不多見。春秋緯說題詞

以詩書易禮孝經爲五經。始進孝經於經。因是有以論語孝經。合五經而爲七經者。如三國蜀志秦宓傳。稱文翁遺相如東受七經。後漢書趙典傳注。引謝承書。稱典學孔子

七經是也。晉傳成爲七經詩、以易書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爲七經、蓋此外有稱五經五緯爲七經是也、以儀禮春秋、不便爲詩、故取左傳周禮、其義無甚異、十經者。南史周續文引或說、有以六經加六緯爲十二經者。莊子天道篇釋皆誕妄不足取。白虎通又

云。禮有儀禮周禮禮記曰三禮。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曰三傳。與易書詩通數。亦謂之九經。唐人因之爲九經科目。開成石經。於九經外並及孝經論語爾雅。後蜀亦然。是爲

十一經。迨宋補刻蜀石經孟子。又自刻石開封臨安。於是十三經之名立矣。又有加大戴記通名十四

經者未行、

行、

龔自珍曰。善夫劉向之爲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藝文志。序六藝爲九種。有經有傳有記。有羣書。後世以經之貳爲經。龔云七十子尊論語而譚孝經、小學者又經之戶樞也、不敢以論語考經夷於記、還之羣書、非傳、於是三經爲經之貳、以傳爲經。左氏公羊穀梁以記爲經。大戴小戴以羣書爲經。周禮以子爲經。孟子猶未快意。則以經之與傳爲經。爾雅是也。按漢志明云。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自珍以今文自詭惡歆而欲去其名。豈漢書亦可改乎。孝經明名爲經。何以非經。論語先於孝經而次於春秋。何以獨不得爲經。自珍乃謂論語可名經。則向早名之。且曰序八經不曰序六藝矣。按向但言序六藝不云序六經。謂論語孝經不名藝可也。謂其非經可乎。信如此言。二書既非記非傳非羣書。而又不得爲經。則當屏諸七略之外矣。自珍旣信漢志志明云周官經六篇傳四篇。何以不得名經。而爲羣書。謂經名爲歆所增。則是班固所據者歆之本。何云固仍向略。且羣書者七略之總名。志云歆總羣書云云今以是奉於周官。將諸經諸子皆非書乎。禮經中有記。十七篇中惟五篇無記記中亦有經。見上禮記條禮記自孔氏固有。孔氏所修者翼奉云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蓋本玉藻子卯稷食之言。安見記不得爲經乎。傳不得爲經。在訓詁之傳則然。若春秋經以明義傳以敘事。義非事不明。則經非傳不立。公穀雖不能擬。左氏亦與。

詁訓有別。且附經之傳。亦得稱經。易有先例。如易上下經爲經、十翼爲傳、而漢志稱易經十二篇者、又莊子天運篇、孔子緇十二經以說老子、有云十二經即易。非獨三傳然也。經訓爲常。匪有定體。如老子道德經其文經也。而其義不可爲常。則降而爲子論語。孝經其文子也。而其義不可易。則進爲經。明乎此。則孟子何不可經乎。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舍雅而言詩書禮。雖聖人不能爾雅者。實六學之通學也。今人謂名數學爲科學之科學、爾雅則爲國學各科之科學、其中有釋經者。亦有爲經所本者。孫星衍謂釋地四篇爲禹作意義、而後著作者有所本、古倉頡書亡、爾雅釋詁等篇、容有倉頡舊義在其中、固與經相依爲命。而謂爲經之輿臺。尤見其不知量也。要之論語孝經爾雅孟子。漢文帝時已立博士。合以白虎通所稱九經。則十三經之目。不啻爲先漢所創。異議紛紛。可以不置辨矣。

漢儒傳授

凡一系相承者錄之、僅云治某家學者不錄、

戰國之時。九流並興。而顯者獨儒術。韓非子雖並稱儒墨爲顯學。然觀顯學篇云。孔子墨子俱道堯舜。淮南子主術訓。孔墨皆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要略又言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則知墨學之所以顯者。正因其剽竊孔氏。摭拾六藝也。其他各家皆微。或

不久而絕六藝之術。雖未行於上。固已盛行於下矣。及李斯以荀卿之學入秦。取顯仕而
其後。卒以燔經。則所謂蠹生於木而反以害木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丞相李斯
曰。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
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
有學。本作有學法令。徐廣曰一
無法令二字。按無者是。以吏爲師。制曰可。胡三省泥於非博士所職之文。謂秦之焚
書。焚天下人所藏之書。其博士所藏者。固在非也。秦時方伎術數。皆立博士。不獨六藝。王
維云。秦博士姓名可考者。博士僕射有周青臣。博士有淳於越。有伏生。有叔孫通。有羊子。有正先
、有黃疵。其中蓋不盡經術之士。如黃公之書。七略列于法家。而秦始皇本紀云。使博士爲仙真人詩
賦。術數方技。皆立博士云。自下焚書之令。六藝博士當然廢除。儒林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
至二世時尚在職。按通傳。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則非經學博士。而其他固未盡廢。趙岐云。秦焚滅經術。孟子徒黨盡矣。本書號
、觀九流非有傳授。廢博士者。即非博士所職。固在焚燒之列矣。博士所職者。皆法令所許可。非
而皆存于漢可知。廢博士者。猶言非法令所許可。

劉子駿曰。暴秦燔詩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
王遐遠。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
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至孝武皇

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掇拾灰燼之餘表章而訓釋之以存什一於千百漢儒衛道之心烈矣

漢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王葵園曰王充論衡云

按志既云傳者不絕是此書未河內女子發屋得逸易一篇隋志承之以爲先失說卦三篇

發屋得易之事迺俗說也易傳周氏二篇字王服氏二篇劉向別錄云號何蔡公

二篇衛人事周王孫韓氏二篇名嬰王氏二篇名同丁氏八篇名寬孟氏京房十一篇又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

氏段嘉十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秦禁學易爲卜筮之書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子襄史記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田何以上

授東武王同子中洛陽周王孫梁丁寬子襄齊服生梁項生田何周王孫授蔡公王同

授大中大夫淄川楊何叔元城陽相齊卽墨成姓卽墨太子門大夫廣川孟但魯周霸莒

衡胡莒人姓齊相臨淄主父偃丁寬復從周王孫受古義授同郡碭田王孫田何再傳楊何授太

史公司馬談太中大夫京房別一京房非田王孫授博士沛施讐長卿曲臺署長蘭陵孟

喜長卿少府琅邪梁丘賀長翁本從太中大夫京房受易後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施讐授安昌侯河內張禹子交讐謙讓稱學廢不教授梁丘賀爲少府事多迺會稽太守琅邪

魯伯。施讎一傳魯伯授常山太守太山毛莫如少路。琅邪郗丹曼容。張禹授大司空長平侯淮

陽彭宣子佩。少府沛戴崇子平。以上施讎再傳由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父號孟卿。善爲禮春秋。見後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

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鄰。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

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

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兄讀曰況司隸校尉魏郡蓋寬饒次公。又蜀人趙賓、持論巧

名之、後賓死、喜不肯初、今不錄、由是有翟孟白之學。

梁丘賀傳其子黃門郎臨。臨授御史大夫琅邪王駿。少府代郡五鹿充宗君孟。梁丘賀再傳充

宗授光祿大夫給事中平陵士孫張仲方。真定太守沛鄧彭祖子夏。新莽講學大夫齊衡

咸長賓。以上梁丘賀三傳由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从孟喜問易。本傳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與相同、會喜死。房以爲延

壽易卽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房授東海殷嘉。殷一作段中郎河東姚平。中郎任良

博士河南乘弘。乘或作桑吳郡周敞。由是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授琅邪王璜平中。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沈欽韓曰、隋志云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古文易、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傳子郎中康。及豫章都尉蘭陵母將永。由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宮。

別出者又有韓氏易。白氏易。韓氏名嬰。推易意而爲之傳。孫商爲博士。其後涿郡韓生以易徵待詔殿中。蓋寬饒嘗受之。白氏名子友。漢博士。授槐里令平陵朱雲字游。雲授泰山太守九江嚴望。博士九江嚴元仲能。長安惠莊。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二十二卷、王葵園曰

十一篇。王鳴盛曰、以大傳繫經下者、尊伏生也、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

故二十九篇。沈欽韓曰、章句經師指括其文、敷暢其義以相教授、解故者管子刑法解墨子經說之類、解故不必盡人能爲、章句各師皆有、但繁簡不同、歐陽說義二

篇。議奏四十二篇。宣帝時石渠論

伏生名勝。字子賤。濟南人也。故秦博士。秦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

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授太子家令潁川晁錯。博士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和伯。伏生一傳。晁錯授丹陽都尉汝陰何比。千少卿。見何法盛中興書。張生授都尉夏侯

氏。本傳云、魯周霸賈嘉、頗能言尚書、未著何人所授、歐陽和伯授御史大夫兒寬。伏生再傳。兒寬授魯蘭卿。蘭音。及歐陽

生子。伏生三傳

歐陽生子世傳其學。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官至少府、地餘少子政、爲莽講學大夫

欽授郎中平原禮仲威、新息高獲敬公、諫議大夫濟陰曹會伯山、伯山授子河南尹祉、由是尚書有歐陽之學。歐陽高授太子太傅濟南

林尊長賓。林尊授丞相關內侯平陵平當子思。信都太傅梁陳翁生。歐陽高再傳。由是歐陽有

平陳之學。翁生授博士琅邪殷崇石。扶風楚龔勝君賓。平當授博士九江朱普公文。司隸

勃海鮑宣子都。歐陽高三傳。朱普授太常關內侯桓榮春卿。議郎彭閔作明。議郎吳郡臯弘奉

卿。歐陽高四傳。桓榮傳子太常郁仲恩。又授明帝。及虎賁中郎將南昌何湯仲弓。侍講九江胡

憲。九江鮑駿。汝南張黼孟侯。少府潁川丁鴻孝公。歐陽高五傳。桓郁傳子大鴻臚陽平侯叔元。

又授太尉弘農楊震伯起。丁鴻授薪長陳留陳弇叔明。太尉彭城劉愷。北海巴茂。太守九

江朱伉。歐陽高六傳。桓焉授司空邾鄉侯江夏黃瓊世英。司空臨晉侯弘農楊賜伯獻。楊震傳

子太尉秉叔節。又授虞放陳翼。歐陽高七傳、桓焉。又傳孫御史中丞關內侯典公雅。

夏侯都尉授族子昌邑王太傅始昌。始昌授同族長信少府勝長公。勝又事藺卿。是爲大

夏侯之學。大夏侯授從兄子太子太傅建長卿。光祿勳齊周堪少卿。襄成君魯孔霸次孺。

丞相建武侯陽夏黃霸次公。大夏侯一傳、周堪授博士魯國牟卿。列卿長安許商長伯。孔霸授

漢元帝。又傳子丞相博山侯光子夏。光又事牟卿。大夏侯再傳、許商授列卿沛唐林子高。博士

平陵吳章偉君。列卿重泉王吉少音。博士齊煥欽幼卿。大夏侯三傳、煥音桂、吳章授御史大夫平陵

云敞幼孺。大夏侯四傳、

夏侯建傳勝學。又事歐陽高。是爲小夏侯學。小夏侯傳少府平陵張山拊長賓。張山拊授

黃門侍郎平林李尋子長。關內侯光祿大夫領尙書事鄭寬中少君。廣陵太傅山陽張無

故子孺。城陽內史信都秦恭延君。膠東相陳留假倉子驕。小夏侯再傳、鄭寬中授御史大夫東

郡趙玄。水衡都尉扶風班伯。張無故授新太傅唐尊伯高。秦恭授博士魯馮賓。小夏侯三傳、

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家語後序、稱安國受書於伏生、逸書得十餘篇。獻之

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兒寬都尉朝。郡尉姓朝名、太史河內司馬遷子長。都尉

朝授膠東庸生譚。譚授博士部刺史清河胡常少子。常授右扶風毓徐敖。敖授王瓚。平陵塗輝子真。輝授河南桑欽君長。

伏生二十九篇。孔疏云。堯典一。連慎徽以下、皋陶謨二。禹以下、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

六。三篇同卷。高宗彤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太誓十。三篇同卷。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

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

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連王出以下、二篇同卷。費誓二十六。呂刑二

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鄭注於此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秦誓

二篇。爲三十四篇。王應麟曰。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後得秦誓一篇。齊召南曰。秦誓卽僞

秦誓。凡漢儒所引赤烏白魚皆是。王葵園曰。伏生二十九篇。非二十八篇。以本志及史

記儒林傳爲定。王氏經義述聞。謂二十九篇。今文有太誓。非宣帝時河內女子始得是

也。按僞秦誓。軼文與伏生所傳各篇全不相侔。其爲後出無疑。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明

云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使出。自伏生博士。其可欺乎。史漢均言二十九篇者。乃預

紀之。以省繁文。應麟說是也。至古文多於今文之數。史漢儒林傳。統言十餘篇。藝文志

云十六篇。篇名及數目。鄭注書序與梅賾所傳孔本不同。詳後孔傳定讞篇。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王葵園云后蒼齊

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齊雜記十八卷。韓故三十六

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齊人浮丘伯受詩於荀卿。見上篇授楚元王劉交字游。及交子夷王劉郢客。楚中大夫魯穆

生。楚中大夫魯白生。太中大夫魯申公培。申公以詩爲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勿傳。是

爲魯詩。授郎中令蘭陵王臧。御史大夫代趙綰。臨淮太守魯孔安國子國。膠西內史周霸。

城陽內史夏寬。東海太守碭魯賜。長安內史蘭陵繆生。膠西中尉徐偃。膠西內史鄒闕門

慶忌。瑕丘江公魯許生。免中徐公。申公一傳大江公。即瑕邱江公、以別有博士江公、故稱大江許生授丞相扶陽侯鄒

律賢長孺。申公再傳賢傳子丞相玄成。玄成及兄子車騎將軍賞。以詩授哀帝。由是魯詩有韋

氏學。許公徐生授博士東平王式翁思。申公再傳王式授淮陽中尉山陽張長安幼君。楚太傅

東平唐長賓。博士沛褚少孫。御史大夫沛薛廣德長卿。申公三傳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

薛廣德授光祿大夫楚龔勝君賓。太山太守楚龔舍君倩。張長安授兄子諫大夫游卿。申公

傳四 張游卿授元帝。及泗水中尉琅邪王扶。王扶授博士陳留許晏偉君。由是張家有許氏學。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是為齊詩。授夏侯始昌。始昌授少府鄒后倉近君。固

再傳。后倉授諫大夫下邳翼奉少君。前將軍領尚書事蘭陵蕭望之長倩。望之又事治齊詩之白奇。丞相

樂安侯東海匡衡稚圭。轅固三傳。匡衡授高密太傅琅邪伏理旂君。大司空琅邪師丹公仲。詹

事潁川滿昌君都。侍中光祿大夫扶風班伯。轅固四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

江張邯。瑯邪皮容。伏波將軍新息侯扶風馬援。轅固五傳。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韓生以易詩授。易傳不顯。見前。推詩人之

意。作內外傳數萬言。是為韓詩。授淮南賁生。河內趙子。趙子授丞相陽平侯蔡誼。韓嬰再傳。蔡

誼授博士河內食子公。食音嗣。昌邑中尉王吉。韓嬰三傳。子公授部刺史泰山栗豐。王吉授博士

淄川長孫順。韓嬰四傳。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栗豐授山陽張就。長孫順授東海髮福。韓

五傳。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河間大毛公亨受詩於荀卿。是為毛詩。一云受於扁妙子、均見上篇。授趙人小毛公長。長為河間獻王博

士授趙國貫長卿。卿一作公長卿授阿武令解延年。解延年授徐敖。徐敖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俠授九江謝曼卿。曼卿授議郎東海衛宏敬仲。穎陰令賈徽元伯。

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后氏戴氏、按漢志本作七十篇、今篇數止於十七、又志云、記百三

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曲臺后倉九

篇。樂家樂記二十三篇。論語家孔子三朝記七篇。又中庸說二篇、明堂陰陽說五篇、議奏三十八篇、

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梁七錄云、侍其生得十七篇、未審所本、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蕭奮授東

海孟卿。即孟喜之父、孟卿授魯閭丘卿。少府東海后倉近君。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

記。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說、因以立名、授中山中尉沛聞人通漢子方。信都太傅梁戴德延君。九

江太守梁戴聖次君。東平太傅沛慶普孝公。鄭玄云。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傳弟

子戴德戴聖名世也。五傳者高堂生一、蕭奮二、孟卿三、后倉四、戴德聖五、據此則蕭奮即高堂生弟子、大戴德戴授郡守琅邪徐良旂

卿。小戴聖戴授大鴻臚梁橋仁季卿。琅邪太守梁楊榮子孫。師古曰子孫榮之字、慶普授族子豫章太

守咸。及魯夏侯敬。

魯徐生善爲頌。

儒林傳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後云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文法正同、鄭玄以奮爲高堂生弟子、則徐生恐亦高堂弟子、

以頌爲禮官大夫。授公戶滿意。桓生。單次。公戶姓、滿意名、與桓生及單次凡三人、皆爲禮官大夫。徐生又傳子

至孫。孫延亦爲禮官大夫。襄官至廣陵內史。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

古經之出。其說有三。後漢書儒林傳云。孔安國所獻。論衡佚文篇云。魯共王發孔子宅。

得禮三百。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隋志。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

餘燼。得而獻之。按漢志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

篇。十七本作七十。今从劉敞說改。

六藝論亦云。後得孔子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是古文原

有二本。一出孔氏。即共王所發。而安國所獻者。

王充說共王上言武帝、非是。

一出淹中。即獻王所上者。

五十六篇。去十七篇。恰得三十有九。即所謂逸禮也。王應麟曰。逸禮篇名。頗見於他書。

若學禮見賈誼傳。天子巡狩禮見周官內宰注。朝貢禮見聘禮注。朝事儀見覲禮注。禘

嘗禮見射人疏。中霤禮見月令注。及詩泉水疏。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注。古大明堂

禮。昭穆篇。見蔡邕論。本命篇見通典。聘禮志見荀子。又有奔喪投壺遷廟釁廟曲禮少

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見大小戴記及管子。按西漢古文學。雖微猶有傳授。惟逸禮絕無。

師承故存者甚寡。皆由后倉等因陋就簡。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不知於殘斷篇簡。求天子諸侯卿大夫之本制也。

記百三十一篇。有謂係合大小戴所傳而言者。清錢大昕云。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百卅一篇之數。畢沅夏小正注序云。小戴有四十九篇。大戴有八十一篇。因八十二至八十五缺。遂謂止於八十一。合之得百三十篇。較志祇少一篇。二說少異。而其旨則一。按敍錄引晉司空長史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隋志謂古記五種。合二百四篇。戴德刪其繁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是戴記由五記中錄出。非專出於百三十一篇之記。小戴月令明堂位疏云。於別錄屬明堂陰陽樂記疏云。於別錄屬樂記。樂記即樂類志。小辨用兵少問。而大戴千乘等七篇。千乘四代虞戴德語。實卽孔子三朝記。尤爲顯明。且二戴旣同傳禮。何故小戴所取必爲大戴所棄。亦不可通。說文自序。魯共王得壁中書。有禮記。河間獻王傳敍王所得書。又有禮記。是百卅一篇之記。實與禮經同出。非漢儒所綴緝也。小戴之書。有謂係從大戴本刪出者。周禮論序上見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

隋志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二說皆以小戴之書取於大戴。大戴八十五篇。存者卅九。亡者四十六。而小戴有四十九篇。故隋志謂三篇爲馬融所增。以符其數。戴震辨之曰。隋志說不知何本。今考後漢書橋元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卽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成帝時嘗官大鴻臚。其時已稱四十九篇。無四十六篇之說。又孔疏四十九篇之首。皆引鄭目錄。鄭目錄之末。必曰此於劉向別錄屬某門。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皆劉向別錄。所有安得以爲馬融所增。疏又引鄭六藝論云。戴德傳禮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鄭爲馬融弟子。三篇果融所增。鄭不容不知。豈有以四十九篇屬戴聖之禮。愚按大戴篇目文辭與小戴同者。有哀公問於孔子。與小戴哀公問同曾子大孝。小戴祭義文同諸侯燾廟。小戴雜記文同朝事。小戴聘義文同投壺。小戴投壺略同五篇。略同者有王言。小戴王制略同本命。後半篇與小戴喪服四制文同二篇。已缺而可考者。又有禮器。五經異義引祭法。皮日休文藝補二篇。若小戴全取於大戴。何故猶有複篇。蓋二戴之書。皆採自古五記中。彼此各行。其是固不相謀。而小戴所採。尤爲純粹。陳澧云。大戴記

有夏小正。此最古之書。而小戴不取者。以其記禮之語少也。不取曾子十書。蓋以爲子書之類也。不取千乘篇。則尤有識。此篇所云下無用則國家富。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爲無命。則民不偷。此則墨氏之說矣。下無用者貴儉也。立有神者明鬼也。以爲無命者非命也。兼愛則尤顯然者也。不知墨氏之書。何以竄入孔子三朝記。小戴不取宜矣。考漢書郊祀志。王商等引禮記曰。燔柴於泰壇。瘞埋於太折。爲祭法文。王莽引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爲曲禮文。又引禮記曰。天子藉田千畝。以事天地。爲祭義文。又行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亦祭法文。又引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爲王制文。梅福傳引孔子曰。丘殷人也。爲檀弓文。劉歆引禮記王制天子七朝。又引禮記祀典曰。聖王制祀。今亦爲王制祭法文。韋玄成傳。亦引禮記王制禮記祀典之文。皆在四十九篇之內。惟後漢書桓郁傳。竇憲引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云云。注云。皆大戴禮之文。今保傳篇詳之。疑大戴至是始行。且劉向非習小戴者。而別錄亦四十九篇。後漢書曹褒傳。父充治慶氏之禮。褒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慶氏學遂行於世。則慶氏禮記亦四十九篇。蓋小戴最精。故諸家皆用之也。

古記五種。合二百十五篇。記百三十一。明堂陰陽三十三。王史氏三。樂記二十三。三朝記七。而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

百四篇。少十一篇。隋志因增四為十四。尙少其一。則謂向少校一篇。考喪服四制孔疏云。別錄無此文。志言似矣。然向校小戴亦四十九篇。出一篇即入一篇。不能指為少校之證。陳壽祺疑樂記二十三篇。其十一篇已具百三十一篇內除之。故為二百四篇。孔子三朝記亦重出不餘者。以篇名不同之故。按樂記三朝記別自為書。非在百三十一篇之內。陳氏此言。蓋猶誤信錢畢二氏之說。以百三十一篇為合二戴本而成也。竊謂五種記文。其中必有重出之篇。劉向蓋取其全同者刊而去之。故少十一篇。其篇目則不可知矣。

周官經六篇。冬官亡、以考工記補之、合為六篇、周官傳四篇。

劉歆為王莽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古名周禮、漢名周官、授緱氏杜子春。鄭樵通志、

禮於杜子春及緱氏禮。又有緱氏要抄。禮於杜子春及緱氏禮、又有緱氏要抄、

四卷。是以緱氏另為一人。今不取。大中大夫河南鄭興少贛。後漢書鄭興傳、晚善左氏春秋、將

鉞錄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與父子多往師之、又似以興為子春弟子、今仍從本傳、以興為歆弟子、穎陰令扶風賈徽元伯。賈逵傳、父

習國語周官。與授子大司農衆仲師。徵授子侍中達景伯。達作周禮、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是周官出於

文帝時。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以景帝二年立。修學好古。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記。釋文敘錄云。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是書得於景帝時。馬融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崖屋壁。禮記篇首正義論衡佚文篇云。魯恭王發孔子宅。得禮三百。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是又以爲得於武帝時。按藝文志。孝文時。魏文侯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司樂章。非得周官。烏從而知。是文帝時已列於秘府矣。志又云。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爲樂記。是獻王亦得其別本矣。史記封禪書云。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羣儒采封禪尙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是武帝議大典禮。必據周官。林孝存謂武帝知周官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不辨而知其誣矣。考工記爲周時冬官所掌。前論已明。見宣聖訂修篇賈疏謂成帝時劉歆足成。固爲謬論。文帝時博士所作。亦祇有本制等篇。云補考工亦屬臆言。志又有周官傳四篇。王葵園謂周官既立博士。指王莽時當時志有傳說。故杜子春能通其讀。朱彝尊云。漢志儒家別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河間周制十八篇。注獻王所述。似與周官相表裏。不幸皆亡。說周禮者。遂亦有文獻不足。

之歎矣。

春秋古經十二篇。錢大昕曰、謂左氏經也、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

一卷。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左氏微二篇。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椒、張氏微十篇。沈欽韓曰、疑張

著、虞氏微傳二篇。趙相虞卿、公羊外傳五十篇。穀梁外傳二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

句三十三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公羊顏氏記十一篇。沈欽韓曰、顏安樂也、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國

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漢興北平侯武威張蒼受左傳於荀卿。荀卿以上見上篇、授梁太傅洛陽賈誼。同修者有京兆尹河

東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漢書儒林傳言張蒼與誼等同修、未言蒼授誼、今從釋文鈔錄、誼授河間王博士趙貫公。又傳至

其孫嘉。釋文鈔錄、言賈嘉授貫公、今從漢書、貫公授子蕩陰令長卿。賈誼再傳、又劉歆言有魯國桓公、未知所受、長卿授侍御史清

河張禹長子。賈誼三傳、此非帝師張禹、鈔錄言長卿傳張敞、漢書但言敞修左傳、未言所受、今不取、禹授諫大夫尹更始。賈誼四傳、更始傳子

大司農咸。又授胡常。及丞相高陵侯翟方進子威。賈誼五傳、胡常授郎中黎陽賈護。季君翟

方進授劉歆。歆亦事尹咸、賈誼六傳、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授賈徽。鄭興武都太守扶

風孔奮君魚。奮弟奇子異、亦習左氏、賈護授新厭難將軍蒼梧陳欽子佚。賈誼七傳、賈徽授子侍中達景

伯。孔奮傳子城門校尉嘉山甫。鄭衆傳子大司農衆仲。陳欽傳子博士元長孫。賈誼八傳鄭衆

傅子長樂未央。廐令安世。陳元授將作大匠扶風馬嚴威卿。賈誼九傳

漢興。齊人胡毋生子都。子都公羊壽弟子、授受見前篇、趙人董仲舒。竝治公羊春秋。子都當景帝時爲博

士。年老歸教於齊。授丞相平津侯公孫弘。仲舒至武帝時。累官江都膠西相。授梁相蘭陵

褚大。諫大夫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丞相長史廣川呂步舒。鮑敞。惟嬴公不失師法。嬴公

授東海孟卿。符節令魯睦弘字孟。仲舒再傳孟卿授太子太傅蘭陵疏廣仲翁。睦弘授太子太

傅下邳嚴彭祖公子。齊郡太守丞薛顏安樂翁孫。御史大夫琅邪貢禹少翁。禹始事嬴公、仲舒三傳、

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疏廣授御史中丞琅邪筦路。嚴彭祖授少府琅邪王中。顏安

樂授菑川太守淮陽冷豐次君。少府菑川任翁。中壘校尉劉向。王彥。貢禹授潁川堂谿惠

仲舒四傳筦路授大司徒鄆陵孫寶子嚴。王中授東平太傅琅邪公孫文。荊州刺史琅邪東門

雲。冷豐授大司徒東海馬宮游卿。郡守九卿琅邪左咸。堂谿惠授丞相史泰山冥都。仲舒五傳

筦路冥都。又事顏安樂。由是顏家有路冥之學。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申公浮丘伯弟子、浮丘伯荀卿弟子、荀卿爲子夏五傳弟子、以上均傳詩、穀梁傳授無考、傳子至

孫爲博士。江公授魯榮廣王孫。皓星公。榮廣盡能傳其詩春秋。授諫大夫郎中戶將沛蔡

千秋少君。又事皓星公。中山太傅丁姓子孫。師古曰、姓丁名姓、字子孫。梁周慶幼君。江公再傳。蔡千秋傳諫大夫長

樂戶將尹更始。丁姓傳長沙太傅楚申章昌曼君。江博士。江公孫傳胡常。江公三傳。尹更始傳子大

司農咸。又授翟方進。房鳳。胡常授新講學大夫蕭秉君房。江公四傳

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傳十九篇。齊說二十九篇。王葵園曰、下云傳齊論者惟王吉名家、吉傳云

王陽以說論語名。即此齊說也。魯夏侯說二十一篇。錢大昭曰、夏侯勝傳受詔撰論語說。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師古曰張禹也。魯王

駿說二十篇。師古曰王吉子。燕傳說三篇。議奏十八篇。石渠論

漢興傳論語者有三家。一魯論語。魯人所傳。卽今所行篇次是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

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王駿。王吉子。魯扶卿。鄭云扶先、或說先先生。太子少傅夏侯建。前將軍

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一齊論語。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

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昌邑中尉王吉子陽。少府宋畸。御史大夫琅邪王卿。御史大夫貢

禹。尙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譚。並傳之。惟王吉名家。古論語者出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

有兩子張。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斯可以從政以下爲篇、名曰從政。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孔安國爲之傳。安

世。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王吉庸生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

齊論問王知道二篇。晁公武云。詳其名必是論內聖外王之道。未必非夫子之所留意者。王伯厚云。說文初學記等書。引逸論語言玉事。問王疑。卽問玉。朱彝尊云。論語二十篇。皆卽首章字義名篇。非有包括全篇之意。考之篆法。三畫正均者爲玉。中畫近上者爲王。初無大異。因訛玉爲王耳。說文引逸論語、璣下曰玉祭之璣。今其璣猛也。玉篇引同。又曰玉也。璣充耳也。璣玉佩也。璣玉飾以水藻也。璣赤玉也。璣玉光也。璣瑾瑜美玉也。璣三采學記同。璣下云孔子曰美哉璣璣。遠而望之免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字勝。初學記亦引作逸論語。內聖外王之業。此傳會也。論衡正說篇。又云說論語者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勅記之時甚多。凡數十百篇。漢興

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廿一篇。齊魯河間九篇。凡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尙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或誤。九經考異謂河間論語。漢藝文志所不載。意必河間獻王所得。而王充曾見之者。今說文所引有逸論語。或其遺

文歟。論語正義駁之曰。魯論齊論已見前志。不得別有齊魯合河間爲九篇。出於漢志之外。又合古論爲三十篇。古論久入孔氏。昭帝女何由得讀。旣帝女能讀。何以宣帝時博士轉難曉。此皆無稽之談。不足與辨也。

孝經古孔氏一篇。孝經一篇。長孫氏說二篇。江氏說一篇。王葵園曰。儒林傳、博翼氏說一篇。后氏說一篇。雜傳四篇。安昌侯說一篇。五經雜議十八篇。

爾雅三卷二十篇。鄭氏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作孝經以總會之。駁五經異義又云。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以釋六藝之文。則二書同爲釋經總會之書。故漢志列爲一家。

秦時焚書。河間人顏芝。取孝經藏之。漢初芝子貞出之。本隋志凡十八章。是爲今文。漢志云。

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古文之出亦有二說。漢志云。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是出於武帝時。許冲上父說文云。古文孝經者。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議郎衛宏所校。與志不同。王應麟云。蓋出於武帝時。至昭帝時始獻之也。桓譚新論云。古孝經一千八百七十一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劉向云。古文也。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

二章。見漢書注、劉炫古本、隋志云。劉向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爲定。有閨門章二十二字。是今文。又有別本。非顏芝之舊矣。

爾雅二十篇。今所傳者十九篇。經義叢鈔。陸堯春謂漢志或卽合序篇言。詩周南關雎傳正義。引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此序篇之僅存者。蓋序篇猶周易之序卦。尙書之百篇序。詩之大小序。此一說也。崔應榴曰。晴江翟氏謂祭名與講武旌旂三章。俱非天類。而繫於釋天。邢氏強爲之說。謂三者皆大事。祭名則天曰燔柴。講武則類於上帝。旌旂則日月爲常。義殊不了。古爾雅當更有釋禮一篇。與釋樂篇相次。此三章乃釋禮文之殘缺失次者耳。翟說可取。此又一說也。孫志祖則謂爾雅果有序篇。景純豈應刪而不注。廣雅篇第一依爾雅。無釋禮篇。則晴江謂爾雅有釋禮篇亦誤。蓋釋詁分上下篇。故漢志云二十篇也。考諸書所引爾雅佚文。無云釋禮者。臧庸曰。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禮親屬記。孟子帝館甥於貳室。趙岐注引禮記。皆爾雅釋親文。公羊宣十二年傳注引禮。乃釋水文。風俗通義聲音篇引禮樂記。乃釋樂文。此禮記中有爾雅之證。據此。則爾雅多爲釋禮作。不必別有專篇。其佚一篇。

今無所考。姑從孫志祖之說可也。

建學設科

漢興鑿秦之弊。崇用儒術。表章六經。其可紀者至繁。而其要莫先於建大學。置博士。博士之起。原於六國。史記循吏傳、公儀休魯博士也、褚先生補龜策傳、宋有博士衛平、漢書賈山傳、祖社初、衛平在宋元王時、亦與孟子同時、疑當時未必置博士一官、史記所云博士猶云儒生云爾、惟賈社爲魏王博士弟子、則六國確有此官、與秦漢博士同矣、秦時多至七十人、漢

初因之。無專經。無常員。

秦時方伎術數、皆立博士、不獨六藝、見上漢儒傳授篇、王國維曰、秦博士有定員、史記秦始皇本紀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又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博士

雖七十人、特備員不用、漢無定員、百官公卿表、博士多至數十人、唐六典引漢官儀、文帝博士七十人、又曰、高帝二年以叔孫通爲博士、通非專經之士也、文帝時齊人公孫臣上書陳五德終始、帝召以爲博士、亦非專經、蓋猶秦制、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立博士。見趙岐孟子題辭武帝罷傳

記博士。獨置五經。儒林傳贊所謂書惟有歐陽高禮后蒼易楊何春秋公羊是也。王應麟曰。後漢翟酺言文帝始置一經博士。今本一作五、王國維曰、北宋景祐本南宋嘉定本均作一、今本誤、考之漢史。文帝時申

公韓嬰。皆以詩爲博士。景帝以轅固生爲博士。皆止於詩。餘經之立。自武帝建元五年始。贊言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今並詩爲五也。今按晁錯張生爲書博士。

董仲舒胡毋生爲公羊博士。皆在景帝時。是文、景時已立三經。武帝所立者僅易禮而已。禮博士后蒼。又實昭帝時人。則禮或猶闕而未補也。宣帝時去楊何易。立施孟梁丘三家。宣紀僅云、立梁丘、茲從林儒傳贊補、分蒼禮爲大小戴慶氏三家。儒林傳贊、僅云大小戴、茲據藝文志補、書自歐陽外。別立大小

夏侯。春秋自公羊外。別立穀梁。合之齊魯韓詩。爲博士者十四。是爲西漢十四博士。元帝

增立京氏易。未幾而廢。平帝時。王莽秉政。立古文尚書毛詩逸禮樂經左氏春秋。增員至

三十人。儒林傳贊、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王莽傳元始四年、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藝文志、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立博士、三輔黃圖、六經三十博士、王國維曰、

計當時所立之學、不及三十家。蓋一家博士、不止一人也。光武中興。以王莽之故。遷怒古文博士名額。一依孝宣。易增京

氏禮去慶氏。王國維曰、後漢初曾置慶氏禮、如曹充如曹褒如董鈞、皆傳慶氏禮者也、後慶氏學微、博士亦中廢、故司馬彪范曄均遺之也、書詩如故。儒林傳序詩齊魯韓

氏禮去慶氏。毛、毛字當爲衍文春秋去穀梁。而分公羊爲嚴顏二家。是爲東漢十四博士。旋又立春秋左氏穀梁

博士。未幾而罷。肅宗時。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宮。然皆擢高

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是又幾與立無以異矣。經典釋文序錄及左傳正義、並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與父子、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錢大昕辨之曰、

元興改元祗一年、鄭衆以建初八年卒、與之卒更在衆前、不及和帝之世、釋文及正義均誤、

王國維曰。武帝時論語孝經孟子爾雅。雖同時並罷。其罷之之意則不同。孟子以其爲

諸子而罷之也。至論語孝經則以受經與不受經者皆誦習之。不宜限於博士而罷之者也。七略六藝一百三家。於易書詩禮樂春秋之後。附以論語孝經。爾雅小學三日。六藝與此三者皆漢時學校誦習之書。以後世之制明之。小學諸書者。漢中學之科目。而六藝則大學之科目也。武帝罷傳記博士。專立五經。乃除中學科目於大學之中。非遂廢中小學也。漢時教初學之所。名曰書館。其師名曰書師。其書用倉頡凡將急就元尙諸篇。其旨在使學僮識字習字。論衡省紀篇。充八歲出於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後漢書皇后紀。鄧皇后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梁皇后少善女工。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是漢人就學首學書法。其業成者得試爲吏。此一級也。其進則授爾雅孝經論語。有以一師專授者。亦有由經師兼授者。漢書平帝紀。元始三年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魏志郗原傳註。引原別傳。鄰有書舍。原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此由一師專授者也。平帝紀。元始四年。徵天下以一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此由經師兼受者也。且漢時有受論語孝經小學而不受一經者。無受一經而不先受論語孝經者。漢書昭帝紀曰。朕

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尙書。後漢書范升傳。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受梁丘易是也。共證十一條。茲

從略。漢人傳論語孝經者。皆他經大師。無以此二書專門名家者。如傳齊論有王氏

吉駿父子貢禹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宋畸。宋畸無考。王吉則傳韓詩。王駿及五鹿充宗

傳梁邱易。貢禹傳公羊春秋。庸生傳古文尙書。傳魯論者有夏侯勝。韋賢。蕭望之。張禹。傳

朱雲龔奮魯扶卿。奮扶卿無考。夏侯勝則傳尙書。韋賢傳魯詩。蕭望之傳齊詩。張禹傳

施氏易。朱雲傳孟氏易。傳孝經者有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長孫氏無考。江翁則

傳魯詩。與穀梁春秋。后蒼翼奉傳齊詩。蒼又傳禮。蓋經師授經亦兼授孝經論語。猶今

日大學之或有預備科矣。愚按趙岐云。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呂

東萊云。博文者課試之作也。王應麟云。數哉漢之尊經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賢傳也。而

孟子首立博士。九流百八十九家。莫非諸子也。而通義得述孟子。翟氏灝考異云。孟子

尊立最久。時論語孝經通謂之傳。而孟子亦謂之傳。如論衡對作篇曰。楊墨不亂傳義。

則孟子之傳不造。劉向傳引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名世者。後漢書梁龔傳引傳曰。

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說文解字引傳曰。簞食壺漿。詩邶風正義引傳曰。外無

曠夫內無怨女。中論壽夭篇引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又法象篇曰。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皆爲孟子中文。然則漢時論語孝經爾雅之傳。實廣於六經。孟子雖號諸子。而實次於論語。固不以博士之廢置爲盛衰也。

博士秩初四百石。宣帝增爲六百石。固微員也。然其得之也。則甚難。舉博士狀云。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尙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師事某官。見授門徒五十人以上。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後漢書朱浮傳注及通典引漢官儀其任之也。又甚重。國有大政。則

參與議席。如文帝後元年。詔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武帝元朔元年。詔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是有大事。則奉使出巡。如武帝元狩六年。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元帝建昭四年。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是其擢之也。又甚速。內則遷中二千石二千石。如叔孫通拜爲奉常。公孫弘一歲中。至左內史。是外則爲郡國守相。如董仲舒遷江都相。蕭望之爲平原太守。是蓋清要之任。固非同級之官。所敢望也。

既有博士。必有弟子。弟子之置。自六國秦已然。賈社魏博士弟子見上。史記叔孫通傳。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人。

對曰云云、是秦有弟子、漢書循吏傳、文翁爲蜀郡守、張叔等十四人遺詣京師、受業博士、是漢初亦有弟子、

武帝元朔四年因舊制爲博士官置

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長相丞。上所屬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昭帝時。增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時。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後漢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及六百石。悉遣子就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養士之多。至是極矣。

既置弟子。必有登進之途。叔孫通作漢儀。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高后文景。均不任儒。博士具官而已。迨武帝時。田蚡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始靡然向風。弘爲學官。見以文學禮義爲官者。遷常留滯。言於上。太常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藉奏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平帝時、王莽秉政、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

補文學掌故，即本此制而變通之。其在外者，掌故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

行卒史。師古曰：左右內史後爲左馮翊右扶風，而大行後爲大鴻臚也。劉敝曰：吏乃以百石用者，以其騰事優之也。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

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自此以

後，公卿大夫多彬彬文學之士，以儒術至三公者，有蔡誼、韋賢、韋玄成、黃霸、匡衡、張禹、翟

方、進、師丹、孔光、平當、彭宣、王嘉、何武、馬宮、官御史大夫者，有趙綰、兒寬、王卿、貢禹、蕭望之、

薛廣德、趙玄、敞、王駿。仕至九卿者，尤夥。逮至東漢，公卿幾無不通經術，而桓榮、伏湛、袁

安、楊震，尤以經世其家。累葉貂蟬，濟濟踰踰，亦稽古之盛事也。

博士弟子講肄之所，是爲太學。西京初無太學。公孫弘曰：請因舊官而興焉。其肄習之地，

則太常也。武帝元朔三年始建太學。據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三輔黃圖云：漢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

玉海去城七里，東爲常滿倉，倉之北爲市，三輔舊事云：漢太學中有市有獄。關中記云：在安門之東，杜門之西。見困學紀聞卷十六。祖建武五

年起太學於東都。中元元年起辟雍。洛陽記：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

長十丈，廣三丈。引見漢世祖紀，建武五年注。述征記：在國子學東二百步。漢官儀：辟雍去明堂二百步。

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學舍頽敝，鞠爲園蔬。牧童樵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

永建六年九月。詔修太學。用工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元年作畢。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並立碑以紀其事云。

今古爭議

古無所謂今古之分。如左氏穀梁春秋魯毛詩。皆出於荀卿。韓詩亦荀卿別子是也。及見門紹述漢初立學。亦不專今文。如左氏先師賈誼。文帝召以爲博士。誼弟子貫公。又與毛公同爲河間獻王博士是也。今文古文。卽今字古字。班志所謂古文者。指古字本言。今文者。卽用漢代之通行文字也。五經博士立經文。均改用隸書。以便誦習。而古籀經本內則藏於秘府外。則私行於民間。校讐者欲取區別。於是有今文古文之名。以學宮皆今文。私授民間者用古文。於是今文古文移爲官學私學之代名詞。利祿之途。旣開。則內競之事。日甚。恐優者增立而劣者無以自存。於是專己守殘之念。生而黨同妬真之謀。固官學欲共排私學。使不得立。遂由文字而牽及於學說。後遂有所謂古學今學矣。武帝時穀梁家江公與公羊家董生並論。江公吶於口。而董生善屬文。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

卒用董生。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由是公羊大興。太子又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宜興。時江公再傳弟子蔡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擢千秋爲諫大夫。千秋死。又徵江公孫爲博士。汝南尹更始。諫大夫劉向。並傳其學。江博士卒。又徵江公再傳弟子周慶丁姓。待詔保宮。甘露元年。迺詔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是非。時公羊博士顏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許廣。與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中郎王亥並論。各家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大盛。慶姓皆爲博士。斯行也。以天子之力。蓄之十餘年。而始發。汝諸儒不能與爭。上既令通五經之劉向、受穀梁以爲助、又令丁姓等授徒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始令合議、期在必勝、然其怒固未息。後元帝立京氏。易不久卽廢。蓋有由也。詩齊魯韓三家、已立於文景時、尙書大小夏侯歐陽、同出於伏生、易施孟梁丘及楊何、同出於田何、禮大小戴慶氏、悉本於后蒼、故增立無問題、若穀梁則原與公羊異師、故公羊家極力排擠之、以宣帝篤好穀梁、計不得逞、京氏出於焦延壽、本非孟易、其暫立卽廢、想亦諸博士鑒於往事、排而去之、哀帝時劉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于學官、上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鑒於往事、深閉固拒、不肯置對、以尙書爲備、謂左氏不傳

春秋。華陽國志、博士管君安、以左氏不祖聖人相駁、欲以不誦絕之。歆因移書太常。加以責讓。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光祿大夫龔勝。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大司空師丹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帝雖謂歆無罪。然議遂不行。此西漢今古文之爭也。光武時。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范升言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辨難於雲臺。日中乃罷。升又奏言。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旣立。費氏怨望。春秋左氏。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爽。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爽。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陳元聞之。乃詣闕上疏。言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摘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也。書奏。詔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辨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忿爭。乃用其次司隸

從事李封會封病卒。左氏復廢。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尙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條奏。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皆君臣之正誼。父子之紀綱。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訓話。藏之秘書。建平中。哀帝年也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哀帝重違衆心。故出歆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讐。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二家。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致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又五經家皆無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甚多。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逵又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八年。乃招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時有李育者。少

習公羊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後拜博士。建初四年。詔與諸儒通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後何休作公羊解詁。覃思十有七年。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又與其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非之。於是作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服虔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餘條。而馬融亦有答北地太守劉瓌書。與立答何休。皆義據宏深。由是古學遂明。此東漢今古文之爭也。陳澧云。鄭注周禮。與先鄭不同者。則云玄謂。尙書大傳注。以大傳爲非者。則云玄或疑焉。駁五經異義。每條云玄之聞也。蓋說經。不可以不辨。是非。然辨。先儒之說。其辭氣。當謙恭。不可鬻爭。求勝也。其箴膏肓三書。則不然。有云鄉曲之學。誠可忿疾者。蓋以何劭公三書。有害於經學風氣。不得不忿疾也。又云。讀鄭君周禮序。所謂如入宗廟。但見禮樂器。讀何劭公公羊序。則如入觀武庫。但睹矛戟也。鄭學非何所及。可於此見之。

讖緯流行

緯候之書。雖起于哀平。然實遠根於上古之巫教。近衍於周末之陰陽家。其所由來者漸矣。史記趙世家云。秦讖於是出。秦本紀云。亡秦者胡也。明年祖龍死。實爲讖之濫觴。漢初伏生傳五行。齊詩明五際。公羊春秋多言災異。孟喜易好候陰陽。中惟孟喜東海人。餘皆齊學。所以然者。齊地濱海。有蜃樓海市之異。俗狃於迂怪。而稷下談天者。又爲五德終始之言。有以導之也。稍後申五行傳之學者。有兩夏侯。夏侯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至期果災。夏侯勝諫昌邑王。言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而果有霍光廢主之事。爲公羊之學者。董仲舒所著春秋繁露。前半多爲巫讖小數。再傳至眭孟。因昭帝時石柳自立。謂有匹夫起爲天子者。而其後應在宣帝。爲齊詩者。有翼奉。以正辰加邪時。知平昌侯爲邪人。以極陰生陽。預知白鶴館災。自稱孟喜之學者。有焦延壽。及其弟子京房。延壽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言災異未嘗不中。哀平時有李尋。亦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始以六緯與五經並稱。尋云六緯五經、尊顯術士迨王莽。以符命篡漢。而光武又以圖讖興漢。自是大政多取決於讖緯。而有內學之稱矣。

鄭康成注三禮。凡引緯候俱謂之說。如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說是也。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說何書也。答曰。尙書緯也。當爲注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後漢張衡注。引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五九四六藝四九。四九三隋經籍志。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授本文。又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作合爲八十一篇。其名見於後漢樊英傳注者。易六。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五。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三。推度災。汜歷樞。汜一作記含神霧。禮三。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三。動聲儀。稽曜嘉。汁圖徵。孝經二。援神契。鈎命訣。春秋十三。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凡三十五篇。篇缺一其散見於他書者。河圖有叶光圖。括地象。錄運法。赤伏符。挺佐輔。帝覽嬉。握矩起。稽命曜。會昌符。記命符。說徵示。帝視萌。期連授。帝紀通。皇參持。闔苞受。考曜文。內元經。龍魚河圖。龍文。八文。提劉。真鈎。一作真鈎著命。天靈。絳象。一作絳象玉版。合古。秘微。始開。要元。洛書則甄曜度。靈準聽。寶號命。錄運期。稽命曜。摘六辟。尙書有帝驗期。洛罪級。禮有記默房。稽命曜。瑞命。

記樂有五鳥圖。春秋有孔錄法。考曜文。命曆序。玉版讖。論語有摘輔象。摘衰聖。素王受命。讖。陰媾讖。紀滑讖。崇爵讖。比考讖。撰考讖。孝經有威嬉拒。古祕圖。左右握。雌雄圖。別有尙書中候。其中有考河命。勅省圖。摘洛戒。握河紀。準纘哲。洛予命。題期。立象。契握。運衡。稷起。我應儀明等篇。以上見經義考誕妄錯亂。不可端倪。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讖以定禮。謬亦甚矣。起而排之者。東漢之初。有桓譚尹敏。後有張衡荀悅。然不能禁。魏晉以後。信者漸稀。秦苻堅。北魏孝文。隋煬帝。先後焚燬三次。諸緯盡亡。惟易緯存。永樂大典、所存易緯八種、一宋人僞撰乾坤鑿度二卷、二乾鑿度二卷、三稽覽圖二卷、四辨終備一卷、五通卦驗二卷、六乾元序制記一卷、七是類謀一卷、八坤靈圖一卷緯書中。亦時有精理名論。可資考鏡者。考靈曜云。天如彈丸。圍圓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渾天儀之法也。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常動不止。譬如人在舟中而坐。舟行而人不覺。此地動說之始也。含文嘉云。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此名教之源也。元命苞云。黃帝受圖。立五始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卽位者一國之始。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卽位。正不由王出。不

得爲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大一統之正義也。鈞命訣云：性者生之質，木性則仁，金性則義，火性則禮，水性則智，土性則信。情者既有知，故有喜怒哀樂。性理之精言也。援神契云：蒼頡文字者，總而爲言，包意以明事也。分而爲義，則文者祖父，字者子孫，得之自然，備其文理。象形之屬，則謂之文。因而滋蔓，母子相生，形聲會意之屬，則謂之字。字者言孳乳浸多也。題之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舒也，著也，記也。此文、字、學之要旨也。其他如論明堂靈臺之制，臨雍養老之規，契日躔月行之度，放靈三垣列宿之次，運斗名器錫予之典，嘉樂律節奏之宜，動聲有裨於故實者，甚繁。蓋皆出自古書作緯者，掇拾而輯述之，瑕不揜瑜，瑜不揜瑕，擇善而取可矣。此外若羲農軒皞之源，山濤鐘律之要，白魚赤鳥之符，黃金紫玉之瑞，則又劉勰所謂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者也。

古學大著

漢立學宮，雖主今文，而學子之所趨實由今文，而漸於古文。由今古文而進於通學，斯亦

栽培傾覆之公例也。皮鹿門云。前漢重師法。後漢重家法。先有師法而後能成一家之言。師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師法家法所以分者。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是師法。施家有張彭之學。孟有翟孟白之學。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是家法。家法從師法分出。而施孟梁丘之師法。又從田王孫一師分出。施孟梁丘已不必分。況張彭翟白以下乎。後漢儒林傳云。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宦者蔡倫傳云。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校讐家法。是博士各守家法也。質帝紀云。命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是明經必守家法也。左雄傳云。雄上言郡國所舉孝廉。請皆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注曰。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是孝廉必守家法也。徐防傳防上疏云。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所伐。皆正以爲非。當時不修家法之戒。蓋極嚴矣。然師法別出家法。而家法又各分顯家。如幹旣分枝。枝又分枝。枝葉繁滋。浸失其本。是末師而非往古。用後說而舍先傳。微言大義之乖。

卽自源遠末分始矣。按皮氏爲今文專家而其言如此。皮氏又云、諸家中惟齊魯韓詩、本不同師、必應分立、若施讎孟喜梁丘賀、同師田王孫、大小夏侯同出張生、張生與歐陽生同師伏生、夏侯勝夏侯建又同出夏侯始昌、戴德戴聖同師后蒼、嚴彭祖顏安樂同師陸孟、皆以同師共學、而各顯門教授、不知如何分門、是皆分所不必分、則分家之失顯然此其一也。分家之後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心。微獨未立學之古文家在所必斥卽同門之內亦互相排擠至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而既專已守殘則所知甚狹故國家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又幽冥而莫知其原甚至一郊祀歌之微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詞必集會五經家與共講習。唐淺孤陋已不爲時所重此又其一也。譎譎之學既各習其師而欲張大其學以震駭世俗則非徒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聲輓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誼至十餘萬言。但說若稽古三萬言。近君卽秦恭、後漢書作延君、儒林傳贊云。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而所言者又皆便辭巧說。破壞形體。碎義逃難。無裨實用。此又其一也。惟其然也。故天下以儒爲詬病。今文替而古文興自此基矣。

班史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

浸盛。枝葉蕃滋。蓋祿利之路然也。惟古文大師則異。於是獨抱遺經。藏之名山。雖傳授幾絕。而終不肯逢時。苟合如魯國桓公。膠東庸生。趙國貫長卿之徒。皆沒齒無聞。以道自重。孤心苦詣。守先待後。劉歆之欲立之。乃陳發祕藏。識其歸趣。知足以羽翼大道。非諸儒有求於歆也。然至東漢之後。終以大明。建武中韓歆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而古文易興矣。杜林得漆書於西州。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而古文尙書行矣。按此非孔氏尙書。又徐州刺史蓋豫。以有尹敏孫期丁鴻劉祐張楷孔喬周盤等。均非孔氏古文尙書。衛宏從謝曼卿受毛詩。謝以上見漢儒傳授篇。因作毛詩序。鄭衆賈逵均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申明毛義以難三家。而毛詩行矣。杜子春受周官於劉歆。能通其讀。後鄭興父子賈逵衛宏。並有解詁。張衡有訓詁。馬融鄭玄均有注。而周官行矣。賈徽受左氏傳於劉歆。歆以上見漢儒傳授篇。作左氏條例。賈逵作左氏傳解詁。又受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者四十事。奏之名曰左氏長義。此據經典釋文。與後漢賈逵傳。稍有異同。逵傳見今古爭議篇。陳元作左氏同異。鄭興作春秋條例章句訓詁。鄭衆作春秋難記條例。又作長義十九條。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後漢馬融著三傳異同說。服虔作春秋左氏傳解三十卷。穎容著左氏條

例五萬餘言。延篤作左氏傳注。謝該作左氏傳解釋。而左氏春秋大行矣。始知真理之在天壤間。決不磨滅。與微繼絕。端賴賢儒。絕者可以復存。微者可以復著。不以時主之好惡爲興替也。

古文之所以勝於今文者。雖不一端。而有一通例。卽精小學是也。王國維曰。後漢書盧植傳。植上疏言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循子幹疏意。古文科斗。實目下毛詩左氏周禮三家。皆經而當時抑之於小學。是後漢之末。視古文家與小學家爲一。然此事自先漢已然。觀兩漢小學家。皆出古學家。中蓋可識矣。原古學家之所以兼小學家者。當緣所傳經本多用古文。其解經須多得小學之助。其異字亦足供小學之資。故小學家多出其中。比而輯之一張。張敞修左氏春秋而藝文志言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詁。又郊祀志言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今鼎出於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旗鸞。黼黻瑠戈。尸臣拜手稽

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跡古文。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刻銘其功。臧之於宮廟者也云云。是敝不獨通蒼頡篇。且能讀崇周古文矣。一桑欽。欽傳古文尙書。漢書地理志。六引桑欽說。說文水部。三引桑欽說。皆其說禹貢之語。而說文金部銛下云。甬屬。從金舌聲。讀若棧。桑欽讀若鑣。尙書無銛字。則此條非欽尙書說。當又有說小學之書矣。一杜林。漢書杜鄴傳。鄴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吉子諫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藝文志有杜林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故一篇。後漢書林本傳。林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愛之。以示衛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於是古文遂行。是林本小學家。又古文尙書家也。說文引杜林說十六條。皆蒼頡訓纂蒼頡故二書中語。水部渭下。又引杜林說。夏書以爲出鳥鼠山。可以知其所學矣。一衛宏。宏從謝曼卿受毛詩。從杜林受古文尙書。許冲上說文解字表。又云宏校古文孝經。是宏旣傳古學。又通知古文。說文用部。用可施行也。從卜中。衛宏說。又滂部。魴袞文山龍華蟲。魴畫粉也。從滂分聲。衛宏說。前條無考。後條乃其說。

尙書語也。

又云、隋書經籍志小學類、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衛敬仲撰、唐書藝文志、有衛宏詔定古文字書一卷、尙書正義藝文類聚引之、謂之衛宏書古文奇字、然則宏亦小學家也、一

徐巡說文解字引徐巡說二條。鹵部稟下云。籒古文稟。從西。從二。稟。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也。又目部隍下曰。徐巡以爲隍凶也。此二條。一說堯典寬而栗。一說秦誓邦之既隍。皆說古文尙書語。然如籒字由字形以說其義。與漢人詁經家法不同。蓋巡受學於林宏。故以小學說經也。至賈逵許慎。尤無待言。蓋發疑正讀。端賴小學。而此唯古文家能之。此其所以軼出今文也。

後漢經學盛於前漢者有三事。前漢大師雖衆。而著錄弟子皆不甚繁。後漢則楊倫杜撫張元皆千餘人。姜肱曹曾各三千人。宋登魏應丁恭著錄皆數千人。張興且萬人。牟長著錄前後萬人。蔡玄至萬六千人。大率多由高足弟子傳授、如鄭君在馬季長門下、三年不得見、其盛於前一也。前漢多專一

經。罕能兼通。經學初興。藏書未出。且有或爲雅。或爲頌。不能盡一經者。若申公兼通詩春秋。韓嬰通詩易。孟卿兼通禮春秋。已爲難能可貴。夏侯始昌通五經。劉向撰五經通義。及要義。則更爲僅有矣。後漢則尹敏習歐陽尙書。兼善毛詩穀梁春秋。景鸞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又撰禮內外說。趙典學孔子七經。及河洛圖緯。鄭興好古學。尤明左氏

周官。長於歷數。鄭衆從父受左氏春秋。明三統曆。兼通易詩。賈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尙書於塗暉。學毛詩於謝曼卿。賈逵誦左氏傳及經本文。以大夏侯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蔡玄通五經。何休精研六經。其見於時人之語者曰。五經無雙許叔重。解經不窮戴侍中。載五經紛綸井大春。井丹大春博學高論五經復興魯叔陵。魯不叔陵兼通五經關西孔子楊伯起。楊震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天下德弘劉仲承。劉淑仲承少明五經天下稽古劉伯祖。劉祐伯祖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尙書天下忠貞魏少英。魏朝少英詣太學受五經五經縱橫周宣光。周舉宣光博學洽聞海內所稱劉景升。劉表景升、撰定五經章句、皆以博洽聞。而劉輔撰五經通論。曹褒張遐。均著五經要義。許慎作五經異義。則尤非淹貫者不能。蓋前漢弟子。祇習一經。後漢多兼受五經。後漢建初殘藁碑、十五入七受口、十八受易、十九受春秋、其盛于前二也。前漢篤守遺經。罕有撰述。章句略備。文采未彰。藝文志所載者。說各止一二篇。惟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最夥。董子春秋繁露。志不載。韓嬰作內外傳數萬言。今存外傳。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今無傳者。後漢則周防撰尙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景鸞作易說及詩解。又撰禮略及月令章句。著述五十餘萬言。程曾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賈逵受詔撰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

集爲三卷。又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並作周官解故。馬融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盧植作尙書章句。三禮解詁。京兆趙岐。邠多所述。作孟子章句。本傳作要子。今依劉攽正。改。三輔決錄。行於時。多能博觀。提要成一家言。其盛於前三也。所以然者。官學之師。國家所命。不必皆精於學。而其教用一定之成式。不足以資造就。來學者多爲干祿計。潛修之士。不至故著錄不多。而門戶日分。拘牽益甚。亦不足語夫博雅。東漢大儒一豁此弊。兼綜並貫。著作自宏。而又有教無類。因材而施。故弟子亦輪運輻集於門牆之下。蓋私學盛。則官學自衰。而家法亦由是而進於通學矣。

通學代興

漢書楚元王傳贊曰。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惟孟軻孫况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洪範傳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曆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乎其推本之也。所謂劉氏者。卽兼指向歆而言。向雖博覽五經。然雜

而不醇。所著說苑新序。隸事多誤。五行傳歲月錯亂。前後倒置。歆少從父治易。據本傳、歆

易、不言何家、父子皆喜言災祥、恐係京氏易、

蓋習今文。及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從尹咸及翟方

進質問大義。又學奇字於揚雄。故能通古文尙書及周官之讀。至其銓敍羣書考正曆統

上訴太古。下準百世。向行醇而學雜。歆品劣而學醇。前人固早有定論矣。弟子鄭興賈徽

承其學以授鄭衆賈逵。發疑正讀。考詁摺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二語係鄭賈傳贊馬融嘗

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歎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且博。吾何

加焉。則其學術固與鄭賈一致。而有得於劉歆者。賈逵傳。凌長召陵。許慎叔重。馬融傳。司

農高密。鄭玄遂結漢學之局。歆上受於向。雄而演於許。鄭信源遠而流長矣。故論集儒學

之成者。前則以劉歆爲備。後則以許鄭爲宗。言訓故者。莫之能外也。

昔倉頡作六書。周官保氏教國子以六書。當時必有專書。今不可考。存於漢者。以史籀十

五篇爲最古。本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張懷瓘書斷云、以史官制之、用以教授、故謂之史書、凡九千字、秦丞相李斯作倉頡六

章。車府令趙高作爰歷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七章。時稱三倉。漢閭里書師合爲倉

頡篇。藝文志倉頡一篇、王葵園韻篇曰、閭里書師所合并也、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武帝時。司馬相

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尙篇。皆倉頡中正字。惟元尙頗有所出。至元始中。徵天下言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三十四章。合韻書五十五章。爲八十九章。說文序所謂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是也。每章六十字、八十九章、故五千三百四十字就元尙七篇、餘不可攷、段玉裁云、不數急就元尙者、皆倉頡、十四篇中、可知者惟倉頡爰歷博學凡將急中正字也、不數凡將者、雖間有所出、亦必括於訓纂中也、東漢時班固續之作十二章誤、一本和帝永元中。郎中賈魴又續訓纂作滂喜三十四章。訓纂終于滂喜二字、賈魴即取滂喜爲首、而終於彥均二字、復以之合於倉頡訓纂亦稱三倉。此倉頡篇、卽閭里書師所合者、計百二十三章。七千三百八十字。隋志所載有班固太甲篇章之內、固所續十三章、不得與於三倉之列者、以字皆在滂喜中也、後又有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蔡琰女史篇、其字蓋皆在三倉內、以上各篇皆綴緝散文去其重複。申以義訓。許書引史篇凡三、爽下云此燕召公名、史篇名醜、甸下云史篇讀與缶同、姚下云史篇以爲姚易、是史篇亦有解說、以下各書同、又章帝時王育作史篇解說、漢志又有蒼頡傳蒼頡故等書、則說文解字繫傳之流也。洵爲有裨學林。然其編次之法。不依部類。徒便諷誦。無當分理。許君有作始創宏規。其建首也。立一爲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其善一也。三倉諸字。率改隸書。說文序、諸生稱秦之父子相傳、何得改易、蓋蒼頡。父相傳。何得改易。蓋蒼頡隸書爲蒼頡時書、云篇已改用隸書。故迷惑至是。不能考見源流。於是有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之說。自賈逵

修杜林之學以授許君許君又博考山川鼎彝辨其同異首敍篆文合以古籀形體既具訓解亦明使字之本義昭然可溯其善二也敍明六書之定例以明制字之源依例釋文如綉貫珠驅天下文字盡歸六書其善三也既釋形體兼著聲讀不獨轉注假借之理按圖可索卽音均訓詁之法亦釐然有歸其善四也博問通人考之賈逵六藝羣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蟲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其善五也於三蒼之外復增二千餘文許序所列自訓纂止、班在許先、賈魴與許同時、許不舉者或未見班賈書、然其字必在說文中、爲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遵修舊文囊括萬有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直承蒼史非籀斯以降所得擬也

鄭君始造太學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使高第弟子授之學踰三年乃得召見從質諸疑義而歸鄭君自云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捧手有所授受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睹秘書緯術之奧此其學業之博也鄭君所注者於經類有周易尙書毛

詩儀禮禮記論語隋志又有孝經以上均周官本傳漏春秋左氏傳未成、以授服虔論語釋義

唐孟子附爾雅周禮賈疏、引爾雅北極謂之北辰鄭注、馬融喪服紀唐志戴禮喪服譜志戴德喪服變除唐志於羣

書有尙書大傳中候乾象歷本傳漢律晉書刑法志河圖初學記九引靈華聽鄭注易緯尙書緯禮記默房隋志

詩緯唐志樂緯太平御覽卷一、引鄭注動聲儀、卷六引鄭注叶圖徵、春秋緯後漢書李雲傳注、孝經緯路史引鉤命訣鄭注、日月交

會圖九宮經九宮行某經隋志所著者有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

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本傳尙書音儀禮音禮記音隋志毛詩音

周官音唐志春秋左傳音賈昌朝羣經音辨足部三禮目錄三禮圖春秋左傳分野春秋十二公

名駁何氏漢議論語孔子弟子目錄隋志喪服變除議九旗飛變唐志五宗圖通典七十二、引薛綜述鄭氏五宗圖一

條、答甄子然書鄭志目錄爲門人所編錄者有鄭志鄭記鄭司農集又有錄一此其箸記之博也

鄭君弟子著者如中尉清河崔琰季圭太僕樂安國淵子尼黃門侍郎權安任嘏昭先河

內趙商子聲均見本傳、又本傳首郝慮、次王基、慮非人、茲從陳澧說削去、汪中王基碑跋云、基卒之年、在景元二年、年七十二、上距建安五年康成之卒、凡六十二年、其時基甫

十歲、恐非親炙、魏尙書清河王經彥偉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七、引三齊略記、鄭司農當爲再傳弟子、

義齋發、極口罵公孫瓚、然後同死、風誼卓然其次如田瓊劉琰劉德冷剛孫顥

吳摸。王贊。崇精。崇翺。焦喬。陳鏗。陳鏢。桓翺。汜閣。鮑遺。任厥。王權。均見鄭志、諸人有直問鄭君者、有互相問答者、大抵皆其門

徒。宋均。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公孫方。三國志、崔琰傳云、結公孫方、從鄭玄學、程秉。劉熙。程秉傳、逮事鄭玄、與劉熙攷論文義、許慈傳、師事劉熙、

善鄭氏學、熙與康成同縣、必其弟子、韓益。孫乾。胡元儀北海三攷云、二人似鄭君弟子、本傳云。經傳洽熟。稱爲醇儒。齊魯間宗之。

又云。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人。則固風行天下。非獨齊魯。此其傳授之廣也。

本傳贊云。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

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致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

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囊括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

知所歸。按鄭君所習。京。易。韓。詩。公。羊。春。秋。爲今文。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尙。書。爲古。文。是鄭

君固兼通今古文者。其注經也。亦兼用今古文。尙書用古文。而多異。馬融或馬從今而鄭

從古。或馬從古而鄭從今。箋詩以毛爲主。而間下己意。所謂己意。卽探自三家者。注儀禮

並存。今古文。從今文則注內疊出古文。從古文則注內疊出今文。注論語就魯論篇章考

之齊古爲之注。注易用費氏、今古文易、與鄭俱亡、其兼探今文與否、不可得知、注考經多用今文、周禮無今文、禮記無今古文之分、不在此例、兼收並畜擇善

而從。諸生不待更考別家。而可以貫澈經傳。於是鄭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之易不行矣。鄭

書注。行而歐。陽大小夏侯之書不行矣。鄭詩箋。行而魯。齊韓之詩不行矣。鄭禮注。行而大小戴之禮不行矣。鄭論語注。行而齊魯論語不行矣。王粲云。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誠不虛也。

承制定經

自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孔教已定於一尊。至宣帝時而學制益備。二主雖內好刑名。誠有如蓋寬饒所謂以法律爲詩書者。然其外表固斐然成章也。元成以後。刑名漸廢。上無異教。下無異學。皇帝詔書。羣臣奏議。莫不援經義以爲據。依國有大疑。輒引經爲斷。正不獨禹貢治河。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也。其時公卿大夫士吏。亦罔不通一藝。一時循吏。多能推明經意。以移風化。號爲以經術飾吏治。此漢治所以爲近古也。東漢諸臣。尤身體力行。光武未及下車。先訪儒。推採取闕文。補綴漏逸。武臣鄧禹。賈復等。亦亟勸甲兵。敦儒學。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千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於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

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生。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洋洋。極千古之盛矣。茲將制定通義。刊正石經諸事。分述於下。

宣帝甘露中。詔會五經諸儒於石渠閣。

三輔故事、石渠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祕書、

雜論五經同異。羣儒姓名可

考者。蕭望之。韋玄成。施讐。梁丘臨。歐陽地餘。林尊。周堪。孔霸。張山拊。張生。薛廣德。假倉。戴

聖。聞人通漢。劉向。凡十有五人。

徐天麟西漢會要、有戴德而無假倉、朱彝尊云、假倉以小夏侯學爲調者論石渠、而徐氏失載、又大戴未開議石渠、意誤讀孟卿傳也、今從朱

說改正、

其論見於漢志者。書議奏四十二篇。禮議奏卅八篇。

沈欽韓曰、石渠禮議、唐時尙存、

春秋議奏

卅九篇。論語議奏十八篇。又五經雜議十八篇。

通計一百五十五篇

章帝建初中。楊終言。宣帝博徵羣

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

故事。永爲後世則。於是詔丁鴻與廣平王羨魯恭李育樓望成封桓郁賈

論定五經。異同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

稱制臨決。令班固撰爲通義。

一名白虎議奏、一名白虎通德論、或直名白虎通、

自爵號至嫁娶。凡四十三篇。皮鹿門

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制度考文。皆以經爲本。後世右文之主。不過與其臣宴飲賦詩。追卷阿矢音之盛事。未有能講經議禮者。惟漢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章帝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爲曠世一見之典。石渠議奏。今亡。僅略見於杜佑通典。白虎通義猶存四卷。集今學之大成。十四博士所傳。賴此一書。稍窺崖略。治今學者當奉爲瓊寶矣。又云章帝已詔高才生受古文。而白虎通義、采古文說絕少。以諸儒楊終魯恭李育魏應、皆今學大師也。

靈帝時。宦者汝陽李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白之帝。宦者時議郎蔡邕。亦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鳳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立於太學門外。碑凡四十六枚。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四面闌障。開門於南。始立時。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後儒晚學。咸取正焉。

漢碑立纔三十年。兵火繼遭。碑亦損缺。魏正始中。又別立石經。同在一地。後魏之末。齊

神武執政。移洛陽漢魏石經於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及半。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經於洛。時爲軍人破毀。至有竊載還鄴者。船壞沒溺。不勝其衆。其後得者。盡破爲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城載入長安。置於秘書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會亂遂廢。營造之司。用爲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一存。以上董道廣川書跋而傳拓之本。猶存秘府。當時一字石經。猶數十卷。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後又闕佚。其見於宋洪氏隸釋者。止一千九百餘字。往時論者。於漢碑魏碑。多不能分。而經數石數。亦有異說。分述於次。

漢碑魏碑。有一字三字之異。自後漢書儒林傳。言諸儒正定五經。爲古文篆隸三體。以相參檢。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北史劉芳傳。因之。隋志旣先一字。而後三字。而又以一字爲魏立。自相牴牾。唐竇蒙宋郭忠恕蘇望方。甸歐陽棐董道姚寬等。均仍其誤。獨張彥。謂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定爲八分。非兼書三體。最爲有識。朱彝尊云。衛恆及江式傳。酈道元水經注。皆以一字爲漢經。迨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隸續。辨之甚詳。足以徵信。其載一字石經遺文。後列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使一字石經出於魏。當

更列正始中正字諸臣姓名亦何取仍列典日禪諸人於經文之後哉又史家體例以時爲先後。隋經籍志列一字石經於前。次魏文帝典論。然後敍三字石經於後。是一字爲漢。而三字屬魏。不待辭說始明。其曰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蓋雕本相沿。偶譌三字爲一爾。今漢石經遺字。猶有榻本存者。余嘗見宛平孫氏所藏。雖經文無多。而八分古雅。定爲漢隸無疑也。鄭樵云、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鐫刻、今所存諸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辨、史云、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禪張訓韓說單颺等、正定諸體、今公羊論語之後、惟堂谿日禪二人姓名尙存、別有趙陔劉宏張文蘇陵傅楨左立孫表數人、意皆同時揮毫者也、王國維曰。漢石經經數。據後漢書靈帝紀盧植傳儒林傳敍宦者傳。皆云五經。隋書經籍志云七經。其目則洛陽記舉尙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五種。洛陽迦藍記舉周易書公羊禮記四種。隋志則有周易尙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七種。據拓本宋時存詩書儀禮公羊傳論語五種。據殘石此先儒所謂五六七經之不同。不可得而詳者也。其數則西征記云四十枚。洛陽記云四十六枚。洛陽迦藍記云四十八碑。北齊書文宣帝紀云五十二枚。此亦先儒所謂不可得而詳者也。余謂欲知漢石經之經數石數。當以二者參伍定之。今以此法互相參校。則經數莫確于隋志。石數莫確於洛陽記。記云大

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西行尙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其記碑之方位存毀頗詳惟所記經數不無錯誤於西行二十八碑中失記魯詩及春秋二經又南行十五碑之禮記實指儀禮言皆得以諸經字數證之漢石經據傳世宋拓本尙書論語大率每行七十三四字因古本今本字數不同不能決其每行若干字故他經當準之又據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石經高丈許廣四尺則縱得七十五字者橫當得三十餘字今以一碑三十五行每行七十五字計之則碑得二千六百二十五字又漢魏石經皆表裏刻字則每碑得五千二百五十字二十八碑當得十有四萬七千字而洛陽記謂西行尙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似此二十八碑止書三經今據唐石經字數則周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尙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而漢石經無僞古文二十五篇並孔安國序僅得一萬八千六百五十字又唐石經公羊傳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三經共七萬六百七十字則十四碑已足容之無須二十八碑惟加以詩四萬八百四十八字據唐石經毛詩字數魯詩字數未必與毛同然當不甚相遠他經放此春秋經一萬六千五百七十二字據宋李

古經後序 所計、後序 共十有二萬八千又九十字。約需二十五碑。而據隸釋所載漢石經殘字。則

魯詩每章之首。與公羊傳每年之首。皆空一格。又經後各有校記題名。恐正需二十八

碑。此西行二十八碑。於易書公羊傳外。當有詩春秋二經之證也。記又云南行禮記十

五碑。魏晉以前。亦以今之儀禮爲禮記。鄭君詩采繁箋引少牢饋食禮、郭璞爾雅釋詁注、引土相見禮、釋言注引有司徹、釋草注引喪服傳、皆云禮

記、非指今小戴之四十九篇。以經字證之。禮記九萬八千九百九十九字。據唐石經非漢石

十五碑所能容。以漢石經每碑字數計、須十有九碑、惟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則須十一碑。其餘

當爲校記題名。此南行十五碑之禮記。實爲儀禮之證也。其所云東行論語三碑。原作

、顧氏石經改爲三碑、以都數計之、改是、則與論語字數正合。然則以碑數與經文字數互校。漢石經經數

當爲易書詩儀禮春秋五經並公羊論語二傳。故漢時謂之五經。或謂之六經。隋志謂

之七經。除論語爲專經者所兼習。不特置博士外。其餘皆當時博士之所教授也。其石

數當爲四十六碑。而洛陽迦藍記所舉之禮記。後魏時專謂四十九篇者爲禮記、隋志注之鄭氏尙書注

八卷。毛詩二卷。既非博士所業。又增此三種。則與石經數不能相符。此皆可決其必無

矣。

皮鹿門曰。後漢取士。必經明行修。蓋非專重其文。而必深考其行。前漢匡張孔馬。皆以經師居相位。而無所匡救。光武有鑒於此。故舉逸民。賓處士。褒崇節義。尊經必尊其能實行經義之人。後漢三公。如袁安楊震李固陳蕃諸人。守正不阿。視前漢匡張孔馬。大有薰蕕之別。儒林傳中所載。如戴憑孫期宋登楊倫伏恭等。立身皆有可觀。范蔚宗論之。以爲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其非學之效乎。顧亭林以范氏爲知言。謂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尙於東京者。然則國家尊經重學。非直肅清風化。抑可支持衰微。無識者以爲經學無益。而欲去之。觀於後漢之時。當不至如秦王謂儒無益人國矣。

石經自漢以後。又有七種。一魏正始三字石經。爲邯鄲淳所書。見晉衛恆傳。及後魏江式傳。王國維曰。魏所刊經數。據西征記洛陽迦藍記。爲尙書春秋二部。據唐志。又有三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三卷。是於尙書春秋二經外。又有左氏傳。隸續錄洛陽蘇望所

刊魏石經遺字。除尙書春秋外。亦有左氏桓七年傳九字。桓十七年傳廿六字。然以古書所記魏石經石數參證之。則疑竇不一而足。據水經注穀水篇。則四十八碑。據西征記。則三十五碑。據洛陽迦藍記。則二十五碑。余就黃縣丁氏所藏魏石經殘石。以經文排比之。則每行得六十字。水經注云。石長八尺。廣四尺。八尺之長。除上下餘地。得六十字。則四尺之廣。不止容三十字。當得三十四五字。今以每碑三十五行。行六十字計之。則每碑得二千一百字。加以表裏刻字。則得四千二百字。計尙書春秋左傳三經字數。須一百五十五石。乃能容之。此不獨與古書所記石數無一相合。亦恐非正始中數年所能辦。疑當時所刊左傳。實未得全書。十之二三。案左傳隱桓二公傳。共九千三百三十九字。加以尙書一萬八千六百五十字。春秋一萬六千五百七十二字。共四萬四千五百六十一字。每字三體。得十三萬三千六百八十三字。今依西征記三十五碑字數計之。得十有四萬七千字。蓋所刊左氏傳。當至莊公中葉而止。若如洛陽迦藍記所云二十五碑。則尙不容尙書春秋二經字數。而水經注之四十八碑。實爲漢石經石數。故魏石經石數。當以西征記爲最確也。二晉石經。裴頌傳。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

寫經。萬季野云。據是晉亦有石經矣。然後人從無言及者。豈有其議而未竣厥事耶。北魏曾議修補石經未果。或據孝文紀有觀石經之文。謂後魏亦有石經。非是。三唐國子學石經。所列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

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凡十二經。一百六十卷。唐書言進石壁九經。不數論語孝經爾雅。時唐文

宗好文章。宰臣判國子監祭酒鄭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從容言經籍譌謬。請召宿儒

核定。帝從之。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

業等。校定九經文字。進呈。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復校。開成二年。上石。三後蜀石

經。經數卷數與唐同。唐之衰。侯王怙亂。崩裂區宇。盪滌典法。惟孟氏踵有蜀漢。以文爲

事。其相母丘儉。按雍都舊本。令諸儒更寫之。經注悉備。楊鈞孫逢吉寫周易。周德貞寫

尙書。張紹文寫毛詩儀禮禮記。孫朋吉寫周禮。張德昭寫論語爾雅。昭一作釗。讀書志作德鈞。字皆

精謹。春秋經傳公羊穀梁。不載寫官名氏。廣政十四年。勒石公羊穀梁未畢。至宋皇祐

中。田况知益州。補成之。據呂陶言儀禮公穀未成。趙希弁又云三傳未畢。晁公武曰。國史錢文志云。僞蜀刻五經備傳注。爲世所稱。不應無公穀。豈初有之後散毀耶。

至宣和中。席升獻又刻孟子參焉。五宋國子監石經。嘉祐中。楊南仲章友直張次立胡

恢趙克繼等。書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爲篆隸二體。仁宗命刻石兩楹。萬斯同曰。

宋代石經不大彰于世。或疑其未必成書。然考趙克維謝鮒章友直諸傳。明載其事。而藝文志又言楊南仲石經七十五卷。則此書業已告竣。何當時稱述者寥寥也。觀金史劉彥宗傳。彥宗說二帥載石經以歸之語。則意者石經果爲金人攜去耶。然金人亦鮮有言及者。則此刻遭汴京之覆。竟毀壞無餘矣。六南宋高宗御書石經。紹興二年高宗示御書易書詩春秋左傳論語孝經孟子及禮記內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刻石太學。淳熙中孝宗建閣藏之。元初西僧楊漣真伽造塔於行宮故址。欲取碑石壘塔。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得止。以後累經遷徙。殘缺甚多。朱彝尊言清初嵌入杭州府學壁中者。尙有八十七碑云。又明一統志、金國子學碑二、在舊燕城南、于雍正曰碑刻春秋禮記、今磨滅不完、七清國子監石經。金壇蔣衡書。衡初名振生。字湘帆。博學工書。與王虛舟澍友善。嘗寫法華經以示虛舟。虛舟曰。君儒生。曷寫十三經乎。湘帆題之。涓吉張筵。從事寫經。先寫春秋左傳。五年畢事。繼禮記二年畢。繼羣經五年畢。時乾隆三年戊午也。楊州馬氏以白金二千爲之裝潢。共成三百冊。以庚申年進呈。賜蔣國子監學正。擬付武英殿校刊。會有尼之者。不果。越四年癸亥。湘帆卒。後四十九年辛亥。爲乾隆五十六年。奉勅刊石。立於太學。派和珅等

十四人充總裁校勘等官。訂正僞舛。次第上石。越歲刊竣。凡立石一百八十有九。嘉慶八年。復詳勘磨改。今尙全存。

魏晉改制

鄭君之學。在漢季爲極盛。乃不數十年。忌之者。日衆。反鄭者。紛然而起。於蜀有李譔。譔著古文尙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康成。於吳有虞翻。翻上易注。謂荀譚顛倒反逆。馬融復不及譚。鄭玄宋忠。皆未得其門。又奏鄭玄解尙書違失四事。又言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百六十七事。今不傳。尙書四事。江良庭尙書集注音疏。謂翻所駁皆誣罔。王西莊尙書後案。謂翻言無一可信。在魏尤衆。王粲疑鄭尙書注一篇。見新唐書元行冲傳釋疑。蔣濟難鄭祭法注。三國志蔣濟傳注。鍾會論易無互體。荀爽雖用費易。亦多與鄭不同。王弼注易。笑鄭康成爲老奴。見干寶搜神記。而甚者。厥爲王肅。肅初爲鄭學。此王肅語。見周禮媒氏疏。旋棄之。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又增益家語及孔叢子二書。取郊廟大典。禮兩漢今古文家所

聚訟不決者。盡託於孔子之言。以爲定論。其徒孔衍爲之證。所注家語。如五帝七廟郊丘之類。皆牽引攻鄭之語。其序家語云。鄭氏學行數十載矣。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蓋欲取鄭而代之也。又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劉知幾謂王肅注書。好發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是也。肅女適司馬昭生炎。是爲晉武帝。武帝張其外祖之學。郊廟之禮。皆用肅說。肅所注。定諸經。尚書詩三禮論語春秋左傳解及周易傳皆立於學官。鄭學自此中衰矣。

魏董昭上疏陳末流之弊云。伏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事。更以交遊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杜恕上疏云。今之學者。師商韓而尙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言風俗之壞也。魏略儒宗序云。魏志王朗傳注引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

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請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羸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正始中有詔議園丘。曹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乎。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此言學術之衰也。夫以東漢風俗之美。經術之盛。罕與比倫。不五十年而零落至此。甚至矣。

文明之不足恃也。今舉其著言之。魏略以李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七人爲儒宗。其言曰。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也。至博而通者。尤推樂安孫炎。叔然。炎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秘書監。不就。王肅集聖證論譏鄭君炎駁而釋之。又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蓋與王肅爲勁敵矣。傅子稱管寧在遼東。講詩書。陳俎豆。習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管寧傳注則亦儒者也。在蜀若周羣來敏尹默。胡潛杜瓊許慈譙周。在吳若張昭張紘嚴畯程秉闕澤薛瑩。陸續賀劭韋昭華覈。皆以通經名。晉書有儒林傳。不具述。其著述垂於國胄者。魏有山陽王弼。輔嗣。易注。繫詞傳以下晉韓康伯續。南陽何晏。平叔論語集解。晉有杜陵杜預。元凱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及釋例。長歷。順陽范寧。武子穀梁集解。河東郭璞。景純爾雅注。元帝時。豫章內史汝南梅賾。仲真。奏上孔氏古文尙書。孔傳。始行於世。按晉書荀崧傳。武帝立博士。尙書有孔氏。是晉初已立學。殆永嘉之亂亡失。東晉時梅賾復獻之。歟。是書議者甚繁。詳孔傳定讞篇。

西漢治經。罕能明禮者。惟劉歆議毀廟一疏。爲博而篤。後漢注周禮及儀禮喪服者。惟馬

融注禮記者惟虛植。蓋難之也。獨鄭君盡注三禮。發揮旁通。成爲一家之學。孔冲遠于月令明堂位雜記疏中。三云禮是鄭學。微斯人禮其殆矣。以後治者漸衆。王肅反鄭。亦徧注三禮。今其遺注。間見於史記樂書注。及通典禮中。亦有可以採鄭之失者。未可全棄也。漢人議政。多據春秋。至晉始能徵禮文。如賀循言宗廟迭毀之次。傅咸辨大社王社之文。徐邈奏園丘郊祀之儀。陳逵申太子終服之義。摯虞說喪服變除。及明堂配祀諸大典。秦秀陳壽議二妻並立之變。制荀組庾蔚之定二親生離之行。喪皆援據經文。準酌情理。蔡謨范汪皇甫謐王彪之孔愉紀瞻虞溥虞預。偶有獻替。悉準典章。皆鄭學之效也。其注禮成爲專書者。周禮有傅玄陳邵虞喜干寶伊說。儀禮有袁準孔倫。通論三禮者有范寧。禮論答何承天。禮論三百卷禮釋疑。吳商雜記。禮徐廣禮論答。范隆凶宗記。董景道通論。劉獻之。三禮而以大喪服名家者。尤繁。漢馬融鄭玄均另有喪服經傳。以後劉表蔣詵王肅射慈杜預袁衛穉劉達崔游賀循孔倫蔡倫環濟孔衍葛洪陳銓劉德明等咸有專書。雷次宗崔靈恩之學。有自來矣。自王弼何晏倡正始之風。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七賢八達之流。旁衍其緒。優游竹林。虛浮相煽。宋齊以降。浮屠因之。妄啓三途。謬張六道。而天彝人紀。不盡隨以漸滅者。則諸君子維持禮教之功。不可沒也。楊氏云。六朝風氣。有不可及者。

數事。曰尊嚴家諱也。矜上門地也。慎重婚姻也。區別流品也。主持清議也。故雖處偏安之區。當陸沈之後。而人心國勢。猶有與立。愚則謂此數者。皆生於禮。禮之可以爲國也。與天地並。信非虛言也。

漢室所立十四博士。皆今文也。終漢之世。古文未立。至三國。則大變。蜀志許慈傳。慈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先主定蜀。慈爲博士。尹默傳。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遊荊州。就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于左氏春秋。子宗傳其業。爲博士。晉書儒林傳。文立。蜀時遊太學。專毛詩三禮。是蜀用古學通學也。吳虞翻奏鄭注之失云。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云。行乎學校。是時吳尙未立學。蓋指民間學言。吳孫休始立五經博士。而通學之章。昭曾爲博士祭酒。三國志避晉諱。昭改昭爲曜。是吳亦不用今文也。魏志文帝紀。黃初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未言餘經。魏略儒宗傳。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未言實數。晉書職官志。晉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寧四年。武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未言所掌經名。然大抵爲古文學通學。王國維云。東漢中葉以後。博士之選。不如西漢之嚴。故周防以

治古文尙書爲博士。盧植兼通今古學。亦爲博士。又中平五年。所徵博士十四人。若荀爽鄭玄。若陳紀亦古學家。爽等雖微而未至。若周防盧植。固嘗任職矣。而當時實未嘗立古文學。蓋以古、文、家、爲、今、文、博、士。猶孔安國雖傳古文尙書。而實爲今文尙書博士。胡常翟方淮。雖兼傳左氏。而實爲穀梁博士也。古文學之立於學官。蓋在黃初之際。自董卓之亂。京洛爲墟。獻帝託命曹氏。未遑庠序之事。博士失其官守。垂三十年。今學日微。而民間古文學之學。乃日興。月盛。逮魏初。復立太學。博士已無復。昔人其所傳授課試者。亦絕。非曩時之學。蓋不必有廢置明文。而漢家四百年官學。今文之統。已爲古文家取而代之矣。試取魏時諸博士考之。邯鄲淳傳古文尙書者也。樂詳周生烈。傳左氏春秋者也。宋均田瓊。皆親受業於鄭玄。張融馬照。亦私淑鄭氏者也。蘇林張揖。通古今字指。則亦古文學家也。餘如高堂隆。上書述古文尙書周官左氏春秋。趙怡淳于峻庾峻等。亦稱述鄭學。其可考者如此。則無考者可知。又以高貴鄉公幸太學。問答考之所問之易。則鄭注也。所講之書。則賈逵馬融鄭玄王肅之注也。所問之禮。則小戴記。蓋亦鄭玄王肅注也。王肅傳明言其所注諸經。皆列於學官。則鄭注五經。亦列於學官可知。然則魏時所立諸經。亦非漢代之今

學而爲賈馬鄭王之古學矣。晉書荀崧傳。崧上疏言晉初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宋書百官志。以爲魏博士員數亦與之同。其說雖未可盡信。然大略不甚相遠。今以荀崧所舉家數。與沈約所紀魏博士員數差次之。魏時除左傳杜注未成。尙書孔傳未出外。自注荀崧言晉初章句傳注有孔氏。蓋謂安國書傳。晉初已立孔傳與否。雖不可考。然魏時確未立孔傳。何以證之。孔傳釋堯典曰。若稽古。爲順考古道。與賈馬王肅同。而庚峻對高貴鄉公問。僅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不及孔安國。是魏時未立尙書孔傳之證也。易有鄭氏王氏。書有賈馬鄭王氏。詩及三禮鄭氏王氏。春秋左傳服氏王氏。公羊顏

氏何氏穀梁尹氏。適得十九家。與博士十九人之說相當。沈約之說。雖他無所徵。蓋略近之矣。此十九博士中。惟禮記公穀三家。爲今學。餘皆古學。學術變遷之在上者。莫劇於三國之時矣。按王云魏所立十九家。雖無確證。而數亦相合。晉初蓋猶仍其舊。至武帝改助教十五人。蓋始入杜預左傳孔氏。尙書其所罷黜之經家。則不可考。逮永嘉之亂。易亡梁丘施氏高氏。書亡大小夏侯歐陽齊詩在魏已亡。魯詩不過江東。慶氏曲臺久亡。孟京費易及韓詩大豳禮均無傳人。公穀春秋亦微。今文匪獨不立學宮。而傳本亦漸絕矣。江左初滅爲九人。太常荀崧請增置鄭易儀禮春秋公羊穀梁各一人。詔穀梁膚淺不足立。餘

如議。卒之鄭易亦不果立。僅增儀禮公羊各一人。合爲十一人。荀爽傳云、遭王敦之難不果行。羊博士、與傳不同、今從志。後又增爲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常博士。孝武太元十年、又損國子助教員爲十人、至是分經教授之法。又一變矣。

兼授諸經之法。已萌芽於魏。魏志高堂隆傳。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乃認郎吏高材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大夫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爲設課試之法。以三人分授七經。是一人所授非一經。但偶一爲之。未爲定制也。又魏時課試之法。亦與漢異。通典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時慕者始請入太學爲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者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者聽須後輩試。試通二經。亦得補掌故。掌故滿二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爲太子舍人。不第者隨後輩試。試通亦爲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爲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爲郎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敍用。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敍用。則課試亦以兼通五經爲尙矣。魏略傳、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偏狹、又不熟習、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是魏博士有名無實、蓋僅有課試而無教授云、

南北異學

自漢以逮魏晉。傳注略備。於是、有、仲、釋、傳、注、以、翼、經。開唐人七經正義之淵泉者。則南北朝講疏之學是也。五胡之亂極矣。然儒者尙相傳不絕。以十六國春秋考之。如范隆善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董景道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尙書及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專宗鄭氏。著禮通論。而崔游且授劉淵以尙書毛詩。苻秦廣修學宮。親考太學諸生經義。以蘇通爲禮記祭酒。居東庠。劉庠爲儀禮祭酒。居西庠。周官經未有師。聞韋逞母宋氏實傳周官音義。遂爵宋氏爲宣文君。就其家設講室。置生員百二十人。隔幔受業。後秦時姜龕郭高淳于岐。皆耆儒明經。教授長安。諸生萬數千人。姚興引龕等講論道藝。胡辨講授洛陽。與勅關尉。勿稽關中諸生出入。涼有宋纖注論語。江瓊明訓詁。北涼劉昞以經授徒。沮渠蒙遜禮爲三老。談論經傳。牧犍尊昞爲國師。索敞盡傳昞業。撰喪服要記。又有闕駟注王朗易傳。蒙遜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又遣使詣宋求周易。西涼宋繇博通經籍。蒙遜平酒泉。曰。不喜克李氏。喜得宋繇耳。牧犍復擢程駿爲東官侍講。以茹血餐腥之異。

類而能崇重經術。誠所謂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矣。魏道武初定中原。始建都邑。卽立太學。以梁越通經。由博士遷上大夫。太武徵用盧玄高允張偉。爵廬醜以濟陰公。孝文尤好墳籍。劉芳李彪王肅均以經術進。齊文宣雖極暴伉。亦知重李鉉邢峙。周孝武旣平齊亂。益敦儒術。徵沈重於南荆。待熊安生以殊禮。備文物法。駕三老五更。一時稱盛焉。南朝當晉之將亡。釋慧遠講喪服於廬山。從之遊者有宗炳少文。周續之道祖。雷次宗。仲倫。續之幼從范寧受業。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宋武帝踐阼。召之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後以病移居鍾山。注公羊傳行於世。次宗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尙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數至次宗館。資給甚厚。久之還廬山。後又徵至都。爲築室于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蕭齊之初。亦任何佟之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要之宋齊國學。雖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徒取文具。未嘗有尊儒重道之心也。梁武創業。深愍其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璣。吳興沈峻。

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又選學生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於何胤。懷經負笈者雲會焉。陳武襲尊。時經喪亂。衣冠殄瘁。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延生徒。成業蓋寡。以南北史儒林傳稽之。北四十六人。南僅十九人。視北爲遜矣。

北史儒林傳序云。南北所爲章句。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尙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尙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宗於鄭氏。以史考之。北方大儒無過於華陰徐遵明。始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尙書禮記。一年便辭聰游燕趙。事張吾貴。以其講說不愜。數月去之。就范陽孫賈德受業。一年復去之。詣平原唐遷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尙書三禮。不出門院凡六年。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末永嘉舊寫。乃往讀之。是後教授門徒。兼傳鄭氏易書三禮及服氏左傳之學。其傳易弟子爲盧景裕及清河崔慶。遵明一傳景裕傳權會郭茂。遵明再傳傳書者爲浮陽李周仁。勃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傳三禮者爲李鉉。祖儒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遵明一傳李鉉傳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遵明再傳安生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遵明三傳傳春秋者爲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恩伯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

氏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能持服義。蓋遵明之學。恪守鄭氏。世說新語云。鄭君左傳未成。以與子慎。是鄭服本一家之學。宗服氏亦以宗鄭氏。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徐氏因曲爲之解。雖爲識者所譏。然微瑕不足以損白璧也。其次爲劉獻之。獻之傳毛詩於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恩伯。劉軌思。其後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南方諸儒。雖亦有傳授。固未能如是之源遠而流長也。乃義疏之作。則南又勝於北。南人易有蕭子政。褚仲都。賀瑒。周弘正。張譏。書有蔡大寶。巢猗。費昶。詩有何胤。顧越。舒玄。張譏。全緩。左傳有沈文阿。蘇寬。禮記有賀循。賀瑒。皇甫侃。其入北者有沈重。兼疏三禮。毛詩。北人疏詩有劉軌思。劉醜。疏禮記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儀禮。黃慶。李孟。恚。有章疏。春秋。徐遵明。有義章。殆亦講疏之流。其入南者。崔靈恩。有禮記疏。所著三禮義宗。尤爲時所重。周易。尚書。北方均無疏。未能如南儒之諸經皆備也。自沈崔而外。南人入北者。又有王肅。蕭該。何妥。北人入南者。又有盧廣。孫祥。蔣顯。若司馬筠。師沛。國劉蠟。則南人而學于北者也。闕駟集王肅易傳。姚文安。秦道靜。初學服氏。後講杜元凱。儒林傳序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易。又云王肅易。

亦間行河北。又云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于宋朝並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則北方而爲南學者也。崔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中。嘗伸服以難杜。則又歸南之後。貌爲南學。而實爲北學者也。儒林傳序又言何休公羊傳大行于河北。皮鹿門云。儒林傳載習公羊春秋者。止有梁祚一人。而劉蘭且排毀公羊。此謂公羊大行。恐非實錄。疏公羊解詁之徐彥。近人王鳴盛謂卽徐遵明。據北史遵明傳。鄭易尙書三禮服氏春秋。不云傳何氏公羊。其弟子亦無傳公羊學者。且遵明專修鄭學。而鄭與何休爲敵。亦決不至傳其學也。四庫提要定彥爲唐人是儒林傳序。南人約簡。得其精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支道林曰。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視日。南北之學。各有所偏。亦各有所得。固未易強爲軒輊矣。而王船山氏獨揚北而抑南。其言曰。儒者之統。與帝王之統。並行於天下。而互爲興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統。絕。儒者猶保其道。以孤行而無所待。以人存道。而道不可亡。魏晉以降。玄學興而天下無道。五胡入而天下無君。上無道。下無學。是二統者。皆將斬於天下。乃永嘉之亂。能守先王之訓典者。皆全身以去。西依張氏於河西。若

其隨瑯琊而東遷者則固多得之於玄虛之徒滅裂君子之教者也河西之儒雖文行相輔爲天下後世所宗主者亦鮮而矩矱不失傳習不廢自以爲道崇而不隨其國以榮落故張天錫降於苻秦而人士未有隨張氏而求榮於羗氏者呂光叛河西割爲數國禿髮沮渠乞伏蠢動喙息之酋長耳殺人生人榮人辱人惟其意而無有殘害於諸儒者且尊之也非草竊一隅之夷能尊道也儒者自立其綱維而莫能亂也至於沮渠氏滅河西無復孤立之勢拓拔燾禮聘殷勤而諸儒始東闕閭劉昞索敞師表人倫爲北方所矜式然而勢屈時違祇依之以自修其教未嘗有乘此以求榮于拓拔取大官執大政者嗚呼亦偉矣哉江左爲衣冠文物之區而雷次宗何胤出入佛老以害道北方之儒較純正焉流風所被施於上下拓拔氏乃革面而襲先王之文物宇文氏承之而隋以一天下蘇綽李諤定隋之治具關朗王通開唐之文教皆自此昉也一隅耳而可以存天下之廢緒端居耳而可以消百戰之凶危賤士耳而可以折嗜殺橫行之黨類其書雖不傳其行誼雖不著然其養道以自珍無所求於物物或求之而不屈則與姚樞許衡標榜自鬻於蒙古之廷者相去遠矣是故儒者之統孤行而無待者也天下自無統而儒者有統道存夫人而

人。不。可。以。多。得。有。心。者。所。重。悲。也。雖。然。斯。道。巨。天。垂。地。而。不。可。亡。者。也。勿。憂。也。按。宋。儒。有。道。統。之。說。頗。麗。於。虛。船。山。氏。申。儒。統。之。重。足。與。帝。王。之。統。代。興。實。有。當。於。素。王。之。義。孔。廣。森。亦。云。北。方。戎。馬。不。能。屏。視。月。之。儒。南。國。浮。屠。不。能。廢。經。天。之。業。儒。之。生。於。亂。世。而。欲。以。修。道。明。教。自。任。者。聞。兩。君。子。之。言。足。以。自。壯。矣。

音學大明

中國文字。下行衍形。與旁行文之衍聲者殊趨。然亦非離形而爲聲也。蒼頡作書。首製象形指事。因形事而生會意。三者既定。正其音讀。以生形聲轉注。而孳乳遂繁。形事意三文者。定其形而命之聲。以爲一切文字之聲母者也。形聲轉注者。以形儼聲。卽聲母以爲聲而不能別自爲聲者也。以說文徵之。爲聲母者千有餘名。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聲母凡一千一百三十餘名。由聲母得聲者八千餘名。意自黃帝以訖於周。其教學子也。於聲母必正其讀。於諸字必正其形。俾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周官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九歲屬論書名。聽聲音。所以求讀之正也。中庸書同文。班志亦言古者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所以求形之

正也。由形以求聲。而天下無不正之聲。本聲以繫韻。而天下無不齊之韻。故上自明良。喜起之歌。逮於三百篇。下至屈荀之賦。李斯之碑。地之相去也。或數千里。世之相隔也。垂二千年。而音均無不密合。由所以訓習而整齊之者詳也。周道既衰。諸侯力政。不統於王。論書聽聲之事漸廢。分爲七國。遂至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兼天下。李斯雖奏同之。而程邈之隸書又作。漢興以之施于學官。而古文由此絕矣。隸書之形與古文殊。則所從之字多不可知。聲讀既淆於前。而字形復訛於後。侏儻駃舌。闕於一堂。各自爲音。不相統攝。故兩漢詩賦之均。乖舛違戾。殆不可理。漢志云。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蓋並李斯之書亦不能諷矣。宣帝時。召齊人通蒼頡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詁。賈逵與林同郡。蓋傳其學。後漢書言杜林得漆書。同郡賈逵爲作訓詁。則逵與林學實相通。以授許慎。慎作說文。遂遠泝六書。以審形定聲。以子從母。於字之難識。及音已遷變者。又兼著其讀。一還倉史之舊。三代元音於斯復見矣。惜言聲而未及韻。無以觀其會歸。爾後變說文之綴形爲綴聲。成爲專著者。李登有聲類。呂靜有韻集。夏侯該陽休之均有韻略。周思言有音韻。李季節有音譜。杜臺卿有韻略。各有舛互。難資取正。至隋臨潼陸慈。法言之切韻出。而後集韻學之大成。隨書陸爽傳子法言敏

學、釋楊承奉郎、唐藝文志小學類、陸慈切韻五卷、翁元圻困學紀聞注云、慈蓋法言之名、

隋開皇初有儀同三司沛國劉臻。外史瑯邪顏

之推著作郎鉅鹿魏淵。

魏淵無考、隨書有魏澹、蓋本名淵、史避唐高祖諱改爲澹、

武陽太守范陽盧思道。散騎常侍頓丘

李若。國子博士蘭陵蕭該。蜀王諮議參軍隴西辛德淵。吏部侍郎河東薛道衡。同詣法言

門宿。夜永酒闌。論及音韻。以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不同。吳楚則時傷輕淺。燕

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又支脂魚虞共爲一韻。先仙尤侯俱

論是切。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心。卽須輕重有異。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

更措選精切。除削疏緩。蕭顏多所決定。魏淵謂法言曰。向來論難。疑處悉盡。何不隨口記

之。我輩數人。定則定矣。法言卽燭下握筆。略記綱紀。博問英辨。又得精華。閱十餘年。屏居

山野。遂取諸家音韻。古今字書。以前所記者定之。爲切韻五卷。剖析毫釐。分別黍累。尋其

類例。有數善焉。中國古昔。原有合音。如沈括所云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

耳。之乎爲諸。鄭樵謂慢聲爲者焉。急聲爲旃。慢聲爲者歟。急聲爲諸。慢聲爲之矣。急聲爲

只。皆合二字爲一字。有類西人拼音之法。然用之爲辭語。而非持以審音。均逮鄭玄注六

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熙制釋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證字音。而古今語別。難

以通曉。加以外言內言急言徐言讀若讀如之類。展轉迷離。殆同射覆。至孫叔然注爾雅。始覩反切。後漢如應劭漢書地理志注、已用反切、但未大著、以後釋音者承之。至切韻而條理益密。上字與所切之字雙聲。下字與所切之字疊韻。上字定其清濁。下字定其平上去入。若加以助紐。即可得合音。視譬況假借之疎。不啻天壤。其善一也。古無四聲之說。平上去爲一類。三聲通叶。入聲爲一類。不與平上去叶。公羊傳二十八年。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何休於客下注云。讀伐長言之。於主下注云。讀伐短言之。長言之卽平上去也。短言之卽入也。漢人作詩。於平仄不相混。蓋已變周之舊。而定分四聲。實自沈約四聲譜始。夫入聲所有之韻。與平上去不同。等而列之。未爲允當。切韻之審音也。一紐復分清濁。判四聲而爲八音。析類至精。其列韻也。平上去韻。目相通而入聲。自爲一類。不但入聲與三聲之界限犁然而三聲之陰類陽類亦秩然不亂。其善二也。古音有開合而無齊撮。故舌無舌上。唇無輕音。後世語音變異。於是古紐之外。別有變紐。友人曾運乾氏、定古紐十九、變紐三十二、切韻切語字。清聲濁聲。雖有四百五十二字。而按其統系以聯貫之。則仍爲五十一紐。古紐變紐。有條不紊。有一韻獨收一類。以存古法者。如臻韻獨收齒聲。痕韻欣韻獨收喉牙聲。是有一韻全收古紐。或變紐。以爲紐。

準者如唐韻全收古紐。陽韻全收變紐。是既可以盡知今古之紐。又可以察語音離合之漸。其善三也。紐有變異。音韻亦然。如江韻古讀若東。鍾今讀若陽。唐庚韻古讀若陽。唐今讀若青清。從乎古則戾乎今。順乎今則違乎古。切韻則皆特自爲部。於同者辨其異。於合者著其分。其善四也。說文以形爲主。故多存異形。切韻以音爲主。亦多存異音。且有一字而三四韻并收者。蓋音之變異。多由義訓不同。於此即可徵音義假借之法。亦可得故訓相通之理。故讀說文。不必能辨五聲之殊。五聲謂喉舌唇牙齒而讀切韻。可周知六書之略。其善五也。倉聖雖遙。而叔翊於左法言。輔於右。如車之貫兩輪。舟之駕雙楫。學者緣是以求。左史之遺文。則不啻立於雨粟。潛龍之朝。端拜而議矣。

封演聞見記言李登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隋陸法言與顏魏諸公定南北音。撰爲切韻。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是切韻字數。增於聲類無幾也。爾後郭知玄拾遺緒正。更以朱箋三百字。關亮薛响王仁煦祝尙丘孫。備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等。遞有增加。其中著者。惟孫勳唐韻。而李舟亦有切韻。頗行於時。宋真宗時陳彭年丘離。因法言本爲廣韻五卷。凡二百有六韻。二萬六千一百九

十四字。視陸書不啻倍之矣。切韻唐韻均亡。其部目亦不著。據孫愐上唐韻表云。陸生切韻盛行於世。然隋珠尙類。虹玉仍瑕。注有差錯。文復漏誤。若無刊正。何以討論。是愐不過正其誤。注補其漏。文。其部目固未變也。丁度集韻敍略云。隋陸法言唐李舟孫愐各加裒集。以裨其闕。先帝令陳彭年丘離。因法言韻就爲刊益。是廣韻所據爲法言本。又廣韻書首云。陸法言撰本。長孫訥言箋注。次列劉臻等八人名。次列郭知玄關亮等名。後云更有諸家增字。及義理釋訓。悉纂略備卷中。是其所補者不過增字及義訓於部目無更易。宋李燾周必大王應麟明顧炎武清戴震均以廣韻部目爲切韻部目。絕無異論。清末敦煌石室發見切韻殘卷。部目次第與廣韻稍殊。遂有疑廣韻所本爲李舟切韻而非陸法言本者。友人曾運乾氏已劇論其謬矣。

法義畫一

北史儒林傳序。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綸。無所取正。隋文統一寰宇。振天綱以掩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從師。不遠千里。講

誦之聲。道路不絕。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不悅儒術。專尙刑名。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惟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卽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于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相與講論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旣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凡有經籍。從此湮沒於煨燼矣。按開皇之初。前代宿儒存者。南惟何妥。蕭該。北惟包愷。房暉。馬光餘。若張仲讓。孔籠。竇仕榮。張買。奴。張祖仁等。均無足道。未幾而二劉興。一爲昌亭。劉焯。士元。一爲景城。劉炫。光伯。二人同受詩於劉軌思。受左傳於郭懋。問禮於熊安生。眩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爲儔。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並舉。無所遺失。吏部尙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尙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均保炫所明不謬。焯著五經述議。炫著五經正名。及尙書毛詩春秋論語孝經各述議。又別有春秋攻昧。詩序注。時人並稱爲二劉。以爲數百年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時又有吳郡褚暉。高明。精三禮學。撰疏一百卷。杭顧彪。仲

文撰古文尙書義疏。餘杭魯世達撰毛詩章句義疏。吳郡張冲叔玄撰春秋孝經論語喪服各義。亦其次也。南北異學。惟易尙書左傳三注。隋志於易云。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惟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於書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并行。而鄭氏甚微。於春秋云。穀梁范寧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惟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氏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是孔王杜之盛行。鄭服之浸微。皆在隋時。天下統一。南並於北。而經學統一。北反並於南。亦一異事也。皮鹿門推言其故。曰。南朝衣冠禮樂。文采風流。北人常稱羨之。高歡謂江南蕭衍老公。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是當時北人稱羨南朝之證。經本樸學。非專家莫能解。俗目見之初無可悅。北人篤守漢學。本近質樸。而南人善談名理。增飾華辭。表裏可觀。雅俗共賞。故雖以亡國之餘。足以傳移風氣。使北人舍舊而從之。正如王褒入關。貴游並學褒書。趙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知好尙難返。亦改習褒書。庾信歸周。羣公碑誌。多出其手。信有韓陵一片石。可共語。餘皆驢鳴犬吠之言。此皆北人重南。南人輕北之證。北方經學折

入於南亦猶是也。按皮氏所明固誠有之。然其興替主因。要在是。康成畢生之力。盡於三禮。其次詩譜。所箋毛詩。已不饜人望。至易書二者。尤非擅長。古聖作易。誠有資於象。而其意實在於明理。非象不能得理。而得理則象可棄。譬之蹄以取兔。筌以取魚。魚兔既得。筌蹄可捐。如造屋必用斧斤、成宅之後、則止當注意於屋之住法、不必專意於斧斤等項、康成專求卦象。已失易旨。而爻辰納音之說。徒滋支離。王弼雖頗以老莊說易。未能純澈作意。然掃孟喜京房之曲說。實有摧陷廓清之功。其以象象傳解易。實費直古文之遺。程子謂學易先看王弼。以其不論互體卦變。王應麟曾摘出其格言。困學紀聞 卷一下蓋有協於學易寡過之旨也。學易與作易不同、作易必用象、學易只求理、孔子象象傳文言大象繫辭專言理、即學易之法也、鄭氏尙書。用杜林本。較孔氏少二十五篇。已屬缺漏。其注如以旅獒爲酋長。訓稽古爲同天。謂舜之殛鯀。在禹治水成功之後。謂金縢罪人斯得。爲成王收周公官屬。皆不可通。孔傳訓詁精確。義理敷暢。與毛公詩訓異曲同工。非後儒所能及。服訓左傳。誠不亞杜氏。但地志世族譜長曆。恐未若釋例之精。當時黜服用杜。必有所以。今未可臆測也。

生南北朝之季。名於隋而著於唐者。有二儒焉。北曰衡水孔穎達。沖遠。南曰吳縣陸德明。

元朗。唐太宗平洛。授穎達文學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貞觀初。除國子司業。太宗以儒術多門。章句繁雜。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訓。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易用王弼。韓康伯注。書用孔安國傳。詩用毛傳。鄭箋。禮記用鄭注。春秋用左傳。杜注。其序易云。江左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尙虛玄。義多浮誕。既背其本。又違於注。今以輔嗣爲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序書云。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昶。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大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今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繁而增其簡。序詩云。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恩。劉醜。劉焯。劉炫等。焯炫並聰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于一時。逞絕轡於千里。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今則削其所繁而增其所簡。惟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序禮記云。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其見於世者。惟皇

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急而去愈遠矣。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違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今據皇氏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序春秋左傳云：爲義疏者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體本文，惟旁攻賈服、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慧辨博，固亦罕儔，而探蹟鉤深，未能致遠，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也。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據以爲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此其採掇諸家也。列名者易有馬嘉運、趙乾叶及蘇德融等。書有王德韶、李子雲及朱長才、蘇德融、隨德素、王士雅等。詩有王德韶、齊威及趙乾叶、賈普曜等。禮記有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頴、張權及周宣達、趙君贊、王士雄等。春秋左傳有谷那律、楊士勛、朱長及馬嘉連、王德韶、蘇德融、隨德素等。言及者係十六年加入審定之人而勅使趙弘智受其成。五經序均云對來使趙弘智、覆更詳審此其同修及審定諸臣也。穎達既卒，博士馬嘉連等

駁其所定義疏之失。有詔更定未就。高宗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國子三館考正之。於是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等。就加增損。四年。頒行天下。自唐至宋。明經取士。皆遵此。本皮鹿門曰。漢帝稱制。臨決。尙未定。爲全書博士。分門授徒。亦非止一家。數以經學論。未有統一。若此之大且久者也。

譏孔疏之失者。曰棄經用記。曰不用鄭氏易書。服氏左傳。曰曲狗注文。雜用讖緯。彼此互異。要之皆未足以難孔氏也。以禮言之。儀禮爲經。禮記爲傳。斯誠然矣。然記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義可陳也。其數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儀禮所陳者數。所謂籩豆之事也。記所明者義。先王之所據以制禮也。義爲本而數爲末。數可隨時更易。而義不可移。是義重於數。理有固然。且曲禮內則禮之根基。禮運樂記道之至論。大學中庸內聖外王之宗傳。孔氏取記以代經。未爲無識也。鄭與孔王之優劣。服與杜之得失。姑勿深論。但南北朝諸儒。皆疏孔書。王易及杜氏左傳。服鄭之微。自隋已然。孔氏名爲新義。實襲舊文。固不負去取之責也。注不駁經。疏不駁注。曲狗注文。奚足爲病。詩禮從鄭。則以讖緯爲是。書不從鄭。則又以爲非。是非在注與疏。無

與其餘互異。由此推毛傳鄭箋兩義不同。悉爲疏釋。一經如此。何況別經。凡此諸疑。皆未知疏家之例者也。至論五疏高下。朱子云。周禮最好。按周禮不在五經正義中。詩禮記次之。書易爲下。王應麟云。考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國書。至齊梁始列國學。故諸儒之說。不若詩禮之詳實。簡明書目云。考孔穎達正義。皆原原本本。引據詳明。惟周易簡略。蓋所疏者。王韓之注。而王韓皆掃舊聞。自標新解。故不能以漢儒古義與之證明。非考訂之疏也。書正義名物典制。終爲考訂所取資。不似易疏之敷衍。則疏卽有不善。亦不能以咎孔氏矣。自五經正義而外。疏周禮儀禮者。爲太學博士。永年賈公彥。疏穀梁傳集解者。爲四門博士。楊士勛。公彥與修禮記正義。其爲周禮疏。據陳邵異同評。及沈重義。加以整理。儀禮則據黃慶李孟超二疏。與四門博士李玄植共爲之。取精用宏。名在穎達之次。士勛與修左傳正義。於孔賈爲同寮。公羊解詁。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董氏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四庫提要云。考疏中鄭之戰一條。猶及見孫炎爾雅注完本。知在宋以前。又葬桓王一條。全襲用楊士勛穀梁疏。知在貞觀以後。中多自設問答。文繁語複。與邱光庭兼明書相近。亦唐末之文禮。今從董適。

說定爲唐人通計所疏者。凡九經雖高下不等。要皆廣記備言其所不取者。亦必具列而駁之。學者即可於所駁中求先儒之佚文。非小補也。孝經在梁時。古文孔安國注本。今文鄭氏注本。並立國學。未幾亂作。孔氏本亡。陳及周隋。惟傳鄭氏。劉炫因之。僞造孔本。唐玄宗時。詔諸儒議。二家得失。劉子玄辨鄭注有十謬七惑。司馬貞斥孔注多鄙俚不經。玄宗乃刪訂諸家。自爲之注。號石臺本。詔元行冲爲之疏。立於學宮。

有輔九經正義以行。如形之與影。而不可相離者。則陸德明經典釋文也。德明貞觀中。仕至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與穎達同時。此書前自序云。癸卯之歲。承乏上庠。循省舊音。苦其太簡。遂因暇景。救其不逮。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訪異同。校之蒼雅。輒撰集五典孝經論語。及老莊爾雅等音云。考癸卯爲陳後主至德元年。德明年甫弱冠。未必卽淹通若是。蓋書成之後。追紀其艸創之始也。首爲敍錄一卷。次周易一卷。古文尙書二卷。毛詩三卷。周禮二卷。儀禮二卷。禮記一卷。春秋左氏六卷。公羊一卷。穀梁一卷。孝經一卷。論語一卷。老子一卷。莊子三卷。爾雅三卷。其列老莊於經典。而不取孟子者。提要云。北宋以前。孟子不列于經。而老莊則至西晉以來。爲士大夫所推尙。德明生於陳季。猶沿六代之餘波也。

文字音訓。今古不同。前儒作音。多不依注。又注既釋。經由注顯。若讀注不曉。則經義難明。而舊音多不音注。加以世變人移。音訛字替。如徐仙民反易爲神石。郭景純反談爲羽鹽。方言差別。因地而殊。江南或失於浮清。河北或滯於重濁。鈎轉格桀。漫無準的。陸氏則經注并音。經之音讀。必與注通。注之音訓。必與經合。其音堪互用。義可並行。或字有多音。衆家別讀。苟有可取。靡不畢書。各題姓氏。以相甄識。義乖於經。亦不悉記。所採漢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二十餘家。斟酌折衷。務使得宜。如質有精粗。謂之好惡。並如字心有愛憎。稱爲好惡。上呼報反。下烏鳥反。當體卽云名譽。音預論情則曰毀譽。音餘及夫自敗。薄邁反。敗他。邁敗反。之殊。自壞。呼怪反。壞音怪之異。或近代始分。或古已爲別。並承師說。而辨析之。其得也。一漢興改秦之弊。廣收篇籍。孝武之後。經術大隆。然承秦焚書之後。口相傳授。一經之學。數家競爽。劉向父子。始蒐羅諸本。以中祕書校。其是非爲之定本。蔡邕又勒石經。定於一宗。但曆世既久。展轉遷訛。其間得失。未可概論。陸氏則廣徵異本。旁證參稽。若諸本互異。而二理兼通。則並出之。以資考證。集板本之大觀。爲校刊之導師。上承二劉。下開百世。其得也。二首列序錄。明書之源委。學之師承。次及諸學興替。與著錄傳注。多可以補史傳之遺。訂前志之誤。所主之

本雖與注疏同。然注疏只明一家。茲則博存衆訓。後來得以考見古義者。注疏以外。惟賴此書之存。殘膏剩馥。沾溉無窮。其得也。三。唐太宗閱是書。美其弘益。學者歎曰。德明雖亡。此書可傳習。蓋亦有以知此。

唐時明經取士。依經注多少。分爲三等。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小中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其課試先帖經而後口試。帖經之法。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爲通。口試者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以經文言之。大經左傳多。於禮記中經二禮難。于毛詩小經公羊穀梁繁。于易書習者多。避難就易。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十六年。楊瑒爲國子祭酒。又奏言。今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又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殆將廢絕。請量加優獎云。云。則唐之盛時。諸經已有束閣者矣。

注疏出而古注廢。其有於注疏外博存古注。以待後人之折衷者。則秘書省著作郎資州李鼎祚周易集解是也。有棄古訓背注疏而自成一業者。則丹陽主簿趙州啖助叔佐春秋集傳是也。鼎祚序言卦爻象象理涉重玄。經注文言書之不盡。別撰索隱。是尙有索隱一書。今不存。集解仍用王弼本。所采自子夏以下。孟喜焦贛京房馬融荀爽鄭玄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弼姚信王廣張璠向秀王凱沖侯果蜀才翟元韓康伯劉瓛何妥崔憬沈麟士盧氏崔觀伏曼容孔穎達以上朱睦禔所考姚規朱仰之蔡景君以上朱彝尊所考等凡三十五家。序言刊輔嗣之野文。存康成之逸象。則固顯與注疏背馳矣。鄭康成論三傳優劣云。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范武子則謂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雖通論三家得失。然康成仍主左氏。武子仍宗穀梁。古未有離三傳而立言亦未有兼採三傳而自爲去取者也。啖助始云。予考覈三傳舍短取長。集前賢注釋。亦以愚意裨補闕漏。商榷得失。爲春秋傳。又撮其綱目爲統例。爲之徒者有河東趙匡伯循。吳郡陸淳伯冲。淳後避憲宗諱。改爲質。舊唐書云。淳師匡。匡師助。新唐書則云。趙匡陸淳。皆助高弟。按呂溫代淳進書表。稱以啖助爲嚴師。趙匡爲益友。新唐書是。趙匡所撰有春秋闡微。纂類義統三書。與啖氏皆亡。今存者獨陸氏春

秋、集、傳、纂、例、春、秋、辨、疑、春、秋、微、旨、大、抵、先、列、三、傳、異、同、參、以、啖、趙、之、說、而、斷、其、是、非、雖、其、精、核、獨、至、之、處、往、往、有、專、門、先、師、所、未、喻、者、然、已、開、宋、儒、變、古、之、風、而、魏、徵、作、類、禮、改、易、禮、記、次、弟、則、又、啓、改、經、之、漸、矣。

六藝後論卷上終

六藝後論卷下

益陽陳鼎忠天倪甫述

宋學變古

宋初學制一仍唐舊。於唐人未完者補修之。如濟陰邢昺叔明兼疏論語何晏集解。孝經唐玄宗注。爾雅郭注。博平孫奭宗古爲孟子音義是也。孟子正義、舊題孫奭撰、崇文總目館閣書目均無奭撰正義、朱子謂爲邵武士人偽造、當不虛也、於經注疏義刊行之。自唐末五季創鏤版之法。宋人踵事增修。端拱元年三月。命司業孔維業校刊孔穎達五經正義。國子監鏤版行之。淳化五年皆成。咸平四年十月。又詔摹印周禮儀禮公穀傳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義。凡一百六十五卷。景德二年五月。上幸國子監。問祭酒邢昺版數幾何。昺曰。國初印版止及四千。今至十萬。經史義疏皆備是也。其試明經帖經口試悉準注疏。王旦作試官。題爲當仁不讓於師。賈邊以解師爲衆見黜是也。迨王安石三經新義行。始黜先儒之說而尙奇好異。則先自仁宗慶歷時始。一曰議經。陸游云。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乎。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盾。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况傳注

乎。排繫辭者。歐陽修謂孔子作象象。發明卦義。若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也。非聖人之言也。毀周禮者。蘇軾謂其有三不可信。胡仁仲謂其無一官善。陳及之以設官太多爲譏。陳君舉以隸屬失當爲惑。譏書者。蘇軾謂義和曠職爲貳於羿而忠於夏。康王之誥冕服爲非禮。疑孟子者。司馬光有疑孟。蘇軾有爲論語說與孟子辨。李觀有常語。鄭友有折衷。晁說之有非孟。疑詩序者。歐陽修所著毛詩本義。晁說之云詩統以爲卜子夏作、韓愈以三事疑其非、蘇軾云詩序世傳以爲出於子夏、子竊疑之。尙未敢決。至鄭樵直目爲衛宏作。於是始廢序。以言詩議經不已。遂至疑經。胡宏汪應辰謂孝經多出後人附會。吳棫作書禕傳。進而謂古文尙書增多之二十五篇。爲梅賾僞撰。朱子且從而附和之。荒經蔑古之習。遂以大啓二曰。改經。朱彝尊曰。自漢以來。說經家鮮有移易經文片言者。移之自二程子。大學是也。注疏家未有刊削經文隻字者。刪之自朱子。孝經刊誤是也。按劉敞移易尙書武成次第。開蔡沈之先聲。是移經。不始程子。朱子於大學。又嘗增補其文。非但移易。刊削孝經已也。同時有臨川俞廷椿。謂周禮冬官之屬。錯出於五官中。實未嘗亡。著周官復古編。於天官取獸人。獸人繫人獸醫。司裘染人。追師。屨人。掌皮典。絲典。臬。於地官取封人。載師。閭師。縣

師均人遂人遂師遂大夫土均草人稻人土訓山虞林衡川衡澤虞尹人角人羽人掌葛
掌染草圉人場人。於春官取典瑞典同巾車司常冢人墓大夫。於夏官取弁師司弓矢藁
人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原師。皆歸之於冬官。又奪地官之鼓人舞師入春官。
奪春官之天府世婦內宗外宗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入天官。奪秋官之大行人小行
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環人入春官。毀經造經臆爲出入。朱子且以爲冬官不亡。攷
索甚當。鄭賈以來。皆當歛衽退三舍。後東嘉王與之作周官補遺。清源丘葵作周禮全書。
皆本其說而少變之。曩則一官缺。今則六官俱缺。改經不已。遂至廢經。王安石乃詆春秋
爲斷爛朝報。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而五經僅存其四矣。安石生在朱熹
之先劉敞之後三曰毀注。
困學紀聞云。自漢儒至於慶歷間。談經者守故訓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尙新奇矣。至
三經新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七經小傳。劉敞原父撰。一尙書。二毛詩。三周禮。四儀禮。
五禮記。六公羊傳。七論語。爲書三卷。提要云。其書如謂尙書愿而恭。當作愿而荼。此厥不
聽。當作此厥不德。謂毛詩烝也無戎。當作烝也無戍。謂周禮誅以馭其過。當作誅以馭其
禍。士田賈田。當作工田賈田。九筮五曰巫易。當作巫陽。謂禮記諸侯以貍首爲節。當作以

鵲巢爲節。皆改易經字。以就已說。至禮記若夫坐如尸一節。則疑有脫簡。人喜則斯陶九句。則疑有佚文。禮不王不禘。及庶子王亦如之。則疑有倒句。信乎。其爲新奇也。三經新義舊俱題王安石撰。蔡條鐵圍山叢談云。王元澤奉詔爲三經義時。丞相王介甫爲之提舉。詩書蓋多出元澤及諸門弟子手。周禮新義實丞相爲之筆削。蓋安石欲以周禮附會其歛財之學。故其用力獨勤也。吳曾能改齋漫錄謂荆公新義蓋本於原甫。晁公武讀書志亦證以所說湯伐桀。升自陋之類。與新經義同。爲安石勦取敞說之證。提要云。劉敞解鳥獸踰踰。爲古者制樂。或法於鳥。或法於獸。毛詩葛之覃兮。謂葛之茂盛。則有人就而刈之。以爲絺綌。如后妃在家。德美充茂。則王者就而聘之。以爲后妃。解論語乘桴浮於海。謂夫子周流列國。如桴之在海。流轉不定。其說亦往往穿鑿。與安石相同。故流俗傳聞。致遭斯謗。然敞所著弟子記。排斥安石。不一而足。實爲與新學介然異趣。且安石剛愎。亦非有步趨於敞者。謂敞之說開臆斷之弊。則可不得謂安石之說由於敞也。安石於三經外。又有易解十四卷。自謂少作未善。不專以取士。其徒龔原耿南仲。亦有易注。紹興時。三書並行於場屋。陳振孫云。王氏學行於世六十年。科舉之士。熟於此。乃合程度。前輩謂如脫鑿然。

按其形模而出之。蓋至是全取注疏而代之矣。至洛閩諸儒學與安石異趨。而其好新則一。易在漢時原有卦氣納音說。然自爲一家。未以此爲作易之原也。至宋道士陳搏。乃本太乙下行九宮之法。作先天後天之圖。河圖洛書之數。託諸伏羲文王。加諸孔子之上。傳之穆伯長。伯長傳李之才。之才傳河南邵雍堯夫。作古周易八卷。經義考云、宋志無、其說見周易會通因革、遂大行。又彭城劉牧亦作易數鉤隱圖三卷。稱其學出神放。放出於陳搏。源流與邵子同。惟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則與邵異。黃黎獻吳祕程大昌等皆發明牧說。至蔡元定則以爲與孔安國劉歆所傳不合。而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朱子从之。自是圖書遂真爲義文所據。以造易而龜馬進爲易祖矣。竊謂毀注之罪小。毀經之禍大。今日荒經蔑古。浸至亡種。推原戎首。責固有攸歸也。

今文之學。主微言大義。行二百餘年。爲古文之訓詁所奪。及其久也。則又由訓詁而歸於義理。惟心惟物。以時爲帝。斯亦循環之勢也。第宋儒之義理。與今文之微言大義。似同而實異。其勢旣宏。遂傑然別樹一幟。與漢學對立矣。掃象而言易。始於王弼。顧往往雜以老莊。未極純粹。迨宋程頤伊川出。推本性命之理。以貫事物之情。始粹然爲儒家言。程瑛曰。

宋興百年。名儒輩出。胡安定得其義。邵康節得其數。程明道伊川得其理。周濂溪得其體。張橫渠得其用。易爲心。學宋儒言。心過於漢。固宜。其於易獨深也。離三傳而言春秋。始於啖趙。世或非之。然康成釋諸經。既可雜糅。今古春秋。何獨不然。宋儒治春秋者。無慮數十家。皆錯綜三傳。自求奧旨。要以孫復孫覺劉敞胡安國爲著。孫復明復。作春秋尊王發微。謂春秋有貶無褒。常秩譏其猶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刑。步過六尺者有誅。是未知儒法之分。未云善也。孫覺莘老作春秋經解。以尊王抑霸爲主。其自序言三家之說。穀梁最爲精深。且以爲本。雜取二傳及諸儒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安。則以所聞於安定先生者斷之。平情定議。多得經意。劉敞始爲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繼集衆說。斷以己意而爲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葉夢得稱原父知經而不廢傳。據義考例以折衷之。經傳更相發明。雖間有未然而淵源已正。蓋敞遂於禮。而於春秋又用力。至勤。宋儒治春秋。此其選矣。安國春秋傳。名重一時。後人或取以代三傳。其書事據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者。采孟子莊周董仲舒王通邵堯夫程明道張橫渠程正叔諸家之說。以潤飾之。當南渡之時。爲進講之書。故多主復讐。以尊王攘狄蔽全書。頗失經旨。然卽如其說以求之。王非唯諾。趙伏

之可尊。夷非一身兩臂之可攘。而胡氏於羽父慶父兩發兵權不可假人之義。實啓高宗猜疑諸將之心。致宗社不可復。是又日言復讐而不知讎之如何復。此所以來王船山之譏也。然其精者固不可沒。此外如崔子方葉夢得呂本中高開程公說張洽呂大圭家鉉翁皆有發明三禮名物非可空言。故宋儒不能大異於漢。治儀禮者李如圭較善。新學既行。學者不復習是書。張淳始訂其僞。爲儀禮識誤。如圭繼之作集釋三十卷。出入經傳。又爲綱目以別章句之旨。爲釋宮以明宮室之制。全錄鄭注。而旁徵博引以爲之釋。多發賈疏所未備。治禮記者衛湜最名。撰禮說一百六十卷。自鄭注而下。所取凡百四十四家。其他書之涉於禮記者。所採錄尙不止此數。可云禮家之淵海。治周禮者王昭禹有詳解四十卷。陳振孫云。昭禹未詳何人。其學皆宗王氏新說。提要舉其解泉府。謂稱貸之語。豈特無補於民。恐收還其母而不得。蓋已目睹青苗之害。而陰破其說。是義旨不必盡同王氏。惟其解釋字義。穿鑿附會。皆用王氏字說。蓋當時三經新義。頒之學宮。功令所懸。故昭禹因之不改。非必卽其門徒也。其次有易祓總義。王與之訂義。總義時有創獲。訂義則多張空論。蓋安石廢春秋。故通儒皆治春秋。安石以周禮禍國。故通儒皆棄而不治。所以春秋

多名著。周禮少。完書也。爲通禮者。陳祥道有禮書一百五十卷。中多掎擊鄭學。固不可爲訓。然大致則貫通經傳。條析縷紛。前說後圖。考訂詳悉。較聶崇義三禮圖爲精。不得以其爲安石門客而廢之也。治書者。蘇軾有書傳十三卷。軾有易傳。朱子雜學篇首詆之。於書傳則嘗稱其善。提要謂軾究心經世之學。明於事勢。又長於議論。於治亂興亡。披抉明暢。較他經獨爲擅長。侯官林之奇。少穎。有全解四十卷。辨析同異。略穿史事。書未完而卒。其門人呂祖謙續之。爲書說三十五卷。朱子云。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要之皆不過略有補苴。未能如易春秋之成一家言也。宋人廢序言詩。故詩傳多無可觀。馬賁與曰。夾漈專詆詩序。晦菴从其說。所謂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者。大意謂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爲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大也。毛詩本書具在。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他書中間見一二。而真的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徒得之風聞道聽。以爲其說如此者也。今捨毛詩而求證於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爲不可信。乃採之於旁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誤哉。又詩書之

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先儒多疑之。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之序不可廢也。雅頌之作。其意易明。則序者之詞可略。至於風之爲體。比興之詞。多於序。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有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序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有源。孰能億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乎。夫芣苢之序。以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祭黍之苗穗而已。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愛叔段之詞耳。楊之水。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愛桓叔之詞耳。此詩之賴序以明者也。鴝羽陟岵之詩。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芣之詩。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四詩之旨。辭同意異。若舍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不得爲正雅矣。其言甚辨。按朱子初年說詩亦宗毛鄭。後得鄭樵說而善之。始盡棄其所學。其少作今存於呂祖謙伯恭家塾讀書記中。呂氏卒後。其書始行。朱子序之云。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是朱子不滿於其

少年之說而不自知其晚年之誤也。陳振孫稱呂書博採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翦截貫穿如出一手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詳正未有逾於是書者稍後嚴粲又本其學爲詩緝多得詩人本意而於音訓疑似名物異同考證尤爲精核亦其次也其他說經之書多於唐者不啻十倍大抵多矜新義無當經旨今率从略以省繁冗。

宋人又有特別發明爲後所祖者卽金石學是也。梁虞荔有鼎錄陶宏景有刀劍錄祇載其目集錄碑刻之文蓋自梁武帝始所撰碑英凡一百二十卷其書不傳迨宋歐陽修始合碑刻吉金爲集古錄十卷所列題跋凡四百餘篇同時劉敞有先秦古器圖繼之者李公麟呂大臨均有考古圖無名氏有續呂氏考古器圖雖審字功深而考訂未著官修之宣和博古圖益以蕪累可採蓋寡黃長睿東觀餘論始尙考訂若王球嘯堂集古錄薛尙功鐘鼎款識法帖王厚之復齋鐘鼎款識則不復圖形專摸文字以資考證翟耆年籀史張掄內府古器評則又主尙通論融會一切取多用宏莫如趙明誠金石錄數至二千倍於歐書前十卷以時代爲次自第一至二千咸著於目後二十卷爲辨證跋尾五百二篇紹興中其妻李清照表上於朝張端義貴耳集謂清照亦有筆削理或然也此外專編一

地者。有田概京兆金石錄等書。彙編碑銘者。有陳思寶刻叢編。王象之輿地碑記。無名氏之寶刻彙編。比輯校釋。成一家言者。有洪适隸釋隸續。鄭樵通志。又特撰金石略。蓋深知金石。有資於史也。劉敞序言考求究古器之法。曰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諡今以其言考之。古器刻文。有自載其名者。亦有原未載名。而宋人審其形似以定之者。後人卒無以易。所謂明其制度也。呂大臨薛尚功之審別字形。歐陽修趙明誠之參證史傳。所謂正文。文字。次世。諡也。至提要稱胡安國注成周宣榭火。引呂大臨考古圖之邴敦一條。則並取以證經矣。後之治金石者。精密或過宋儒。然終不能出其範圍也。

朱學窮理

談考訂者。動詆宋學爲空疏。不知空疏者。誠有之。而博雅者。亦不乏。若朱子。則又極博而極通。康成以後。未有也。東塾讀書記曰。朱子論語訓蒙口義序云。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論語要義目錄序云。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答余正父書云。今所編禮書內。有古經闕略處。

須以注疏補之。不可專任古經。而直廢傳注。答張敬夫。孟子說疑義書云。近看得周禮儀禮一過。注疏見成。却覺不甚費力也。語類云。祖宗以來。學者但守注疏。其後便論道。如二蘇直是要論道。但注疏如何棄得。又云。今世博學之士。不讀正當底書。不看正當注疏。朱子自讀注疏。教人讀注疏。而深譏不讀注疏者。此朱子之重注疏也。陳又云。昔時講學者多不讀注疏。近時讀注疏者。反譬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學也。語類云。某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又曰。訓詁當依古注。又云。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答李公晦書云。先儒訓詁。直是不艸艸。語類又云。今人多說章句之學爲陋。某見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壞了道理。此朱子之尊訓詁章句也。學校貢舉私議云。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夫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品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卽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策問云。首言漢世專門之學。茲從略。今百工曲藝。莫不有師。至於學者。尊其所聞。則斥以爲專門而深惡之。不識其何說也。此朱子之崇家法專門也。語孟集義序云。漢魏諸儒。正音讀。

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語類云。漢初諸儒。專治訓詁。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訓某字。自尋義理而已。自晉以來。解經者却改變得不同。王弼郭象輩是也。漢儒解經。依經演繹。晉人則不然。捨經而自作文。答張敬夫云。漢儒可謂善說經者。只說訓詁。使人以訓詁玩索經文。此朱子之尊漢儒也。朱子議宋寧宗嘗爲孝宗承重。而無證驗。後檢得儀禮喪服疏。引鄭志之說。乃自書奏稟後云。學之不講其害如此。向是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語類云。鄭康成是個好人。考禮制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東漢諸儒煞好。盧植也好。鄭康成也可謂大儒。又云。使鄭康成之徒制作也。須略成個模樣。未說得待周公出制作。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曰。鄭注自好。又云。如至誠無息一段。諸儒說多不明。却是古注是。又云。鄭解天子不議禮云。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可。若解經得如此簡而明方好。又云。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木神仁。金神義等語。却有意思。非苟吉者。學者要體會親切。李繼善問檀弓殷練而祔。周卒災而祔。孔子善殷。程張二先生以爲須三年而祔。士虞禮鄭注所說。於經未有見。不知如何。朱子答云。若謂只是注文於經無見。卽亦未見注疏之所以不可从者。不當直以注爲不足信也。郭

子从問附、答書云、當如鄭說、伊川恐考之不詳、

余正甫問儀禮喪服大功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

姑姊妹、答書云、當从康成之說無疑、此朱子之推服鄭氏也、

陳又曰答呂伯恭書云、中庸仁者人也古注云人讀如相人偶之人、

以人意相存問之意、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幸以見告、所謂以人意相存問者、却似旣符字義有思也、至曲禮若夫坐如尸立如齋、此取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文、而未節去若夫二字、鄭注誤以夫爲丈夫、朱子但云、他也是解書多後、更不暇仔細、於不

知所出者、亦以爲有意思、於其顯然誤者、亦原諒之、其尊鄭至矣、鄉黨侃侃如也、閔閔如也、集

注云、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閔閔和悅而諍也、孟子自怨自艾、集注云、艾治也、說文云、芟

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語類問習鳥數飛也之意、曰此是說文、習字从羽、月令鷹乃學習、

只是飛來飛去、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

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說文屑字云、動作切切也、不屑去、只是不汲汲於此、往近王

舅、近音既、說文作迎、誤寫作近、尙有釋躋字玷字、答呂伯恭書云、向議欲刊說文、不知韓丈

有意否、因贊成之爲佳、又云說文此亦無好本、已作書與劉子和言之矣、朱子釋經、必取

正於說文、又欲刊說文、此朱子之重說文也、語類又有引玉篇一條、廣韻一條、又玉海後附刻急就章末云、越本朱文公刊於浙東、是朱子一切字書

皆留意、不答楊元範書云、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

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能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論語或問云、或

問十章之說。君子之於天下也章曰此章諸說多誤。皆由音讀之學不明。文集有歐陽希遜問論語孟子比音舊音吐志反。集註皆作必二反。朱子答書云。記得比字是用賈昌朝羣經音辨改定。此朱子講求音讀之學也。鼎忠按後儒多斥朱子空談義理。不據古訓。而東塾陳氏疏櫛朱子之言。如此不但可破。非朱之論。並可示後人讀書之法。蓋讀書在求義理。而義理非訓詁不明。周邵諸子但求義理。既失於無所依據。而後儒或以訓詁爲絕詣。則未知先聖作經之意。與吾人治經之由。惟由訓詁以求義理。而六經之真乃出。朱子誠大儒也。朱子所注諸經。亦間有不饜人望者。由於章句訓詁。先儒已明。朱子不能出於其外。而又不滿其所欲。則且發凡起例。創制顯庸。以待來者。所著過多。精力不足。以副未能實踐其所言也。朱子詩集傳。以大小序別爲一編。而辨之名詩序辯說。其說鄭衛爲淫詩。且謂爲淫人自言。同時陳傅良已疑之。謂以城闕爲偷期之所。彤管爲淫奔之具。竊所未安。馬端臨文獻通考。辨之尤詳。謂夫子嘗刪詩。取關雎樂而不淫。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爲男女淫泆而自作者。凡二十有四。何夫子猶存之不刪。又引鄭六卿餞韓宣子所賦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而不聞被譏。乃知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然文公

亦不自信其說。如周頌豐年篇。辨說云序誤。而集傳乃仍用小序說。是傳與序辨不合。注詩柏舟謂婦人爲夫所棄。而注孟子憂心悄悄。仍以爲仁人不遇。是注他經與注詩亦不合。其作白鹿洞賦。引青衿傷學校語。門人疑之。朱子答以序不可廢。是朱子但欲自成一家。非欲盡廢古說。語類云。先生謂學者曰。公看詩只看集傳。全不看古注。曰某意欲先看。了先生集傳。却看諸家解。曰便不是如此。無却看的道理。其意尤顯然矣。注易者程子主理。邵子主數。而朱子主占。主占者。猶之無所主也。其首列九圖。後附以易學啟蒙。主邵也。所作本義。但隨文順釋。絕無發明。蓋以理已盡於程氏。不欲再贅。且屢言程傳備矣。主程也。惟周易本經。自王弼以下。皆以傳合於經。程傳因之。朱子則以上下經爲二卷。十翼自爲十卷。以復舊觀。此其所獨得也。後人用程傳之式。而刊去傳文。實以本義可云兩失矣。朱子屬蔡沈作書傳。踰年朱子卒。又十年而蔡傳始成。提要云。沈序稱二典三謨。經朱子點定。然董鼎纂注。於正月朔日條下。注曰朱子親集書傳。自孔序止此。其他大義。悉口授蔡氏。併親彙百餘段。俾足成之。則大禹謨猶未全竣。所云二典三謨者。特約舉之辭。鼎又引陳鏐之言。謂卽朱子點定者。蔡氏亦不免有所竄易。故宋末黃景昌等。各有正誤辨疑。

之作。總之傳既屬蔡。則得失與朱子無甚關係也。朱子精力所注。惟在大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及四書或問。論孟精義。諸書。刮析義理。辨別疑似。雖事實間有訛誤。而大義炳然。固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然朱子之所以卓絕一世者。又不在其已成之經注。而在其未成之儀禮經傳通解。朱子乞修三禮劄子云。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輯。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紀。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章。廢罷儀禮。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幽冥而莫知其原。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其言禮廢樂崩之害。至爲沈痛。疏不果上。窮年兀兀。撰爲是書。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悉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大約經所缺者。以傳記補之。經傳俱未備者。以鄭注補之。禮節

之所以難明者。由於古人宮室與後不同。非明知其狀。無以行禮。故特取李如圭之圖。詳加點定。以正其本。經之所以難讀者。因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無以通貫。故又分別節次。附以記注。使義理條貫。粲然具列。凡家禮五卷。士冠禮一、冠義二、士昏禮三、五宗七、親屬八、凡八篇、鄉禮三卷。士相見禮九、士相見義十、投壺十一、鄉飲酒禮十二、學禮十一卷。學制十六、學義十七、弟子職十八、少儀十九、曲禮二十、臣禮二十一、鐘律二十二、鐘律義二十三、詩樂二十四、禮樂記二十五、書數二十六、學記二十七、大學二十八、中庸二十九、保傅三十、踐阼三十一、五學三十二、凡十七篇、邦國禮四卷。燕禮三十三、燕義三十四、大射三十五、大射義三十六、聘禮三十七、聘義三十八、公食大夫禮三十九、公食大夫義四十、諸侯朝聘禮四十一、諸侯朝聘義四十二、王朝禮則別爲集傳。凡十有四卷。覲禮一、朝事義二、歷數三、卜筮四、夏小正五、共十篇。中書數一篇。缺而未補。大射下八篇。則猶未脫稿。王朝禮卜筮篇缺。餘篇亦僅草定而未修改。雖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矣。程敏政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爲三節。始焉如冰炭不相入。中焉則疑信參半。終焉若輔車相依。王陽明因之。爲朱子晚年定論。當時羅欽順已與書辨之。後東筦陳建學蔀通辨。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謂朱陸早晚異之實。二家譜集具載甚明。力破程王之說。按朱子二十四歲以前。出入釋氏。後改治經術。然猶偏於義理一派。愈久愈實。遂終於儀禮經傳。

朱在叔敬稱是書爲先君晚歲之所親定。爲其絕筆之書。則可知其定論所在矣。朱子答孫敬甫云。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個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考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胸中確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像個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修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此又以修禮書爲格物致知。清儒之惡宋學者。謂理學當更爲禮學。而不知朱子正以禮學爲理學也。

朱子傳經弟子。載於朱彝尊經義考者。易有劉煥。彭龜年等一百六人。詩有陳文蔚。輔廣等七十四人。禮有黃幹。楊復等六十一人。朱子之學。旣以禮爲歸宿。則門人亦以黃。楊爲正宗。朱子旣修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祭二禮屬黃幹。勉齋。勉齋嘗云。余創立二禮粗就。奉而質之先師。先師喜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編家鄉王朝禮。其悉用此規模更定之。然勉齋亦僅成喪禮十五卷。祭禮未及訂定而沒。以其藁屬楊復。信齋。信齋據二先生藁本。參以舊聞。定祭禮十四卷。爲門八十一。並上二種。凡六十有六卷。雖編纂不出一手。而端緒相承。規模不異。信齋又別爲儀禮圖十七卷。自序云。嚴陵趙彥肅嘗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諸先師。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並考之乃爲佳。

耳。蓋儀禮原未有圖。故先師欲與學者考訂以成之也。復今所爲圖者。則高堂生十七篇之書也。釐爲家鄉邦國王朝喪祭禮。則因先師經傳通解之義例也。附儀禮旁通圖於其後。則制度名物之總要也。今考其本圖。凡二百有五。旁通圖二十有五。提要。譏。其遠。近。廣。狹。全無分數。良是。惟謂其於宮室。太爲漏略。則非。蓋朱子已有釋宮。信齋不敢再贅也。

宋之末葉。有二通儒焉。一王應麟。深寧齋。

字厚齋

一黃震東發。

字於越

全祖望曰。四明之學多陸

氏。深寧之父。亦師史獨善。而深寧紹其家訓以授陸學。又从王子文以接朱子。从樓迂齋以接呂氏。據此。似兼治朱呂陸之學者。然清江貝瓊有云。自厚齋尙書。倡學者以攷亭朱子之說。一時从之而變。故令粹然皆出於正。無陸氏偏駁之弊。則深寧固用朱以變陸者也。祖望又云。四明之專宗朱氏者。東發爲最。日鈔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淵源出於輔氏。是東發與深寧皆朱學之嫡系。深寧著述極博。雖於經無專書。然困學紀聞前八卷。所明經訓。至博而精。又本朱子擬輯韓詩之意。輯三家詩及鄭氏易。開輯佚之先河。其藝文志考證。增輯志所未收書目。漢制考。从注疏中證明漢制。又擴充考訂之涂徑。東發日鈔屬於經者三十一卷。王圻曰。五經朱子於春秋禮記無成書。東發取二經爲之集解。其義甚

精。蓋欲補朱子之未備。且不欲顯附於日鈔中。今觀其書。雖精博不逮深寧。亦有資於考訂。皆步朱子之後塵。而開清學之先路。孰謂宋儒爲空疏哉。

心學末流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此猶其久者也。若子夏之傳。變爲莊周荀卿之門。有李斯韓非。固不能以五世者矣。朱子之弟子爲黃幹。幹授何基。基授王柏。柏實朱子之三傳也。而其疑古毀經大叛。朱子卒流爲邪說之魁。深山大澤。實產龍蛇。謂之何哉。柏號魯齋。作書疑九卷。提要云。尙書一經。疑古文者自吳棫朱子始。併今文而疑之者自趙汝談始。見陳振孫書錄解題

改定洪範。自龔鼎臣始。見所作東原錄改定武成。自劉敞始。其併全經而移易補綴之者。則自柏

始。動以脫簡爲辭。臆爲移補。其併舜典於堯典。刪除姚方輿所撰二十八字。合益稷於皋陶謨。此有孔穎達正義可據者也。以大禹謨皋陶謨爲夏書。此有左傳可據者也。以論語者爾舜二十二字。補舜讓於德弗嗣之下。其爲堯典本文。或爲他書所載。如鬻子述帝王遺言之類。已不可知。以孟子勞之來之二十二字。補敬敷五教在寬之下。則孟子明作堯

言。柏乃以爲舜語已相矛盾。然亦尙有論語孟子可據也。至於堯典皋陶謨說命武成洪範多士多方立政八篇。則純以意爲易置。一概託之於錯簡。有割一兩節者。有割一兩句者。何脫簡若是之多。而所脫之簡。又若是之零星破碎。長短參差。其簡之長短廣狹。字之行款疏密。茫無一定也。其爲私心杜撰。竄亂聖經可知矣。其所辨說。如謂盤庚之言。所欠者理明詞達。又信泰誓十有一年之說。謂武王承祖父之餘慶。藉友邦之歸心。氣焰旣張。體貌且盛。改元紀年。視紂猶諸侯。後世曲爲覆護。反生荆棘。又謂大誥寧王貽我大寶龜。西土有大艱。人亦不靖之語。無異唐德宗奉天之難。諉之於定數。是排斥漢儒不已。且集矢於經文矣。柏又作詩疑二卷。提要云。書疑雖頗有竄亂。尙未敢刪削。此則攻毛鄭不已。並本經而攻駁之。攻駁本經不已。又併本經而刪削之。其以行露爲亂人。據列女傳爲說。猶有所本也。以小弁無逝我梁四句。爲漢儒所妄補。猶曰其詞與谷風相同。似乎移綴也。以下泉末章爲錯簡。謂與上三章不類。猶著其疑也。至於召南刪野有死麕。邶風刪靜女。鄘風刪桑中。衛風刪氓。有狐。王風刪大車。丘中有麻。鄭風刪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籟兮。狡童。褰裳。豐東門之墀。風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秦風刪晨風。齊風刪東門。

之日。唐風刪綢繆葛生。陳風刪東門之池。東門之楊。防有鵲巢。月出。株林。澤陂。凡三十二篇。案書中所列之目、實止三十一篇、又曰。小雅中凡雜以怨誹之語。可謂不雅。予今歸之王風。且使小雅粲然整潔。其所移之篇目。雖未具列。其降雅爲風。已明言之矣。又曰。桑中當曰采唐。權輿當曰夏屋。大東當曰小東。則並篇名改之矣。此自六籍以來第一怪變之事也。柏亦自知詆斥聖經爲公論所不許。乃託詞於漢儒之竄入。夫漢儒各尊師說。字句或有異同。至篇數則傳授昭然。其增減一一可攷。此三十二篇之竄入。如在四家。既分以後。則齊增者魯未必增。魯增者韓未必增。韓增者毛未必增。斷不能如是之畫一。如在四家。未分以前。則爲孔門之舊本。確矣。柏何人。斯敢奮筆而進退孔子哉。至於謂碩人第二章形容莊姜之色太褻。秦風黃鳥乃淺識之人所作。則直排刪訂之失。不復託詞於漢儒。尤爲恣肆。陳振孫書錄解題載陳鵬飛作詩解二十卷。以爲商頌當闕。魯頌當廢。猶未如柏之竟刪也。朱彝尊云。孔子之所不敢刪者。魯齋。毅然削之。孔子之所不敢變易者。魯齋。毅然移之。噫亦甚矣。世之儒者。以其淵源出於朱子。而不敢議。則亦無是非之心者也。此後又有吳澄。草廬亦爲黃幹之支裔。幹授饒魯。魯授程若庸。若庸授澄。澄又師程紹開。紹開築

道一書院。思和會朱陸兩家之說。則澄固雜治陸學者也。元人講學。專尚談空。而澄能治經。較爲知類。惟雅好更張。是其一短。所著春秋纂言。闕文補以方空。猶曰止及於行款也。儀禮逸經傳。編次先後。皆依行禮之節次。不盡从其原文。然猶曰有朱子通解例可援也。易纂言於句多所更易。猶曰有所本也。至以繫詞傳中說上下經十六卦十八爻之文。定爲錯簡。移置文言傳中。則悍然臆斷矣。禮記纂言將四十九篇。出入併合爲三十六卷。約大一篇。卷爲已近僭妄。猶曰記而非經也。至書纂言。乃直刊削古文。開清江聲孫星衍之先路。則僭妄極矣。其他顛倒簡策。以意自爲。不可勝舉。明時又有梅鶯者。依附其說。作尙書考異尙書譜。謂孔壁之十六篇。出於孔安國所爲。謂孔傳增多之二十五篇。爲皇甫謐作。雜取傳記以成文。肆口醜詆。靡所不至。其妄殆又過於柏澄。此外說經者至多。要之不出六派。一依附朱說。無所發明。如元胡一桂之易本義附錄纂疏。劉瑾之詩傳通釋是也。一談空說玄。大類狂禪。如明王守仁之五經臆說。本書未見。但見其序。方時化之學易述談。鄭圭之易臆是也。一移易經文。非毀經訓。如元胡一中之考定洪範。鄧明文之八卦餘生是也。一立名新奇。取快庸俗。如元晏兼善之春秋透天關。陳雅言之書義卓躍是也。其別又有僞造古本。

如明豐坊古書世學子貢詩傳之類。或批評經傳。如鍾惺評毛詩左傳孫鑛評詩書禮之類。日霜月朧。颯颯橫行。提要已辭。而闕之。今不復贅。

論經學者。謂唐不及漢。宋不及唐。固矣。而以宋元明三朝言之。則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所以然者。宋儒猶考注疏。學有根柢。故雖異古訓。猶能自成一家。元人則株守宋人之說。致力於注疏者。甚淺。明人又抄襲元人之說。而並未研究宋注。所以每況而愈下也。鄭曉

言洪武開科。古注疏猶與程朱傳注並行。自成祖命胡廣等修五經四書大全。而先儒之

說始盡棄。至大全之淺陋。則朱氏經義考。顧氏日知錄。曾論及之。經義考曰。廣等就前儒

成編。雜爲鈔錄。而去其姓名。書傳大抵本二陳氏。一陳鑠尙書集注纂疏、易則取諸天台鄒陽二董氏、天台董楷之有周易傳義附錄、一陳師凱蔡傳旁通、易則取諸天台鄒

陽二董氏。天台董楷之有周易傳義附錄、鄒陽董真卿有周易會通、雙湖雲峯二胡氏。雙湖胡一桂有周易本義附錄纂疏、雲峯胡炳文有周易本義通釋、於諸

書外。未寓目者至多。又引陸元輔云。禮記大全。就陳氏集說而增益之。凡四十二家。當日

諸經大全。皆攘竊成書以罔其上。則此亦必元人成書。非諸臣所排纂也。日知錄云。春秋

大全。全襲元人汪克寬胡傳纂疏。但改其中愚按二字爲汪氏曰。及添廬陵李氏等一二

條而已。詩經大全。則全襲元劉瑾詩傳通釋。而改中其愚按二字爲安成劉氏曰。四書故

有陳鏐四書發明。胡炳文四書通倪士毅合二書爲一。頗有刪正。名曰倪氏輯釋。胡廣等
大全。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間有舛誤。當日
奉旨修書。頒餐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者。不知凡幾。將謂此書既成。
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啓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
子。豈非骨鯁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
上下相蒙。以饗祿利。而莫之顧乎。按明人釋經。祇以供制義之漁獵。與先儒殊科。其膚淺
不足怪也。又經儒从祀孔廟。始於唐貞觀二十一年。首左丘明卜子夏。次以公羊高穀梁
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賈逵何休王肅
王弼杜預范寧等。凡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有事太學。並令配享。所以報其傳注
之功。迨夫宋之仁英。未有改易。神宗以後。始進道學詞章之士。然於己从從祀者。未敢動
也。自明人不學。蔑識古訓。嘉靖九年。張璁諸小人。逞其私議。輒爲出入。去戴聖劉向馬融
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又改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寧祀於其鄉。棄漢儒抱殘守缺之
功。而獎末流論性談天之學。致語錄之書。日增月益。禮堂之冊。委之榛蕪。秦燔詩書。學者

以吏爲師。明廢經術。士人以語錄爲學。世異道殊。其歸一揆。深可歎也。

蓬蘖之中。亦有足音。以尙書言之。有劉三吾等奉勅撰之。書傳會選。其書於蔡傳之合者存之。不預立意見。其不合者改之。不堅持門戶。所糾正凡六十六條。顧撰武日知錄。稱是書每傳之末。繫以經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辨之甚悉。其傳中引古人姓氏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攷正典故。蓋宋元以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爲此書者。皆自幼爲務本之學。非由八股發身之人。故雖不及先儒。而尙有功於後學。春秋有元趙汴春秋集傳。春秋師說。春秋屬辭。春秋左氏傳補注等書。其屬辭爲例凡八。一曰存策書之大體。二曰假筆削以行權。三曰變文以示義。四曰辨名實之際。五曰謹內外之變。六曰特筆以正名。七曰因日月以明類。八曰辭从主人。提要稱其淹通貫穿。據傳求經。多由考證得之。終不似他家之臆說儀禮有敖繼公集說。雖多違鄭注。然其於經逐字研求。敷暢厥旨。實有發揮非矯激爭名者可比。禮記有陳浩集說。隨文箋釋。亦頗明曉。其尤精者爲陳第季立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以爲古人之音。原與今異。凡今所稱叶韻。皆卽古人之本音。非隨意改讀。輾轉遷就。如母必讀米。馬必讀姥。京必讀疆。福必讀偁之類。歷考諸篇。並截然不紊。

又左國易象離騷楚詞秦碑漢賦以及上古歌謠箴銘頌贊往往多與詩合可以互證於是排比經文參以羣籍定爲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以探古音之源旁證者據他經所載及秦漢以下去古音未遠者以竟古音之委鈎稽參驗本末秩然第又著尙書疏衍參取古今注疏以素得於心者附著之中如論舜典五瑞五玉五器謂不得以周禮釋虞書斥注疏家牽合之非其理確不可易論武成無錯簡洪範非龜文亦足破諸儒穿鑿附會之說且竺信古文以朱子之疑爲非斥梅鷟爲譎張爲幻預防後日毀經之萌衛道翼聖於斯爲至焦弱侯稱季立身爲名將手握重兵一旦棄去之餅鉢蕭疏野衲不若將帥中有此大經師是又古所罕見春在堂隨筆據絳雲樓書目毛詩古音考下、陳景雲註云、陳將軍季立、出戚少保麾下、時名將也、且清初經師多爲明季遺老積水堅冰其來有漸不得謂明無人也。

清儒復古

明學之陋極矣而其亡也大儒輩出崑山顧炎武寧人號亭衡陽王夫之而農號船山餘姚黃宗羲太冲號梨洲三君子哀然居首顧王兩公則張朱學以排王學者也黃公則名爲王

學而實爲朱學者也。顧氏之學長於發凡起例。日知錄含義至夥。而於音學尤有發明。音著
學五書、一音論、二詩本音、三易音、四廣韻音、五古音表、本明陳第之說而益闡之。據廣韻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知三代之音部分秩如至蹟而不可亂。謂天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返之淳古者。其期望亦不淺。弟子吳江潘耒頗識音韻。山陽張弼能知六書。然所得甚微。未能傳其學也。王氏天資卓絕。一目十行。終身不忘。著書六十餘種。屬於經者。周易稗疏考異。尚書稗疏。詩稗疏考異。春秋稗疏。爲考訂之書。周易內外傳。尚書引義。春秋家說等書。爲說理之作。竄伏蠻貊。席棘茹荼。聲影不出林莽。故其學不顯。兄介之於易春秋皆有注。書亦不傳。黃氏以尊素爲父。劉宗周爲師。皆姚江支裔。故所編明儒學案不能不尊陽明。然肆力於學。日夕讀十三經十七史。及百家九流。天文歷數。道藏佛藏。靡不究心。家藏不足。則鈔之世學堂。鈕氏澹生堂。祁氏千頃堂。黃氏絳雲樓。錢氏且建續鈔堂於南雷。以承東發之緒。又以爲南宋以後。講學家空談性命。不論訓詁。故教學者說經則宗漢儒。立身則宗宋學。平生長於史學。釋經者僅周易象數論深衣考等書。所得似不及王顧。然上承東發深寧之緒。下開二萬以衍浙學之傳。視二家爲源遠而流長矣。

弟宗炎治易。著有周易象解。二萬者。斯大充。斯同。季野充。宗長於禮春秋。編纂至博。惜皆亡佚。僅存學禮質疑。周官辨非。儀禮商禮記偶箋。學春秋隨筆數書。斯同以史著。而禮亦擅長。嘗爲徐乾學編五禮。以其餘爲喪禮辨疑。廟制折衷二書。世合而名之。謂之黃萬之學。此外治經者。約分數派。如桐城錢澄之之田間易學。田間詩學。吳江朱鶴齡之尙書禘傳。禹貢長箋。詩經通義。光山胡煦之周易函書約存。黃岡陳大章之詩傳名物集覽。無錫蔡德音之禮經本義。秀水盛世佐之儀禮集編。常熟陳祖范之經咫。滿洲納蘭性德之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則雜採漢宋。不名一家者也。吳江陳啓源之毛詩稽古編。則堅持漢學。而雜以詭異者也。如解西方美人、謂佛教東流、始於周代、解捕魚諸器、謂廣殺物命、恬不知怪、非大覺緣果之文、莫能救之類、德清胡渭東樵之易圖明辨。黜宋人之誣。關河圖洛、書之謬、洪範正論。兼論漢人之失。一點漢人災祥、二黜宋人九數十數、三駁宋人移易先後、山陽閻若璩百詩原籍太原之古文尙書疏證。兼議經傳。蕭山毛奇齡大可之論語稽求篇。孝經問等書。務與朱子爲難。古文尙書冤辭。又隱與閻氏樹敵。則又辨別是非。各張其說者。也。濟陽張爾岐稷若之儀禮鄭注句讀。別有周易說略詩說略、胡渭之禹貢錐指。泰州陳厚耀泗源之春秋長曆。春秋戰國異辭。無錫顧棟高震滄之春秋大事表。別有尙書質疑、毛詩類釋、當塗徐文靖位

山之禹貢會箋。

別有周易拾遺。

無錫顧祖禹景范之讀史方輿紀要。鄒平馬驢宛斯之繹史。書二

雖爲史學、亦於經學有裨、以係清初兩大名著特存之。

則實事求是。不雜臆見。不分門戶者也。閩百詩之四書釋地亦此類。閩若璩之

潛邱劄記。武進臧琳玉林之經義雜記。

別有尙書集解。

慈谿姜宸英西溟之湛園札記。長洲何焯

杞瞻之讀書記。與其弟子吳江陳景雲少章之讀書紀聞。則博觀約取。校訛析疑。以求古

訓之歸者也。秀水朱彝尊錫鬯。網羅甲部爲經義考。分別存佚未見。見者摘其要義。亡者

著其佚文。則又經籍之淵海。非一曲之士所得擬矣。以上諸儒。見以胡氏爲精。闕圖書範數

實際、此爲漢學第一步。

學以毛氏朱氏爲博。

毛氏所著有仲氏易、推易始末記、毛詩寫官記、詩傳詩說駁義、昏禮辨正、廟制折衷、大小宗通釋、喪禮吾說、春秋毛氏傳

、春秋條貫篇、春秋屬辭比事記、論語稽求篇、皇言定聲錄、孝經問、周禮問、明堂問、學校問、郊社禘祫問、經問等書。

其他雖多能自成一家言。然於家

法源流。既未能明於名物度數。亦多未晰。高者誠有椎輪積水之功。下者且負冥行摘埴

之誦。尙未能深入漢儒之堂奧也。

漢學之昌。有徽吳兩派。吳中元和惠氏三世傳經。其始曰周惕元龍。康熙時進士。受學汪

琬。著有易傳春秋三禮問及詩說。傅子侍讀士奇天牧。其流漸廣。兼治史學。於經尤邃。著

易說禮說春秋說。分別條理。多所發明。然猶時以空言明而未融。迨孫棟定宇。號松崖諸生

而始大著棟之爲學也。一扶殖絕業。如易自王氏注行。漢易盡亡。棟作周易述。以荀爽虞翻爲主。參以鄭玄宋咸千寶之說。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自革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兩傳未成。江藩續成之。使千五百年之墜緒微而復顯。一申明古訓。謂經訓不明。由於俗師失其音讀。昧其本字。因作九經古義。討論古字古音。以博異聞。黜俗學。其他若易漢學。易例。明堂大道錄。禘說。左傳補注。古文尙書考。皆稱是。錢大昕序其書。謂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劭。公服。子慎之間。馬融。趙岐。不能及。庶幾近之矣。弟子著者。爲同邑余蕭。客古農。江聲。良庭。以師禮事之者。有嘉定王侍郎。鳴盛。鳳階。錢宮。詹大昕。曉微。青浦王侍郎。祁蘭。泉。而休寧戴庶常。震東原。亦嘗從問學。余氏搜集佚話。爲古經解鈎。沈江氏會萃古訓。爲尙書集注音疏。其不取古文。則惠氏古文尙書考之說也。江氏弟子元和顧廣圻。字千里。諸生。於經史小學天文歷算輿地之學。靡不貫通。以校刊著。孫沅。字鐵君。能傳聲之學。著有說文釋例。師事段玉裁。實多異段學。鳴盛撰尙書後案。以鄭馬爲主。問采孔王以彌其缺。不雜唐宋諸儒之說。得古義爲多。弟鳴韶。字鶴溪。亦治經。著春秋三傳考。十三經異義考。弟子同邑金日追。精於校刊。十三經皆有校本。而儀禮尤精。所撰儀禮正訛。阮元校勘記多取

之。昶通音韻訓詁之學。尤精金石。著金石粹編於經鮮名著。兼師余江及王昶者。有甘泉江藩。

子屏。補惠氏周易述。又撰國朝漢學師承記。以明傳授之源流。大昕博學深思。囊括萬象。

其論六經之大義。釋說文之異字。辨中西歷算之得失。考古今聲紐之變遷。與釋天文地

理之曠。訂草木蟲魚之狀。見於潛研堂文集。十駕齋養新錄者。不下十萬言。皆精切不刊。

固不徒以史學著也。著述屬於經者有唐石經考異、經典文字考異、聲類、家學最盛。弟大昭。子東壁東塾。从子塘坵。

東垣繹侗。皆通經術。有九錢之目。然傑出者惟塘坵。塘精天文推步。於律呂尤有神解。律著

呂古義淮南天文訓注別有說文聲繫春秋古義坵精地理小學。著詩音表、說文斟注、新韻註、地理志、車制考、爾雅釋義、以篆書名於時。其次大昭。

通爾雅說文。著爾雅釋文補、廣雅疏義、說文統釋、東垣撰孟子解詁。又有經義考補皆有心得。從大昕遊者。吳縣朱

訓導駿。聲豐。芑。最名。兼通歷象。尤深說文。以韻統聲。此指千餘聲母以子從母。爲說文通訓定聲。

使本義借義。循環相生。又綜其條貫。爲古今韻準。別有左傳旁通左傳識小錄、夏小正補傳、可傳之作也。此外吳

中之士。聞風景附者。有吳江沈彤。果堂。諸生嘉定吳凌雲。得青。長洲褚員外寅。亮。摺升。彤先

師何焯。後交惠棟。以歐陽修有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說。乃詳稽周制。撰周官祿田

考以祛其疑。其他儀禮尙書左傳。均有小疏。凌雲嘗假館於錢大昕。屢守齋。盡讀所藏書。

遂至博洽。著十三經考異。援據精核。別有經說小寅亮與大昕爲同年友。以經術相勗。通鄭

氏禮。何氏公羊。撰儀禮管見。公羊釋例。周禮公羊異義。又有句股廣問、校正三統術、及十三經筆記、其論述何劭

公語。謂有殷制。有時王之制。公羊爲質家學。與周禮不同。清季言今文者。頗本之。大抵惠

柔之學。好博而尊。聞雜治。經史旁及稗官。小說。棟至爲漁洋精華錄。棟至爲漁洋精華錄。棟至爲漁洋精華錄。其網羅散失。富於引伸。誠

足矜。尙然。僅能綴緝舊聞。寡於裁斷。且於小學。歷象。考核。未精。不能肆應。無窮。幸錢曉徵

出。補其闕漏。闡歷象之密。盡聲紐之正。變自是吳中之學。足以自立。而不待外求矣。一

徽州之學。發於婺源。江明。經永慎。修婺源朱子故里。故永亦治朱學。以朱子儀禮經傳通

解未成。黃楊續纂。缺漏滋多。乃廣探博討。依吉凶軍賓嘉五禮之次。分類排纂。於通解之

誤者正之。缺者補之。次第之不合者移易之。命之曰禮書綱目。以竟朱子未竟之緒。於三

禮咸有著述。而於宮室衣服。考訂特詳。旁及地理音律。罔不窮究。周禮疑義舉要、儀禮釋宮

末考誤、鄉黨圖考、音韻闡微、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音學辨微、春秋地理考實、先是宣城梅文鼎。長於歷算。著書百餘萬言。足敷

治歷明時之用。永精思力索。參以西法。實用之於推步。其效益明。推步法解、金永二星發微

法、歷象補論、中西合法擬草、以終老窮鄉之諸生。僅一度而所造如此。戴震稱自漢經師鄭康成後。罕其

傳匹。非溢美也。弟子歛縣金，修撰榜彙中。程學正、瑤田、易疇均受三禮之學。榜著禮箋，朱珪序之。以爲詞精義覈。瑤田撰小書十二種。喪服足徵記、宗法小記、溝洫疆里小記、禹貢三江律小記、考工創物小記、釋草釋虫小記、琴音記、慎思明辨、不依榜傳注。其精處有古人所未及者。然要其所得，不過師之一體。其得江學之全，擴而充之者，惟戴震一人。震之爲學，以實事求是爲基。以同條共貫爲歸。於古學之淹沒者，發揮之。古義之鉤棘者，曉釋之。辨章名物，故古義自昭。正名析詞，故疑似悉晰。著書十餘種。毛詩考正、考工記圖、孟子字義疏證、方言疏證、原善、原象考、九章補、古歷考、歷問、極多特識。未完者亦義例精審，可示來業。聲名震天下。樸學由此大著。然皖學故以朱學爲基者，至是始排朱而專於漢。與江氏門戶稍殊矣。震實江永弟子，而稱永此故。或以列門牆者甚衆。親炙弟子若金壇段大令、玉裁若膺、高郵王觀、察念孫、懷祖、曲阜孔、檢討廣森、搆約皆能名家。玉裁博極羣書，尤精小學。初爲六書音均表。本顧江之學，益探其奧，分之脂支爲三。定爲十七部。戴震歎爲自唐以來講韻學者所未發。其治說文也，始爲長編。名說文解字讀。每部爲一卷。旣乃彙括爲說文解字注。爲清代言說文者之宗。又謂漢人作注於字發疑正讀。其例有三。讀如讀若者擬其音也。比方之辭。讀爲讀曰者

易其字也。變化之詞。當爲者定爲字之誤。而改其字也。救正之詞。三者分。而漢注可讀。而經可讀。緣是作漢讀考。已成者周禮六卷、儀禮經考一卷、其餘未成、阮元謂玉裁書有功於天下後世者三。言古

音一也。言說文二也。漢讀考三也。他著有古文尙書撰異。毛詩小學等書。弟子仁和龔麗

正。玉裁夫女。頗有所獲。正義。著國語。而長洲陳徵士。奐。甫。諸生。舉孝廉。方正。尤得其傳。奐專攻毛詩。著毛詩

傳疏。又舉其條例。爲毛詩說。準以古音。爲毛詩音。倣爾雅例。編毛傳爲義類。以鄭多本三

家詩。與毛異。爲鄭氏箋考徵。爲毛詩家之最。別有詩語助義、公羊逸禮考徵、禘郊或問、高郵王尙書安國書城

頤治訓詁。延東原教其子念孫。由是念孫得明文。字聲音訓故之學。遂通爾雅說文。皆有

撰述。繼見邵晉涵爲爾雅疏。段玉裁爲說文注。遂不復爲。迺移其注說文爾雅者。以釋廣

雅。爲廣雅疏證。凡漢以前倉頡古訓。皆搜括而通證之。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長。無義

不宜。兼以通爾雅說文之讀。非張揖書所能範圍也。其言古韻。與段多同。而分部稍繁。廿

一其讀書之法。鈎稽參互。求出公例。爲自古學者所未道。所著讀書雜志極精、以非經專書不錄、嘗教其子尙

書。引之伯申曰。訓詁之旨。存乎聲音。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學者以聲求義。破

其假借之字。而讀本字。則渙然冰釋。如因假借之字。而強爲之解。則結籊爲病矣。故毛公

詩傳多易假借之字。而訓以本字。已開改讀之先。至康成箋詩注禮。屢云某讀爲某。而假借之例大明。後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引之推廣庭訓。遂成經義。述聞。經傳釋詞。凡前人誤解者。獨能旁引曲喻。以得其本原之所在。說者謂使古聖賢見之。必曰吾言固如是。沿誤數千年。而今乃得明。世言治經者。必首稱高郵二王。未有能舍此而他求者也。廣森聰穎特達。以爲公羊自漢以後。久成絕學。遂博覽沈思。成公羊通義。擷江都之微言。通胡母之條例。於何劭公有未當者。亦不强同。融會貫通。務使是非之旨。不謬於聖人。阮元謂讀其書。始知聖意之所在。與惠棟之周易述同爲孤家專學。他著以大戴禮補注詩聲類爲最精。別有經學卮言、禮學卮言、少廣正負書內外篇、其言古韻分別陰陽爲十八部。章炳麟以之與錢大昕審紐並稱云。章氏云、審紐莫精於錢大昕、審音莫精於孔廣森、廣森自顏所居曰儀康成不足以限之、惜奔走家難、勞思天年、不充其志、藝林之厄也、戴氏之始至京師也。貧不能具饘粥。獲交錢大昕爲之掄揚。於是一時聞人。秦蕙田紀昀朱筠王鳴盛王昶皆與之納交。若餘姚盧學士文韶弓興化任侍御大椿幼植歙縣洪上舍榜汝登汪孝廉元亮則又同志之友。而嘗從問學者也。紀昀邵晉通亦然文韶與顧廣圻同以校書稱。遍搜古本。擇善而從。謹正積非。蔚爲經苑之功臣。

藝林之益友。所著抱經堂集、鍾山龍城各劄記中、多說經之文、武進、藏琳、元孫庸、在東。鏞堂禮堂和貴俱從。問學庸擬

經義雜記。爲拜經日記。別有月令雜說樂記三篇注、詩考異、韓詩選、說子夏易傳、禮堂撰說文引經考。尙書集解。能紹其

高祖之業者也。大椿與戴震同舉於鄉。通習三禮。尤長名物。著弁服釋例。深衣釋例。釋繪

言典章者推之。綴緝之學。特其餘事。所輯有小學鈞沈、字林考逸、時歸安丁杰小雅、謂曾著字林考逸、稿本存大椿處、大椿竊其書而著其名、未知然否、大

椿族弟兆麟、又採獲百五十條、爲考逸補正、洪榜少與戴震交最篤。通治五經。著周易古義錄、書經釋典、詩經古義錄

例、論語古義錄、初堂讀書記、但多未卒業、兼擅音韻。著四聲均和表、示兒切語、元亮亦究心經義及六書之學。後得狂疾。無

著述之數子者。雖所造不同。要皆得戴學之一察。以自好者也。與江戴同鄉。而年輩稍次

者。有績溪胡明經、匡衷樸、蘇又後、有涇縣胡觀察、承珙、墨莊、歙縣凌教授、廷堪、次仲、及廷

堪、弟子旌德呂飛鵬、雲里匡衷之孫、主事培、疊、載、平。匡衷於周易左傳論語皆有訓釋。周

傳義疑參、左傳翼服、論語古本證異、論語補箋、而尤明三禮。著有三禮劄記。周禮井田考。井田出賦考。儀禮釋宮

等書。其於井田多申鄭義。於授田一事。以遂人所言。是鄉遂制。大司徒所言。是都鄙制。鄭

注自相違戾。作畿內授田考實一篇。積算精密。其釋宮則以周禮禮記左傳國語與儀禮

相參證。論據精確。足補注疏所未及。承珙以兼治詩禮名於毛詩。有後箋。雜取三家詩考

其同異。旁探西漢以前古說。證明毛旨。訓詁名物。考證尤詳。於儀禮有古今文。疏義取注中疊出古今文字。及讀如讀若當爲各條。考其假借。參稽旁探。疏通其旨。爲治儀禮者所取資。又以惠疏九經古義無爾雅補作之、又作小爾雅疏證、廷堪博綜載籍。慕其鄉先輩江戴之學。尤專禮經。謂古聖人使人復性者。學也。所學者。卽禮也。禮有節文。度數非空言理者可比。因詳稽升降酬酢之則。飲食衣服之度。辨其同中之異。異中之同。區以八目。通例、飲食例、賓客例、射例、變例、祭例、器服例、雜例、爲禮、經釋例。向所苦爲難讀之書。得是皆迎刃而解。爲禮經中絕無僅有之作。其校禮堂文集說經之文甚富。阮元謂多發古人所未發。尤卓者爲復禮三篇。飛鵬傳其學。謂漢魏之治周禮者。如賈逵張衡孫炎薛綜陳劭崔靈恩之注。遺文軼事。散見羣籍。或與鄭義符合。或與鄭義乖違。同者可得其會通。異者可博其旨趣。因廣搜遺佚。兼及近儒之說。爲周禮補注。又著周禮古今文義證。與是書相錯綜。廷堪嘗著周官九拜九祭解。鄉射五物考。援據禮經。疏通證明。飛鵬此書卽完成。其師之說者也。培翬涵濡先澤。又學於凌廷堪。遂精三禮。初爲燕寢考。王引之見而喜之。旣而爲儀禮正義。其例有四。一疏經以補注。二通疏以申注。三彙各家之說以附注。四采他說以訂注。別有賈疏訂疑。宮室提綱。儀禮釋文校補。

以羽翼本書。未竟而卒。門人江寧楊大培雅輪補成之。土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禮五篇、爲大培所補、大培又著有說文重文考、以偏旁繁省、求古籀異同之變、又作五廟攷等、專駁王肅之失、說儀禮者、以此爲最詳、以上各家、雖非江戴嫡系、而其學咸以禮爲宗、亦徵學之羽翼也。徽中山川深阻、民風淵樸、思理縝密、用力精專、而江戴以絕世之資、承其風習、尙綜核任裁、斷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上律天時、下核地理、析樂於毫芒、校禮於微眇、窮五聲之變、探六書之奧、澈象緯之異、辨名物之微、學罔秘而不窺、書無佚而不措、不讀非法之書、不爲搖曳之文、故能屹然爲漢學之正統、衆士慕仰、若鱗介之宗、龜龍也。

江北之學集中揚州。自高郵王氏外著者有江都汪拔、貢中、容甫、甘泉焦孝廉、循里堂寶應儀徵二劉氏。而尤以儀徵阮相國、芸臺爲大宗。中顯意經術。於書有考異。於春秋有述義。於小學有說文求端。嘗欲博採先秦古籍三代以上學制廢興。使知古人所以爲學者。草藁略具而未成。乃卽其考三代典禮及文字訓詁名物象數。益以論撰之文爲述。學內外篇。與其經義知新記。皆多卓絕獨至之作。子喜孫頗能傳其學。循與阮元齊名。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每遇一書。無論隱奧平衍。必究其源。以故經史歷算聲音訓詁。無所不精。而

於易尤深。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爲易通釋。自謂所悟得者。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又謂古之精通易理。深得義文。周孔之旨者。莫如孟子。深知孟子之學者。莫如趙氏。僞疏踏駁。未能發明。因博採諸家。斷以己意。期協於孔孟之正。指爲孟子正義。又以六經之注。有得有失。疏亦多所抵牾。鈞元辨惑。爲易書詩左傳禮記論語補疏。又錄當時通儒說尙書者四十一家。書五十七部。仿衛湜禮記之例。以時之先後爲次。曰書義叢鈔。其他名著尤多。禹貢鄭注釋、毛詩地理釋、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陸璣疏考證、牽經宮室圖、論語通釋、阮元稱其博大精深。子優貢廷琥虎玉。嘗助循纂孟子長編。循撰正義。廷琥有所見。亦本苑氏穀梁之說。爲之錄存。別有尙書伸孔。然但知孔傳之善。而不能斷其非僞。尙非至詣也。寶應劉孝廉台拱。端臨於漢宋諸儒之說。不專一家。惟是之求。精思所到。如與古作者晤言一室。而知其意旨之所在。段玉裁嘗謂潛心三禮。吾所不如。著有論語駢枝。經傳小記。漢學拾遺。語約而義精。非貫穿載籍者不能爲也。從昆弟孝廉履恂。迪九篤學好古。嘗著秋槎雜記。其子進士寶楠。叔楨。少受學於從父台拱。與儀徵劉文淇。齊名人稱揚州二劉。於經初治毛氏詩。鄭氏禮。後與劉文淇及江都梅植之。涇包慎言。丹徒柳興恩。句容陳立。約各治一經。寶楠發策得論語病皇疏。

蕪陋。乃蒐輯漢儒舊說。益以宋人長義。及近世諸家。先爲長編。次乃會萃而折衷之。爲論語正義。未獲卒業。命子孝廉恭冕叔。俛續成之。實補他著有釋穀、漢石例、恭冕幼習毛詩。晚治公羊春秋。發明新周之說。見下力詆何休之誤。而所撰何休論語注訓。則多伸何休。蓋不苟爲同異者也。儀徵劉明經。文淇孟瞻。受學於舅父江都凌曙。曙治公羊。而文淇好左氏。以左傳義疏。多襲劉光伯述議。隋經籍志及孝經疏云。述議者述其義疏議之。然則光伯本載舊疏。議其得失。其引舊疏。必當錄其姓名。孔穎達左傳疏序。祇云據以爲本。初非故襲其說。至永徽中。諸臣詳定。乃將舊注姓氏削去。襲爲己有。因細加剖析。成左傳舊疏考正。謂左氏之義。爲杜注剝蝕已久。其稍可觀者。皆係襲取舊說。爰輯左傳舊注疏證一書。先取賈服鄭三君之注。疏通證明。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所勦襲者。表明之。其沿用國語韋注者。亦一一疏記。他如五經異義所載左氏說。皆本左氏先師說。文所引左傳。亦是古文家說。漢書五行志所載劉子駿說。實左氏一家之學。經疏史注御覽等書。所引左傳注。不載姓名。而與杜注異者。皆賈服舊說。凡若此者。皆稱爲舊注。而加以疏證。其顧惠補注。及近人等專釋左氏之書。說有可采。咸與登列。末始下以己意。定其從違。上稽先秦諸子。下考

唐以前史書旁及雜家筆記文集皆取爲證佐期於實事求是俾左氏之大義炳然著明草創四十年長編已具然後依次排比成書未完而卒子拔貢毓松柏山續述先業成春秋左氏傳大義又由左傳舊疏推及周易尙書毛詩禮記依其例各爲考正一卷擬續完左傳舊注疏證未果孫副貢壽曾恭甫慨然以爲己任如溫公之修通鑑嚴立課程其讀左劄記春秋五十凡例表卽治左時所旁及者而其本書竟以早世罔克有成僅至襄公四年豈天之將喪斯文歟何其酷也劉氏惟文淇壽六十五以下毓松五十壽曾四十五壽曾姪師培博通經術尤精左氏年僅三十六竊謂文淇長編旣纂完修者當不甚難何以四世相承而不能完此爲左傳中絕大著述今師培又死長編不可復考書永無成功之望矣哀哉阮元始入都卽與邵晉涵王念孫任大椿爲友究心樸學迨登顯仕爲經籍纂詁以括義訓之全爲十三經校勘記以會讐校之極別有疇人傳考工記車制圖解曾子十篇注此其著述之要也刊十三經注疏於贛以存宋十行本之真刻皇清經解於粵爲書百八十餘種爲卷千有四百以集詁學之成此其校刻之廣也其副朱珪總裁會試也多得通經學古之士如江都史致儼歙鮑桂星全椒吳鼎武進張惠言閩陳壽祺高郵王引之蕭山湯金釗德清許宗彥涿州盧坤歙程祖洛興康紹鏞元和陳鍾麟歸安姚文田上元朱桂楨嘉應宋湘棲霞郝懿行等其撫浙江也立詁經精舍其督兩粵也立學海堂皆延致名儒講學其中選高才生充弟子課以經史疑義及小學天文地理算法擇其文尤雅者刻之

曰。詁經精舍集。學海堂集。此其造就之宏也。就其門下之著者言之。武進張編修。惠言。舉文。嘗從金榜問故。傳其禮學。著儀禮圖。讀儀禮記。尤精於易。以爲虞翻所傳。卽孟氏之易。爲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又有虞氏易禮易言。又別有荀氏九家易。鄭荀義。其專明漢易。與惠棟同。然惠合諸家爲一家法。混淆。此分而列之。厥義尤晰。別有易義別錄、易緯略義、易條明辨、子成孫、惟彞董士錫。弟子江承之。並傳其學。惠言著諸聲譜未成、成孫續成之、承之著有周易爻義、虞氏易變表、儀禮名物等書、德清許主事。宗彥。積卿。治三禮學。長於天文。其鑑止水集。雜糅漢宋。頗傷武斷。然亦時有心得。歸安姚尙書。文。田。秋。農。治宋儒之學。而於漢學亦極究心。所著易原。春秋月日表。說文聲系。說文考異。諸書。幾入許鄭之室。棲霞郝主事。懿。行。恂。九。以邵晉涵爾雅正議。蒐輯雖廣。然於聲音訓詁之原。尙多壅闕。遂作爾雅義疏。於字借聲轉處。皆詞繁不殺。必明其所以然。於古訓同異。名物疑似。必詳加辨論。疏通證明。所造較晉涵爲深。妻王照圓。博涉經史。與懿行以詩相答問。懿行錄之爲詩問。其疏爾雅。亦間取照圓說。當時言經術者。有高郵王父子。棲霞郝夫婦之目。凡此皆其所取士也。嘉興李拔貢。富孫。旣。沔。學有本原。與伯兄超宗。从弟遇孫。有後三李之目。長遊四方。就正於盧文弨錢大昕王昶孫星衍。旣聞緒論。旋肄業詁經。

精舍益湛深經術。著七經異文釋。就經史傳注諸子百氏所引。旁證漢唐石經宋元槧本校其同異。或字有古今。或音近通假。或沿襲乖舛。悉據古誼而疏證之。前儒之論說。並爲蒐輯折衷。以求一是。易六卷、尚書八、毛詩十八、春秋三傳十二、禮記八、馮登府稱其詳核奧博。爲詁異義者。集其大成。又謂說文一書。保氏六書之旨。賴以僅存。自篆變爲隸。譌謬百出。經典文字。往往昧於音訓。擅爲改易。因博探廣證。爲說文辨字正俗。錢泰吉謂其大抵折衷段注。亦有段所未及者。讀說文者之津梁也。他著有易解廣義、起孫有詩氏族考、遇孫有尚書隸古定釋文、丹徒柳孝廉與宗賓叔。以阮刻經解三傳獨缺穀梁。乃發憤沈思。成穀梁大義述。據六藝論言穀梁善於經。以善經爲主。以屬辭比事爲據。陳澧嘗歎其精博。此外易詩禮說文咸有撰述。有虞氏易象考、周易卦氣輔、毛詩注疏糾補、羣經異義、儀禮釋宮考辨、說文解字校勘記、弟榮宗翼南。亦治經。著有說文引經考異。他如仁和趙坦寬夫之於易春秋。著周易鄭注引義。有論語偶記、臨海洪大令頤煊筠軒。與其弟拔貢震煊樹堂之於禮。均有撰述。頤煊著禮經宮室答問、讀書錄、震煊著夏小正疏義、而金拔貢鸚誠齋之禮說。尤爲純粹。鸚亦臨海人、別有求古錄、鄉黨正義、此外一能一藝之士。見於詁經學海兩集者。不下數十百人。皆其弟子也。南海曾學正。釗敏修。篤學好古。文字則考之說文玉篇。訓詁則稽之方言爾雅。比附疏通。

以經解經。於諸經皆有訓釋。周禮注疏小箋、詩說、毛鄭詩異同辨、論語述解、虞書命義和章解、讀書雜誌、其尤精者爲周易、虞氏

義、箋、番、禺、林、孝、廉、伯、桐、桐、君、學、宗、漢、儒、踐、履、宗、朱、子。於諸經無所不通。尤長毛詩。謂傳箋

不同者。大抵毛義爲長。孔疏多以王肅語爲毛意。又往往混鄭於毛。當分別觀之。因考鄭

箋異義。爲毛詩通考。又著毛詩傳例。毛詩識小。其他著亦多精覈。易象釋例、三禮注疏考異、冠昏喪祭儀考、左傳風

俗、嘉應李庶常補平繡子。亦長毛詩。著毛詩紬義。此外治三禮者。有南城王聘貞。吾著大戴禮

記解詁、周禮學、儀禮學、德清徐養原新田。著周禮放書攷、儀禮古今文異同疏證、論語魯讀考、治訓詁文字者。有餘杭嚴杰。厚民

著小爾正疏證、蜀石經殘本、毛詩考證、兼通諸經者。有山陽丁中書。晏柘堂。阮元督漕時。嘗以十五家易發策

晏條對萬餘言。元甚稱之。由是益肆力於學。著書四十七種。於尙書孔傳。謂爲王肅撰。作

尙書餘論。於禹貢謂胡渭錐指。不能信古。自逞意見。輯禹貢集釋。於詩謂毛鄭無甚異同。

孔疏不能尋繹。強爲分別。爲毛鄭詩釋。皆互有是非。惟三禮釋注。多有特識。又謂漢宋之

學。門戶之學也。漢儒正其詁。詁正而義以顯。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詁以精。則尤持平之論。

番、禺、侯、孝、廉、康、君、謨、博、涉、史、志。於經尤精。穀梁謂春秋古經十二篇者。左經也。經十一卷

者。公穀經也。以三傳參校之。古經爲優。著春秋古經說。又治穀梁以證三禮。以公羊雜出

衆師時多偏駁。排詆獨多。著穀梁禮證。僅成二卷弟度子琴。與康同榜。亦治熟經傳。雅擅禮學。

時稱二侯。所著爲夷寇所焚、其說經文、存學海堂集中、凡此皆其部屬或所識拔者也。曾劉林伯桐侯康、均學海堂長

聘珍徐養原嚴杰、均爲元纂書稿、長子常生。从凌廷堪受士禮。次子福撰孝經義疏。並能傳其家學。揚州

之學源出徽州。本爲一派。相承阮氏師友。皆戴氏門徒。其學與戴系無異。以入贊綸扉。出

筦兼圻。故其所成就者衆。世以之與紀昀並稱。號爲南阮北紀云。

自深寧東發。以博雅開浙學之統。至清初而梨洲及二萬承之。同時朱彝尊毛奇齡。學雖

稍異。亦皆博極羣書。不名一家。篇首已著之矣。稍後治黃萬之學者。有鄞縣全庶常。祖望

紹衣。仁和杭修。撰世駿。董甫。餘姚邵學士。晉涵。二雲。與世駿齊名者。有天台齊侍郎。召南

次風。爲輯佚之大宗者。有烏程嚴教諭。可均。景文。及清之末。而德清俞編。修樾。蔭甫。瑞安

孫主事。詒讓。仲容。定海黃歲貢。式三。薇香。及其子教授。以周元同出焉。比而輯之。亦大觀

也。祖望爲學淵博。無涯矣。於書無不貫串。阮元嘗謂經學史學詞科。三者得一足以傳。而

祖望能兼之。於經雖無專著。然其問答七卷。經史問答共十卷已足以繼古賢。啓後學。黃宗

宋元學案、子百家繼之、均未成、祖望始博採諸書、編成百卷、凡七校水經注、三箋困學紀聞、世駿召南均博涉諸史。精於校勘。屬於經者

召南有注疏考證世駿有質疑經史質疑禮例石經考異其續禮記集說尤非至博者不能也
晉涵史學絕倫畢沅續通鑑實出其手經亦罕匹嘗謂爾雅者六藝之津梁而邢疏淺陋不稱乃引

爲正義以郭璞爲宗而兼采舍人樊劉李孫諸家郭有未詳者據他書補之自是承學之士多舍邢而从邵他著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考並足證趙岐范甯及王應麟之失而補其所遺可均奧博尤不可以常理論始與姚文田爲說文類考積四十五冊又輯鍾鼎拓本爲說文翼校其同異別其是非爲說文校議又念古石經之存者僅嘉祐四石紹興八十七石皆殘本惟唐太和石壁二百二十八石巋然獨存足以正宋以下槧本之誤迺與丁濬同治唐石經爲今本正其誤爲唐石經釋其非凡石經之磨改者旁增者與今本互異者皆錄出據注疏釋文旁稽史傳及漢唐人所徵引者爲之左證作校文十卷平生以摭拾之學爲大宗著述次之卷帙繁多不能自刊往往贈人刊刻卽署其名亦不能盡今名之可考者四錄堂類集千二百卷其不可考者尙多聞餘稿藏南潯劉氏咸同間不戒於火已成灰燼矣

惜哉

式三貫串羣經於書有啓幃詩有傳箋考序說通叢說春秋有釋論語有後案於三

禮謹守鄭學然於封域井田兵賦學校明堂宗法諸制有大疑義仍必博採而釐定之儼

居集經說其尤精者也。子以周。从子孝廉以恭質庭。並傳其學。以恭著讀詩管見。尙書啓
幪疏。恪守家法。以周嘗云。三代下之經學。漢鄭君。宋朱子爲最。而漢學宋學之流弊。乖離
聖道。尙不合於鄭。朱何論。孔孟於是本亭林顧氏經學卽理學之旨。以上追孔孟之遺言。
於易春秋皆有著述。而尤以三禮爲宗。所著禮書通故百卷。列五十目。禮制大備。誠所謂
立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也。別有子思子集解、樾治經以高郵二王爲宗。規經義遞聞。爲羣經
平議。規讀書雜誌爲諸子平議。稍後本經傳釋詞之意。爲古書疑義舉例。比類以見誼。推
一以合十。向之所謂鉤章棘句者。至是咸譟然理解。說經好改字。末年自救。爲經說十六
卷。多與前異。著述至博。有第一樓叢書、曲園雜纂、兪樓雜纂、寶萌集等目、統稱春在堂全書、然其精者盡於此數書。詒讓父
衣言。官太僕卿。治永嘉之學。而詒讓好六書古文。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書。秦漢以來
諸儒不能融會貫通。於是以說文爾雅正其訓詁。以禮經大小戴記證其制度。研擲廿載。
博采漢唐以來迄乾嘉諸儒舊說。參互繹證。以發鄭注之淵奧。裨賈疏之遺闕。而注有牴
違。亦輒爲匡糾。所發正凡百餘事。爲周禮正義古今絕作也。其他鑿括文字。則有名原校
正違失。則有札。遂覈定金石。則有古籀拾遺。古籀餘論。每析一義。千金不易。他著有墨子問詁、契文學例

、九旗古義、逸周書校補、尙書駢枝、大戴禮記輯補、六曆甄微、經考、而墨子問詁、尤爲傑出、章太炎稱其學術籠有金榜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四家其明大義鈎深窮高過之三百年來絕等雙矣永嘉派好談經濟亦頗治典禮而勿能深造乃其後卒產一仲容極於博大精深之域殆間氣鬱久而洩歟最後有海寧王國維靜盦雖不以博洽名然當異學爭鳴之時獨以反經信古爲己任是亦不可及者雜箸甚繁擷其粹者爲觀堂集林考核多精浙學之後勁也浙中愈樾弟子章太炎、學過其師遠甚、可儕於孫詒讓之次、茲不錄者、一則本書以已卒者爲限、二則章氏固民國人也、

諸系之外獨立名家者亦不乏人在北者莫著於大興朱學士筠竹君原籍蕭山獻縣紀協揆昫曉嵐通小學者有曲阜桂大令馥冬卉安丘王大令筠篔友正經讀者有偃師武大令億盧谷筠在館時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古書請開局校閱且言搜書之法甚備四庫館之設自此始於學甚博罕有成箸門下人材極盛陸錫熊程晉芳任大椿皆其所取士李威洪亮吉孫星衍武億吳鼐皆北面稱弟子其學足服人有如此者昫所撰四庫提要及簡明目錄內明經學之流派辨各家之是非原原本本殫見洽聞以所讀既多知前說已備故無專著桂馥嘗謂士不通經不足致用而訓詁不明不足以通經故自諸

生以至通籍。四十年間。日夜取許氏說文。與諸經之義相疏證。爲說文義證。同時段玉裁亦治說文學者。以桂段並稱。而兩人未相識。書亦未見。王筠云。說文之學。世推桂段兩家。嘗謂桂氏專臚古籍。取足達許說。而止。不下己意。惟是引據失於限斷。且泛及藻績之詞。段氏體大思精。所謂通例。又前人所未知。惟是武斷支離。時或不免。世稱爲定評。又謂文字之奧。無過形音義三端。古人之造字也。正名百物。以義爲本。而音從之。於是乎有形後人之識字也。由形以求其音。由音以考其義。而文字之說備。六書以指事象形爲首。而文字之樞機。卽在乎此。其字之爲事。而作者卽據事以審字。勿由字以生事。其字之爲物。而作者卽據物以察字。勿泥字以造物。且勿假他事以成此事之意。勿假他物以爲此物之形。而後可與倉頡籀斯相質於一堂也。今說文之詞。足从口。木从艸。鳥鹿足相似从匕。苟非後人所竄。則許君之志荒矣。乃標舉分別。疏通證明。著說文釋例。又采桂段諸家之說。刪繁就簡。參以己意。爲說文句讀。別有說文繫傳校錄。文字蒙求。以備一家之學。治說文垂三十年。其書獨闢門徑。折衷一是。論者以爲許氏之功臣。桂段之勁敵。云武億以古今音讀多殊。辨其是非。爲經讀考異。別撰羣經義證。參伍鉤稽。時有新義。河南之佼佼。也在。

南者、曉有桐城馬進士宗漣器之及其子郎中瑞辰元伯及歙縣江有誥晉三吳有陽湖孫觀察星衍淵如洪編修亮吉稚存及海州許孝廉桂林同叔浙有嘉善鍾大令文杰子勤嘉興李孝廉貽德次白錢塘梁孝廉履繩處素粵有番禺陳訓導澧蘭甫黔有遵義鄭訓導珍子尹湘有新化鄒明經漢勛叔績殉難廬州後贈道員長沙王祭酒先謙益吾鄂有黃岡洪給諫良品右臣江夏吳大令光耀華峯皆卓然可傳者也宗漣雜治諸經多所撰述左補注周禮鄭注疏證殺梁傳疏說文字義廣證而要、以毛鄭詩詁訓考證爲精瑞辰本其義而益闡之謂鄭義同於毛者疏或以爲異異於毛者疏或合爲一且毛詩爲古文其經字多假借皆本於雙聲疊韻而正義或有未遑於是、以三家辨其同異以古文證其譌互以雙聲疊韻別其假借於舊疏之誤者正之略者詳之爲毛詩傳箋通釋與長洲陳奐毛詩疏並爲專門之學者重之有誥以音韻名初得顧炎武江永之書嗜之忘寢食謂江書能補顧所未及而分部仍多罅漏乃析江氏十三部爲二十一部與戴震孔廣森多暗合書成寄示段玉裁玉裁深重之曰余與顧氏孔氏皆一於考古江氏戴氏則兼以審音晉三於前人之說擇善而從無所偏倚又精於呼等字母不惟古音大明亦使今韻分爲二百六部者得其剖析之

故韻學於是乎大備矣。著有音學十書。

詩經韻讀羣經韻讀楚辭韻讀先秦韻讀漢魏韻讀唐韻四聲正諸聲表入聲表二十一部韻譜唐韻再正唐韻更定部分他

著有說文六書錄說文分韻譜

王念孫父子服其精。審星衍博極羣書於周易有集解於戴記有夏小正傳。

校正明堂考而尤以尙書今古文注疏爲最。其序例云。尙書古文散佚。今刺取書傳升爲注者。五家三科。一司馬遷從孔氏安國問故。是古文說。一書大傳伏生所傳。歐陽高大夏侯勝小夏侯建。是今文說。一馬氏融鄭氏康成。雖有異同。多本衛氏宏賈氏逵。是孔壁古文說。皆疏明出典。其諸子所引古書說。及緯書白虎通等。漢魏諸儒今文說。許氏說文所載孔壁古文。注中存其異義異文異字。其說則附疏中。其意在網羅放失舊聞。故錄漢魏人佚說爲多。又兼採近代王鳴盛江聲段玉裁諸人書說。凡積二十二年而後成。此其排斥古文。雖與閻惠同。而能博存古訓。以廣異聞。則爲功甚著。至於金石之精。埒於王昶。校刊之富。同於盧文弨。猶非其至者也。別有攷注春秋別典爾雅廣雅詁訓韻編魏三體石經殘字攷孔子集語建立伏博士始末金石粹編寰宇訪碑錄同呂洪亮吉長於史學。於經有公羊穀梁古義。漢魏音比雅。六書轉注錄。而左傳詁尤名。桂林於諸經皆有發明。毛詩後箋春秋三傳地名考證四書因論漢世別本禮記長義中庸大學講義尤篤信穀梁之學。著春秋穀梁傳時日月書法釋例。其書有引公羊而互證者。有駁公羊而專主者。陽湖孫星衍嘗以條理精密論

辨明允許之。通經之外。兼及六書九數。著許氏說音。以配說文。說文後解。以釋說文。於說天採集宣夜遺文。以西法通之。著宣西通。又謂算法以簡爲貴。著算牖。甘泉羅士琳從之。遊。後以西算名世。文杰多。所涉獵其全。力尤在春秋。沈潛反覆三十餘年。成穀梁經傳補注。二十四卷。網羅衆家。折衷一是。其未經人道者。略引其緒。以待後賢。言穀梁者宗之。貽德研精。左傳賈逵服虔之注。見於隋志。唐尙全存。杜注參取賈服而削其名。孔疏間有稱引。未賭其全。貽德旁搜遠紹。單言隻字。罔勿掇拾。於杜義未安者。時加駁難。以伸古訓。爲左傳賈服輯述。有表微存絕之功。履繩左通補釋。凡三十二卷。又有未成者五門。曰廣傳考異。駁正古音異說。錢大昕嘗歎爲絕詣。亦名著也。陳澧遍讀諸經注疏。旁及子史。日有課程。謂周禮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禮記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今之俗樂。有七聲而無十二律。有七調而無十二宮。懼古樂之遂絕。著聲律通考。謂孫叔然陸法言之學。存於廣韻。宜明其法。而不惑於沙門之說。著切韻考。內外篇。謂漢儒言義理。無異於宋儒。宋儒輕蔑漢儒者非也。近儒尊漢儒而不講義理。亦非也。著漢儒通義。晚年專求大義。合經注得失。諸家是非。暨其源流正變而論贊之。爲東塾讀書記。於鄭朱兩家道之尤詳。平實精澁。一字無假。核其學。行當在鄭朱之

亞。別有說文聲表漢志水道圖說水經注提綱水經西南諸水考三統術詳說弧三角平視法琴律譜東塾集等書稍後義烏朱一新鼎甫作無邪堂答問旨

與此同。亦其次也。鄭珍初受知於歙縣程恩澤。求諸聲音文字之原。與古宮室冠服之制。

實事求是。不立異。不苟同。復與獨山莫與儔遊。益肆力於學。於經最深。三禮謂治禮者自

乾嘉以還。漸生流弊。號宗高密。實多出新義。說愈繁而事愈蕪。故其言三禮。墨守鄭氏。不

敢苟有出入。於儀禮十七篇。皆有發明。半未脫夔所成儀禮私箋。僅有士昏公食大夫喪

服士喪四篇。又以周禮考工記輪輿。鄭注精微。自賈疏以來。不得正解。說者日益支蔓。為

輪輿私箋。其言文字。一準說文。謂三代文體之正。具在於此。若歷代鍾鼎款識及汗簡古

文四聲韻所收奇字。既不盡可識。亦多偽造。不合六書。不可以為常也。所著說文逸字。附

錄一說文新附考。巢經巢經說。皆見稱於時。他著有龜氏圖說深衣考汗簡箋正說隸湘中自王船山後。闕焉無聞。

清之中葉。鄧顯鶴魏源始起於萬山之中。而湘鄉曾文正國藩滌笙勳德冠世。亦輟識故

訓究心三禮。由是後進始知所歸。同時鄒漢勛承其父文蘇明經之學。文蘇建古經堂與諸生肄士禮未逮

成童。即通左氏義。佐伯兄漢紀撰左氏地圖說。佐仲兄漢潢撰羣經百物譜。年十八。撰六

國春秋。於天文推步方輿沿革六書九數。靡不研究。所著讀書偶識。自言破前人之訓故。

必求唐前之訓故方敢用。違箋傳之事證。必求漢前之事證。方敢從。以漢人去古未遠。諸經注皆有師承。故推闡漢學。不遺餘力。尤深音韻之學。初著廣韻表十卷。晚爲五均論。時以江戴目之。生平於易詩禮春秋論語說文水經。皆有撰述。凡二十餘種。合二百餘卷。同治二年。土匪焚其居。燬焉。今存者僅五均論。顓頊林考。及殘餘之讀書偶志而已。偶識三十六卷僅存八卷。別有數藝齋文集紅崖石刻釋文。吁。以君之瓌材異質。好學深思。使不畢命。疆場而終。老名山。其所至豈可限哉。葵園之學。先謙別號葵園宏博無倫。著述以子史爲多。屬於經者。僅有尙書孔傳參正三家詩義疏。以考訂之學。清末已明不欲贅述也。督學江蘇時。刊續臬清經解於南菁書院。視學海堂原書部帙與埒。而選擇之精過之。蓋與阮元後先相承。爲兩大經師。以終清學之局者也。自徽吳以經術倡。閩浙湘粵。翕然承風。而鄂居大江上游。獨無以此發跡者。會古文尙書遭閻惠之鍛鍊。雖有毛奇齡爲之冤辭。而不能平反其讞。宵人乘之。縱其淫辭。遂至無經不僞。三極彝訓不火。而焚清光緒十年。王懿榮疏請芟去尙書中古文。洪良品嚴劾之。議遂不行。著古文尙書辨惑十八卷。析疑商是。牘言各一卷。吳光耀與之同時。又著古文尙書正辭三十三卷。較洪氏尤爲精博。數百年之狂飭一掃而空。六藝賴以不

墜衛道之功。侔於神禹矣。殆江漢炳靈之英。留以有待歟。

一藝一能之士。雖不必為通儒。亦足以羽翼經傳。分經言之。治易者安陸李道平有周易

集解纂疏。釋李鼎祚集解。旌德姚配中仲虞。有周易姚氏學。大抵多主鄭氏。咸可傳述。若儀徵方申

端齋。劉文洪弟子、著諸家易象別錄、虞氏易象彙編。嘉興胡祥麟。虞氏消息圖說。光澤何秋濤願船。周易爻辰申鄭義。震澤陳壽

熊獻青。讀易漢學私記。元和李銳尙之。周易虞氏略例。上海李林松仲熙。周易述補。亦其次也。治書者

秀水盛百二秦川。尙書釋天。江寧程廷祚綿莊。晚書訂疑。望江倪文蔚豹臣。禹貢說。許鴻磐。尙書札記

治詩者。秀水諸錦襄七。毛詩說、別有釋禮補亡。江寧嚴長明道甫。毛詩地理疏證、別有五經算術補正、石經考異。高郵宋縣

初守端。韓詩內傳徵。寧波汪龍辰叔。毛詩異義、毛詩申成。嘉定朱右曾尊魯。詩地理徵、別有左傳地理徵、左傳解詁。湘潭胡

元儀子威。毛詩譜、別有北海三攷。雖有所得。未能名家。治三禮者。仁和吳廷華。中林有儀禮章句。於

分章畫節。較然著明。說喪禮亦有心得。大戴一書。自盧文弨戴震。釐正其文字後。漸行於

世。嘉定汪照綉青。更糾集同異。采擷其說。為大戴禮記補注。王昶稱其一字之誤。必折衷

至當。亦表彰絕學者也。此外陽城張敦仁古餘。禮記鄭注考異。曲阜孔廣林牧堂。禮記天算釋。常熟

吳卓信瑣儒。喪服經傳約。北通雷學洪瞻叔。夏小正經傳考、夏小正疏義、亦壽齋經義。錢塘黃模相圃。夏小正異義。當塗

夏忻心伯。學禮管

侯官謝震旬男。禮

案臨海宋犖卣勛。周官故書疏證、儀禮古今文疏證、

咸有撰述。治春秋

者吳縣沈欽韓文起。有左傳補注。拾遺訂誤之功爲多。他若德清胡彥昇國賢。胡渭之子、著夏秋說、

又有四書近是

、樂律表微、甘泉李鍾泗濱石。撰規規過、撰規規過、抑劉申杜、

義烏陳熙晉析木。有春秋規過考信、春秋述義拾遺

、他著有古文孝經述義疏證、

高郵賈田祖稻孫。有春秋左氏通解、長興臧壽恭眉卿。春秋古義、甘泉羅士琳茗香。春秋朔閏異同、涇縣

包慎言孟開。公羊曆譜、咸有可采。治論語者。吳縣潘維城朗如。有論語古注集箋。旁徵故訓。

較舊疏爲詳實。嘉興沈濤西雍孔注辨僞。足備一說。言孟子者。海寧周廣業。有孟子四考。

最爲詳明。治小學者。吳縣鈕樹玉匪石。說文新附考、說文解字校錄段氏說文注訂、涇縣朱瑄蘭坡。說文假借義證、

異、所得最多。其次惠安孫經世濟侯。陳壽祺弟子、著說文會通、爾雅音疏、元和徐承慶孟

祥。段注匡常熟龐大堃子方。唐韻輯略、古音輯略、形聲輯略、等韻輯略、易例輯略、興化顧鳳毛超宗。楚詞韻考、入聲韻考、毛詩韻考、

海寧周春松藹。十三經音略、武進張成孫彥惟。說文諧聲譜、甘泉薛傳均子韻。錢氏說文答問疏證、歸安嚴

元照九能。爾雅匡名、皆明一體。若太平戚學標鶴泉之漢學諧聲。別有說文補考、毛詩正誤、詩聲辨、四書偶談、肅

寧苗夔仙麓之說文聲訂。又有毛詩韻訂、說文聲讀表、則舍康莊而履荆棘者也。學標言聲不離形、古人

、以讀若設爲譬況之詞、使人依類以求、後人惑於孫愐音切、不究本讀、諧聲之法廢、而說文之學晦

、苗夔顧主其說、又謂說文多有後人妄別或附益者、訂正八百餘字、謂顧氏古音表十部太密、併作七

、

部、按說文以釋形爲主、故言聲而不及韻、其時反切未著、故爲譬況之辭、自孫炎之法興、音讀日趨於密、而戚氏乃欲反密合於譬況、已爲逆水行舟、顧氏十部、原過於疏、江氏析之而仍未密、段王孔繼之、始漸合於古、苗氏乃欲更疏於顧、其陋尤顯、至其臆改說文八百餘字、以就彼之所謂聲讀、更爲無狀、其說原無足道、以今人頗爲所惑、故辨之、此外有汎治羣經者、若

烏程沈夢蘭古春、著有周禮易書詩孟子學、高郵李惇成裕、羣經識小、武進莊有可大久、於易詩書春秋皆有撰述、凡四十二種

、四百三十餘卷、江陰程晉芳魚門、周易知旨、尙書今文釋義、左傳翼疏、禮記集釋、黃岡萬希槐蔚亭、十三經證異、是也有專

治一藝者、如上元陳懋齡勉甫、經書算學天文考、南海鄒伯奇特夫、學計一得、補小爾雅、釋度量衡、格術補、恆星圖、是

也。有編目提要者、如南康謝啓昆蘊山、小學考、大興翁方綱覃溪、經義攷補正、仁和沈廷芳晚叔

義、是也。有以筆記名者、如河間馮景長明、解春集、海鹽崔應榴、吾亦廬稿、寶應劉玉麟又徐

楚齋遺稿、婁縣朱大韶仲鈞、實事求是齋記、慈谿林兆豐玉如、隸經廣義、慈谿林頤山晉霞、述黔縣俞

正變理初、癸巳類稿、會稽陶方琦子珍、漢學室文鈔、上元朱緒曾述之、開有益齋經說、獻縣劉書年仙石、貴陽

仁、說經、孫志祖貽穀、讀書記、錢塘梁玉繩曜北、警記、是也。有以讐校著者、如日照許瀚印林、歸

安丁杰升衢是也、杰別有大戴記釋、周易鄭注後訂、有考異者、若嘉興馮登府柳東、歷代石經考異、三家詩異開疏證、別有十三經

經點答、同、仁和瞿灝大川、四書考異、別有爾雅補郭、將郭所云未聞者補之、是也。有疑古者、如大名崔述武承之考信錄

是也、考古提要、上古考信錄、唐虞考信錄、夏商考信錄、豐鎬考信錄、洙泗考信錄、孟子事實錄、考古續說、尙書辨偽、論語說、讀經餘論、有護古者、如會稽茹敦

和二樞。著尙書未定稿二卷、巴西王劭。著尙書後案駁正二卷、丹徒張崇蘭猗谷。著古文尙書私議三卷、多駁惠棟

次及王鳴。盛江聲、謝庭蘭香谷。與崇蘭同縣著古文尙書辨八卷一至四駁閻百詩五卷、宏農張諧之敬齋。著古

書辨惑二卷此、辨惠棟六辨宋鑿古文尙書考七辨王鳴盛八辨梅鷟、文尙書。經而不謹傳。是也。其有功者莫盛於輯佚書。如大興章宗原逢之歷城馬國翰之玉函

山房叢書。宗原原籍山陰、好談佛學、因妖僧明心事牽涉廢黜、嘗撰隋書經籍志考證爲怨家所焚、僅存史部、輯唐宋以來亡佚書盈笈、皆不存、或云馬氏玉函叢書、實攘章氏之書爲已有、

武威張澍介侯之二酉堂叢書。別有詩小序翼、說文引經攷證、金谿黃謨仁圃之漢魏遺書鈔、甘泉黃奭

之漢學堂叢書是也。以上諸君子雖多爲不該不偏一曲之士要皆有所明亦漢學之餘

裔也。

漢職既張非談經不足以動世而考訂之學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詞章之士尤不便之於是思得一簡便之路歸命公羊略睹繁露解詁參治白虎通義即可博一經儒之名挾十
四博士以下視許鄭高名與厚實兼收計無便於此者而常州之今文派遂从此出矣始
武進莊侍郎存與方耕與戴震同時頗厭章句煩碎好依附經義發爲深美閎約之文作
春秋正辭據董何之說引伸觸長文采斐然始於漢學內別樹一幟然雖宗主公羊於其
違義尤甚者仍時加駁斥。如衛軻一條不以公羊爲是且雜治周官毛詩。著毛詩說周官記周官說、別有易說、尙書既見、樂篇、尙未

以今文自名也。迨猶子進士述祖葆琛傳其學。始變本加厲。雖亦兼治古文。有尙書古今文攷證、毛詩周

頌口義、五經小學述、

已漸尙異論。謂連山亡而尙存夏小正。歸藏亡而尙有倉頡古文。略可

稽求義類。著夏小正經傳考釋。謂夏時以正月甲寅啓蟄爲歷元。歲祭爲郊。萬用入學爲

禘。著古文甲乙篇。謂說文始一終亥。卽古歸藏。爲六書條例所自出。復雜引古籀遺文。分

別部居。爲說文古籀疏證。以蔓衍炫俗。爲其徒者。說經必宗西漢。解字必宗籀文。以甥同

邑。劉庶常逢祿申受。長洲宋大令翔鳳于庭。爲最著。嘗云劉甥可師。宋甥可友。其重之如

此。逢祿於易主虞氏。於書匡馬鄭。於詩初尙毛學。後好三家。皆有成書。著易虞氏變動表、六

陰陽大義、虞氏易言補、尙書今古文集解、書序述聞、詩聲衍、

而歸宿於公羊董何之學。謂世之言經者。於先漢則古詩毛

氏。後漢則今易虞氏。文詞稍爲完具。然毛公詳詁訓而略微言。虞翻精象數而罕大義。求

其知類通達。微顯闡幽者。厥惟公羊。在西漢有董生。後漢有何劭公。春秋文成數萬。其旨

數千。天道泱。人事備。以之貫羣經。無往不得其原。以之斷史。可以決天下之疑。以之持身

治世。則先王之道可復也。於是尋其餘貫。正其統紀。爲公羊春秋何氏釋例。析其疑滯。爲

箋。爲答難。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得失。爲申何難鄭。及左氏春秋考證。又謂晚近學者說春

秋皆襲宋儒直書其事不煩褒貶之詞。獨孔廣森公羊通義能抉其微。然尙不能信三科九旨爲微言大義所在。乃著春秋論以張聖權。別有緯略、春秋賞罰格、春又推其意爲論語述何夏時經傳箋中庸崇禮論。又博徵諸史刑禮之不中者爲儀禮決疑。弟子潘準莊續樹趙振所皆从學公羊及禮有名。翔鳳著述甚繁。論語鄭注、大學古義說、孟子趙注補正、孟子劉熙注、小爾雅釋服、小爾雅訓纂、五經要義、五經通義、四書釋地辨證、卦氣解、尙書說、尙書譜、爾雅釋服、而其主旨在論語說義。謂子夏等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微言者性與天道之合也。此二十篇尋其條理求其旨趣。而太平之治素王之業備焉。公羊之學至是大張。德清戴望子高初讀博野顏元書爲顏氏學。繼謁長洲陳奐受聲音訓話。後从翔鳳傳公羊。撰論語注以公羊證論語。以論語統六經。益衍翔鳳之緒。論語遂爲公羊殖民地矣。江都凌國子曙曉樓小劉逢祿一歲初治鄭氏學。从沈欽韓問疑義。研精三禮。後聞逢祿論何氏公羊而好之。然於禮學亦未廢。嘗館阮元署中。與之討論禮制。爲禮論三十九篇。初作百篇、後爲阮元課子、與元商併爲此數、多得禮意。其治公羊亦以禮通之。爲公羊禮疏。公羊禮說。別有公羊問答、其董子春秋繁露注尤精、在會文中最爲徵實。弟子句容陳郎中立卓人兼師劉文淇受公羊春秋許氏說文。鄭氏禮文。淇嘗謂漢儒之學經唐人作疏其義益晦。徐彥之疏公

羊空言無當。近人如曲阜孔氏、武進劉氏，皆謹守何氏之例，偏詳義例，於典禮訓詁多略。

而未詳。立乃博稽載籍，凡唐以前公羊古義及清朝諸儒說公羊者，左右采獲，草創三十年，始成長編，乃以次整齊，排比成公羊義疏，專明訓詁故實，與今文家虛張微言者殊科。

爲公羊家絕作。又謂漢儒師法，莫備於白虎通。廣採備言，爲白虎通疏證，亦名箋也。別有

舊注、說文諸聲孳生述、嘗從逢祿問故者。有邵陽、魏、刺、史、源、默、深、仁、和、龔、進、士、鞏、祚、璆、人。原名自珍、初會試不遇

時、逢祿爲房考官、作兩生行惜之、謂鞏祚及源也、源好言經世之務，而以今文飾之，謂西漢微言大義之學，壞於

東京。作董子春秋發微，以馬鄭尙書出於杜林，疑杜林漆書爲僞，遂由史記大傳上溯西

漢今文爲書古微，說詩宗三家，多駁古文爲詩古微，其文廉悍雄恣，闕之如游武庫，然不

能細別家法。時傷凌雜，頗爲經師所短。如詩今文有齊魯韓、書今文有歐陽大小夏侯、故不一致、源一切混合之、所不能通、卽歸之古文、人多譏之、

鞏祚爲段玉裁外孫。麗正之子故頗識文字，爲文桀驁自喜，推公羊以說五經，作五經大義終

始論，雜引洪範禮運周詩，咸通以三世之義，餘著亦多，率短促不能成書。五經大義答問、泰誓答問、尙書

序大義、尙書馬氏家法、左氏春秋服杜補義、左氏決疣、春秋決事比、學遠不及源，而誕妄過之。此外吳江迄教授鶴壽，有齊

詩翼氏學，涇縣包慎言孟開，有公羊曆譜，善化蘇編修與厚康，有春秋繁露箋，一得之儒

六藝後論 卷下 清儒復古

不足名家。其颺理完密。卓然著聞者。惟閩縣二陳。陳編、修、壽、祺、恭、甫。會試出朱珪、阮元門下。又及見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程瑤田諸人。故研精漢學。謂兩漢經師莫先於伏生。其大傳條撰大義。因經屬旨。文辭深厚爾雅。最近大小戴記。尤善於禮。所言巡狩朝覲郊尸。迎日廟祭。族燕門塾。學校養老。擇射貢士。考績郊遂。采地房堂路寢之制。后夫人入御太子。迎問諸侯之法。三正之統。五服之色。七始八素。八伯之樂。皆唐虞三代遺文。往往六經所不備。諸子百家所不祥。康成百世儒宗。獨注大傳。其釋三禮。每援引之。其善可知。今傳文散佚。十無四五。尤可寶貴。五行傳者。自夏侯始昌。至劉氏父子傳之。今錄漢書五行志於後。以備一家之學。爲尙書大傳箋。又著五經異義疏證。左海經辨。持論率主今文。嘗以鄭注禮經多改讀。又嘗鉤考齊魯韓三家詩佚文佚義。與毛氏異同者。輯而未就。疾革。謂其子喬樅、樸園、太守曰。爾好漢學。治經須知師法。他日能成吾志。九原無恨矣。喬樅乃紬繹舊聞。成禮記鄭讀考。三家詩遺說考。又著齊詩翼氏學疏證。詩緯集證。以明齊詩一家之學。著今文尙書經說考。歐陽夏侯經說考。以存尙書博士之遺。別有詩經四家異文考。毛詩鄭箋改字說。禮堂經說。尙書說。嘗謂古文易書詩禮論語孝經之所以傳。悉由今文。

爲之先驅。今文所無輒廢。言今學者咸以此自炫。後有善化、皮孝廉、錫瑞、鹿門。著書二十餘種。以今文尙書考證爲最博。以五經通論爲最明。以各種疏證爲最精。尙書大傳疏證、尙書中候疏證、三災疏證、駁五經異義疏證、六藝論疏證、魯禮禘祫義疏證、孝經鄭注疏、古文尙書疏證辨正、聖證論補註、別有經學歷史、古文尙書冤詞平議、史記引尙書攷、春秋講義、左傳淺說、禮記淺說、王制箋、師伏堂筆記、經訓書院自課文、其翔實與陳學等與錫瑞同郡。而年輩稍先者。有湘潭王檢討闈、運王秋高文典冊。擅名一世。雅以樸學相煽。五經咸有撰述。周易說、尙書箋、尙書大傳補注、詩經補箋、周官箋、禮記箋、禮經箋、論語訓、爾雅集解、爾而尤歸重於公羊。春秋公羊傳箋、時時引伸其義。以說諸經。弟子井研廖孝廉平季。平自名其學。以穀梁爲今學正宗。撰穀梁古義疏證。用力至勤。小書數十種。易學提要、易行譜、易說、易經古本、詩學提要、詩說、周禮訂本、禮說、王制集解、王制訂、坊記新解、左氏傳義疏證、左傳古義凡例、春秋左氏古經說、公羊解詁三十論、公羊證疏、公羊補證、起穀梁廢疾、春秋三傳折衷、孝經凡例、羣經大義、羣經凡例、今古學攷、今文新義、古學攷、經學初程、經詁、六經皆孔子自作篇、此外不具舉、或不能盈卷。獨得者間有之。而荒渺不根者十之七八。蓋以儒爲戲也。自季平而下。有今文別派出。猖狂曼衍。不得廁於儒林之末矣。

清代漢學發於宋學。迺自漢學盛而宋學浸微。論性談天之輩。雖常有之。無裨經術。其能循朱子之門牆。以上窺六藝者。首推安溪李相國。光地晉卿。通治諸經。兼習律歷。顧著述

雖多名者甚寡。周易通論、周易觀象大旨、尚書解義、洪範說、詩所、孝經全注、古樂經、大學古本說、中庸餘論、論語孟子劄記、歷象本要、周官筆記、惟其弟先

坡耜卿之三禮述注。子孝廉鍾倫世得之。周禮訓纂訓約義昭。時有創獲。至於立言質直。

不以考辨見長。其家法固然也。李氏一門、如光北、鍾佐、清藻、天龍、鍾旺、皆治經、同時

寶應王編修懋。茲子中有白田雜著。議論宏通。足與朱學相發明。於朱子語類文集考訂最詳、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

皆後人依託、非朱子所作、其辨甚明、稍後有宜興任僉都啓運翼聖。婺源汪茂才絨。瓌人寶應朱孝廉彬武。

曹皆遵朱子之學。實是求事。啓運因朱子傳注。未及禮經。盡力探討。以儀禮特牲少牢饋

食皆士禮。遂據三禮及他傳記之有關王禮者推之。不得於經。則求諸注疏以補之。取周

禮以肆獻裸享先王饋食享先王之文。名之爲肆獻裸饋食禮。凡五篇、一祭統、二吉蠲、三朝踐、四正祭、五釋祭、

較黃幹所續祭禮爲精密。又爲宮室考。於李如圭釋宮之外。別爲類次。曰門曰觀。曰朝曰

寢。曰塾。曰門。曰等威。曰名物。曰門大小廣狹。曰方明。曰璧雍。考據頗核。又以大學中庸朱

子既成章句。於是依其成法。釐定曲禮以下四十七篇。爲禮記章句。篇次序列。多所更定。

亦朱子移易大學之例也。別有周易洗心、四書約指、夏小正注、逸書補、孟子時事考、絨少貧甚。爲景德鎮畫碗傭。長博

覽載精著書十餘萬言。三寸後盡燒之。自是凡有述作。凝神直書。自六經下逮樂律天文

地輿陣法術數無不究暢。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爲歸。以卽物窮理爲要。於易尙書詩四書皆有詮義。於春秋有集傳。禮記有章句。樂有律呂通解。別有讀禮志疑、詩韻析、禮記或問、樂經或問、孝經章句、與江永

同邑同時。其精不如永。而刻苦過之。朱彬承其鄉。王懋竑家法。與外兄劉台拱互相切磋。

於訓詁聲音文字。用力甚深。著經傳考證。前人未定之說。多所是正。又撰禮記訓纂。自注

疏外。凡虎觀諸儒所論議。鄭志弟子之問答。魏晉以降諸儒之訓釋。書鈔通典御覽之涉

是書者。皆擷其精要。衷以己意。雖於鄭注有所去取。未免近妄。然所得亦多。在禮記中較

爲名著。清儒禮記無名著、此本較善、又後有仁和邵員外懿、辰位、西、南豐、吳、編修、嘉賓、子、序、南海、朱、大

令、次、琦、九、江、桂、孝、廉、文、燦、子、白、興、化、劉、編、修、熙、載、融、齋、寶、應、成、茂、才、孺、芙、卿、原名懿、辰、官

京師時。與曾國藩、梅曾亮、朱次琦游處。服膺宋學。亦不廢考據。要以大義爲歸。所著有尙

書通義、禮經通論。其指逸書十六篇、逸禮三十九篇。爲劉歆矯造。誠爲未合。然其篤信古

文。實足以匡閭惠之謬。而禮論考訂精核。如禮運達之喪祭射御朝聘、訂御字爲鄉字之訛、一字千金、義理敷暢。文章爾

雅。有西京之樸茂。非淳儒不能爲也。別有孝經通論、粵匪之難、懿辰殉節杭州、書多散佚、嘉賓、好陽明之學。而治經

則字疏句釋。以求依據。與其言學不同。所著有易說、書說、禮說、喪服會通。大約所精在禮。

而喪服則尤所致意者也。嘉賓亦於同治三年、殉難本邑、朱琦無著述嘗言漢之學鄭康成集之宋之學

朱子集之朱子又卽漢學而精之者也然而攻之者互起有明姚江之學則攻朱子以格

物乾隆中葉至於今日天下之學以考據爲宗則攻朱子以空疏一朱子也而攻之者互

相矛盾嗚呼古之言異學也畔之於道外而孔子之道隱今之言漢學宋學者咻之於道

中而孔子之學歧修行讀書當蘄至於古之實學無漢學無宋學也其大旨蓋如此。琦不自滿

足、所有著述、疾革時盡焚之、僅存燔餘集、彙中集、各一卷、於經術無影響、本編無經學著述者不錄、以次琦實清未通儒、存之、文燦守阮元遺言謂周公尙

文範之以禮尼山論道教之以孝苟博文而不能約禮明辨而不能篤行非聖人之學也

鄭君朱子皆大儒其行同其學亦同因著朱子述鄭錄他著有四書集注箋毛詩釋地周

禮通釋經學博采錄亦陳澧之亞也熙載兼治朱陸之學亦恊識音訓賞讀爾雅至邛吾

台予謂四字能攝一切之音以推開齊合攝無不如矢貫的著有四聲定切說文雙聲說

文疊韻成孺早遂經學旁及象緯輿地聲韻字詁靡不貫澈於金石審定尤精嘗曰爲己

則治宋學真儒也治漢學亦真儒爲人則治漢學僞儒也治宋亦僞儒又曰義理論語所

謂識大是也考證識小是也莫不有聖人之道焉著禹貢班義述據地志解禹貢於今古

文之同異。及鄭注與班偶殊者。一一辨證。又爲尙書、歷譜、春秋、日南、至譜。以殷歷校殷周。歷校周。从違以經爲斷。又考太初歷卽三統。爲太初曆譜。又有切韻表。凡二百有六表。分二呼而經以四等。緯以三十六母。審辨音聲。最爲細密。又有五經算術。經義駢枝。別有我勉錄、專明朱學、庶幾乎博學篤志。近思明辨者矣。湘陰郭編修立山復初、草讀禮劄記、四書集注箋、考訂多精、以未成書不錄、當康熙時方侍郎苞、靈皋起於桐城。以古文相號召。取途歸氏。以上紹歐曾。亦願尸程朱爲其後嗣。於三禮、春秋盛有撰述。周官辨、周官集注、周官析疑、春秋通論、春秋直解、禮記析疑、喪禮或問、儀禮析疑、春秋比事目錄、同邑姚範、劉大櫟。相與矜尙。其文謂之桐城派。大櫟受業於苞。再傳而得範。从子姚鼐、常鼐、姬傳。大櫟弟子。其流益廣。鼐嘗言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缺一。亦著九經說。以自高。始欲從戴震學。震謝之。鼐不平。因此與考訂家交惡。其徒方茂才東樹植之。桐城方氏承其意旨。著漢學商兌。以排樸學。且詆及黃震、顧炎武。皮鹿門氏謂其名爲揚宋抑漢。實則歸心禪學。與其所著書林揚鱗。皆陽儒陰釋。不可爲訓。稍後爲其學者。有臨桂龍侍講啓瑞、翰臣。亦切劘經義。謂古韻顧氏以前失之疏。段氏以後過於密。著古韻通論。其集古韻主於嚴。而通說則較之顧氏而尙寬。按審韻之法。與行政不同。清濁高下。不容出入。翰臣乃倣寬、猛相濟之法。爲調停之術。非

知音者也。夫桐城派之間涉考證與宋學家同。彼時有精義。此則絕少。發明者何也。蓋一爲學而學。一爲文而學。所主不同。故其收效亦異也。然當漢軾大張之時。獨能輔翼微學與之相持者。近百年亦不可謂非豪傑之士矣。

傳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自漢以後。經術遞演。遞衰。至於晚明而極。迨清而又復於古。此非偶然而得也。一則李耳之經。瞿曇之偈。原與六藝背馳。至魏而老合於儒。更宋而佛混於孔。然如謝上蔡。陸象山輩。猶嚴自修飭。不爲過誕之論。自陽明挾其聰明才辨。逆行橫決。餘波所及。瀾漫東南。李卓吾何心。隱之徒。遂公然藉講學之名。爲禽獸盜賊之行。廉恥相賈。神洲於以陸沈。君子傷之。於是本救世之心。爲反經之論。黜華崇實。而樸學以興。二則清以異類入主。中夏廣興文字語言之獄。鉗制士類。小詩短簡。動罹門房之誅。才俊之士。無以自見。則盡其力於無用之學。考蟲魚。不厭其瑣。訂亥豕。不病其繁。三則瀛海東西開塞。同時遠西文化。前莫盛於希臘。後則發於十八世紀之復古。一當於我之周秦。一當於清之雍乾。其間似有緘鐻焉。孰綱維。是孰筦鑰。是則非人之能知也。其因既如彼。而清儒之善用其因者。亦有三。一曰重師承。如黃憲戴莊之學。發於一二人而流及全國。

是也。二曰傳家學。如紅豆之惠高郵之王嘉興之錢寶應儀徵之二劉氏。或一門通經。或數世遞嬗。是也。三曰守專門。如毛詩鄭禮何氏公羊。以此名其學者固多。卽荀虞之易齊魯韓之詩歐陽夏侯之書賈服之左傳久亡佚者亦爲之綴緝補苴成一家言是也。凡此三者皆漢儒之所以度越今古而清儒能之欲其不超軼絕塵豈可得哉。抑又考之漢學之變有三。由今文而趨重古文。由古文進於通學。清學亦有二變。始也漢宋雜糅。繼也排宋主漢。及其終也則又於漢學之內爲今古之爭。一由分而之合一由合而之分。此其張弛因革之異有非人所能預計者。而實皆循夫天演之公例。熟察而深思之。自曉然於其故矣。

改制駁議

漢之亡也。今古文之爭亦从之而泯。不見於儒林傳者千數百年。至清之中葉。軒然復起。而集中於公羊春秋。何休文諡例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而尤以三科九旨爲宗。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

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三科九旨也。疏引宋氏注春秋說云。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子。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是又分科旨爲二。與何稍殊。其明見公羊者。惟張三世。歷元年公子益師卒下。繁露楚莊王篇曰。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

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說者因之以傳聞爲據。亂世所聞爲升平世所見。爲太平世。世僉亂而春秋之文僉治。其餘二科六旨。傳無明文。惟見於繁露。王道篇曰。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此異外內之義也。三代改制質文篇曰。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尙黑。紂夏新周。故宋又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紂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容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瑞。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尙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紂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存下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

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紂夏改號禹謂之五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紂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緣是而素王之說興。章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見素王之文焉。公羊疏引正秋說云。經十有四年。西狩獲麟。赤受命。蒼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又云。丘水精治法。爲赤制功。何休詁獲麟云。木絕火王。制作道備。鄭玄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於是春秋爲漢制法之說起。東平王蒼已云。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漢制法。清之言今文者。尤好張大其詞。欲尊公羊而排左氏。則謂左氏爲史。而春秋爲經。經與史異。劉逢祿王闓運皮錫瑞。皆同此說。章太炎氏駁之云。素王者其名見於莊子。天下篇。責實有三。伊尹陳九主素王之法。守府者爲素王。莊子道玄聖素王。無其位而德可比於王者。太史公爲素王眇論。多道貨殖。其貨殖列傳。已著素封。無其位有其富厚崇高。小者比封君。大者擬天子。此三素王之辨也。仲尼稱素王者。自後生號之。王充以桓譚爲素丞相。非譚生時。以此自題。署顧言。端門受命。爲漢制法。循是以言。桓譚之爲新論。則爲魏制法。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不足盡人事。蕃變典章。亦非具舉之。卽欲爲漢制法。當自作一通書。若賈誼之草具儀法者。今以不明之。

事實寄不明之典。言事則害典。言典則害事。令人若射覆探鉤。卒不得其翔實。故有公羊穀梁騶夾之傳。爲說各異。是則爲漢制惑。非制法也。夫漢世官號郡縣刑辟之制。本之秦氏。爲漢制法者。李斯也。非孔子。甚明。近世綴學之士。又推孔子制法。訖於百世。法度者與民變革。古今異宜。雖聖人安得預制之。春秋言治亂。雖繁。上不如老聃。韓非下猶不逮仲長統。持繁露之法。以謁韓非。仲長統必爲所笑矣。夫制法以爲漢。則隘以爲百世。則誣言春秋者。載其行事。憲章文武。下道時王。懲惡而勸善。有之矣。制法何與焉。經與史自爲部。始。晉荀勗爲中經簿。以甲乙丙丁差次。非舊法。七略太史公書在春秋家。雖今文諸大師。未有經史異部之錄也。今以春秋經不爲史。自俗儒言之。則可。劉逢祿王闔運皮錫瑞之徒。方將規摹皇漢高世比德於十四博士。而局促於荀勗之見。今陳荀勗之法。於石渠白虎諸老之前。非直古文師誦之。卽今文師亦安得聞斯語乎。夫春秋之爲志也。董仲舒說之。以爲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然太史公自敘其書。亦曰。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異語。俟後世聖人君子。班固亦云。凡漢書窮人理。語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世。贊篇章。其自美何以異春秋。春秋有義例。其文微婉。遷固亦非無義例。

也。遷陳。壽微。婉志。晦之詞。尤多。泰山。梁父。尊卑。雖異。哉其類一矣。今異春秋於史。是猶異蒼頡於史籀。李斯祇見惑也。

劉逢祿著穀梁廢疾申何丹徒柳賓叔已辭而闢之矣。其尤害理者爲左氏春秋考證。箴膏育評。章太炎氏作左傳讀敍錄以駁之。凡四十三條。茲摘其最要者八條於下。一劉氏云。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魯君子左丘明。則非弟子也。曰左氏春秋。與鐸氏虞氏呂氏並列。則非傳春秋也。左氏春秋舊名也。曰春秋左氏傳。則劉歆所改也。駁曰。名者實之賓。左氏自釋春秋。不在其名傳與否也。正如論語命名。亦非孔子及七十子所定。正使子駿以前。左氏未稱爲傳。亦何害其爲傳經乎。若左氏自爲一書。何用比附孔子之春秋。而同其年月爲。太史公言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因之云者。舊有所仍。而敷暢其旨也。且曰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此謂口授多譌。故作書以爲簡別。固明春秋之義。非專塗附其事矣。若以爲呂氏春秋之流。則韓詩外傳。載荀子謝春申君書。引春秋之志。凡二事。皆本左傳。如呂氏書。可謂爲春秋之志耶。又吳太伯世家贊云。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此本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爲說。若呂氏書。

得稱春秋古文。否使稱漢書曰書古文。稱古詩十九首曰詩古文。其可乎。又歷書云周襄王廿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此本左氏文元年傳。若如呂氏書可單稱春秋。耶必若拘牽題號。則後漢書樊籛傳云受公羊嚴氏春秋。又云籛刪定公羊嚴氏春秋。何以非呂氏之類乎。鐸虞二家乃演暢左氏書者。亦非呂氏可比。至孔子言與左丘明同恥。則是朋友而非弟子易明也。何必見後孔子者乃稱魯君子乎。二左氏所載事實本非從聖門出。未經孔子論定。則游夏之徒不傳。歆傳言左氏傳多古字古音。學者傳故訓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則今本左氏書法及比年依經飾左緣左增左。非歆所附益之明證乎。如別錄經師傳授詳明如此。歆亦不待典校秘書而後見也。駁曰十二諸侯之事布在方策。非如覃思空理。以聖門所出爲貴。假令事非誠諦。雖游夏盈千言之亦安足信。孔子於夏殷諸禮文獻無徵。亦不敢纂次其事。若舍王官故府之書而取決於聖門之一語。則妄造事狀者皆得託其門戶。戰國諸子漢初經師所舉七十子之緒言多矣。其敷陳事實能如左傳之豁然耶。是知聖門教授上同周典。六藝之中。惟取詩書禮樂。傳易者惟有商瞿。春秋亦非常教。游夏不言復何多貴。歆傳云引傳解經。章

句義理備者。言傳之凡例。始由子駿發揮。非謂自有所造。亦猶費氏說易。引十翼以解經。若其自造。何引之有。且杜預釋例。所載子駿說經之大義。尙數十條。此固出自胸臆。亦或旁采公羊。而與傳例不合。若傳例爲子駿自造。何不并此數十條入之。傳文顧留此。以遺人指摘乎。說文序言北平侯張蒼。獻左氏傳。又言魯共王壞壁得春秋。然則祕府所藏者。蒼所獻。魯所得也。民間所有者。則北平侯傳賈生。以至翟方進諸公是也。亦猶古文尙書已入祕府。而民間又有庸生等傳之也。民間謂書不立學官者、非謂傳者皆不仕也、然當子駿時。民間亦僅有尹咸翟方進胡常數人。可從質問。其他無有藏左氏傳者。是以子駿不得見。而先見之於祕府。見已乃從尹翟問義也。三古文尙書逸十六篇。絕無師說。鄭氏載其目有舜典。則非百篇之舊。蓋夫子所刪之餘。其餘如史記三統歷王莽傳所引。多戰國諸子所託。或有歆等改竄者。故博士抱殘守缺。恐失其真。以尙書爲備。若左氏春秋。非出孔壁。民間亦有。但非引文解經。轉相發明。如歆所託之章句義理。故以爲不傳春秋。洵確論也。駁曰。古文尙書逸篇無師說者。與逸禮同。特以今文所無。無從校勘。括囊不言。是其慎也。因十六篇有舜典。而謂非百篇之舊。此何所據。百篇之序。其爲孔子自作。以否。無以質言。然據孔子世家。

云。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則太史公固以序爲孔作。後人無容妄議也。戰國諸子所載。或在百篇之外。或在逸十六篇外。並非僞託。史記以下所引。在十六篇則著其名。在諸子者或著或否。而亦不混諸十六篇。若子駿改竄。則建立時已恐博士發覺矣。顧若是其愚耶。春秋出孔壁。見說文序。而論衡案書篇。又謂左氏三十篇。出孔子壁中。如逢祿言。叔重。仲任。爲子駿所迷罔耶。抑不傳春秋云者。其說起於哀帝時之博士。而成帝以前。尙無有也。尋梅福傳云。匡衡議以爲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世所共傳。宜以孔子爲殷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跡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夫始以其不經而寢。後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而立之。則明以左氏爲經說矣。且皮傳片語以廢經傳。則匡衡引禮記而上以爲不經。亦可據此單詞。謂禮記非經說耶。又據華陽國志引春秋穀梁傳序曰。成帝時議立三傳。博士巴郡胥君安。獨駁左傳不祖聖人。是成帝時。固以左傳同於二傳。駁者亦獨有胥君安。而尙謂之左傳。則不傳春秋之說。非起於哀帝。而何。又漢世經典錄在官府。其本不盡依據博士。胡廣漢官解詁云。武帝以中大夫

爲光祿大夫。與博士俱以儒雅之選。異官通職。周官所謂官聯也。七略言書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臧。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豈沾沾以博士所教者爲準哉。哀帝以後。博士日陋。以其所知爲祕眇。而忘文學之官聯。博士故屬太常。漢官云。太常在九卿之首。古文儒林舊藝皆說。而哀帝博士。獨斥左氏古文。又忘其所屬矣。後漢禮經博士。惟立二戴。不立慶氏。而曹褒父子爲慶氏學。亦得居博士官。定禮又從慶氏之說。則知經術在官。本不限於博士所守。且後漢博士比於前漢。已退穀梁而進京易。世人但欲取後漢十四博士爲宗。以爲漢制。如是。昧亦甚矣。四。歆言孝成皇帝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但以春秋論。則博士所見左氏春秋。卽太史公所見古文春秋國語。東萊張霸亦見之。是真本也。歆欲立其附益之本。乃託之秘府舊文。反以爲學殘文缺。稍離其真耳。經自公羊胡毋生董生相傳。絕無脫簡。曰脫簡者。蓋如尙書梓材。經劉向校補。歆欲增續春秋也。傳或間編者。亦比附春秋年月。改竄左氏之故。駁曰。經或脫簡。卽謂如梓材等。非春秋經也。又學官無左氏傳。則所謂傳或間編者。亦非左氏。或如喪服傳。鞞。今文編次有譌耳。逢祿以此誣汗。是不尋文義之過也。劉氏父子校祕書。乃以祕書校

常行本改常行本之字。而不改祕書之字。若子駿改竄祕書之左氏春秋。以就已意。則自北平獻書。共王壞壁。以至子駿。百有餘年。墨漆新故。勢有不符。若博士求觀其書。豈不自敗。且歆傳云。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如有改竄。又豈能欺其父耶。五歆書。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夫聖人文約而指博。歆畏其難於精究。欲以傳記事實。易口說。則百家小說。賢於夫子春秋矣。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左氏亦不具。或逸禮及他傳記有之。要非聖人治天下之本務。玉帛鐘鼓。非禮樂之精也。駁曰。此本統論古文之善。今文之陋。非專論左氏也。子駿若畏其難於窮究。則逸書逸禮。並有增多。其義訓未明者。獨不須精究耶。彼分文析字者。亦自以爲精究。屈中爲蟲。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博士妄言。見於緯書者。鄙莫甚焉。且公羊學者。豈能精究。呂步舒見仲舒言災異。艸藥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誠使精承師說。豈待知名而後定其然否哉。百家小說。固非君子所尙。子駿所言傳記。固非此輩。大抵曲臺禮記。司馬法。周官傳。周政。周法。河間周制之屬。此之爲益。豈若公羊賣餅之流耶。大事諸儀。如外傳。周語。載周之秩官。王巡狩之禮。其他當在逸禮中。若云玉帛鐘鼓。非禮樂之精者。則士禮十七篇。盡可覆瓿。豈

獨逸禮而已。辟雍巡狩。王事之大端。惟封禪爲近鬼道。然亦務其大者。以此爲末。而董仲舒之沾沾於求雨。止雨。吁嗟。舞蹈。舉國爲巫。此又何也。六龔勝以歆移書深自罪責。師丹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勝節士。義不仕莽。丹魯詩大儒。自不肯詭隨附和。以左氏爲傳春秋也。駁曰。勝自罪而不非子駿。其節概又如此。真可法矣。據朱博傳。勝引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顯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此事二傳無文。義本左氏。則勝固嘗治左氏者。其自罪意正與丹相反。丹雖大儒。毫荒喪志。據丹傳。丹上書曰。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則固引用左氏語矣。此又大怒何耶。蓋丹老人。忘其前語。卽其議改幣事。始言可改。後忘之。而從公卿議。一議兩歧。豈足以定丹之取舍耶。丹本骨鯁。輔拂之臣。而此乃以非毀先帝所立罪人語。近阿諛不似其素所執守者。由其神志已衰。語無倫次也。七范升傳。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夫春秋非史文。言左氏者。以史文視春秋。宜其失義也。駁曰。孟軻言其文則史。十二諸侯年表亦云。論史記舊文。與於魯而次春秋。然則春秋義經而體史。若云非史。則詩亦非樂。章易亦非筮。辭耶。八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孔

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嚴彭祖公羊大師也。妄語何也。或章帝令賈逵自選嚴顏高才生二十人。教以左氏。祿利之途使然。必非彭祖之言也。漢志雖本有家語。然王肅僞撰者。乃有觀周篇。言南宮敬叔從夫子觀書於周。此言左丘明與夫子乘。緣劉歆親見夫子之語附會之。蓋又出肅後。臧西成以此爲眞嚴氏眞家語。不辨家法。失考甚矣。駁曰。西漢重公羊。學者爲祿利故治之。嚴氏本睦孟弟子。孟固誣妄。而稱漢家堯後。則亦窺見左氏嚴承其學。故稱心而言。隋書經籍志。春秋左氏圖十卷。漢太子太傅嚴彭祖撰。則嚴固兼通左氏。儒林傳云。彭祖廉直。不事權貴。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由此卽知其不肯專務公羊。以趨當世之聲氣。所以異於黨同妬眞者也。其引觀周。自是實事。王肅雖僞撰家語。改左丘明爲南宮敬叔。然亦仍襲篇目。不能事事妄改。逢祿以此爲僞。值矣。又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皆云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此亦卽觀周事。而誤以丘明爲子夏。其後戴宏之徒。乃謂公羊傳自子夏。尋丘明所以誤爲子夏者。凡有三因。一子夏壽考。爲魏文侯師。而左氏亦卒於魯悼之後。遂致疑誤。二左氏失明。子夏亦失明。以此傳譌。

三左氏之學。後傳吳起。起實仕魏。爲西河守。而子夏亦老於西河。遂疑言春秋者出於子夏。丘明名氏。惟見於論語及觀周篇。而子夏爲衆所著聞。若人言春秋之學。傳自西河。其本師則耆壽而失明者。但不記其姓名。則鮮不臆定爲子夏矣。雖然。子夏求書春秋。屬商之說。猶是無意傳譌。至戴宏謂公羊出於子夏。則有心作僞者矣。按劉氏所考。經章氏之駁。無復餘地。章氏又爲後序。申桓譚新論。鄭起廢疾之說。桓云、左氏傳世後百有餘年、魯穀經作傳、鄭以穀梁爲近孔子、公羊爲六國時人、謂穀梁後左氏。公羊又後於穀梁。並疑高嘗入秦。或在博士諸生之列。凡十餘證。其言故宋尤精。云左氏稱孔丘聖人之後。而滅於宋。穀梁子聞其說。故於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傳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公羊誤讀穀梁之文。復於成周宣榭火下。發新周之文。以偶之。由是有黜周王魯之謬。此舉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公羊家所奉爲傳國璽者。並其根拔之。其快極矣。

宋翔鳳作漢學今文古文考。分別今古文。若冰炭之不相入。門戶之見愈深。又作擬太常博士答劉歆書。謂尙書二十八篇。帝王之事已備。孔子雖爲百篇之序。或虛存其目。或并合其文。條例明白。子夏之言。書有七觀。莫逾於此。近聞多得十六篇。亦微文碎義而已。劉

師培駁之云。西漢博士知其說不可通。或創爲斯說。今考念茲在茲二言。爲虞書佚語。孔子兩引其文。左傳襄十三年及哀六年。惟彼陶唐一節。爲夏書佚文。孔子亟稱其語。左傳哀六年。又堯舜執

中之訓。商王告天之辭。均以佚書載論語。推之荀引禹謨。孟引秦誓。則二十八篇之外。多

爲儒家所取。不得以帝王之事。具備於二十八篇中也。宋氏又謂孔子序書。以存百篇之

號。錄二十八篇。以明刪書之旨。與王伯申學士書。此言尤謬。伏生所傳本係百篇。史記儒林傳言

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法言亦曰。若書之不備者過半矣。而習者不知。又

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均其明徵。使伏書僅傳二十八篇。則大傳何以引九共。而秦火以

後。若婁敬董仲舒。何以又均引太誓乎。則伏生所傳之書。不以二十八篇爲限。奚得以百

篇爲虛名。十六篇爲微文碎辭乎。

莊劉雖善爲文辭。然鞞輓之華。不可用於折衝。其廉悍縱恣。以縱橫家言說經者。無過魏

源。作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益擴宋氏之說。謂西漢之說。盛於東漢。東漢之學。與而西

漢博士家法亡。劉師培駁之云。據兩漢儒林傳。東漢所立博士。與西漢略同。參觀本書建學設科篇。東

漢之儒。宗十四博士之學。見於范書者。以數十百計。或身列公卿。爲帝者師。或施教鄉里。

弟子千百人。其見於荀悅謝承之書。及漢碑者。尤不勝縷計。則東漢之時。朝野所行。均西漢博士之學。亦卽西漢今文家法也。魏氏見古文興於東漢。遂以博士家法之亡。由於古文。而不知東漢之時。古文尙書。毛詩左傳。均未立學宮。僅詔高才生受其學。傳其學者。率身處末僚。其於今文力非均敵。考後漢書徐防傳。言博士不守家法。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儒林傳言安帝覽政。博士倚席不講。又謂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尙。儒者之風蓋衰。又謂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求合其私文者。則博士恆自違家法。溺職弄姦。較之劉歆所讓。抑又不逮。故西漢家法以亡。今文旣衰。古文斯代之以興耳。乃魏氏之意。則以立博士者皆今文。博士家法亡。故今文亡。不知東漢今文經亦非盡立博士。如易之高氏韓氏。春秋之穀梁禮之慶氏是也。是博士家法尙存。今文已多亡佚。蓋漢崇貴顯。若有學無位。其書其說。均勿立學宮。故所排不僅古文。卽今文與博士家法。殊亦屏絕不復道。非博士家法足該今文學也。源又箸書古微詩古微二書。其書古微專攻馬鄭古文。略云。國朝諸儒知攻東晉。晚出古文之僞。遂以馬鄭本爲眞。孔安國本以馬鄭說爲眞。孔安國說而不知如馬牛冰炭之不可入。後漢杜林傳。言林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愛之。

此古文本所自出。考漆書竹簡。每簡一行。每行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若四十五篇之書。漆書於簡。必且盈車。乃僅止一卷。其不可信者。一。東漢古文。力排今文。而自有其師說。何以今文無之者。古文亦無師說乎。十六篇既無師說。則其二十九篇之師說。不出今文。又出何人。其不可信者。二。漢書儒林傳。言史遷嘗從安國問故。而遷書所載堯典皋陶謨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則史遷爲安國真古文之傳。今馬鄭堯典皋陶謨微子金縢。無逸諸篇。無一說不與史遷相反。其不可信者。三。西漢今古文。皆出伏生。凡伏生大傳所言者。歐陽必同之。夏侯必同之。史遷所載孔安國說必同之。猶詩齊魯韓三家。實同一家。此漢儒師說家法所最重。若東漢古文則不然。馬融不同於賈逵。賈逵不同於劉歆。鄭玄又不同於馬融。鄉壁虛造。隨臆師心。其不可信者。四。伏生得自複壁。孔安國得自共王廢宅。河內女子得自老屋。何以杜林本不言得自何所。亦不言授自何人。既無師傳。何有家法。其不可信者。五。其詩古微。伸三家以屈。毛略云。程大昌曰。三家不見古序。故無以總測篇意。毛惟有大序以該括章旨。故訓詁所及。會全詩以歸一貫。然考新唐書藝文志。韓詩二卷。卜商序。韓嬰注。而水經注引韓詩周南敍曰。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至諸家所引韓

詩如關雎刺時也。漢廣說人也。汝墳辭家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黍離伯封作也。蠶螭刺奔女也。溱與洧說人也。鷄鳴讒人也。夫移燕兄弟也。伐木文王敬故也。鼓鐘刺昭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抑衛武公刺王室以自戒也。假樂美宣王之德也。雲漢宣王遭亂仰天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四月歎征役也。閟宮有恤公子奚斯作也。那美襄公也。皆與毛詩首語一例。則韓詩有序明矣。齊詩最殘缺。而張揖魏人習齊詩。其上林賦注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主也。其爲齊詩之序明矣。劉向楚元王孫。世傳魯詩。其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作。行露爲召南申女作。邶柏舟爲衛大夫作。碩人爲莊姜傅母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夫人及傅母作。載馳爲許穆夫人作。視毛序之空衍者。尤鑿鑿不誣。且其息夫人傳曰。君子故序之於詩。黎莊夫人傳曰。君子故序之以編詩。而向所自著書亦曰新序。是魯詩有序明矣。謂毛不見三家古序。則有之。三家烏用見毛序爲哉。程氏其何說之詞。鄭樵曰。毛公時。左傳孟子國語儀禮未盛行。而先與之合。世人未知毛詩之密。故俱从三家。及諸書出而證之。諸儒得考其異同得失。長者出而短者自廢。故皆舍三家而宗毛。應之曰。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與儀禮合。小雅四始

五際次第與樂章合。魯韓詩說碩人二子乘舟載馳黃鳥。與左氏合。說抑及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說騶虞樂官備。與射義合。說凱風小弁。與孟子合。說出車采薇。非文王伐獫狁。與尚書大傳合。大武六章次第與樂章合。其不合諸書者。安在。而毛詩則動與牴牾。其合諸書者。又安在。顧謂西漢諸儒。未見諸書。故舍毛而宗三家。則太史公本左氏國語以作史記。何以宗魯而不宗毛。賈誼劉向博極羣書。何以新書說苑列女傳。宗魯而不宗毛。謂東漢諸儒得諸書證合。乃知宗毛而舍三家。則班固評論四家。何以獨許魯近。左傳因賈逵得立。服虔作解。而逵撰齊魯韓毛詩異同。服虔注左氏。鄭君注禮。皆顯用韓詩。而鄭箋毛亦多陰用韓義。許君說文敘自言詩稱毛氏。皆古文家言。而說文引詩。什九皆三家。豈非鄭許之用毛者。特欲專立古文門戶。而意實以魯韓爲勝乎。若云長者出而短者自廢。則鄭荀王韓之易。賢於施孟梁丘。梅賾之書。賢於伏生夏侯陽。韓詩外傳。賢於內傳。左氏之杜預。注賢於賈服。而逸書逸禮。皆亡所當亡。耶。鄭氏其何說之詞。馬氏端臨曰。譬之聽訟。毛詩其左證。到案之人也。齊魯韓其逋亡無證。不到案之人也。應之曰。詩三百五篇。篇自爲案。各不相謀。三家詩有亡逸者。有到案者。馬氏但就其所到之案。虛公讞之。可矣。

且其未到之案。或可連類旁證。比例互知者。亦有之矣。今以其有他案未到。並其見存左證之百十案。一切置之。而惟毛詩一面之詞。可乎。馬氏又謂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明白。而旨意可考。其刪佚不錄者。必其序說無傳。旨意難考。是聖人折衷六藝。衡鑒冒然。惟以序說爲去取。如其言則序必可爲詩史。乃國風小序。於史有世家者。皆傳之。惡諡。至魏檜之史。無世家者。則但以爲刺其君。其大夫。而無一諡號。世次之可附會。又何耶。其明白者。安在馬氏。其何說之詞。姜氏炳璋曰。漢四家惟毛公出自子夏。淵源最古。且魯頌傳引孟仲子之言。絲衣序列高子之言。北山序同孟子之言。則又出於孟子。而大毛公親爲荀卿弟子。故毛傳多用荀子之言。非三家所及。應之曰。漢書楚元王傳。言浮丘伯傳魯詩於荀卿。則亦出荀子矣。唐書載韓詩卜商序。則亦出子夏矣。韓詩外傳。高子問載馳之詩於孟子。又載荀卿非十二子篇。獨去子思孟子。且外傳屢引七篇之文。則亦出孟子矣。漢書曰。又有毛公之學。自言子夏所傳。自言云者。人不取信之詞也。以視三家源流。孰信孰疑。姜氏其何說之詞。其辨可云雄矣。按莊氏釋書。好爲臆斷。劉逢祿書序述聞。多述其說。如引論語國語墨子。以補湯誓。以多士多方爲有錯簡而互易之。皆蹈宋人改經故轍。魏氏古

微變本加厲。補舜典湯誥牧誓武成爲周誥。分年集證。將大誥至洛誥之文。盡竄易其次序。與王柏書疑無異。至篇首攻杜林漆書。謂爲簡策。不知簡策爲篇。帛書爲卷。謂夏侯歐陽說書相同。引齊魯韓說詩爲證。不知齊魯韓詩非出一師。固未盡同。如黍離韓以爲伯封作公子壽、閔其兄伋見害而作、蓋用魯義、魏氏必欲合魯韓爲一、謂伯封乃衛壽之字、以曹植惡烏論伯封爲尹伯奇之弟爲誤、其牽強多類此、即同出一師者亦各張家法分爭。王庭大小夏侯尤相攻如仇。源但知今古文有異而不知今文與今文多殊。未免失於不考。朱一新曰。道咸以來。說經專重微言。而大義置之不講。其所謂微言者。又多強六經以就我。卽如魏默深詩古微之攻故訓傳。書古微以杜林漆書誣馬鄭。遂欲廢斥古文。其說實足誤人。按源攻馬鄭與孔安國古文無與可置辨。且旣主今文而於金縢王亦未敢訓公之下。仍云後半篇不如從馬鄭。說是源亦不自信其說矣。秋大熟未穫以下、今文以爲成王改葬周公之事至詩攻故訓傳。雖誣而擁護三家則非妄。蓋三家之說雖不如毛。要可並存。况今爲孤家絕學。尤宜矜惜。且其說云有作詩者之心有采。詩編詩者之心有說。詩者之義而又。有賦。詩引詩者之義。作詩者自道其情。情達而止。不爲他人之勸懲。至太師採之以貢於天子。國史編之以備矇。誦教國子。則以作者之詞而諭乎聞者之志。以卽事之詠而推其

致。此。之。由。而。勸。懲。觀。感。以。興。三。家。多。主。於。作。詩。之。意。而。毛。序。多。主。於。采。詩。編。詩。之。意。作。者。意。盡。於。篇。中。序。者。事。徵。於。篇。外。似。不。同。而。未。嘗。不。同。其。論。至。通。不。得。以。其。爲。文。士。而。輕。之。也。

龔自珍攻中古文立十二證。一秦燒天下儒書。漢因秦宮室。不應宮中獨藏尙書。二蕭何收秦圖籍。乃地圖之屬。不聞收易與書。三假使中秘有尙書。何必遣晁錯往伏生所受二十九篇。四假使中秘有尙書。不應安國獻孔壁書。始知增多十六篇。五假使中秘有尙書。以宣武之爲君。諸大儒之爲臣。百餘年間。無言之者。不應至劉向始知校召誥酒誥。與博士本異文七百。六此中祕書既是古文。外廷所獻古文。遭巫蠱不立。古文亦不亡。假使有之。則是燒書者更始之火。赤眉之火。而非秦火矣。七中秘既是古文。外廷自博士以迄民間。應奉爲定本。對若畫一。不應聽其古文家。今文家。紛紛異家法。八中秘有書。應是孔門百篇全經。不但舜典九共之文。終西漢世具在。而且孔安國之所無者。亦在其中。孔壁之文。又何足貴。今試考其情事。然耶否耶。九秦火後。獨劉向父子見全經。而生平不曾於二十九篇外。引用一句。表章一事。十亦不傳授一人。斯謂空前。斯謂絕後。此古文者跡過如

掃矣。異哉。異至於此。十一假使中祕並無百篇。七略當載明是何等篇。其不存者亡於何時。其存者又何所受。而皆無原委。千古但聞有中古文之名。十二中祕既有五經。獨易書著。其三經何以蔑聞。予謂此中古文。或劉歆所自序之言。託於其父。並無此事也。見定齋文集補按秦人焚書。禁在民。不禁在官之說。余前已非之。見漢儒傳授篇秦宮中之無經。蕭何之未收經書。無俟深論。漢中祕之所藏。皆來自民間。如古文尙書論語禮記孝經。卽出於孔壁。而安國所獻也。禮古經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也。出淹中者河間獻王所獻。出孔氏者魯共王所發。周官文帝所求得者也。以上均見漢儒傳授篇。春秋古經及左氏傳。則北平侯張蒼所獻也。段玉裁曰。春秋古經及左氏傳。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意經傳皆其所獻也。詩不聞有中祕本。易爲卜筮之書。秦未嘗焚。漢初蓋已得之。故不言所出。文帝時孔壁尙書猶未發。故令晁錯往受於伏生。知中祕非秦宮本。則彼所立一、二、三、四、六、八、十一諸證破矣。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始於惠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始於武帝。成帝又令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至是中書大備。始陳發祕藏。詔劉向等校理。以前書未曾校。烏知酒誥召誥之脫。哀帝以天子之尊。欲立古文。而博士不肯置對。卒無如何。未發蠹簡。烏能禁彼家法之爭。孔安國爲尙書專家。以今文讀古文。可識者裁十

餘篇向非古文家歆雖治古文而書非其所習烏能盡識必謂經彼引用者方爲真則歆文所存無幾六藝當廢者十之九陳漢章云、後漢書劉陶傳、稱陶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中文尙書、後世亦不聞中文之學、引一事傳授一

人安國獻書遭巫蠱之亂雖入祕府而未列學官故不爲博士所傳然其私授者自都尉

朝以至桑欽固未嘗絕何云無一人傳授劉歆傳言校理祕文得此三事三事者尙書逸

禮及左氏春秋論衡佚文篇亦稱魯共王得佚尙書百篇、禮三十、春秋三百篇、(百當爲十之誤)論語二十一篇、其案書篇亦云、春秋左氏傳者、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得

佚春秋三十篇、此外見於說文鈔六藝文志又稱孝文時魏文侯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

宗伯之大司樂章是必以周官古文校竇公書與劉向以中古文易書校學官本相同今

所傳向書及別錄稱中祕者凡十餘種書錄有中戰國策書、中管子書、中書晏子、中孫卿書、中書列子、中鄧析書、中祕書關尹子、中子華書、中書

說苑雜事、別錄有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中易傳古五子書、中書申子、凡言中者、皆與民間書對言、何云僅易書二種據此則彼所立五七九

十二諸證又破矣自珍以今文自詭羌無故實專好語怪其最錄春秋元命苞遺文云春

秋緯於七緯中最遇古義矣元命苞尤數與董仲舒何休相出入凡張三世存三統新周

故宋以春秋當興王而託王於魯諸大義往往而在雖亦好言五行災異則漢氏之恆疾

不足疑也又爲五經大義終始論用制義馭連章題法湊合成篇而以存三統內夷狄爲

貫串微獨全無意義。文理亦不甚可通。朱一新曰。國朝公羊之學。始於陽湖莊氏。華路藍縷。例尙未純。公羊家多非常可怪之論。爲此學者。稍不謹慎。流弊滋多。近儒惟陳卓人深明家法。學出凌曉樓。曉樓言禮制。已頗穿鑿。而尙未甚。至劉申受宋于庭龔定庵戴子高之徒。蔓衍支離。不可究詰。劉宋戴諸家。牽合公羊論語爲一。于庭復作大學古義說以牽合之。但逞私臆。不顧上下文義。定庵專以張三世穿鑿羣經。實則公羊家言。惟張三世最無意義。定庵以此爲宗。烏足自名其學。凡羣經略與公羊相類者。無不旁通而曲暢之。卽絕不相類者。亦無不鍛鍊而傅合之。舍康莊大道。而盤旋於蟻封之上。憑臆妄造。以誣聖人。二千年來。經學之厄。未有甚於此者也。無邪堂答問

皮錫瑞之在今文家。最爲篤實。亦間染劉龔之習。好爲異論。一孔子作易。所撰易經通論云。伏羲在未制文字之先。八卦只有點圖。文王在制文字之後。六十四卦。必有文字。有文字卽是辭。不必作卦辭而後爲辭也。卦爻之辭。當並屬孔子所作。章太炎氏駁之云。左氏傳所載筮辭。錫瑞將謂古文難信。今且以大傳史傳。及他書所記爲質。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吾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若云

繫者卽是卦爻。下辭彖象。當何所指。若以彖傳象傳當之。是自作卦爻。自以彖象說解其謬一也。重卦之象。人人能爲之。何必文王。若專定其名者。姜里之囚七年。所定無過六十四名。何其短拙。其謬二也。連山歸藏。載在春官太卜。錫瑞或不信。恆譚新論云。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此漢人所明見。孔子亦云。吾得坤乾。歸藏當殷已有辭。周易爲周時所用。不爲繫詞而待。魯國儒者於六百年後。爲之補苴。情事相違。其謬三也。六十四卦。十五爲重名。四十九爲奇名。其字才七十九。夫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蓋書契之恆制。七十九名。書之版牘。足矣。安有韋編。縱令在策。其文旣寡。其義又少。而遠待數年之功。繩爛革敝。乃得記識。何聖人之狗齊。而今鈍拙。若是其謬。四也。論語云。五十以學易。學者非自作之名。故當抽讀他人成語。六十四卦卜筮者。悉能舉之。若舊無卦爻辭。當何所學。其謬五也。大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此言中古。其爲文王明甚。今云卦爻之詞。作於孔子。又云大傳是弟子作。師徒相接。必不謂之中古。若云重卦稱作。非必繫詞。上遺伏羲。經始之功。下棄尼父。成書之業。徒取中流。又無其義。其謬六也。大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

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若文王不繫辭。則大傳爲妄說。若云卦名爲辭。名卦者。其功微。成書者。其功巨。顧不曰易與定哀當素。王與七十二君之事。獨綢繆於姬氏。舊王而略本師之績。其謬七也。若以箕子岐山之屬。非文王所宜言者。鄭衆馬融。嘗以爻辭屬周公矣。要之文王親見箕子。何不可錄其人。山川羣祀。帝王所常祀。安知殷王無享岐山者。必謂文王自擬乎。且易當殷末故事。狀不及周。若作自孔子者。當有成康之事。五伯之跡。今近不舉。周遠不舉。虞夏獨以殷事爲言。違其情事。其謬八也。文言爲孔子作。世家所明著。若自作之辭。又自設問。既非詞賦。何容有此。其謬九也。若云文言繫辭二傳。皆有子曰之文。故不得言自著。然司馬遷官太史令。而自署太史公。褚少孫亦自稱褚先生。此則後進相尋。因以自號。非無其比。或言遷署太史公者。東方朔爲之。然則大傳稱子者。何知非弟子別題。若以兩字有疑。因曰大傳出於門下。可曰史記百三十篇。悉非子長所撰耶。其謬十也。尙有二條。從略。謂孔子作易者。太史公所不著。施孟梁丘所不言。錫瑞直以己意斷。其有無甚矣。其妄也。二孔子制禮。經學歷史云。儀禮十七篇。雖周公之遺。然當時或不止此數。而孔子刪定。或並不及此數。而孔子增補。皆未可知。觀儒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

則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是猶以爲孔子定禮。其三禮通論。引熊朋來曰。聘禮篇末。執圭如重。入門鞠躬私覲。愉如等語。未知鄉黨用聘禮語。聘禮用鄉黨語。集注晁氏云。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之事。疑使擯執圭二條。孔子嘗言其禮如此。據此。遂直謂禮爲孔子所作。按周制。聘有大小。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春秋之例。非卿不書孔子。大夫也。雖奉使命。例不得書。且十一年冬。暨鄭平。叔還如鄭。洙盟。則十年冬。暨齊平。安知齊。卿無洙魯盟之事。十年夏。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安知此時無往謝之使。是年叔如齊。但言鄆事。非謝歸田也。十二年冬。公會齊侯盟於黃。亦必有擯相。但經傳簡略。未著其詳。如季氏伐顓臾。齊人歸女樂。不能以不見。春秋經傳。遂謂魯論之文。爲孔門僞造也。明此。則鄉黨之文。正可以補春秋之闕。何疑於擯聘之文。就令當時無朝聘。孔子僅爲弟子言其儀如此。亦不得謂孔子作禮。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詩書非孔子作。則執禮亦非孔子作。明矣。若謂非孔子作聘禮。不應與鄉黨文合。則宇文官制。同符周禮。亦可謂周禮爲蘇綽作矣。顧棟高以左氏引經不及周官儀禮。疑周禮爲漢儒附會。卽儀禮亦未敢信爲周公之本文。俞正燮駁之。謂時行其儀。故不復引其文。據臧孫爲季孫立悼子。爲儀禮賓。爲苟敬。及嗣。

舉奠法。齊侯飲昭公酒。使宰爲主人而請安。爲儀禮請安法。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
闡乞肉焉。爲儀禮取薦脯法。皮氏既知引之矣。而復爲此怪論。何耶。至孺悲士喪禮之書。
章太炎氏云。此謂舊禮崩壞。自此復著竹帛。故言書不言作。俗人疑禮爲孔子所制。證以
孟子所舉滕文公行三年喪。其父兄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明周
公本無三年喪制。自注此本毛奇齡說然孟子時諸侯去其籍。滕父兄言不足證。檀弓曰。魯人朝祥
而暮歌。子路笑之。孔子曰。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言其久不行也。若出自孔子。則當云三
年之喪。創法自我。不可以責未聞者。何乃言其不行耶。又若制禮昉於孔氏。冠昏朝聘以
及祭享。其事尤多。哀公不以問孔子。獨問士喪。孔子又本不作士喪禮。待哀公問然後發
之。君則失偏。臣則失缺。其違於事情遠矣。卽若是者。禮記曾子問篇。孔子自說。从老。耶。受
禮。寧知今之禮非老。耶。制之耶。三孔子作王制。俞樾曰。王制者孔氏之遺書。王者執謂謂
素王也。孔子將修春秋。先修王法。斟酌損益。具有規條。門弟子與聞緒論。私相纂輯而成
此篇。後人以其不合周制而疑之。而不知此固素王之法也。皮氏因襲其說。謂王制多合
於公羊。爲今文大宗。與周禮爲古文大宗。兩相對峙。一是周時舊法。一是孔子春秋所立

新法作王制箋以張之。劉師培駁之云。王制首章言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與公羊制爵三等。伯子男一也。不同。又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與公羊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之制不同。公羊變周之文。从殷之制。此則周而非殷。其非改制也。一。王制言分天下爲二伯。鄭注謂卽周召分陝之事。又言冢宰制國用。古者宰爲祀神之官。至周始以之冠於六官。總領九府。則爲周制無疑。其非改制也。二。說者又以孟荀二子均遵孔子所改之制。慶平說考王制分田制祿之法。誠同孟子。然孟子明言周室頒爵祿。又言雖周亦助。荀子言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王制篇誠同王制及孟子。然孟子明言爲文王治岐之政。又孟子書所言時月皆爲周正。七八月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歲十一月荀子王制篇之序官亦略同。周官無一爲孔子所創。其非改制也。三。且王制果爲改制之書。何以董仲舒何休曾不一引其文。而必待於二千年後之皮氏耶。章太炎氏云。假令王制爲孔子作者。何緣復有周尺東田之文。若爲漢制法。耶爵當有侯。王何故列五等地當南。盡九真北極朔方何故局促於二千里西域已賓而不爲置都護匈奴可臣而不爲建朝儀。以此知其妄矣。章氏制禮及作王制二駁議甚長、茲刪取其略按今文以守家法爲

貴皮氏之作諸疏證實深知此義者而晚年忽附和流俗爲此不根之詞亦信道不篤之過也。

自宋魏以降說經者競以分別今古文爲首務廖平踵宋氏作代博士答劉歆書而其

主旨所在尤爲今古學考區戴記爲今學王制等十五篇古學玉藻等三十八篇今古雜文王世子等六篇今古通武

踐阼等十五篇四種取其中王制爲今學之主穀梁全同王制次之公羊時參古學與儀禮記戴

記中今學各篇又次之魯詩論語楊施孟梁丘京高易歐陽大小夏侯尙書齊詩論語韓

易詩書今孝經以暨孟子荀子墨子司馬法韓非子吳子易緯尙書大傳春秋繁露韓詩

外傳何氏解詁皆其同類若五經通義石渠論白虎通孔子集語訓纂古文官書史記漢

書列女傳新序說苑公孫龍子莊子尹文子老子文子關尹子列子太玄法言鹽鐵論新

論獨斷則今多於古者也周禮爲古學之主古孝經次之左傳緣經異說及儀禮經逸禮

戴記中古學各篇又次之費氏易古文尙書毛詩古論語以暨逸周書國語說文皆其同

類若鄭注各經周禮毛詩周易尙書論語孝經五經異義三倉倉頡凡將後漢書三國志商子鄧析鬼谷子

新語論衡潛夫論申鑒風俗通義則古多於今者也又鄭注禮記鄭駁異義鄭攻膏肓起廢疾發墨守鄭志杜左傳注六藝論魯禘

殆義、家語、孔叢子、聖證論、僞孔傳、釋名、尸子、鬪冠子、燕丹子、呂氏春秋、淮南子、楚詞、爲今古雜、爾雅、急就章、方言、博雅、埤倉、古今字詁、戰國策、世本、山海經、竹書紀年、穆天子傳、越絕書、吳越春秋、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古史考、孫子、六韜、管子、慎子、素問、周髀、爲今古通、今祖孔子。又云多本。伊尹、古祖周公。今主因革。古主从周。今用質家。古用文家。今孔子晚年之說。古孔子壯年之說。今經皆孔子所作。古經多潤色史冊。今始於魯人。齊附之。古成於燕趙人。今皆受業弟子。古皆不受業。今爲經學派。古爲史學派。今意同莊墨。古意同史佚。今學意主救時弊。古學意主守時制。今學近乎王。古學師乎伯。今異姓興王之事。古一姓中興之事。又云、今多主緯候、古多主史冊、古學、今學出於春秋時。古學成於戰國時。孝經本無今說。春秋本無古學。今經惟存公穀。范氏以古疑今。古經皆存。鄭君以今雜古。曼衍支離。好異者翕然宗之。劉師培古文學辨誣駁之云。漢以前經無今古文之分。如子夏者。公羊穀梁之先師也。而韓非子外儲說引其言曰。春秋之義。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早絕之。此卽左傳弑君稱君無道之旨。以主不能絕。姦卽爲無道。與左氏義合。劉向別錄言荀卿以左傳授張蒼。見漢儒傳授篇固爲左傳家。而楊士勛穀梁疏云。穀梁亦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授荀卿。卿傳魯人申公。考大略篇。

言誓誥不及五帝。言諸侯相見。使人居守。區分四民說。王者不壞太祖。均用穀梁之義。汪容甫據荀子大略篇。言春秋賢穆公。善胥命。又證其爲公羊之學。今觀王制篇。言桓公劫於魯莊。又言周公述職事。亦悉合於公羊。大略篇所言賻贈。佐生贈襚。送死之事。則三傳之義均同。君道篇言君者善羣。卽春秋善衛人立晉之義。亦三傳之義相同。足證三傳之學同出一源。若夫詩分四家。亦出於漢初。觀毛公大序爲子夏作。唐書亦載韓詩卜商序。毛魯詩皆荀卿所傳。而韓詩外傳亦多引荀子之說。見及門傳授篇是詩亦出於一師。再以孟子徵之。孟子論什一而藉。論効死勿去。論以小事大。又以春秋爲天子之事。其義均符於公羊。而言仕者世祿。與左氏卿大夫得世祿之義合。未嘗用公羊譏世卿之說也。言伯一位子男同一位。未嘗用公羊伯子男合爲一等之說也。其對齊宣王也。謂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謂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此卽左傳弑君稱君。君無道之言。是孟子於春秋兼用左傳公羊也。趙岐注孟子云。孟仲子孟子之从昆弟。學於孟子。而毛公維天之命闕宮傳兩引孟仲子之說。故孟子篇中如虞舜大孝。太王遷邠。仕者世祿。以及从事獨賢。論盛德不爲衆引泄泄猶沓沓。均爲毛詩古義。而毛公詩傳卽用孟子之文。及觀韓詩外傳。引高子問

載馳之詩於孟子。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忘。其餘引孟子之文，尤不勝縷舉。則孟子於詩固兼通毛、韓也。至於周官經一書，則春秋之時，卿大夫多見其書。故管子言五侯九伯，與太宰所言設其監合。梓慎言出火之期，與宮正所言修火禁合。申豐言出冰藏冰，與凌人所言頒冰之制合。史墨言五官之神，與大宗伯所言五祀之典合。凡左氏所言之禮，均係周禮。而所引周禮，均據周官經。即荀子序官篇，亦與周官之說合。足證周官經爲周人共見之書，非若漢初之時，其書隱匿也。故諸經之分，今文、古文始於西漢，而非始於東周。若其所以分之由，考諸班志，均指文字而言。經之立，博士者皆今文，以其便於誦習也。若古文則有二本：一爲祕府所藏，一爲民間私行。據周時言之，則漢儒所謂今文尙書、三家詩、公羊穀梁、當秦篆未興以前，皆古文也。據西漢之未言之，則左氏傳、周官經未嘗不書以今文。所謂今古文者，以其由古文易今文，有後先之殊，非以其義例有不同也。若以義例言之，則西漢諸儒生說經，參取今古者尤更僕難數。文繁不錄至於東漢鄭君注周官經，多同王制。箋毛詩多存三家之說。注古文尙書，多用尙書歐陽氏說。則今文之說未嘗不可注古文。何休公羊解詁多本毛詩，而徵引佚禮尤多。則古文之說又未

嘗不可注今文。且五經異義一書。於今文古文辨之最嚴。於先儒之說必著明某說爲今文。某說爲古文。今就其書考之。則古同於今。今同於古者。計有九條。周禮說同、二升曰爵、古以通天三統之義、與郊特牲天子尊二代之後、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義同、四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與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同、五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卒、卒者終也、與士虞禮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今文說稱卒者終也義同、六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義同、七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得以雨止、與左氏說庶人葬不爲雨止同、八古尙書說、脾木也、脾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與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同、九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許慎案禮運駸風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麟中央也義同、月令禮運、均今文說、今文古文非割然兩派。昭昭明矣。按廖氏欲驅七略之書盡入之古今文上及伊尹史佚下逮陳壽范曄誕妄已極。劉氏明今古之分。由於文字而非由於宗旨。雨雪飄飄。見睨曰消矣。此外妄論甚多。以無關宏旨不具列。

附錄

康氏之說、與經無關、不應錄、以荒經蔑古之習、實自此啓、故引通儒劉師培所駁斥者附於此、

南海康有爲拾廖氏之殘膏賸馥。爲僞經考孔子改制等書。其文冗沓浮濫。不可卒讀。尋其義旨。不過數端。一六經皆孔子所作。詩三百五篇。書廿八篇。易上下二篇。春秋十一篇。禮十七篇。樂在於聲。其制存於禮。其章存於詩。無文辭。是爲六經。稟於聖訓。尊無與上。易

之繫辭。禮之喪服傳。附經最早。係弟子所推補。論語雖記孔子言。非孔子所撰。亦名爲傳。猶內典佛說者爲經。菩薩說者爲律論也。劉師培駁之云。六經掌於專官。均見於周禮及左氏傳。孔子六經之學。亦得之史官。問禮老聃。問樂襄弘。傳詩於遠祖正考父。得百二十國寶書於周史。具有明徵。然近人猶曰古籍亦孔門所僞托。則墨子管子均與孔子之學殊科。乃墨子書曰詩書春秋。多太史中祕書。管子書亦曰澤其四經。足見孔子之前久有六經。以其爲古代教民之具。故孔子亦用之以教民。若以六經皆孔子作。則史記世家載孔子編訂六經甚詳。若易之彖辭爻辭。禮之經禮曲禮。見於春秋內外傳者。尤指不勝屈。詩之有序。四家所同。均言某詩爲何人所作。書兼敘事。事各不同。明係古右史所記之言。然此猶曰後人所僞記也。則試徵之道墨二家。莊子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論先王之道。以明周室之跡。老子曰。六經先王之陳跡。豈其所以跡哉。是孔子老子均以六經爲先王陳跡。則非古籍而何。又莊子天下篇。言墨子毀古之禮樂。下引黃帝以下樂名。及喪禮制度。若禮樂爲孔子所創。何云毀古。墨子管子及晏子春秋引詩書之文。及所言禮樂。與官禮戴記相同者尤衆。原文太多今從刪亦可見孔子以前早有六經。若

以詩書爲孔子所作。則孔子不信五行。何以自作洪範。孔子放鄭聲。何以僞撰鄭詩。孟子尊信孔子者也。何以言武成不可信。斥雲漢之詩爲不詞。若以禮爲孔子所作。則孔子弟子均遵孔子所制之禮。何以論禮互有不同。此皆必不然者也。至於孔子作春秋。雖於孟子有明文。然作字本有二義。一訓爲始。見於說文。卽創作之作。樂記所云作者之謂聖是也。一訓爲爲。見於爾雅。與創作義不同。如書言契作司徒。非謂司徒之官始於契也。孟子言詩亡然後春秋作。此作爲托始之義。若孔子懼作春秋。則言孔子因前史以成春秋也。且春秋非孔子所創作。具有明徵。說左傳者謂春秋本於史策。固昭然矣。更徵之二傳。公羊昭十二年。齊高偃率師納北燕伯于陽。傳曰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耳。何氏解詁云。主會者雖優劣大小相越。不更改信史。穀梁梁亡。傳引孔子曰。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據二傳之言。則微獨本於舊史。卽舊史誤者。亦不敢改。慎之至也。漢儒不信三傳之文。而專信緯書。春秋緯云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制記異考符又元命苞云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又漢孔圖云丘作春秋天授演孔圖然就緯書觀之。則春秋考異郵猶言孔子作春秋。先使子

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未嘗以爲無所本也。由是言之春秋尙非孔子作况諸經乎。且孔子作易十翼均名曰傳今人謂必孔子作者方稱經豈通論乎。孔子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明夫此可以讀六經矣。

二孔子受天命爲素王托古改制。其說雜見駁文中、劉氏駁之云中庸言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

考文此非孔子之言乎。王制有言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此非先王之制乎。使孔子而果改制也又奚必以制度之權屬於天子又何必引先王之制以自蹈亂政之誅。是知孔子從周制者也。從周制而兼考古制者也。惟是古代之制既不一致六經所

記亦彼此互歧此其間有數故焉。一由周代頒行之制未必普行於列國。古代舊制仍復

並行如晉啓夏政。見左傳、其用夏時尤明、宋襄殷官。如殷用五官、見於曲禮、而墨子亦曰五官六府、蓋宋爲殷後、墨子爲宋人、所言蓋殷制、魯備四

代之禮樂。見禮記明堂位、列國有悉用古制者有用周制而稍參古制者其故一。周代之制亦前

後不同如武王所行殊於文王之治岐而周公所定又殊於開國之初。如文王用五官之制、故佚周書大明武解云、

順天行五官候厥政、至於開國則改五官爲六官、又孟子言文王治岐、關市無征、澤梁無禁、至周公時則有征有禁、又封爵之制、亦周公與武王不同、蓋侯國之制異於王

畿而守成之法又殊於開創。洎夫西周末年又與周初不同。如禮記言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由夷王以下、周

禮有太宰而無卿士、而東周以降更無論矣。其故二列國之時多更古制、如春秋經所書初稅畝、詩言幽王時則有卿士、作邱甲、作三軍、用田賦、又如晉作州兵、作三行、鄭改軍制爲編伍、鄭作丘賦、楚用乘廣之類、餘可類推、非獨政治已也。即禮制亦多紛更。如檀弓篇、多著列國之變禮、

故未能畫一。其故三加以古代之制或因地而殊、如鄉遂用十夫有溝之法、都鄙用九夫爲井之法、或因事而殊。如出

數、異於賦或因時而殊。如伯禽居喪、不避金革之事是、至於孔子之時則古經殘缺。故史記儒林傳言禮至

孔子時已不具。世家亦云周道衰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亦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其明徵

也。又古冊所紀雖係實錄。然或僅係一時之制。或雜據時人之言。或增以夸飾之詞。或由

於傳文之異本。不盡同。孔子雖從周禮。又嘗周流七十二邦。莊徵夏禮於杞。徵殷禮於宋。

所聞固不一致。而魯又兼備四代禮樂。則編訂之時於周禮外。間引古代及各國禮文。亦

勢所必然。其文間見於戴禮。四代之禮不同、見於明堂位、檀弓、王制、郊特牲、表記者甚多、不具引、亦有舉古代僅存之禮而未

引。今以證其異同者。或係當時人士所共知。不必證明。或書缺有間。未能判決。其是非網

羅。舊聞以待來者。歧互參錯。固自難免。又古時爲書有漆書刀削之勞。傳授之時。率憑口

授。孔子既沒。弟子所聞有詳略所見又各有異同。或雜取他家。采掇雜糅。即確守師說者

亦未能詳考。證明六經之掎扞者。已無由而明。加以戰國去籍。秦政焚書。古禮散亡。所存

者惟周官經。漢儒以之考訂他經。覺多歧異。於是。以某書所言爲殷禮。某書所言爲夏禮。又其甚者。竟臆斷爲孔子所改之制。然改制旣於經無徵。而此當屬諸王者。不應屬於平民。或遂因論語有其或繼周之文。直以爲孔子承周之統。旣承周統。則必革周之制。於是采陰陽家五德終始之說。以神其事。附以讖緯。而公羊家王魯新周故宋黜杞之說。以興大抵謂孔子托王於魯。變革周制。以殷周爲王者之後。此說一昌。好異者翕然宗之。然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據魯親周故宋。據魯者以魯爲主。卽史表所謂興於魯而次春秋也。據字之義。近夫主鈔胥誤主爲王。以訛傳訛。遂有王魯之說。公羊何注云。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繁露曰。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尙黑。又曰。春秋緣魯以言王義。公羊何注曰。春秋王魯。托隱公以爲始受命王。又曰。春秋托王於魯。因假以制王法。又曰。春秋王魯以魯爲天下化首。果如所言。則公羊何以引子家子之言。譏昭公僭用天子之禮乎。若夫親周之說。蓋以周爲天子。且爲魯之宗國。故施親親之義。公羊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此新字。明卽親字之訛。蓋外災均不書。因周與魯最親。故書其災。文義至明。親誤爲新。亦猶大學新民誤爲親民。漢儒不解其詞。遂有新周之謬說。劉恭冕釋新周云。孟

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觀此則文王能新舊邦。公羊傳言王。必推本文王。其後宣王際夷厲衰亂之後。側身修行。致治中興。故春秋於宣榭火。以新周美之。此說新周甚善。然未若親周之明也。

故宋之說。不過以宋爲古國之後也。黜杞者以其用夷禮也、明見於左傳、而公羊家引爲黜夏之義、誤甚、史公親見古書。故能

據其文以正董生之謬。春秋之義。所以不晦者。賴有此耳。乃漢儒既創新周王魯之訛言。

猶以爲未足。更謂孔子以春秋當新王。公羊何注、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自變其

王魯之說。謂王魯者。乃託新王受命於魯。實則孔子爲繼周之王。卽爲制法之主也。春秋

神契云、丘爲制法之王、黑絲不代蒼黃、演孔圖云、丘爲木鐸、制天下法、又曰、孔胸文曰制作定世符運、繁露玉杯篇、孔子立新王之道、其中亦有二說。一謂孔子

當正黑統。見繁露改制篇、蓋以秦爲黑統。不欲漢承秦後。遂奪黑統歸之孔子。以爲漢承孔子之

統。一謂孔子爲赤統。孔子爲漢制法。論衡佚文曰、孔子爲漢制法、傳在漢也、後漢書霍諝傳曰、此孔子所以垂王法、漢世所以遵前修、餘見公羊解詁、不具

引、春秋亦爲漢興而作。卽何休所謂假周以爲漢制、因以孔子受命之符。卽漢代受命之符。一王二統。爲

孔子者。滋苦矣。然以孔子爲王。於古無徵。乃援緯書素王二字。以爲孔子卽素王。夫素王

云者。卽孟子所謂天爵也。莊子以虛靜恬澹爲元聖素王之道。此泛指有道者言。古無有

以此爲孔子者。以孔子爲素王。始於緯書。春秋元命苞云、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當

言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董仲舒等據之、淮南子中論論衡風俗通均襲緯書

之謬。淮南子云、孔子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中論云、仲尼爲匹夫而稱素王、論衡曰、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風俗通曰、孔子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夫主必有位。故

孟子曰：天子一位，中庸亦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如緯書之說。是則中庸孟子爲誣矣。然素王猶係空文之稱，且公羊傳明言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以王卽孔子，未免前後互歧。後儒知其說不可通，由是王愆期，謂公羊傳之文，王卽指孔子。近人以其新奇可喜，又據論衡文王之文傳孔子一語，遂以繁露何注及緯書之文，王均指孔子而言。則是以優伶扮演古人之法，施之於孔子，而孔子愈苦矣。夫論衡祇言文王之文傳孔子，未嘗言孔子卽文王。今合文王孔子爲一人，豈非呂步舒所謂大愚乎？乃近人旣信王氏之說，並以諸子所言之聖王。其言曰：孟子聖王不作，卽指孔子。荀子以聖王爲師，聖王沒，先王其言曰：荀子言先王惡其亂，故治禮義，莊子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後王名。其言曰：荀子言後王之成，後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守先王之道，遵先王之法，均指孔子而言。後王名，君子審後王之道，彼書後王則不聽，王者之制，法不貳，後王，以及法後王，一制度，均指孔子，不指孔子而言。夫莊子以春秋爲先王之志，與孟子以春秋爲天子之事，同言春秋據先王之法，能得先王治國之意耳。若孟荀所言聖王先王，本文自明，尤不待辨。原文甚長，從刪。且先王之文，與後王相對待，果皆指孔子，則荀子言儒者法先王，又言法後王，彼素崇正名者，何其亂名若此乎？乃近人不察，旣奉孔子以王者之稱，又以六經所言之制，皆孔子所改，試詳辨之首曰：儒服。

禮記儒行載孔子之言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此由各國禮服。或有不同。逢掖爲魯國之服。章甫爲宋人之飾。故居魯則衣魯服。在宋則服宋冠。各從其宜也。昔禹入裸國。盡棄衣冠。泰伯適吳。文身斷髮。謂之從俗。則可謂之創制。則非何得。以衣因魯制。冠因宋制定。爲儒者所翫之服乎。墨子載公孟子戴章甫。搢笏。儒服以見墨子。而莊子田子方篇所載春秋之季。魯人服儒服者尤多。儒服卽古代儒者之服。大戴禮哀公篇云。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世。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章甫。句履。紳帶。而搢笏者。此皆賢乎。新序曰。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足證其爲先王所制定。卽孝經所謂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也。鹽鐵論云。文學褒衣博帶。竊周公之服。足證儒服起於孔子之前。而近人則擬諸釋氏之袈裟。爲孔子改制改教之徵。謬一次親迎。夫詩言文定厥祥。親迎於渭。則親迎之禮。行於周初。公羊紀履踰來逆女。傳曰。譏始不親迎。足證古有親迎之禮。厥後廢而不用。故公羊以爲譏。而近人以此禮爲孔子所創。謬二次立嗣。夫周平王之崩也。太子狐父先卒。其孫桓王卽位。前乎此者。則有太甲嗣成湯之位。足見嫡子死則立嫡孫。亦古代通行之禮。惟舍孫而立次子者。古亦間有其事。如檀弓篇子服

伯子所舉是也。孔子定爲立孫，不過於兩說之中，酌從其一，而近人乃以立子爲舊制，立孫爲孔子所改之制，謬三次三年喪，夫堯典明云放勳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是爲考妣服喪，三年其制始於唐虞，若以此爲記事之文，或爲孔子所竄入，則無逸篇言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係周公之語，必非孔子所竄入。左傳亦言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皆足證三年喪在孔子之前，因時人不能守此禮，故孔子刺其非，而近人以古代喪親期年三年之喪爲孔子所定，謬四次合葬。夫詩王風有言死則同穴，檀弓引季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又曰周公蓋祔則合葬始於周公，而近人謂始於孔子，檀弓言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季武子在孔子前。孔子生十餘齡，季武子卽卒。豈杜氏逆料孔子之改制而先行此禮耶？謬五次大一統。夫大一統之說固見於公羊，此由孔子欲復古代天子之實權，故創爲此議，而近人以爲孔子所定，削小封建之制，然墨子尙同之說何以亦與此相符？謬六次授時。夫三正之制由來久矣，佚周書周月篇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於夏，順天革命，改正朔，以建丑之月爲正，亦越我周，致伐有商，改正易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也，此語最明，而白虎通則謂孔

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何休公羊解詁。亦謂春秋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不知春秋所紀均周正而非夏正。如隱九年三月大雨震電。若爲夏正。則震電不爲異。成二年春二月無冰。若爲夏正。則無冰不足異。蓋編年紀月均用周時。而田狩祭享。猶用夏時。如蒐苗獮狩禴禘烝嘗。均以夏時起事而易其時。與月之名。如桓四年春公狩於郎。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是也。正與佚周書所言恰合。以孔子爲用夏時者。惟公羊家有此說。何休又以王二月王三月爲存三統。必謂春秋悉用夏正。則弟書王三月可矣。正月二月書王何爲。且春秋之時。晉用夏正。足證用周用夏。各國不同。若如公羊家言。豈晉國預從孔子所改之制乎。孔子言行夏之時者。不過託之空言。又因得夏時之書。因並考夏代授時之制。非據夏時以改周典冊之文。而今人以授時爲孔子所改之制。謬七次井田。考左傳哀十一年。孔子對冉有作田賦之問。謂有周公之典。在國語亦同。並詳言井田之制。使井田非古制。何以載於周公之典。藉曰此係僞書。孟子諸人所言。均係託古。則什一之法。明載於管子八觀篇。且戰國之時。商鞅開秦阡陌。使無井田。何有阡陌。若謂井田係仿孔制。則荀子明言。秦無儒於此。知商君所開之井田。卽

西周建都時所劃之井田。而今人謂井田爲孔子之制。謬入次刑。罰考墨子尙同篇曰。古者聖王爲五刑。是孔子言五刑。墨子亦言五刑。足證五刑之制。非孔子僞託。而近人據荀子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一言。又歷引尙書及荀子之文。以證刑罰古今不同。實爲孔子託先王以明改制。不知荀子言百王所同。僅指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二端。言二端以外。古今之刑罰不盡同。荀子非與尙書相歧。亦非自歧。其說且呂氏春秋亦云。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使爲儒家所造。墨家何爲而用之。謬九次選舉。考墨子尙賢篇。引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同心戮力。管子亦言擇賢民爲里君。又曰。匹夫有善。可得而舉。足徵選舉之制。爲古代成法。今人據公羊譏世卿之說。遂以選舉爲孔子所創。謬十次封建。今人以封國百里。爲孔子制。然管子形勢解云。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豈管子預師孔子之制。而爲是言乎。或又以秦代廢封建。本於孔子大一統之制。則大一統之制。與封建相反。孔子旣創大一統。何以又創封國之制。謬十一次卿大夫四士之法。明見於管子。而今人據公羊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之文。以此制爲孔子所創。謬十二。然近人證孔子所改之制。猶不止此。並以古代尙樸。凡靈臺。明堂之制。均

係孔子所僞託。果若是戰國齊地。何以有明堂。今長安西北。何以有文王靈臺。故址傳十年

左傳、秦伯舍晉侯於靈臺、杜注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三輔皇圖云、靈囿在長安西北四十二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今遺址在西安府之西、既疑明堂靈臺爲僞

由是於古禮所言制度器服均疑爲孔子之制。夫古代制度固非今日所得見。然北方各

省於墾土之時。多得殷周之器。足徵鍾鼎彝。起於孔子之前。器物既非孔子所創。則佩

玉舞羽諸禮亦非孔子所創矣。又其甚者。引說苑建本篇之文。以耕鑿醫藥宮室出於儒

者。卽係出於孔子。然則孔子以前之人民。竟飢者無以得食。疾者無以得醫。並未有室家

以禦寒暑耶。彼亦知古代之制。明著於經。不可盡泯。於是據淮南子淮南子言爲道者必託之

、未嘗言僞造古事、孝經鉤命訣云、符瑞篇云、托乎春、羊解詁之文、隱元年云、制正月假

、且非指孔子言、緯書與先王以托權、繁露、秋正不正之間、言不必信之說。卽孔子所言

堯舜文王亦係假託之詞。儒家法孔子。故托言法堯舜文王。不知公羊作傳。去孔子之世

已遙。故於春秋所言之事。不明其顛末。遂以爲經文假行事。以見義例。有所謂文與而實

不與者。又有所謂行權反經者。而董何之說。緣之以生。由是於經文之明顯者。均視爲隱

語。有同射覆。然惟說公羊者爲然耳。近人乃推以遍說羣經。使六經之文。易爲莊列寓言。

中庸云。無徵不信。若此。是無徵而求信也。論衡曰。儒者說不空生。若此。是儒說均空生也。且公羊傳云。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若文王卽孔子所托之人。則此文亦可云。繼孔子之體。守孔子之法度矣。豈孔子爲周王之祖乎。又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也。歟。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子也。若堯舜卽孔子所托之人。此文之君子。旣指孔子。則是孔子樂孔子之道。孔子知孔子。豈孔子有化身之術乎。是卽舉彼所宗主之公羊以證其說。亦徒令人啞然失笑而已。其他各證。又不及是。若以孔子有答顏淵爲邦之問。則爲訓。爲治。雅小爾雅爲邦卽治。邦非造邦。且係理論之詞。所謂託之空言也。若據其或繼周之語。則或者疑詞也。非以繼周爲己任也。且明言殷因夏。周因殷。損益可知。亦非改制之謂也。若據孟子天子之事一語。謂孔子以天子自居。則天子之事。非天子之制也。若據墨子攻儒之文。以證墨子所攻之制。卽孔子所攻之制。則墨子之刺儒家。明言其法周而不法夏。淮南子亦曰。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後背周道而從夏政。足證墨之攻儒。以其法周非以其改制也。展轉附會。無一可通。可謂作僞心勞日拙矣。康氏又以公羊太平之世。附以禮運之大同。謂孔教有大同小康二派。比於釋氏之大乘小乘。愚按

邵懿辰云禮運一篇先儒每歎其精而不甚表章者由不知首章有錯簡而疑其發端近乎老氏之意也。今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二十六字移置不必爲己之下。是故謀閉而不興之上。則文順而意亦無病矣。就本篇有六證焉。先儒泥一與字以大道之行屬大同。三代之英屬小康。不知大道之行概指其成功之盛。三代之英切指其治世之人。與字只一意無兩意。而下句有志未逮。正謂徒想像焉。而莫能躬逢其盛也。否則下句有志未逮當作何解。證一。今大道既隱以周爲今。猶可也以夏商爲今。可乎。既曰未逮。又曰今。自相矛盾。證二。禮爲忠信之薄。則子游宜舉大道爲問。而又曰如此乎。禮之急也不重大同而重小康。文義不屬。證三。講信修睦。後文三見。皆指聖人先王而非遠古。果有重五帝薄三王之意。後文何無一言相應乎。證四。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本戰國時道家之說。而漢人重黃老者述之。實則五帝不皆與賢堯舜以前皆與子天下爲公。即後文所謂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有所終。以下六句皆人情之所欲。即人情以爲田而大同。即大順也。天下爲家。則指東遷以後。號令不行於天下。國異政而家殊俗。並無

與子與賢之意。選賢與能。是對世及言世及者。若春秋譏世卿。雖有聖賢。無自進身。異於周初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耳。證五。我欲觀夏道。我欲觀殷道。我觀周道。三道字正承大道而言。果大道既隱。又何觀焉。後文大柄大端大寶。卽大道也。證六。清義疏謂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十字。當在貨力爲已下。大據此。則知大同者。卽三代之治。近人乃以附於共產之說。其妄甚矣。

三儒教爲孔子所創。自改制以後。從其教者。皆謂之儒。故儒者。譬猶孔子之國號。如高祖之改國號爲漢。太宗有天下之號爲唐也。劉氏駁之云。孔子非宗教家。其證有三。一孔子以前。久有宗教。其原起於祀先。由人鬼而並及夫天神地祇。故中國古代有祖先教。有多神教。拜物教。而一切祭祀。見於禮記祭法。爾雅祭名者。皆古代宗教之儀式也。是皆孔子以前之教。二孔子未立宗教。孔門所言教字。皆指教化教育言。如王制言七教。荀子言十教。中庸言自誠明謂之教是也。君施於民者爲教化。師授於徒者爲教育。說文教字下云。上所施下所受也。此卽孔門言教字之的解。孔子於古代鬼神教。不敢深信。其有亦不敢力闢。其無而遠之是。謂之襲用。則可謂之創教。則誣。三古之稱孔子者。或曰儒學。史記老子傳或曰儒術。淮南子齊俗訓魯人習孔子之術劉略班志均稱爲儒家。列於九流之一。至東漢時。牟融喜說

釋典始以儒道與釋道並稱。六朝之時。釋老漸盛。張融之徒。始以儒學與老釋並衡。然皆自異教之人。攀附孔子。欲與齊衡。加儒名以爲識。別非儒者。以是張其教也。且儒學亦非教名。說文云。儒柔也。術士之稱。術爲邑。中道。邑中猶言國中。因古代授學之地。必在都邑。故學子謂之術士。與野人爲對待。孔子所教。卽古術士之所治者。故世以儒名之。其非宗教昭然矣。

四六經未亡於秦。秦火。秦焚詩書。博士所職不焚。蕭何入秦。收丞相御史圖書。已盡得之。況藏書之禁。僅四年。不焚之刑。僅城旦。則天下藏者必多。劉歆欲僞作諸經。窺秦有焚書之間。故舉以歸之。謂篇缺簡脫。以爲作譌之地。劉氏駁之云。秦之焚經。不自始皇始。韓非子云。商君教孝公。燔詩書而行法令。是焚書始於商鞅。故其言曰。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國安不殆。韓非亦言羣臣爲學者可亡。則秦之禁學。有自來矣。史記始皇本紀。載焚書之事甚詳。儒林傳亦云。秦焚詩書。六藝從此缺焉。又曰。秦焚詩書。書散亡益多。六國表云。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夫六藝既從秦而缺。此尙書禮經之所以有佚篇也。書既從秦而散亡。此秦誓所以得於河內也。書或藏於民間。此孔壁所由有古經也。若以史記之

文爲劉歆所竄。則賈生過秦論有云。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豈亦劉歆所僞作耶。且史記儒林傳云。孝文時。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又云。秦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此尙書。至秦而缺之證。又曰。禮自孔子時。已不具。及至秦時。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此禮經。至秦而缺之證。六國表云。秦旣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夫春秋亦諸侯史記之一。此春秋。至秦而殘之證。若云秦代多儒生。叔孫通張蒼陳餘劉交申公伏生酈食其陸賈之通儒學。係在秦火以前。若史記儒林傳言儒術旣絀。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高帝圍魯。魯儒尙講論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此指儒術言。非指儒學言。學與術不同。學載於書。術寓於器。秦所焚者書也。未焚者器也。書焚故儒學亦亡。器存故儒學亦存。觀孔甲抱禮器而歸陳涉。徐生善爲容。則魯中諸儒所習者。不過用禮器習容儀而已。至其書則固殘缺也。若云書籍爲蕭何所收。考史記蕭何傳云。沛公至咸陽。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所。何獨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夫蕭何所藏之圖書。卽張蒼傳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之圖書也。圖猶周禮職方氏所掌之圖。書猶小行人所獻之書。蕭傳以律令與圖書並言。張傳

以計籍與圖書並言。則圖書卽有秦一代之版籍。而今又以圖書卽六藝。豈可信乎。夫蕭何爲刀筆吏。固不知詩書爲何物。若高祖者。溺鄜生之儒冠。憎叔孫通之儒服。又言乃公居馬上得天下。安用詩書。則六藝之籍。必不爲漢所取。彰彰明矣。按挾書之律。至惠帝四年始除。高帝時事實上雖放任。而法律上尙禁止。雖有書亦不敢取出也。以近事證之。清乾隆時。焚禁之書。計千百種。民間藏之。輒干禁例。然好奇之士。則仍藏其書。至於近歲。禁書之亡者固多。而出者亦不少。然皆殘缺不完。夫印行之書。動盈千部。猶尙如是。况繁重之簡策。而謂經焚燬之後。絕無殘缺。此必不然者也。

五。共王發壁。原無其事。左丘明但有國語。無春秋傳。大小毛公。未必有其人。歆始僞造周官。附成莽業。繼及羣經。於易僞造序卦雜卦。及費高二氏本。於書僞造古文書。及百篇序於詩僞造毛傳。於禮僞造逸禮及明堂月令。於樂僞造樂記。於春秋摘取國語。削其平王以前事。依經編年。僞爲左氏傳。於論語孝經。亦僞造古文。既徧造羣經。欲以訓詁證之。又僞造爾雅小爾雅古今字指。又令其徒編訓纂。假楊雄之名以給天下。且多搜鍾鼎奇文。稍加增飾。號曰古文。許慎說文。皆歆之僞學。漢書什九出於歆。所言不足信。史記及周秦

西漢古籍凡有涉及古文及與今文不合者皆歆所竄改著證僞十三篇以伸其旨詩、
二古文尙書、三古文禮、四周官、五明堂月令、六費氏易、七左氏傳、八國語、九古文論語、十古文
孝經、十一爾雅、十二小爾雅、十三說文、皆未見傳本、僅見其僞經攷、已幾二十萬言、重複錯雜、
令人目昏、茲摘
其大書如此、按廖平於七略之籍立說不同者概以今古文別之雖甚武斷然等列並

視未嘗言其僞也康氏則凡與己之所謂今文不合者皆目爲劉歆僞造或竄入誠所謂
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刼矣夫劉歆不過治古文耳以治古文故遂謂其僞造古文
則班氏世治今文班伯受詩於師丹固撰白虎通義亦主今文者可云十四博士原無其人皆固

所僞託史記儒林傳之伏生申公亦固所竄入耶歆不過校理羣籍耳以校書故遂謂其
僞撰或僞竄則清紀昀四庫提要是漢非宋爲宋學者可曰凡漢學之書皆昀僞造經傳
中有涉及訓詁者皆昀所竄入耶就如所言莽假周公以篡漢室歆假周公以篡孔子論
學則莽取於歆論術則歆取於莽夫所惡於莽者謂其改制易代篡漢而自立也使莽能
行周公之道輔翼平帝修明禮樂致漢中興功成身退而已不居其位不有其名則雖周
公無以尙又何惡於莽今歆造作諸經發揚聖業功歸周孔而已不居其功不有其名是
與莽之篡漢者相反何云其同方將儕歆於孔子何故以之配莽夫歆亦人也非五帝之

所感生也。自古經制之書，莫高於周禮。紀事之文，莫尚於左傳。周公能爲周禮，不必能爲左傳。丘明能爲左傳，不必能爲周禮。孔子能訂詩，不必能詁詩。能作春秋，不必能傳春秋。七十子之徒，或知易而不知書，或能禮而不能樂，或通經義而不能小學。而歆則以一人之身，創造而訓釋之，是兼有周公、孔子及七十子之才。而其僞託周公，又與孔子僞託堯舜、文王等，則固當黜孔子而奉劉歆矣。何故？仍以孔子爲教主，夫以己所不取之書爲譌，則天下無不可僞之書矣。己所取之書，有與彼之說相同者，則又謂作僞者所竄入。則天下無可言之理矣。設有反對康某者，謂康某並無其人，爲作僞者所造。又將何辭以自解耶？余嘗謂僞言家有僞，惟考訂家無僞。古文家即考訂家，而歆又考訂家之宗師。劉歆行事一切皆趨勢，惟治學不趨時。漢代三公、若匡、張、孔、馬之徒，皆治今文，古文無有據高位者，以歆之才，使治今文，何避不若師丹、而故與博士悞悞、幾瀕於危、蓋歆一切皆阿附、惟言學則不肯苟合也。然此可爲智者道，難與若輩言也。尋康某前後諸論，可云載鬼一車。劉君辭而闢之，庶幾乎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者矣。

學術之與國勢相爲因果。漢之絕而復興，宋之弱而不振，南北朝之分裂，唐之統一，觀其學可預測之矣。而清則有進於是者焉。清之初，宋學倡於上，漢學興於下。其繼也，宋衰而

漢分爲二。其末也。古言孔學。今倡孔教。古流於革命。今湊於變法。而清因以亡。夫孔之爲學。固然矣。至倡孔教之故。則以今文尙微言信讖緯。其神怪有似於教。猶可通也。若革命立憲。與漢學絕不相蒙。胡由而至推原其故。則以胡清入主。篤古之儒。以訓詁自藏。雖艱貞蒙難。而餘痛未泯。自王顧黃萬下逮錢澄之張爾岐陳啓源朱鶴齡顧祖禹之徒。皆遯世无悶。終老殘編。其逢迎異族。以獵大官者。若魏象樞魏裔介李光地湯斌張伯行等。皆以宋學爲裨闔者也。雍乾以後。治漢學者。雖多舉科第。而皆不任要職。博取微祿。資以治經。全祖望且不避鉅禍。明著南山莊史兩案。於集其蓄念深矣。紀昀畢沅始膺顯官。然亦不爲清建一謀。畫一策。阮元頗抒論議。然其謂爲滿人謀。毋寧謂爲漢人謀。傳至末葉。窺其隱衷。孤章斷句。遂爲伏戎之地。於時清勢已衰。外患頻起。今文素以致用自命者。至是詭然自異。承宋學之乏。以學阿世。康氏陳義尤高。以孔子改制飾其變法之說。覲然以聖人自居。方謂高可爲教。皇下亦不失總揆。高名厚實。一舉兩收矣。未幾戊戌變作。身敗名裂。庸妄小兒。反竊其僞。經之義廢。經斥。孔教未立。而學先亡。是又康氏所不料。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有如是哉。余生丁其時。限於境遇。不能有所匡正。使五千載。

金匱石室之藏。奄然待盡。余之罪也。有能申經訓。放淫辭。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者乎。俟之來哲。

孔傳定讞 此篇過長另印專書

異文炫奇

金石之學。著於宋而衰於元。在明惟郭昌宗有金石史。楊慎有金石古文。然淺陋簡略。祇備一格。至清而復大興。以此名家者不可勝舉。略紀一二。如劉青藜之金石續錄。杜侗之來齋金石考略。孫星衍邢澍趙之謙之寰宇訪碑錄。孫邢原撰、趙續、翁方綱之兩漢金石記。錢大昕之潛研堂金石目錄。繆荃孫之藝風堂金石文字目。此屬於目錄者也。清內府之西清古鑑。劉喜海之金石苑。張燕昌之金石契。陳經之金石圖。端方之匋齋金石錄。吳大澂之憲齋集古錄。此屬於圖像者也。吳玉搢之金石存。武憶之金石跋。洪頤烜之平津讀碑記。趙紹祖之古墨齋金石文鈔。此屬於正文字者也。要其著錄之博。莫過於王昶金石粹編。選擇之精。莫過於阮元積古齋。吳榮光筠清館。考訂之密。莫過於錢大昕之潛研堂金

石跋尾。嚴可均之鐵橋金石跋。而尤以孫詒讓古籀拾遺爲最。所以然者。凡屬文字。必準六書。諸君子。既博覽鼎彝。而又嫻於小學。故探索鈎稽。所得較宏也。傳青主嘗問閻百詩金石文字。足以正經史之譌。而補其闕。此學始於何代何人。百詩考得王肅據子尾尊。劉沓據齊景公尊。孟康據玉瑄。張晏據伏生碑。晉灼據黎陽碑。傅宏仁據齊胡公銅棺題字。顏之推據秦權銘凡七事。以爲此外無先之者。王鳴盛云。王肅劉沓孟康所據。皆無文字。則精確者惟四事耳。而此外若昭三年傳。叔向引讒鼎銘。以證憂不可樂。昭七年傳。孟僖子引考父鼎銘。以證明德後必有達者。禮記祭統篇引孔悝鼎銘。以證作銘之義。考工記。堯氏引嘉量銘。以正量之制。此見於經者也。史記封禪書。李少君識齊桓公柏寢銅器。案其刻果然。漢書郊祀志。張敞按美陽鼎款識。辨爲周鼎。此見於史者也。若家語載金人銘。大戴禮載丹書銘。秦本紀載秦始皇所立諸碑。魏收魏書衛操傳。載操所立大邗城碑。而柏人城西門碑。闕駟且據以爲卽舜納於大麓之跡。凡此皆百詩之所未及舉也。潛研堂跋尾按金石足以正史者誠有之。若於經文。則惟偶可裨補闕漏。絕無有能正之者也。文字之學。要以說文爲主。金石文之異於說文者。苟協於六書。亦可並存。以備一體。若彪奇

不經。則固當力黜之。而俗儒好以此自炫。可云惑矣。章太炎氏爲理惑論以關之。云說文錄秦漢小篆九千餘文。而古文大篆未備。後人抗志慕古。或趨怪妄。余以爲求古文者。宜取說文獨體。觀其會通。攝以音訓。九千之數。統之無慮三四百名。此則蒼頡所始造也。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今旣不獲遠求。遂古周禮故書。儀禮古文。有說文所未錄者。足以補苴缺遺。邯鄲淳三體石經。作在魏世。去古猶近。其間殊體。若虞字作𠃉之類。庶可采錄。旁有陳倉石鼓。得之初唐。晚世疑爲宇文新器。蓋非其實。雖叵復見遠流。亦大篆之次也。四者以外。宜在闕疑之科。而世人尊信彝器。以爲重寶。皮傅形聲。曲徵經義。顧以說文爲誤。斯亦反矣。彝器之出。自宋始盛。然郭忠恕汗簡。夏竦古文四聲韻。王欽若天書。卽出其間。方士詭僞。固已多矣。且輕用民力。莫如漢魏浚深。穿堅時。間作由晉。訖隋。土均尙屬彝器。顧少掊得。下及宋世。城郭陂池之役。簡於前代。而彝器出土。反多。其疑一也。自宋以降。載祀九百。轉相積累。其器愈多。然發之何地。得之何時。起自何役。獲自誰手。其事狀多不詳。就有一二詳者。又非衆所周見。其疑二也。古之簠簋。咸云竹木所爲。管仲鏤簋。已譏其侈。而晚世所獲。悉是鏤金。著錄百數。何越禮者之多。其疑三也。祭饗庸器。非匹庶之家。

所有。至於戈戟刀鉞布在行伍。鎡釜耒耨用之家人。少多之劑。千萬相越。然晚世所見者。禮器有餘。兵農之器。反寡。其疑四也。刀布勢輕。失則易墜。鍾鼎質重。載之及溺。所以亡國之墟。下有積錢。秦致九鼎。淪於泗水。自餘。罍。爵。簠。簋。之倫。輕不如錢。重不如鼎。其漂流。墊陷。蓋少得失之分。未論其由其疑五也。然則吉金著錄。寧皆贗器。而情偽相雜。不可審知。必令數器互讎。文皆同體。斯確然無疑耳。單文間見。宜所簡汰。無取詭效殊文。互相誑耀。穿鑿之徒。務欲立異。自莊述祖龔自珍。好玩奇辭。文致瑒兆。晚世則吳大澂尤喜銅器。亦有燔燒餅餌。毀瓦畫墁。以相欺給。不悟僞迹。顧疑經典。有譌說文。未諦。迨孫詒讓。頗檢以六書。勿令離局。近校數家。諒爲慎密。然彝器刻畫。素非精理。形有屈伸。則說爲殊體。字有暗昧。則歸之缺。泐乃云。李斯妄作。叔重。臆。謬。斯蓋吾之所未諭也。

國之將亡。必有祥異。非必五行之沴也。人心好異。卽有異物。以應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清之季年。燕齊出匊器。而濰縣陳氏介祺最名。又呂佺孫有博考、劉鐵雲有藏匊、程敦羅振玉、均輯有秦漢瓦當文字、程三卷、羅

四卷、又端方魯蜀出封泥。而海豐吳氏式芬爲著。式芬及陳介祺、合撰封泥考略、羅振玉西域

出斷簡。光緒戊申、英人斯坦因博士、訪古於我國新疆甘肅、得漢晉木簡千餘、其所出地、一爲敦煌、迤北之長城、二爲羅布淖爾北之古城、三爲和闐東北之尼雅城等處、歸藏於倫敦博物館、法國

沙碗博士、敦煌出殘卷。斯坦因同時又獲唐寫本殘卷數種、日本狩野博士、曾錄之以歸、又法國伯希和教授、於敦煌石室、得書尤多、內有六朝及唐寫經史殘卷、我國亦遣人至其地、僅搜得佛經雜書各種、而羅振玉王國維以此名其家。所編有流沙墜簡、鳴沙石室佚書、又有鳴沙

佛經雜書各種、而易卷三卷四、又隸古定尚書殘卷、又毛詩傳箋卷九、又禮記卷三、又鄭注論語殘卷、又廉信穀梁釋殘卷、又唐龍朔寫本春秋穀梁集解殘卷、又六朝寫本唐寫本春秋經傳集解殘卷、好異者翕然稱之。然匋器祇以存古。殘卷藉以補遺。如廉注穀梁鄭注論語、墜簡封泥。僅以證漢晉時之制度。於

文字無變異也。其最靈異者、惟槁龜、朽骨。當光緒二十五年。河南湯陰縣屬之古牖里城。相傳有土人見地墳起。掘之得骨片。與泥相黏結。取而浸之水中。久漸離析。滌之頗有刻文。踰年流至京師。王懿榮以厚值易之。未幾拳匪禍作。懿榮殉難。其子翰甫。以之售於丹徒劉鐵雲。鐵雲又左右采獲。約過五千斤。擇其尤者千片摹印行之。爲鐵雲藏龜。孫詒讓據之作契文舉例。羅振玉尤篤嗜之。謂其發見之所。非湯陰而爲安陽。其地當殷武乙之虛。甲文爲殷室王朝之卜辭。古之卜筮。用龜與著。從無知古代用獸骨卜者。今發見之卜辭。刻於龜與骨者。殆相半。爲殷虛書契。編多種。待問。殷商貞卜文字攷、鐵雲藏龜之餘、殷虛古器物圖錄、殷虛文字類編、其主旨在殷商貞卜文字考中。大約謂許書古文。乃晚周列國詭更正文之文字。而非三代之古文。其爲三代之古文者。僅有金文可據。而卜辭更古於金文。所得有

出於金文外者。因持此以校許書古籀之違失若干字。篆文之違失若干字。一一據卜辭

正之。自是龜學大行。踵而爲之者甚繁。陸邦懷有殷虛書契考釋小箋、王緒祖有殷虛書契萃菁、葉玉森有鈇雲藏龜甲拾遺考釋、有筆契枝諱、有說契、

有殷契鈎沈、王襄有匱室殷契徵文、日本林泰輔有龜甲獸骨文字、美國明義士有殷虛卜辭、皆本羅氏之說。而其弟子王國維持之尤堅。殷

卜辭所見先王先公考等其跋羅氏書契考釋略云。說文之學。至金壇段氏而洞其奧。使世無所謂古文者。謂小學至此觀止焉可矣。古文之學。惟吳縣吳氏獨具懸解。而此書契文字者。又段吳

二君之所不及見也。先生此書。詮釋文字。恆得之於天人之表。而根源脈絡。一一可尋。分

別部居。剏立義例。使後之治古文者。於此得其指歸。而治說文之學者。亦不能不探源於

此云云。推其意似欲以吳氏金文。正許氏說文。而以羅氏龜甲。定吳氏金文。但未敢質言

其故耳。章太炎氏理惑云。近有掇得龜甲者。文如鳥蟲。又與彝器小異。其人蓋欺世豫賈

之徒。國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賢儒。信以爲實。斯亦通人之蔽。考周禮有鬯龜之典。未

聞銘勒。其餘見於龜策列傳者。乃有白雉之灌。酒脯之禮。梁卵之祓。黃絹之裹。而刻畫書

契無傳焉。假令灼龜以卜。理兆錯迎。釁裂自見。則誤以爲文字。然非所論於二千年之舊

藏也。夫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壞。積歲少久。故當化爲灰塵。龜甲蜃珠。其質同耳。古者隨

侯之珠。照乘之寶。璠璣之削。餘蜺之貝。今無有見世者矣。足明聖質白盛。其化非遠。龜甲何靈而能長久若是哉。鼎彝銅器。傳者非一。猶疑其僞。况於速朽之質。易蠹之器。作僞有須臾之便。得者非真信之人。而羣相信以爲法。物不其慎歟。夫治小學者。在乎比次聲音。推跡故訓。以得語言之本。不在信好異文。廣徵形體。曩令發玉牒於泰岱。探翮翼於泗淵。萬人貞觀。不容作僞者以補七十二家之遺。文備鑄器象物之遺。法庶亦可矣。若乃奉矯。醜之器。信荒忽之文。以與召陵正書相角。斯於六書之學。未有云補擬之前代。則新垣玉杯之刻。少翁牛腹之書也。寧可與道古耶。按章氏所云賢儒指孫詒讓言。俗儒之信龜甲誠不足異。孫氏以通儒而爲之舉例。固百思所不能解矣。周禮占人。凡卜筮既事。則設幣以比其命。杜子春注。設幣者以帛書其占辭。設之於龜也。玄謂既卜筮。史必書其命。圭之事及兆於策。設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是用卜之法。杜謂書占於帛。卽謂書事於策。竹帛古原通用絕無刻辭於龜之事。章氏所云無銘勒與書契者是也。羅氏亦知其不合。迺謂今甲與骨之刻辭。卽在兆側。此先儒所未知者。按秦棄儒術。卜筮不廢。漢時錄於劉略者。尙有龜書。五十卷夏龜。二十卷南龜書。二十卷巨龜。三十卷雜龜。十六卷五種。其載命龜之事必詳。果有刻

辭之法。杜子春爲劉歆弟子。無容不知。今不求左證。凡已說與先儒異者。輒以先儒不知蔽之。則書籍可盡廢矣。何其於龜其謬一也。閭巷小民。歲剝之龜。奚啻千萬。經歲輒壞。未有存者。何以一經商人契刻。能歷三千年。朱墨如新。羅云予所藏龜與骨。文上塗朱者甚多。其塗墨者至罕。朱色至今明艷。墨則如標煤。深入字中。濼之不去。且三千年不壞。固當與日月爭久矣。何以一入羅氏之巾笥。每一展觀。輒有損壞。展觀輒有損壞。倘再數百年。恐千百不復存一。龜之爲靈。昭昭也。胡靈於彼而不靈於此。其謬二也。今江湖賣卜之流。務求敏捷。所書多僞體別字。不可施於文辭。是就令殷卜爲真。亦不足以證文字。然使千龜一律。猶可說也。而據羅氏所列。一羊一犬一豕。其異文皆八。一馬一鹿。其異文皆九。推之他文。悉然。無一相同者。羅氏自云無一字無小異。以一都之地。一官之守。其異尙爾。則千萬人所書。當爲千萬形。夫文字之用。卽在統一。俾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若是。可施於治察乎。其謬三也。且獨體爲文。合體爲字。初文至簡。孳乳始繁。用是倉頡釐正六書。以前民用。說文序謂倉頡之初作書。依類象形。似謂倉頡時只有初文。本篇首已非之。而周官保氏以之教國子。作龜甲者。不知此義。故其文大體象形。指事至罕。會意形聲。幾於無有。僞尤顯然。龜之爲物。古雖列於四靈。然要無當於文學。至宋陳搏。劉牧之徒。始謂其胎息。範數。孕育。易理。清儒

已力斥其誣。今又付以文字之重。屈籀斯賈。許而從之。龜雖前知。亦不料有此榮譽矣。昔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孔子歎爲不智。若今人之不智。是又文仲所竊笑也。

研經方術

七略四部之書。廣以博矣。條其細目。何啻百千。而揭其大綱。不過數種。沈浸載籍。擷英取華。覃精研思。成一家言。是曰著述。考古辨義。發疑正讀。羽翼六藝。昭示來學。是曰傳注。會萃羣言。整齊故事。審別條理。翦除煩惑。是曰編纂。陳發祕籍。舍短取長。補苴蠹壞。訂正豕訛。是曰校刊。百六之厄。水浸火燔。墜簡沈淪。遺文灰滅。單言隻字。間見別籍。於是好古之士。旁綜博採。組織成章。勢逾披沙。功同集腋。是曰輯佚。凡此五者。皆學子之用以成名。而羣籍之所由備也。第著述一門。經部微異。諸子百家。皆由自剏。經緣聖作。毋敢妄擬。有所發明。皆在論注。總持經義。發爲微言。是爲論述。凡儒家言。皆爲此類。正如佛說者爲經。菩薩說者爲論。若伏生之大傳。鄭君之六藝論。亦其次也。傳注之學。爲經家大宗。若駁以糾違。如駁五經異義。箴膏肓之類。疏以釋注。亦其流也。石渠白虎。開編纂之先聲。別錄釋文。示校勘之矩矱。先民有作。後民是

程惟輯佚之學。始於深寧。至清儒始極其盛。視諸學爲獨後焉。要其有裨經訓。爲用則一兼營分道。各擇其宜。但取徑審端。又自有別。或尙義理。或主考據。是丹非素。互訾不決。竊謂形上形下。不可相離。識大識小。道本一貫。惟是古今制殊。南北言異。非研求故訓。審別名器。無以明其條貫。歡其精華。絕流至海。勢所不能。故欲明聖蘊。端在考據。利器旣奏。鯁理自昭。若掃棄故言。專恃頓悟。此則末士之心學。非先儒之經學也。

治經之法。最要有八。一曰文字。八體之形。六書之理。據古文可以正譌體。由本義可以求引義。斯固然矣。尤有進者。中國歷史繇邈。書缺有間。惟文字之作。發於上古。所含至多。由其單文。可考古代之物象。由其合體。可徵初民之思慮。而文化之演進。又卽此能十得其四五。二曰音韻。音之變異。紐之通轉。可以通古今之郵。合殊方之契。讀其文如同堂而語。誦其詩可取瑟而歌。而其大用。尤在假借。旣可明制字之用。又可爲詁經之需。取精用宏。莫尙於是。三曰訓詁。詁从古言。以今言釋古言也。訓之言順。說文徐注。順其意以訓之也。班志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雖主書言。諸經莫不如此。四曰體例。全書大例。各經皆有之。如莊子所云。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中。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

道名分是也。行事之例各經不必皆有。如凌廷堪所撰禮經釋例是也。行文之例各經詳略不同。如春秋義例三傳言之甚詳。各經不必如此之繁。而亦不能無也。注家亦有之。如鄭注尚書用古文而多異。馬融箋詩以毛爲主而間下己意。注周禮兼述杜及二鄭而考訓詁。摭秘逸以補其闕失。注儀禮兼存今古文。從今則注疊出古。從古則注疊出今是也。有修辭之例。經義述聞已言之。如經文數句平列上下不當歧異。經傳平列二字上下同義。經文上下兩義不可合解。上文因下文而省各條已發其凡。而俞氏古書疑義舉例言之尤詳。一切古書可以此隅反。友人楊樹達有疑義增補五曰制度。古之宮室衣服器用飲食。幾無一與今相同。卽坐立步趨之節。升降俯仰之容。亦復大異。以今日之文具。釋古人之行事。無異着綵衣於周公。加翎頂於孔子。西人畫孔子像以翎頂補服皂靴飾無有是處。宜詳考古代禮器禮節各圖說。核其形狀。必神遊於百王之前。置身於三雍之宮。而後可與讀三古之書。六曰家法。漢儒治經必遵家法。本書已著之矣。漢儒傳授篇士生數千載。後固不必守一先生之說。然各家傳授派別。則不可不知。七曰句讀。羣經句讀各家多不同。如易乾九三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有讀夕惕若句。厲句无咎句。有讀夕惕若厲句。有讀終日乾乾夕惕句。若厲无

咎句。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有以利爲一讀。牝馬之貞另爲句。有合五字爲一句。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有以利字屬上。主字爲句。有以後得主爲句。利屬下。西南讀。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有讀曰。若稽古絕句。有讀曰。若稽古帝堯絕句。明明揚側陋。有以明明斷句。揚側陋另讀。有以明明揚側陋爲句。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有讀克諧句。以孝烝烝句。乂不格姦句。有讀克諧以孝句。烝烝乂句。不格姦句。如此者不可枚舉。句讀一異。其解義即多不同。解義與句讀不可相離。武億經讀考異。卽明此旨。八曰。語詞。王引之云。經典之文字各有義而字之爲語詞者。則無義之可言。但以足句耳。語詞而以實義解之。則扞格難通。因取九經三傳以及周秦西漢之書。凡助語之文。徧爲搜討。分字編次。爲經傳釋詞。其有未備者。則又補著於經義述聞中。而語中翳障。一掃而空矣。以上八條。文字音韻訓詁。其經也。體例制度家法。其緯也。句讀語詞。其裔末也。然舍其微者。則其大者無以明。學記云。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鄭注。離經斷句。絕是絕句。爲大學之始基。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韻會引徐曰。惟也。思也。曰也。斯也。兮也。若此之類。皆詞也。語之助也。是語助爲意言之關鍵。欲由言以求意。舍詞其何以哉。

經家最忌之條。亦有十二。一曰虛造。如漢張霸之百兩篇。宋陳搏之河圖洛書是也。二曰臆斷。如蟲爲屈中。波爲水皮是也。三曰穿鑿。如趙賓之釋箕子爲夢滋。虞翻以與應爻互易九六爲旁通是也。四曰附會。如尙書家之洪範五行傳。公羊家之三科九旨諸條是也。五曰凌雜。如皇侃之疏論語。多雜立談。陳氏東塾讀書記會摘出之。王守仁之說五經。半爲禪學是也。仁守。有五經。六曰新奇。如王愆期謂公羊之文王。卽指孔子。陳啓源謂毛詩之西方美人爲佛。是也。七曰拘泥。章炳麟明解故云。漢世說經。務以典禮斷事。視空談誠有間。拘文者或曰。卒哭捨故而諱新。父不名子。孔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其實未死也。循是以推。門人既厚葬。顏回。孔子猶言回也。視予猶父。則是顏回死復蘇也。魯定公名宋。孔子對哀公言長居宋。則是定公不薨也。其蔽一。或以經記散言。謂之典常。徵天子駕六者。傳之時乘六龍。循是以推。載鬼一車。則亦可以傳。既葬。反虞之禮。軍行。載社及遷廟。主亦自易。著之也。其蔽二。或以古今名號不同。而疑爾雅。太史公曰。張騫窮河源。烏覩所謂峴崙者乎。循是以推。異國人。聞有漢。亦將曰惡。覩所謂虞夏商周也。其蔽三。下。屏是諸蔽。則可以揚姬孔末流。董前修之業矣。八曰調停。經義述聞云。講論六藝。稽合同異。名儒之盛事也。述先聖

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齊。經師之隆軌也。然不齊之說。亦有終不可齊者。作者既所聞異辭。學者亦弟兩存其說。必欲遷就而泯其參差。反至混淆而失其本旨。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也。如書序以武庚管叔蔡叔爲三監。逸周書以武庚管叔霍叔爲三監。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去武庚。以管叔霍叔蔡叔當之矣。小雅皇皇者華。左傳謂有五善。魯語謂有六德。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云兼此五者。雖有中和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矣。周禮天官有九嬪而無三夫人。昏儀則有三夫人而無九嬪。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云三夫人坐而論婦禮。無官職矣。遂人溝洫之制。以十爲數。匠人以九爲數。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謂遂人爲直度。匠人爲方度矣。見經義不同不可強說條、下略按清代官修七經折衷彙纂。尤好爲調人。極不可據。九曰增字。改經。述聞云。經典之字。自有本訓。得其本訓。則文義適相符合。不煩言而已解。失其本訓。而強爲之說。則阨隘不安。乃於文句之間。增字以足之。多方遷就。而後得申其說。此強經以就我。而究非經之本義也。如易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故事也。言王臣不避艱難者。皆國家之事。而非其身之事也。而解者曰。盡忠於臣。匪以私身之故。而不往濟君。則於躬上增

以字私字。故下增不往濟君字矣。既濟六四。繻有衣袽。襦乃繻之借字。有或也。言人之於襦。或衣其敝壞者也。而解者曰。繻當言濡。衣袽所以塞舟漏也。夫有隙之舟。乘而得濟者。有衣袽也。則於繻上增舟字。有衣袽下增塞字矣。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方旁也。徧也。言洪水徧害下民也。而解者曰。大水方方爲害。則於方下增方字矣。柔遠能邇。能善也。言善於近者也。而解者曰。能安遠者。先能近。則於能下增安字矣。詩周南。振振公姓。姓子孫也。而解者曰。公姓。公同姓。則於姓上增同字矣。邶風。終風且暴。終猶既也。言既風且暴也。而解者曰。終日風爲終風。則於終下增日字矣。禮記郊特牲。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貳並也。言不敢比並於君也。而解者曰。不敢貳心於他君。則於貳下增於他字矣。儒行。居處齊難。難與熯同。敬也。而解者曰。齊莊可畏難。則於難上增可畏字矣。左傳隱六年。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謂惡之延也。而解者曰。言惡易長。則於易下增長字矣。桓二年傳。今滅德立違。違之言回也。邪也。謂立邪臣也。而解者曰。謂立華督違命之臣。則於違下增命字矣。原文至多、今五經各舉二條、此皆不得其正。而增字以遷就之者也。十曰望文生義。此其病一由於不明字之假借。經義述聞云。經典古字聲近而通。不限於無字者假借。往往本字見存。

而古本則不用本字。而用同聲之字。漢世經師作注。有讀爲之例。有當作之條。皆由聲同聲近者。以意逆之。而得其本字。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也。然亦有改之不盡者。如借光爲廣。而解者誤以爲光明之光。借有爲又。而解者誤以爲有無之有。借簪爲摺。而解者誤以爲冠簪之簪。借蠱爲故。而解者誤以爲蠱惑之蠱。借辨爲蹠。而解者誤以爲分辨之辨。借祇爲玆爲疵。而解者誤以祇爲語辭。借易爲場。而解者誤以爲平易之易。借井爲阱。而解者誤以爲井泉之井。所列極多 下從略若此之類。改本字讀之。則怡然理順。依借字讀之。則以文害辭。一由於不知形有訛誤。如夫與矢相似而誤爲矢。四字古與三相相似而誤爲三。琢與琢相似而誤爲琢。窆與更相似而誤爲更。行與衍相似而誤爲衍。笑字隸書與先相似而誤爲先。宣與寡字隸書相似而誤爲寡。恙與羔相似而誤爲羔。見述開形譌篇下、又有非尋文究義。不得能其本字也。一由於語詞誤解。以實義如與以也。論語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言不可以事君也。而解者云不可與之事君也。則失之矣。以及也。易復上六。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言及其國君也。而解者訓以爲用。云用之於國。則反乎。君道失之矣。以而也。豫象傳。先生以作樂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言荐此樂於上帝。而又德配

祖考也。解者謂以祖考配上帝則失之矣。以此也。祭統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言對揚此君之勤大命。著之於烝彝鼎也。而解者讀對揚以辟之爲句。云遂揚君命以明我先祖之德則失之矣。下從略三條以外尙多有之。如古有成語、有故事、有俗語、時用入文、後入不知而強解之類、皆於實義無裨。而於立言之旨有損。如不能解。寧從闕疑。毋無義而妄生義也。十一曰。妄改經文。十二曰。輕詆古訓。本書宋儒變古中已略舉之。相同者仿此不贅。又有剽竊古訓以爲己說者。其失等於輕詆。同爲經家之大忌。善學者謹守其要。而力去所忌。則可卓然成家。而追配於前修矣。

前代說經之書。存寡佚多。朱氏經義考已分別著錄。屬於清代者。本書亦既擇尤記注矣。清儒復古篇單行刊本。集購不易。而叢書所收。又多非一類。專經叢書。自注疏外。最名者五大部。自注疏行而古注廢。其彙輯唐以前古著者。爲巴陵鍾鈞之古經解彙函。小學彙函。東粵菊坡精舍刊宋儒以義理解經。承其流者甚繁。徐乾學輯一百三十九種。納蘭性德刊之。爲通志堂經解。續之者張金吾有詒志堂。凡八十八種、叢書目錄云、此書編定未刊、原稿今藏涵芬樓、無名氏有藝風樓。叢書目錄云、此書有鈔本、採輯宋元人經解二十二種、十八種已收入詒志堂、未收者周官新義春秋經解春秋通訓春秋集義四種、均未刊行。刊行者僅錢儀吉所輯經

苑。凡三十種。未刊者又有十八種。

見曝書雜記

皆宋學系也。屬於漢學者。阮元有學海堂、皇清

經解、王葵園有南菁書院、皇清經解續編。五部並注疏爲六。無複本。此外考訂之書。見於

各種叢書及別校本者。尙不尠。向嘗與友人輯而錄之。爲經解三編。俾治經者不待外求。

但其部帙。埒於原書。刊刻殊不易也。諸種多爲備考之書。學者不能遍習。亦不必遍習。誦

習之書。除十二經古注並參考本疏及釋文外。每經可擇習一二種。如易治李鼎祚集解程傳

治孫星衍今古文注疏、胡渭禹貢錐指、詩治陳奐毛詩疏、馬瑞辰傳箋通釋、三禮治孫詒讓周禮正義、

沈彤祿田考、凌廷堪禮經釋例、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張皋文焦循二家圖說、參取胡培翬儀禮疏、江

永禮書綱目、黃以周禮書通故、春秋治李貽德左傳賈服輯述、孔廣森公羊通義、陳立公羊正義、鍾文

杰穀梁經傳注、宋劉敞春秋權衡、參取梁履繩左通補釋、柳與宗穀梁大義述、論語治朱子集注、劉寶

楠正義、江永鄉黨圖考、孟子治朱子集注、焦循正義、禮記大學中庸二篇、治朱子章句、爾雅治郝懿

行正義、廣雅治王念孫疏、通習王氏經義述聞、經傳釋詞、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小學治段氏說文、參

取王筠釋例、朱駿聲通訓定聲、音韻自廣韻外、治顧氏音學五書、錢大昕聲類、孔廣森詩聲類、陳澧切韻考、然其繁已數倍於注疏。窮年莫殫。惟有

囊括羣言折衷。一是爲十三經簡注。書用孔傳、詩用毛公、三禮用鄭注、本注是者不再爲注、本

詩序仍別出、附于經後、其餘各經、則不復錄舊注、但擇是者一說注之、通習者祇讀是書。專一經者始旁觀別家。則用力少而

成功。多可省其餘力。從事于經世之務。庶不至以儒爲詬病。世變日亟。相需甚殷。海內通

儒。必有能爲之者。鄙人愚闇。非其任也。

成學之程爲階有四。其始也流覽目錄。識其正譌。辨其流別。以爲從入之途。若楊守敬繆荃孫是也。又進爲編纂。如阮元王葵園爲校勘。如盧文弨顧千里爲摭拾。如余蕭客嚴可均。功在述古者也。又進則融會貫通。求出公例。化裁通變。獨闢谿徑。若戴段錢王之所詣。功在知新者也。又進則結千古之懸案。補六藝之未備。依據公例。創制立法。兼鄭朱之長。以開百世之基。盱衡近古。杳焉寡稱。惟亭林嘗有志焉。以生明季空疏之後。無所取材。未克大成。今則考訂之備。無復餘蘊。殊方之學。亦航海東來。匯積於斯。以待陶鈞鼓鑄之鴻儒斯千載一時之會也。勗哉多士。其好爲之。

儒效引義

劉歆校書。列六藝於七略之一。後之爲此學者。部目內容。雖有變更。而皆以經自爲一部。夫經各獨立。不相統攝。原不必強合爲一。而一切學術。咸出六藝。異子史百家於經。亦無異。別子孫於父祖。劉略剟例。未爲當也。竊謂宜分羣籍爲七部。肇立嘉名。以經爲首。餘以類從。甲類首周易。凡諸子中自撰之書。成一家言者。隸之。如老莊申韓皆是乙類首論語孝經孟子。

凡諸子中輯錄之書及集部之不屬於文辭者隸之。如名儒名臣文集、以說理論事爲主者、丙類、首尙書。凡紀

事之史隸之。如國語、戰國策之類、或謂尙書紀言、春秋紀事、按專紀言之書、如論語、孟子、不可

狀、非爲虛發、且事可包言、言不可包事、今定爲紀事史之首、丁類、首春秋。凡紀傳編年之史皆隸之。或謂紀傳體本於尙書

紀爲經、世家列傳爲傳、其傳雖與左傳依經附傳稍異、然其大旨、則無殊也、戊類、首三禮。凡典章

經制之書。通典通考之屬兵農學伎數術之學皆隸之。凡西人所云哲學、皆歸易類、己類、首詩。凡詩賦

詞曲及駢儷之文均隸之。西人所云美術之文、皆屬此類、庚類、首爾雅。凡文字音韻訓詁之學隸之。其餘

小說雜技則別爲一類。附於簡末。庶治學者可溯流以探其源。循本以考其末。而經之囊

括萬有亦不煩言而明矣。

學術之別。屬於形以下者。百家衆技。不該不徧。姑勿深論。舉形而上者言之。西人有宗教

與哲學之目。分道而馳。亦有所謂宗教哲學者。然宗教爲教。哲學爲學。其本體固不同也。

徵之中國。墨子爲宗教。老子爲哲學。二者與六藝之義。絕不相類。無待深論。然卽如其說

以證之。宗教家言教主之神靈首出。與信教者生天之福利。不過欲起人信仰。而堅其向

善之心。若六經所言。聖人不出庸言。庸行。無瞿曇生行七步。指天畫地之奇。爲其學者備

嘗艱苦。僅得身後微名。非有淨土天堂之樂。而其居常也。則忍欲以踐形。臨變也。則舍生而取義。王公失其貴。陶朱失其富。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辨。舉天下之刑驅勢迫。無有能喻此者。越數千年。而勿替。蓋眞理之服人心。百倍於迷信。是非宗教。而具宗教之效力也。哲學派別至繁。而經無所不包。如彼所謂唯物論。卽自明誠謂之教也。唯心論。卽自誠明謂之性也。一元論。卽太極太一之體也。多元論。卽五行五德之學也。相制論。卽并育并行之說也。並行論。卽不誠無物之義也。此據今人譯名、言心物各自獨立存在、不過具有一種因果相互關係者、謂之相制論、言心物淵源同一、不過顯現形式不同、於外面看是物質、內面看是精神者、謂之并行論、其言現象。有原子論。卽易之陰陽變化。而中庸所謂至小莫破也。有超絕神論。卽禮之郊禘祈報。而詩所云出王游衍也。大約易是無神論、如神者妙萬物而爲、非物外別有神、禮重祭祀、似有神論、如在其上、如在左右是、然言如在而不言在、則與西教之實有異矣、至人生哲學。莫尙於中國之倫理。尤不待言矣。其認識之法。則有獨斷論。懷疑論。批評論。觀念論。唯理論。經驗論。實在論等派。聚訟不休。而皆不如中庸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循次漸進。爲至備而當。是非哲學。而哲學舉莫能外也。有宗教之信。而無其迷。有哲學之利。而無其弊。劉勰謂三極彝訓。其書曰。經經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豈不信哉。

經之爲道博矣。而其致用者莫尙於禮。班志云：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蓋諸經其體禮樂其用也。治世之術多端，而語其歸宿不外法治。禮治二種。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法，治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禮治也。法治出於道家，黃帝始之。伊尹、太公修之。禮治行於儒家，堯舜作之。周公述之。黃帝時無道之名，堯舜時無儒之名，茲特言其義如此。孔子主禮治，故祖述堯舜，不及黃帝。憲章文武，不述成湯。平生不道伊呂，管仲行太公之法，而譏其器小。於周則稱其都郁乎文，至晤公且於夢，蓋以法治之用僅適於淺化之民，文明之世則非進於禮治不可也。或曰：古、今、代、隔、百、度、異、宜。古、禮、可、行、於、今、乎。曰：師、古、人、者、師、其、意、不、必、師、其、法。法、當、以、時、變、者、也。意、則、百、世、而、不、易、者、也。如、婚、姻、之、禮、但、取、其、慎、人、倫、之、始、防、淫、泆、之、萌。若、其、南、洗、饗、婦、三、月、反、馬、可、不、采、也。喪、祭、之、禮、但、取、其、飾、稱、情、之、文、敦、報、本、之、義。若、其、主、尸、雜、酬、麻、葛、遞、更、可、不、拘、也。鄉、禮、之、屬、於、習、射、者、宜、刪、之。若、其、賓、賢、能、尊、齒、德、不、可、棄、也。朝、禮、之、近、於、帝、制、者、宜、去、之。若、其、明、秩、敘、正、紀、綱、不、可、忽、也。至於貢舉學校，尤制之大者，宜盡本古人制禮之意，而稍異其制，成通禮以爲治本，納民於軌物之中，而躋世於刑措之域。熙熙然，型仁講讓，一道同風，則視西人之羈勒於法者，相去霄壤矣。

荀子儒效篇。首述周公之治周。次及仲尼之化魯。蓋以儒之達而在上者。無逾公且隱而
在下者。無出孔子。一則治著於天。下一則化被諸萬世。特舉之以爲儒效之的也。然周公
居封建之時。利及貴族。而未遍平民。孔子生據亂之世。無尺土之階。更無由以盡展其略。
是雖爲儒之至。而皆未收效之極。爾後兩漢政俗。最爲近古。而東都尤盛。有儒治之風。然
亦僅小試其一端。不足以蔽全經。降及唐宋。更無足道。今者瀛海大通。殊俗絕踵。西人以
物質競爭之故。釀成川血山骸之鉅禍。窮極思返。欲求所謂精神文明者。以救其敝。駸駸
有傾向孔學之意。子思之所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
尊親者。此其機矣。倘有達者。董而理之。闡經學之大用。伸禮治之微言。創制顯庸。傳播中
外。使氍毹之種。同製冠裳。引弓之民。咸敦禮讓。刀易牛犢。劍鑄農器。亂賊不作。謀閉不興。
履中蹈和。講信修睦。壇席之上。誰離揖讓。閭閻之下。藹藹和親。合天下爲一家。進小康於
大同。沴氣消滅。太和翔洽。更千萬年。罔有紀極。此則儒效之大成也。

六藝後論終





25

128

南京中國史學會叢書

一、中國文化史 柳詒徵著 二冊 五元

二、中國通史綱要 繆鳳林著 第一冊二元二角 第二冊二元六角

三、日本論叢 繆鳳林編著 一冊二元二冊

四、通史敘例 陳鼎忠 曾運乾合著 一冊七角

五、六藝後論 陳鼎忠著 一冊一元二角

六、中國史論叢 繆鳳林編 第一冊一元 第二冊一元

以上皆南京鍾山書局印行

七、蒲壽庚攷 陳裕著譯 一冊一元六角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出版

六藝後論 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者 陳鼎忠

校刊者 繆鳳林

印刷者 南京美吉印刷社

發行所 南京鍾山書局

南京中國史學會叢書

